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二輯  
沈雲龍 主編

五三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文集

五三三紀念文集  
編輯委員會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

紀念文集

五二三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

羅大愚先生遺像



「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文集」原刊於五十四年，茲以大愚先生葬禮適逢五二三廿八周年，謹將此文集複印，分贈友好，藉慰大愚先生在天之靈。

羅故委員大愚先生治喪委員會

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 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文集

## 目次

### 第一編 盛會紀事

- 籌備會函啓.....一
- 幾點紀念的意義.....三
- 養叙紀念照.....七
- 會場陳列文獻真蹟.....八
- 五二三蒙難紀念歌.....九
- 東北抗日地下工作殉難烈士名錄.....一〇
- 一場令人難忘的盛會.....一六

### 第二編 紀念詩詞

- 五二三吟(有序).....二三  
張興唐
- 紀念五二三雅譏賦感.....二四  
馬嘯風
- 五二三紀念偶成.....二六  
張鴻學
- 蒙難二十週年底懷.....二六  
秦學明

目次

沁園春——懷昔年志友……………魏中誠……………二七

臨江仙——悼念殉難同志……………胡成章……………二七

鳳凰臺上憶吹簫——賦感……………馬嘯風……………二七

浪淘沙——述感……………顧春霖……………二八

踏莎行——憶東北……………張興唐……………二八

附錄：西江月——送龍翔旅行團春節團島訪友（有序）……………智淵……………二九

第三編 追懷故舊……………三一

憶蒙難殉難諸志友……………許俊哲……………三一

憶故人……………張鴻學……………三四

懷念……………張一正……………三九

追憶……………李烈……………四一

憶崇直……………孫寶珊……………四二

苟不理新娘……………述仁……………四八

第四編 工作述往……………五一

東北敵後工作之回憶……………王常裕……………五一

抗日地下工作追記……………姚彭齡……………五四

抗敵十四年工作簡述……………王守正……………六三

|                 |          |    |
|-----------------|----------|----|
| 五二三憶往事·····     | 張 榮····· | 六九 |
| 從頭說起·····       | 白文麟····· | 七四 |
| 我趕上了一個尾巴·····   | 余政強····· | 七七 |
| 我有幸參與了兩次戰役····· | 史惟亮····· | 八五 |

## 第五編 地區簡況····· 八九

|                  |          |     |
|------------------|----------|-----|
| 大連的一段舊聞·····     | 汪漁洋····· | 八九  |
| 憶小河沿·····        | 張一正····· | 九七  |
| 西堂赴國難、南臺憶親情····· | 顧春霖····· | 一〇一 |
| 柳邊抗敵紀實·····      | 馬嘯風····· | 一〇六 |
| 高清同志與沈安縣黨部·····  | 韓振聲····· | 一一九 |
| 輯安縣之抗日與反共鬭爭····· | 高魁舉····· | 一二一 |
| 東邊道地下組織的人與事····· | 劉健哲····· | 一三〇 |
| 躍馬大興安嶺·····      | 李常仁····· | 一三四 |

## 第六編 宣傳誌略····· 一三七

|                 |          |     |
|-----------------|----------|-----|
| 東北通訊社的時代使命····· | 高士嘉····· | 一三七 |
| 北邊後的東北通訊社·····  | 衛繼堃····· | 一四九 |

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文集

四

東北公報小記..... 篤 青..... 一五三

附錄：東北通訊社出版地下刊物一覽表..... 一五五

黑專「先鋒」月刊瑣記..... 林宗華..... 一六〇

遼西的地下報——新聞報..... 于 超..... 一六二

敵偽時期東北文壇剪影..... 李 剛..... 一六五

第七編 蒙難紀實..... 一七七

日本蒙難・泰康脫險..... 富德淳..... 一七七

「禍將」蒙難記..... 姚彭齡..... 一八一

魔窟與鬼城..... 秦學明..... 一八二

拓光社全軍覆沒..... 朴維廣..... 一八六

創鉅痛深五二三..... 翠 蘭..... 一九一

八旬幽禁憶遼陽..... 國 民..... 一九七

獄中記..... 王治平..... 二〇一

昌圖的鐵窗生活..... 王 良..... 二〇三

白日夢..... 大 我..... 二〇六

憶往勵來..... 陳 銜..... 二〇八



第八編 應變事例……………二二一

省方由潘遠長經緯——十月四日應變事件……………羅大愚……二二一

脫梢記……………趙岳山……二二一

敦和里蓬萊生輝……………吳尹生……二二六

脫梢路線圖……………

第九編 原始文獻……………二五一

東北地下工作計劃大綱……………二五一

抗戰建國時期東北黨務工作大綱……………二五六

六年來東北黨務專員的地下工作……………二六〇

編輯後記……………二六九

欣見冰封的故事解凍……………尹生……二六九

血汗淚的結晶……………士嘉……二七一

校訂者的話……………大愚……二七四

勘誤表

# 第一編 盛會紀事

## 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籌備會函啓

駒光如駛，歲月催人。回憶二十年前今日，吾人正在敵偽統治下的東北，做殊死之抗爭。壯志冲霄，豪氣干雲；赴湯蹈火，犧牲奮鬥。革命風潮所至，成為敵偽心腹之大患。每於其侵略戰爭失利之際，輒發動大規模之「檢舉」。前後有所謂「一二·三〇」、「三省黨部」、「五·二三」等三大事件；其間，部分的破壞亦屢出不鮮。被捕同志累計近三千人，殉難者亦達百餘人，被通緝者更難以數計。勝利後反共之役，犧牲尤為慘重。歷次案件同志死事之慘烈，表現之忠勇，皆足以媲美先烈前賢。尤以五·二三事件，可以說是東北抗敵工作的最高潮。波及範圍最廣，甚至窮鄉僻壤均有同志被捕，牽動了敵偽全部的警憲力量，迫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俯首承認中華民族具有不可征服性，更使我家鄉父老為之額手欣幸，東北青年為之聞風興起；此皆吾人斑斑血淚所獲之代價。而此一段坦純無私忠勇奮鬥的志行，在我等個人生命史中，亦可謂為任何後

日之成就與榮譽，均不足與之相提並論。

來臺以後，我等雖以無共同事業之聯繫，各自奔走衣食，晤對歡聚之機緣較稀，惟對此過去一段驚心動魄有血有淚之共同經歷，迄無片刻忘懷。而我等關注淪陷大陸昔年同志之情義，與追念父母親友祖宗廬墓之心思，同其殷切。每年各地老友例有區域性的集會，殷勤話舊，慷慨悲歌；或為兒女輩叙說往事，砥礪其志節；或為新識初交講述過去奮鬥之鮮爪，以彰吾人之忠義。春節以來，咸以五。二三距今已歷二十星霜，倡議擴大舉行紀念。蓋國難筆端於吾人生長之東北，今背井離鄉，長期流亡，於天涯游子，歸期莫卜。而當年由抗日而反共，對象雖異，烽火相連。為國犧牲奮鬥之志士仁人，其義行壯舉流傳於白山黑水之間，筆不勝書。是以吾人今日紀念五。二三，絕非以五。二三一次事件之人與事為限。其紀念之範圍與意義，當包括勝利前後之所有志士，以及歷次案件中所有之殉難、被捕及被通緝之同志。此義當為各位老友所諒承也。爰特擬訂紀念行事（舉辦紀念餐叙及刊行紀念文集），以謀我昔日同道聚首一堂，把臂言歡。敬希 惠予贊助指教，踴躍參加，共襄盛舉，毋任感幸！

## 幾點紀念的意義

——紀念餐敘前羅大愚先生致詞——

各位老友：

今天到會的朋友們，若按照過去說，是東北九省三市每一個地方；若按照現在說，是臺灣東部、北部、南部每一個角落，都有朋友前來參加這一個聚會。大家今天齊集臺中，聚首一堂，舉行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餐敘，真是一場盛會——一場令人興奮、令人感動、令人難忘的盛會。我們原定不舉行開會儀式，但是我想應該把幾點紀念的意思鄭重地表達出來：

首先，我們要對為東北抗日地下工作和勝利後為反共抗俄鬥爭而殉難的烈士，表達崇高的敬意和深痛的哀悼。當年我們的伙伴為了抗日，為了反共，有許多位為國捐軀。他們都是在二三十歲最寶貴的青年時代，慷慨赴義，壯烈犧牲。他們的血像花一般的燦爛，像寶石一樣的光輝。他們奉獻了他們的生命，寫下了一段歷史，創造了一個時代，開展了我們東北人為國家民族奮鬥最大的一次運動。回想當年每當敵偽發動一次「檢舉」，我們的同志不但不能被嚇阻，反而越發激勵，更加同仇敵愾，我們的組織也就越發擴大，抗敵運動也就越發

蓮勃。就我個人來說，最初遭遇的是一二、三〇事件，不幸有賈桂林、張輔三、王覺、劉世恒、伊作衡、關煥然、王鴻恩、柴純然等廿幾位最卓越的同志殉難了。他們的死事太慘烈了，我無法在這裏一一敘述。當時我心情的沉重，實在不是我所能負荷；而也就是由於這種力量，使我加強誓死的決心，要在東北現地奮鬥到底。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對自己說了多少遍：「我要堅強，我要堅強，為了他們的死，我要奮鬥到底！」甚至直到今天，我還是常常警惕自己：「我永遠不要做對不起他們的事！」這種心境，我想，當年有許多位朋友，都和我具有同感。我們的堅強奮鬥，固然是為了熱愛國家，熱愛家鄉；同時也是深受殉難烈士偉大聖潔的精神感召。他們的精神不死，他們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還有，來臺以後，不幸有馬誠久、姜希超、關操祚、劉毅、張存祥、王瑚各位朋友，有的因病，有的因意外，都在壯年時期就凋謝了；實在令人痛心。

現在請大家起立，為殉難烈士和故去的朋友們哀默三分鐘。

其次，我們想到淪陷大陸繼續奮鬥和受苦受難的朋友們，我們不但時時時刻刻懷念他們，同時我們對他們的重獲自由也從未放棄希望。瀋陽陷匪已經十七年了，他們在水深火熱之中，渡過如此漫長的歲月，真是不堪想像。不知道有多少位已經犧牲了？更不知道他們忍受磨難還要多久？但我們却肯定相信，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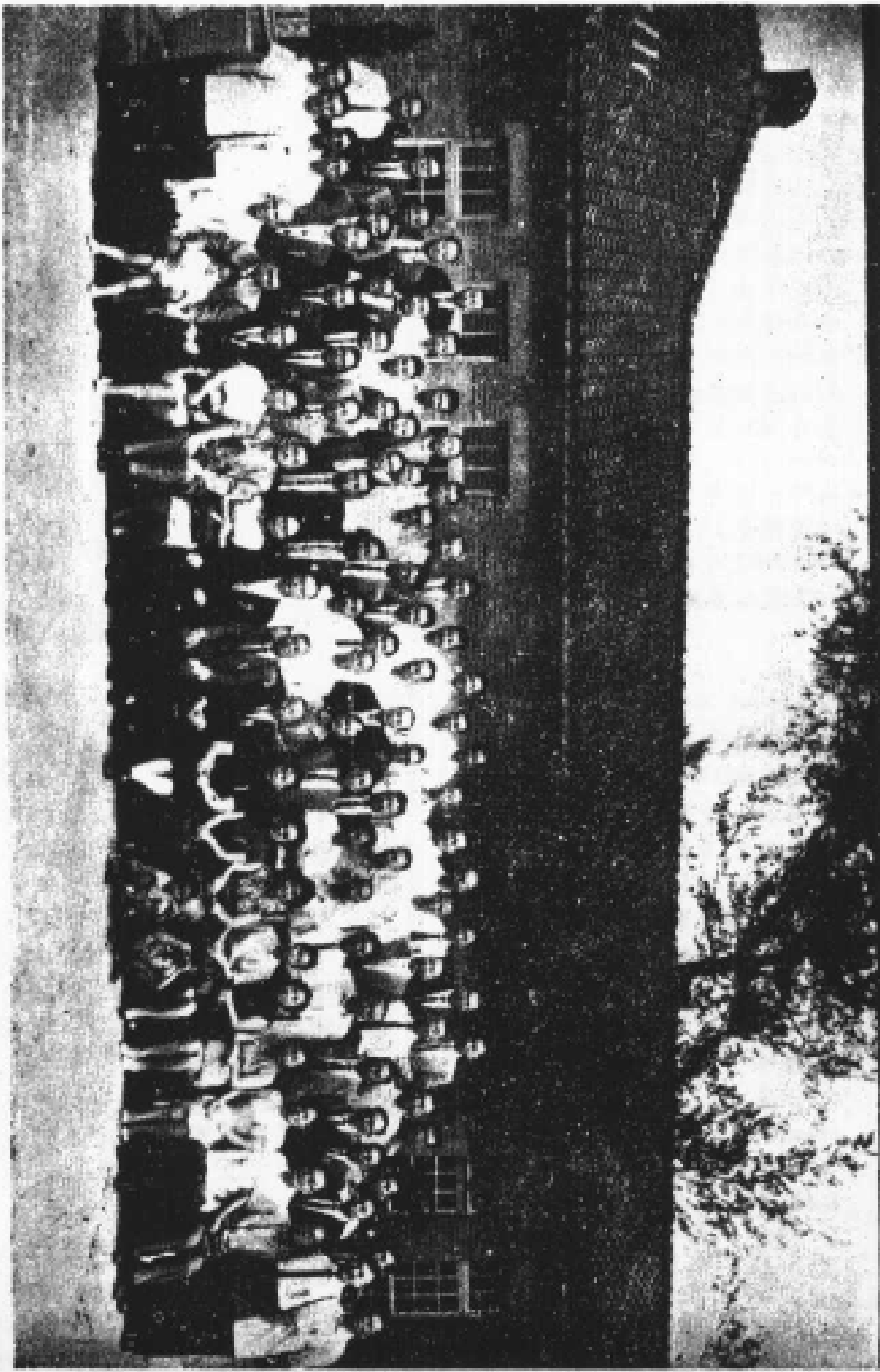
要他們活着，他們一定會活得非常堅強。他們是我們昔日同甘共患難的伙伴，我們又怎能忘了他們？我們盼望早一天反攻，早一天和他們見面，向他們傾訴我們對他們的懷念。

還有，今天的聚會，可以使我們對於二十年前的往事，從回憶中來共同溫習一遍。我們東北這一次抗日和反共的運動，它的成就和影響，我想自有歷史給它評價；不是簡短的幾句話可以說明的。我們在地下工作時期，有將近三千同志被捕入獄；勝利後，我們所發動的民衆武力，不下二十萬人。僅就這兩項數字來講，就不難看出它的代價。尤其是這一奮鬥中，我們東北民衆充分表現了不受壓迫、不甘奴役、堅強優越的中華民族的氣質；同時當年所播下的革命種子，我相信也一定會延續到未來而永遠不致磨滅。至於我們個人，因為有了這一段坦純無私忠勇奮鬥的志行，驚心動魄有血有淚的經歷，出生入死辛酸艱苦的歲月，不但給予我們以無窮的回憶，也給予我們以莫大的安慰。有過這一段奮鬥的生活，我們應該引以為榮。所以今天正是我們生命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天！

今天的餐敘，一方面是紀念過去，一方面是大家聯歡。承蒙各位踴躍參加，雖然是大家的事情，但兄弟個人和幾位年長的朋友們，仍然是衷心感謝。我

想在座各位，有的已經十年八年沒有見面，有的還互不相識，今天有這麼多位朋友聚到一起，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我們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在年青的時候，大家就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難；這種友情實在是得來不易，最足珍貴。今天大家在臺灣雖然沒有共同事業的聯繫，但是我們有永恆的友情。希望大家今天能夠高談闊論，暢叙舊情。最後放祝各位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第四十三屆紀念週十二難家三二五





會場陳列文獻真蹟

一、... 行是... 國... 不... 處...  
 一、... 位... 神... 與... 國... 結... 聯... 意... 所...  
 形... 之... 別... 神... 處... 創... 造... 及... 之... 某... 會... 專...  
 題... 等... 行... 望... 實... 之... 某... 會... 專... 題... 等...  
 實... 效... 建... 國... 時... 期... 未... 知... 者... 工... 作...  
 大... 綱... 以... 同... 志... 實... 行... 之... 步... 驟... 等... 相...  
 互... 協... 理... 等... 意... 以... 此... 之...  
 一、... 有... 北... 京... 各... 工... 作... 依... 中... 國... 各... 大... 電...  
 中... 央... 文... 書... 部... 之... 指... 導... 進... 行...  
 二、... 教... 師... 及... 建... 國... 策... 畫... 在... 抗... 戰... 時... 期...  
 結... 核... 建... 國... 策... 畫...  
 三、... 全... 國... 各... 級... 黨... 政... 工... 作... 領... 導... 機... 關...  
 等... 以...  
 四、... 工... 作... 之... 進... 步... 與... 成... 果...  
 五、... 抗... 戰...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六、...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七、...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二)

自  
 方  
 公  
 報  
 第三期  
 自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一日  
 至三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 國... 事... 以... 及... 各... 項... 策... 畫...  
 二、... 抗... 戰...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三、...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四、... 工... 作... 之... 進... 步... 與... 成... 果...  
 五、... 抗... 戰...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六、...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七、...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四)

抗戰建國特別  
 東北黨務工作大綱  
 中國各黨派... 經... 理... 人... 員...  
 均... 在... 北... 京... 舉... 行... 會... 議... 決... 定... 以... 此... 大... 綱... 為... 依... 據...  
 一、...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二、... 抗... 戰...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三、...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四、... 工... 作... 之... 進... 步... 與... 成... 果...  
 五、... 抗... 戰...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六、...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七、... 建... 國... 策... 畫... 之... 實... 效...

(三)

\* 印油紙透夾本日用，開四十六套均本原，物刊之版出下地  
 \* 編九第書本見文。寫所生先亮惟史為均紙職頁四此  
 : 明說

## 五二三蒙難紀念歌

五月二三，黨人蒙難，蒙難苦如飴！

嘗盡了辛酸，受遍了嚴刑，發揚了民族正氣。

患難相助，生死與俱，大家親愛精誠，難中倍加淬礪！

生存一日，奮鬥一日，抗敵莫休止！

激勵我同志，整編我組織，補充我戰鬥實力。

獄中工作，積極開闢，大家再接再勵，爭取最後勝利！

黑水白山，久遭塗炭，收復事業鉅！

武裝的流血，秘密的鬥爭，十餘年前仆後繼。

打破枷鎖，拿起武器，大家奮勇殺敵，重見青天白日！

附註：歌詞係民國三十四年羅大愚、趙岳山、張一正、李芹在長春監獄中所作。歌詞分三段

，主旨各有不同。首段表現蒙難，次段激勵重建，末段預祝光復。歌譜用黎錦暉所作

總理紀念歌舊譜。

## 東北抗日地下工作殉難烈士名錄

日本軍閥侵據東北達十四年之久，其間對本黨同志追捕殘害，不遺餘力。血濺膏  
鐵，慘絕人寰。茲爲所錄烈士芳名，不過什一，而對各人之英勇奮鬥辜助，死事壯烈  
之實情，均未遑博采周咨，做成完整之史實紀錄，殊不足以表彰忠烈而有愧於諸烈士  
在天之靈。如有知其人而詳其事之請者，進而教之，俾能揚芬流芳，則幸莫大焉。

——編者敬識——

劉世恆 化名趙世賢。遼寧省遼陽縣人。日本東京帝大畢業。哈爾濱市黨務專員。民國三十年十二月

於哈爾濱被捕。三十二年五月被處死刑；時年二十九歲。

王鴻恩 黑龍江省呼蘭縣人。黑龍江省黨務專員。約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被捕。三十二年五月被處死  
刑；時年大約四十二歲。

伊作衡 化名富衡。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人。黑龍江省黨務專員辦事處黨務指導員。民國三十年十二  
月於齊齊哈爾被捕。三十二年五月七日被處死刑；時年三十歲左右。

周煥然 又名幼文。遼寧省人。擔任東北黨務辦事處及東北調查室工作，洮南縣黨的組織爲其所開展。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於洮南被捕。三十二年六月於齊齊哈爾被處死刑；時年大約三十六歲。  
祖籍河北省樂亭縣。擔任東北黨務辦事處及鐵路黨務工作。○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於四平街被捕。  
○三十二年五月於齊齊哈爾被處死刑；時年大約二十七歲。

周振寰 擔任東北鐵路黨務工作。○民國三十一年一月於鐵嶺被捕。三十二年三月於錦州被處死刑；時  
年大約二十四歲。

楊伯龍 遼寧省人。擔任東北調查室工作。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於錦州被捕。三十二年三月被處死刑。

張蓋堂 遼寧省人。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於錦州被捕。三十二年三月被處死刑。

賈桂林 又名賈麟，別號自然，化名王博遠。遼寧省鐵嶺縣人。駐日黨務專員。民國三十一年二月於日本東京被捕。三十二年逃解長春，五月庚死於長春監獄；時年大約四十二歲。

張輔三 化名張頌強。遼寧省新民縣人。日本東京農業大學畢業。吉林省黨務專員辦事處黨務指導員；並主持長春市學校青年工作。民國三十一年一月於長春被捕，重刑瀕死，堅不認供；為日本特務及法官所放畏。於三十二年五月奄奄一息時，要求死於家中，敵特為其所動，允之。固未料及其仍能密約羅大愚、張寶慈最後一晤，娓娓告以應變經驗，堅囑繼續奮鬥，其心存邦國不顧一身之志節，實足媲美先烈前賢。死年大約二十八歲。

王 覺 化名王仲元。遼寧省營口縣人。擔任遼寧省黨務專員辦事處營口支部書記長，黨營新時代出版社社長，東北調查室營口區主任等職。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於長春被捕。三十二年五月庚死於長春監獄；時年大約二十八歲。

柴純然 遼寧省梨樹縣人。長春黨務專員辦事處偽建國大學學校青年幹事會幹事。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於長春被捕。三十三年二月八日庚死於長春監獄；時年二十九歲。

王用中 遼寧省開原縣人。長春黨務專員辦事處偽建國大學學校青年小組同志。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於長春被捕。三十一年五月十日因不堪日本特務殘暴，精神失常，嗣又為敵特重擊而死；時年二十六歲。

孫德良 遼寧省開原縣人。駐日黨務專員辦事處工作同志。民國三十一年二月於日本被捕。同年十月五日庚死獄中；時年二十九歲。

褚忠賢 駐日黨務專員辦事處廣島區工作同志。民國三十一年二月於日本被捕。同年五月十日庚死獄中；時年二十八歲。

陳國珍 駐日黨務專員辦事處工作同志。民國三十一年二月於日本被捕。同年八月十五日庚死獄中；時年二十九歲。

王慶喜 化名王自然。瀋陽市人。遼寧省黨務專員辦事處瀋陽幹部同志；利用天后宮國民學校校長偽職，推行政教工作。民國三十年十二月被捕，因堅不承認獲釋；三十三年四月再度被捕；三十四年一月庚死於瀋陽監獄。

吳振華 留學日本時參加組織。擔任遼寧省黨務專員辦事處電臺工作。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於瀋陽被捕。三十一年十二月庚死獄中；時年二十×歲。

李思濟 遼寧省洮南縣人。擔任遼寧省黨務專員辦事處洮南支部連絡員。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瀋陽被捕。三十二年九月庚死獄中；時年二十歲左右。

傅乃軒 遼寧省黨務專員辦事處工作同志。民國三十年十二月被捕，庚死獄中。

史步雲 哈爾濱市黨務專員辦事處幹部同志。民國三十年十二月被捕。三十二年庚死獄中；時年三十八歲。

王耀鈞 黑龍江省龍江縣人。黑龍江省黨務專員辦事處工作同志。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於齊齊哈爾被捕。三十二年庚死獄中；時年三十九歲。

劉宗焱 黑龍江省黨務專員辦事處軍人幹部同志；利用偽滿軍團長地位，推行策反宣撫工作。民國三十年十二月被捕；庚死於齊齊哈爾監獄。

藍錫光 中央宣傳部華北宣傳處駐山海關宣傳員。民國三十一年被捕殉難。

董治遠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中旬拒捕自殺。

徐恕隣 遼寧省人。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於錦州被捕；判刑十五年；三十二年冬度死獄中。

周×山 遼寧省人。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於錦州被捕；判刑五年；三十二年七月度死獄中。

(註) 以上二十七人均係民國三十年「一二·三〇」事件(包括「真星」事件)被捕殉難者。

高雲龍 遼寧省海城縣人。哈爾濱市黨務專員辦事處幹部同志。於哈市道外開設醫院，以掩護工作。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被捕。六月一日以磁匙割喉自殺於獄中；時年三十歲。

呂長泰 遼寧省懷德縣人。懷德縣黨部委員。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於懷德被捕。七月六日於審訊

中被日本特務砍去雙手而死；時年三十一歲。

劉銘仁 遼寧省懷德縣人。懷德縣黨部委員。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六日於懷德被捕。七月二十四日於

審訊中被日本特務猛擊致死。

李廣森 森或作紳。遼寧省懷德縣黨部區黨部委員。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於懷德被捕；七月三

十日重刑致死。

梁維豐 遼寧省懷德縣黨部區黨部委員。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於懷德被捕；七月二十七日重刑

致死。

(註) 以上五人均係民國三十四年「五、二三」事件被捕殉難者。此次事件尚有牡丹江被捕同志十

餘人，於日本投降後，為日本特務瘋狂集體屠殺。

張 濤 別號興波。吉林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民國三十三年三月於哈爾濱被捕。三十四年三月度死

於長春監獄。

韋仲達 吉林省人。吉林省黨部宣傳員。民國三十三年四月被捕。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前夕

於長春監獄被殺。

馮 恕 瀋陽市人。吉林省黨部幹事。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於長春被捕。六月庾死於偽首都警察廳看守所。

張成海 吉林省延吉縣人。吉林省黨部幹事。民國三十三年三月於長春被捕。七月庾死於偽首都警察廳看守所。

王春大 吉林省珠河縣人。珠河縣黨部書記長。民國三十三年三月被捕。三十四年五月庾死於長春監獄。

(註) 以上五人均係民國三十三年三月遼、吉、黑三省黨部事件被捕殉難者。尚有金易波、李景超二人亦於三十三年被捕，庾死於長春監獄；惟案情不詳。

于中和 別號曉天。黑龍江省人。東北黨務辦事處委員。民國二十九年冬於哈爾濱被捕殉難。同案共十二人，尚有王迺正（東北黨務辦事處吉林督導區助理）、趙靜波、韓公槐（吉林省人）、程繼堯（哈爾濱市人）等生死不明。

李玉堂 延壽縣黨部書記長。大約與于中和同案或一二、三〇事件被捕，庾死獄中。

趙景龍 別號在田。黑龍江省巴彥縣人。民國前十二年出生。東北黨務辦事處委員及東北協會天津辦事處主任。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於天津英租界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後遞解吉林，於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刑訊殉難。

趙璧忱 遼寧省遼陽縣人。中央宣傳部華北宣傳處北寧區宣傳指導員。自九一八事變後即往來關內外，奔走東北黨務。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於天津被捕。三十年三月於北平南苑執行死刑；時年四十二歲。

呂景周 遼寧省黨務專員辦事處瀋陽工作同志。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於瀋陽被捕；瘐死獄中。

王永桐 化名王光大。遼寧省本溪縣人。遼寧省黨務專員辦事處本溪工作同志；利用本溪湖製鋼所技術人員之職務，實行破壞工作。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被捕。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瘐死於偽奉天第一監獄。

許慶春 遼寧省蓋平人。遼寧省黨務專員辦事處蓋平自覺社同志。民國三十三年四月被捕。十二月三十一日瘐死於瀋陽獄中。

秦有德 民國二十四年安東事件被捕；瘐死獄中。

李梅坡 遼寧省營口縣人。民國二十四年八月被捕；瘐死獄中；時年大約二十三歲。

王天穆 遼寧省金縣人。利用偽滿協和會刊物「青少年指導」編輯之偽職，從事活動。後被捕殉難。



## 一場令人難忘的盛會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敵僞在東北各地發動一次規模最大的逮捕黨人事件，蒙難同志達千餘人；不知情而遭池魚之殃者，尚難計其數。日人於其盟邦德意覆敗之餘，知難自保，以此瘋狂洩憤，遷怒黨人，其用刑之殘酷，株連之廣泛，堪稱登峯造極。大陸變色後，與此一事件有關之同志來台者總計有三百人以上。每年各地例有大小規模不等之聚餐會，以紀念此一創痛深鉅之遭遇。本年適逢屆滿二十週年，年初以來，各地紛紛倡議擴大舉行，檢索曆書，五二三巧逢星期日，益使人興奮不已。公推羅大愚先生主持籌備事宜，另於各地委請員聯絡之責者，計有：

北部——王常裕、姚彭齡、張鴻學、李政義、秦學明。

中部——張 傑、李常仁、任子謙、林宗華、高魁舉。

南部——高士嘉、趙岳山、張一正、顧春霖、朴維廣。

東部——許俊哲、吳尹生。

籌備步驟概為：由大愚先生與各有關老友及各地聯絡人之間，或面談，或以信函交換意見，於三月中決定如下之事項：

一、選定南北適中之台中為集會地點，舉行聚餐會。

二、刊印紀念文集。

三、商請十數位年長同志捐助資金，以供支應。

根據上項決定，於三月十六日發出邀請函一百三十八份；並徵求各同志撰文紀念。台中方面經滄委

借用台中師專附小禮堂做為聚會餐敘的場所。並推定籌辦接待、事務兩方面人員如下：

接待組：姚彭齡、任子謙、林宗華、馬融、高魁舉、何廣文、朴維廣、孫儒馨、吳國民、時惠中。  
事務組：李常仁、張榮、施兩濃、王志賢、李樹淦（總務）。冉時齋、羅開平（文書）。張一正、

安伊、史惟亮（攝影、播音。）

最先赴會者為兩位老大哥：一是台南的胡成章教授，於五月二十日即抵達中市；翌日則有台東的許俊哲校長到達。他們東家走走，西家談談，狀至愉快。

五月二十二日，東、南、北各路老友已開始湧向台中。接待組人員早已借用台糖、中油兩公司之招待所做為接待站，並洽妥車輛竟日在台中車站迎接；使各地來中赴會老友有賓至如歸之感。

民權路二二三巷十六號羅府無形中成為報到處，全日車水馬龍，嘉賓盈門，高朋滿座，郁中大煙張羅煙茶飲饌有如辦喜事。張一正權充廣播記者，進行錄音訪問，先在五二三前夕留下一項聽覺的紀錄。受採訪者先後有林放、張淑筠、大愚先生、何廣文、史惟亮、白文麟、安伊、秦學明、王志賢、冉時齋、張榮、姜濤、吳國民等人。但聞高談闊論，妙趣橫生。惟以篇幅所限，無法一一詳記，試為擇尤簡介，以見一斑：

遠自花蓮來會之林放建議：「在反攻之前，希望每年五二三都有集會紀念。」張淑筠認為：「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來參加的，多半是男同志。」她深恐女同志的名子都會被人遺忘，所以背誦了一長串的名單：「她們都沒有出來：月英、占蘇、淑芳、先榮、頤榮……」追念故舊，感人至深。史惟亮曾在中廣主持音樂廳節目，人稱史廳長，一正向他進行訪問，等於班門弄斧。惟亮一開口便說我自德國歸來，已告失業，使得我們這位業餘廣播記者無法接詞，只好另尋目標。白文麟謙稱：「過去工作無表現，愧對各位。」有如外交辭令。張榮提出一個新名詞，叫做「五二三精神」。什麼是五二三的精神呢？「

每一位來台的老友，都深知自愛，無愧於死難同志，這就是最寶貴的。」不過單蘭也提到，她另有說明：「不氣餒，不沉淪，和人生抗爭。」究竟此一名詞的真諦何在？恐怕仍有解釋和辯證。

訪問進行當中，室內歡聲笑語，隱約可聞，而鄉音土話一齊出籠，倍增親切之感。此已成為張府家珍之一，凡有蒞臨嘉義，遍訪張府者，均可一飽耳福也。

當晚七時三十四分，北上南下兩班觀光號在臺中會車，又有多批外埠的客人抵步。羅了最高潮。客廳，庭園花架下，到處有人寒暄，說笑。

接待組看看天色不早，勸駕投宿，以便多留些精神，明日請早；於是先送一大批人前待所休息。這裏人多勢衆，笑料最多。鴻學平日自封為「大帥」，今晚「一色兒」學那副論調不同於己者，一律排斥到底；惟其強詞奪理之狀，甚至其本人亦為之忍俊不禁。泰二年，不過風磨鋼錐通體渾圓，已稜角全失矣。惟亮遊歐多年，返抵國門未久，看他的一舉一動，不見半點洋化。廣文話如其人，不修邊幅，料再過二十年恐亦不改舊家風也。春霖年近鬢黑，令人生慕。一正奉教誨為，多悟道之論；尹生雖亦為虔誠教徒，惟沉默自持，豈語不林放感胃，但仍堅持不先就寢。文麟隔海來自小琉球，據說高談闊論，似是旅途辛勞頓失調最多，此時却一臉主人派頭，但知獻茶敬煙，竟無一語參與末議。只有漁洋獨尋好夢，連鄉居本色，實攝生有術也。

中油招待所的貴賓，包括孝華與素清、淑筠與朱驥，兩對好姊妹，都是一北一南，好原，各據一室，自有其一番談不完的話。其餘男士們有士嘉、岳山、世傳、魁舉、樹公當做統轄，抵足而眠；話題則集中於樹塗之紅鸞星動，當事人一再虛心討教，各位大哥老弟

就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住在教師會館的有六位：他們都是以校長、教授、老師的身份接受款待。國民、姜濤來自台北，萬才伉儷、德彰、可禮來自高雄。這裏的建築富麗堂皇，是暢叙離情，殷勤話舊的一處理想的所在。朴維廣在高雄已成為知名之士，高雄港務局特在臺中招待所開室接待。他又怕獨自個兒寂寞，拉住成章、彭齡兩位大哥同往。廣翰始終未離教育崗位，桃李滿天下，早有高足接去歡聚。諾言大哥大嫂、興唐、政強、啓華均有家屬居住中市，此行赴會兼探親，收穫不少。張光久病初痊，專程趕來，在羅府一露西，立受老友包圍，問長問短，莫不關懷備至，大家怕他勞累，促其早赴旅邸休息。

天公作美，二十三日萬里快晴，上好天氣。十時許，事務組人員已至會場佈置。禮堂正面橫懸了一幅布幕，上面寫着：「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餐叙」幾個大字。簽名綢與指路牌均用黃色，此大惡先生所堅持者，蓋紀念蒙難亦所以追悼死難諸友也。附小禮堂在時下學校建築中已屬陳舊之一型，較之其他各校新建大廈頗有遜色，光線亦較陰暗，如此正所以增加追憶氣氛也。禮堂台下右側陳列地下工作時期原始文獻多種；此項文獻亦係隨蒙難同志進入敵偽警憲機關，光復後經索還者，彌足珍貴。

與會人士陸續到達，概皆衣冠楚楚，熱情洋溢。簽名綢上，筆走龍蛇，雲霧居中，團團圍滿。儒醫特為年長同志，親佩名條，接待周到。會場內外，人聲鼎沸。今天起個大早北自基隆趕來的是政義、滿如；南自高雄與會的有陳衡、銘春。台北的來客最多：以功綽大哥居首，另有永春、玉振、李烈、陳錫、國棟、佩琳、慶毅等人，成群打夥，結伴到場。真是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把臂言歡，笑語盈耳；有的自地下至地上聞名已久，此時方識廬山真面目；有的來台以後，十六載於茲，尚屬首次重逢。

臺灣一島嶼耳，南北相距不過四百公里許。照「裏七外八一千五」的說法，恰與北寧路開外段（山海關至瀋陽）的里程相埒。而老友來台後，相違一次竟多有以十年為計算單位者；甚至同市居住亦數年

不謀一面。「工作無聯繫，生活少過從」，實有以致之。有此良機，聚首一堂，互視襟上名條，固舊時相識也；再舉目注視，頓感時光倒流，頗訝老友容顏如昔，不禁握手歡呼：

「你一點也沒見老！」

「還是老樣子，沒變！沒變！」

事實上如何，則人人心裡各自有數。此時此際，滿腔心腹事，反不知從何談起。像克德、偉民、春芳、萬鍾、健哲各位，來台之後，一直是僻居鄉鎮，與外間友好接觸不易；又像希如、華樵各位，雖然住在都市，卻以工作繁忙，少與老友往還。他們都格外珍視此一機會。誠以盛會難再，別離後又誰知何日重逢？惟一要務，祇有牢牢捕捉今朝，凝縮友情而具象化之於鏡頭之內，於是會場左側庭園空地之上盡是照相之人；三個一群，五個一夥，喧朋引類，此起彼拖，大照特照。

開麥拉曼 (Cambraman) 乃風雲際會，大出風頭。最出色者有春甲、宗華、萬才、紀澤、夢石、兩田等人，莫不大搶鏡頭，極盡服務之能事。雄廣藉機會亂出題目，瀋陽市同志來一張，東大同學來一張，年紀最小的來一張，結果他都有份；而背相機的朋友却忙得喘不過氣來。有人問慶毅、惟亮、雄廣，你們三位年紀最小的究竟有多小？答素是已經邁進四十大關，剛好是不惑之年。

子謙的攝影技術，惹來不少批評；有人說他既不對光圈，又不撥快門；有人說他視距離、角度如無物，只是相機一舉，便算了事；更壞的猜想是照相機裏根本未裝膠捲。

安伊受善備會之託，紀錄整個會場活動，他克盡厥職，始終如一。自與會人士到場開始，舉凡簽名、佩條、參觀陳列品、交誼歡敘活動、大合唱、即席講話、敬酒、全體合影，各種場面，無不一一攝入鏡頭。他的雙鏡頭鏡箱吃掉十一捲底片，獲得清晰照片九十六幀。席不暇暖，食未甘味，辛勞可以想見。倘有捉狹者流，說是應該贈予一尊奧斯卡，而賜以最佳攝影師之嘉名。他的作品是初寫黃庭，恰到好

處，有類英倫駢馬之妙技；實則安伊亦阿眉公主之快婿也。

與會人士中有不少夫妻檔：諾言與潤苑、大愚與郁中、士嘉與素清、岳山與朱駿、明智與德馨、廷珍與素霞、辛超與翠蘭；又有昆仲：政平與政強、子謙與子民、惠明與惠澄；兄妹：鴻學與淑筠；姻親：廣文與光普、春霖與振乾；翁婿：大超與姜濤；師徒：廣翰與士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惟亮與冶平同在營口參加工作，五二三分別在長春與營口被捕。自民國三十一年惟亮應召參加省方工作，二人迄未謀面，一別二十三年，今日又得聚首，均各感慨萬千。冶平現在苗栗工作，他與另一位在苗栗的楊靖，又是今天首次相識，可算得不虛此行。克德與偉民同在大甲任教，早已相識，但是從來沒有談到過去，到今天才算打開「橫的關係」。天下事無獨有偶，成章大哥久在成大執教，國棟在成大任職時，以鄉長之尊，過從頗多，直到今天才知道：「我們原來是一塊的。」漁洋與銘春是大連共患難的朋友，平常一北一南，音問久稀，一旦碰面，歡欣連恆。當年往來於大興安嶺的朋友有八、九位之多，岳山、宗華、常仁、時齋、自然、宰權、振學、廣翰、陳鐸。他們講起塞上風光，津津有味。正中新婚未久，笑口常開，遠北朋友圍着他問候新娘，道個晚喜。澤華正在受訓，在百忙之中，趕來參加，露了一面就匆匆離去。趙進、偉民、文麟各位忙裏偷閒，展讀地下工作的小冊子，看樣子一本正經，大概在重溫舊夢。

正午就座，未舉行正式儀式，首先唱：「五二三蒙難紀念歌」，歌聲宏壯協和，引人回到二十年前。繼由大愚先生即席致詞，首先說明聚會的意義，並領導全體與會人士對殉難烈士默禱致哀。其次表示，對淪陷大陸的朋友，不但時刻懷念，而且對他們的重獲自由，從不放棄希望。語調雖帶悲愴之意，但極堅實有力，感人至深！掌聲時起，女賓席上欷泣之聲，隱約可聞。

遠在香港的裝有明兄以「東北匪情」一文，作為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獻禮；並指定由士嘉宣讀。此文當由士嘉錄音播出，其中所述情形最引人注目者，厥為瀋陽市人口已達八百萬，真可謂面目全非矣！

聞者動容；該一播音歷時二十分鐘。

十二時五十分餐叙開始，出席者九十一人，第二代十二人，共一百零三人；坐八桌。大家盡情飲宴，紛紛舉杯敬酒，但並無鬧酒酣酒者，蓋此種聚會別是一番滋味，既非完全歡暢，亦非絕對悲傷。值得一提者，兩濃茹素亦來陪座至終席，並負責籌備酒席事宜，咸意可感。

第二代與會者有：羅氏兄弟——立達、開平。高氏兄弟——高毅、高琛。趙氏三姊妹——伊娜、一麗、趙婷。子謙公子——任勳。政強公子——日新。啓華兩公子。維廣掌珠——方雨。大愚先生對幾位小朋友說：「特別歡迎你們參加，希望你們牢牢記住這一次聚會。」

十二人中值得特別介紹者，羅立達為唯一在五二三蒙難的第二代，彼時尚在襁褓。趙伊娜的生日巧逢五二三，她早晨剛在羅府吃完蛋糕；蓋民國三十八年此日在鳳山出生也。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二時宴罷，即於驕陽中拍合影一幀留念。遠客賦歸，嘉賓散盡，尚留有這張效果奇佳的照片，供人觀覽回味。看二十年前的翩翩少年，如今髮添華髮，時間的巨輪，邁進不止，固無情也。

五月卅日的中央副刊上出現一篇署名逸星寫的「再接再厲」，記載五二三聚會，刻畫入微，文情並茂。大家據文意推測，似為張興唐兄手筆。不過覺得有點蹊蹺，因為有幾處描寫失實。後來才查實乃傳出於與唐兄令弟興魁之想像，能如此觀真，亦此一聚會之有趣插曲也。

## 第二編 紀念詩詞

### 五二三吟 有序 張興唐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陡起，東北淪亡，日寇立遜帝溥儀為偽滿皇帝。嗣復進侵華北，又於蘆溝橋挑釁，其處心積慮，必欲亡中國而後已。我東北仁人志士起而抗敵，本先烈革命精神，再接再厲，犧牲慘烈，敵偽為之惶寒。乃於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敗亡前夕，竟大捕羅大愚先生等本黨同志千餘人。羅先生等慷慨陳詞，指斥日寇侵華之謬，不為勢屈，不為刑服，亦文丞相、史閣部之為心，有死而已。八月、日寇投降。羅先生等獲釋，恍如再世。羅先生繼續領導同志，以其抗日者轉而反共；然其不死於日寇者，

反多死於共匪，悲夫！三十八年間，脫險同志，先後來臺，亦且有三百人，惟以奔走於衣食，晤對為難。今歲五月二十三日，適為五二三事件二十週年紀念日。羅先生以為無會以紀之，則不足以慰死而勵生，乃會於臺中。余亦忝附驥末，躬與其盛。緬懷往事，倍增辛酸；而翹首北望，故鄉殘破，余等乃作無家之流民耶！乃為七古十二韻，亦長歌當哭之意云爾。

蕞爾東夷逞強梁，肘腋大患起倉皇，  
遼海風急天地暗，虜兵一夜佔瀋陽。  
吁嗟乎！將軍遠在古北平，美人猶舞  
將軍帳，大好東北送予人，如此將軍



不抵抗。遜皇末路充傀儡，邦昌帝楚  
豫帝齊，千郭寥落生寒色，萬家野哭  
總淒迷。炎祚雖損鼎猶存，中華兒女  
有正氣，不甘奴役誓抗爭，報國於今  
何所畏。斧鉞當前等閒視，前仆後繼  
不顧身，陰風慘澹烈士骨，死節曾使  
大義伸。其中運籌有雍公，指揮若定  
驚敵偽，曾將道義結少年，僻處通都  
皆伏驥。一朝奪得刀在手，揮刀殺盡  
奸人頭，白虹貫日懾虜膽，田單荆軻  
同一流。乙酉五月二十三，因獸猶佈  
陷大局，志士原求衷一屍，豈懼縱騎  
送廠獄！天旋地轉慶光復，河山重歸  
舊版圖，新歌譜就興亡恨，佇看降幡  
出倭奴。豈意天心亂未歇，赤氛擾攘  
沒神州，一路來來豈避世，乘槎跨海

作倦遊。悠悠歲月如水流，廿載光陰  
等閑度，撫劍中宵傷老大，往事何堪  
從頭數。君不見，夕陽晚照空庭冷，  
甲第朱門新貴初，紅羊劫裏遺民盡，  
何處秋高弔故盧！

紀念五二三雅譙賦感 馬嘯風

興亡回首話前塵，把盞高歌志未沉。  
生死惟餘知己淚，飢寒遙繫故園心。  
霜侵鬢影催人老，酒入詩情感客深。  
寄語海天諸志士，風雷重起作甘霖。  
念哉艱辛夢，天涯曠幾人。他鄉重患  
難，故國久沉淪。昔日曾興漢，今朝  
必滅秦。寶刀猶未老，揮手靖胡塵。

把酒高樓舊夢溫，關東豪士幾人存。  
南來亡命十七載，淪落天涯老客魂。

痛飲狂歌意轉酣，他鄉客死未心甘。  
惟期早日乘風去，掃盡胡塵亂自戡。

幾經憂患幾流亡，每憶當年囚鐵窗。  
回首前塵成一夢，淒風苦雨夜茫茫。

赤禍滔滔難未紓，海天寄慨恨何如。  
男兒一劍能除暴，劉項從來不讀書。

敵愾同仇不顧身，幾人取義幾成仁。  
而今蹭蹬天涯路，莫向何誰訴苦辛。

午夜寒燈讀六韜，兵屯瀛海戰雲高。  
年來欲展濟時志，端為屠熊惜寶刀。

菜根嚼罷休言苦，危厄經來心自安。  
悵望前程何所似，彌天風雨路漫漫。

曾將碧血洗胡塵，幾載天涯白髮新。  
壯士有懷思復國，及時奮起莫逡巡。

當年豪氣最高昂，願擲頭顱為國殤。  
久客天南淪落後，臨風無語對斜陽。

故園久陷竟如何，祇苦遺民涕淚多。  
為靖胡塵清醜類，中原躍馬一橫戈。

五二三紀念偶成

張鴻學

重逢把酒話當年，倭寇方休赤禍連。  
多少良朋成烈士，白山黑水伴長眠。

寶刀未老已高懸，念載滄桑仔細看，  
原是龍騰虎躍客，千行百業亦卓然。

蒙難二十週年感懷 秦學明

烽煙劫火滿江天，鯤海浮家十五年。  
百鍊身心成拙漢，甘居人後讓人先。

頻年浪跡感滄桑，對鏡時驚兩鬢霜。  
萬里關山悲路斷，思鄉念母惹愁腸。

杏壇寄跡愧傳薪，教讀生涯每誤人。  
欲奮雄心偏不振，客中徒見歲華新。

曾將血淚酬家國，誓效愚忠盡寸心。  
念載前塵閒話舊，茫茫人海有知音。

少年意氣逞英豪，為滅仇讐買寶刀。  
往事如煙成一夢，而今終日醉醇醪。

沁園春懷昔年志友魏

玉砌雕欄，故國青山，空懷悵  
昔時烈士，死生好友，皆紫荒  
斷人腸。落日孤城，哀鳴寒角  
於今如水長。最難禁，有天涯  
廿載流亡。猶思共赴疆場  
是翩翩年少郎。憤島夷肆虐，  
暴，關東兒女，豈懼強梁。慷  
，從容就義，大節曾為民族光  
願？惟老兵不死，重整戎裝。

臨江仙 悼念殉難同志 胡

回首島夷逞暴日，鐵蹄踏遍遼

浪淘沙 述感 顧春霖

踏莎行 憶東北 張興唐

海嶠幾經秋，患難朋儔。今朝雅集話  
從頭，把酒長歌悲往事，舊恨新愁。

夢影水東流，歲月悠悠。河山萬  
里倩誰收，書劍飄零餘壯志，壯志未  
酬。

楓比丹紅，人如菊瘦，最難將息黃昏  
後。欄杆倚遍總無聊，愁腸萬種都非  
舊。故國三千，烽烟八九，那堪  
往事重回首！一杯濁酒向秋風，流離  
骨肉猶存否？

道義結宏猷，正氣長留。當年拚擲少  
年頭，蹈火赴湯渾不顧，況是幽囚。

風雨又同舟，渺渺予愁。何當光  
復舊神州，直搗黃龍償夙抱，砥柱中  
流。

## 附錄

### 西江月

送龍翔旅行團春節團島

訪友 有序

智 淵

歲月更新，韶華乍轉。欣逢龍年，喜聞  
組團。駕金馬駒，一行三星共照；飲元寶湯  
，到處四海同春。是時也，環島峯巒，浴陽  
春之煙景；臨洋波濤，賞大塊之文章。賓主  
話舊，憶昔年之含辛茹苦；春節同歡，看今  
日之兒女成行。人生樂事，有過於是者乎？  
撫今追昔，繼往開來。義氣長存，示典範於  
下代；友誼不孤，樹楷模於後世，豈惟遊樂  
而已哉！

爆竹一聲除舊，梅花幾點迎新。憶昔  
當年慶新春，堪稱美景良辰。  
今逢異鄉作客，倍感積悵難伸。幸遇  
寶島存知己，真個天涯比鄰。  
你道森林工鑛，我談貂皮人參，熊掌  
鹿筋鯉魚唇，南國香水白葦。  
白山黑水名勝，古往今來奇聞。欣逢  
佳節話知音，樂比骨肉天倫。

#### 附註

①高士嘉、趙岳山、張一正三位先生闢府組  
團旅行，今為龍年（民國五十三年），取名  
龍翔旅行團。

②公路局豪華客車取名金馬號，龍翔租用小  
型車，特稱為金馬駒。金馬駒亦東北故老  
傳說中之神物也。

③三星者，福祿壽也，以譬 位先生。

④除夕吃餃子，東北俗稱元寶，湯則稱元寶湯，取吉祥也。

⑤四海同春，譬各地朋友均為之欣幸也。

⑥吉林多原始森林。工鑛則包括鞍山本溪之鋼鐵，撫順阜新之煤，小豐滿之水電，漠河海城之金鑛等。

⑦俗語有云：關東城三宗寶——人參、貂皮、烏拉草。

⑧熊掌、鹿筋、鯉魚唇三者均屬名貴食品。

⑨南國、香水均係梨名，產遼海之間，味絕佳。執筆至此，不覺垂涎三尺矣。民國五

十三年誌於成大機械系。

## 第三編 追懷故舊

### 憶蒙難殉難諸志友

許俊哲

九一八事變之前，我國東北地區，係處於日俄兩強之間，日俄兩國均眈眈虎視，以蠶食鯨吞之政策，積極侵佔我國領土，據為己有。凡是東北知識份子暨有血性青年，或聆長者講述列強侵略史實，或閱覽書刊報章，目視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無不怒髮衝冠，誓雪國恥。尤其是本黨同志，更抱為主義、為革命、為國家、為民族之犧牲奮鬥精神，以復興國家為己任。余於民國十七年參加革命。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余正執教於遼寧省立女子師範暨興權中學。日本政府決意久佔東北，不數月即製造偽滿洲國傀儡政府，以圖掩蓋天下人之耳目。斯時余受梅師公任之命，留在瀋陽潛伏；高任之志友附其旨。余初則向東北救國會商組抗日救國自衛軍於東豐、海龍、西安一帶；董喜亭、薛運風均任副司令。並遊說遼寧省各縣民衆團體，向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投書陳情，反對日人製造偽滿洲國；由成德、亞峰、守誠、潤清、永康、樂山等志友協助完成工作。繼則奉中央命專員黨務及青年組織兼及特種工作，策動各階層同胞加入國民黨，參加反滿抗日行列，盡其所能，出錢出力，為收復失地，打倒倭寇，力行革命作廣泛之供獻，余妻吳文英贊助之力亦多也。

余受命於危難之際，自九一八事變時起至日本投降東北光復時止，其間曾在獄中生活三年八個月，為黨國為抗戰盡瘁十四年。因十四年長久工作，故所接觸之各方革命志士仁人，亦較廣泛。茲當「五二三」二十週年紀念日，感念復興國家，亟當當年抗日時期，東北無數拋頭顱灑熱血之無名英雄，以挽救國家之危機，作中流之砥柱；更感念當年之壯烈犧牲威武不屈之忠勇烈友，彌足矜式。余蒙難幸未死，



虎口餘生，似宜各抒感懷，以為生平不可磨滅之紀念，並慰同心同德之諸義友烈友也。

回憶當年東北同胞抗日行動，各地武裝救國軍如朱霽青、馬占山、李杜、唐聚五、李春潤、鄧鐵梅、苗可秀等相繼失敗後，中央則在黨務政治工作方面積極展開活動。各種革命抗日組織，前仆後繼，震動日本及偽滿洲國朝野上下，日人命名為反滿抗日某種事件，極力偵破打擊，每次案件株連人數衆多。此等事件，厥以民國廿四年安東事件，民國卅年一二三〇（十二月卅日）事件，暨民國卅四年之五二三（五月廿三日）事件為最大。在此三次事件中，每次均有志友蒙難、流亡、以至於殉難。波及之廣，不可以數計。茲先就安東事件言，被株連者不下百餘人。荆可獨、修廣翰兩志友蒙難多年，光復後始出獄。秦有德先生死於獄。逃離東北者，則有李學海、章益三、郎岫霞、朱德三、中庸、劉桐、田國玉等志友。其中經本黨保送投考政校軍校者，則有李恩國（現居英國）、紀碩夫、徐連達等十數人。一二三〇事件蒙難殉難者更遍及東北各角落，甚至株連到日本東京、京都各地。當時被敵偽機關判處死刑者有伊作衡、閻幼文、王文宣、楊伯龍、劉世恆、王鴻恩、周振寰、張畫堂八志友。賈桂林、張輔三、王覺、王慶喜、吳振華等廿餘志友病死於獄。蒙難者有杜本、白子里、李子明、嚴武、何沛、馬濟宏、金希根、永春、守誠、范振民、文舉、曲德全、王常裕（在慶城被捕）、車道平、何正卓、王宏文、葉永春、雷德淳、馮國卿、田維民等數百志友。余亦於此時被日憲逮捕（十二月十八日）。因事隔廿五年，志友蒙難者一時難以憶記，遺漏者當甚多也。至受敵偽通緝而仍潛居在東北繼續工作者，則有羅大愚、劉那中、張寶慈、澄波、寶正、鴻才、姚彭齡、高士嘉、王守正、劉建仁、趙岳山、張一正、呂文毓、王人健、博文、澄堯、曉輝、鄭緒平、書元、學堂、王書、張連明等為數甚衆。斯時石堅志友赴重慶未歸，亦在被通緝之列。惟此役特別值得大書特書者，厥惟羅大愚等諸志友，領導同志更積極滲入偽滿政府各機關、軍隊、民衆團體，吸收同志，進行各種工作。尤以在偽滿各大學發展青年同志為最多。其堅苦奮鬥之卓絕

精神，繼續潛伏工作，未離現地一步。此種輝煌之成就，對黨國之供獻，誠有不可湮沒者。斯時余在獄中，被判無期徒刑。羅大愚同志友派同志張曉峰打入瀋陽監獄為看守，與余聯繫，定期遞送黨務通訊刊物，俾在獄中進行吸收同志，訓練同志工作。譬如一同志（現任政大訓導員）即為在獄中介紹之同志。華同志係余與樞中學學生，事屬巧合，張曉峰同志，亦係余之學生，故彼此互信不移。兩年來獄中與外面之聯繫，未曾中斷，亦未招致破綻。不幸於卅四年五月廿五日，張曉峰同志告以齊覺生同志友被捕後，即不知去向。此時，嚴武又經憲兵隊提審後，扣以腳鐐。余則又為偽高等法院檢察官提審，並特別接見余妻。暗設錄音機以偵行動。通以余病未扣腳鐐，亦云幸矣！惟不准出役工作一月餘。斯時余亦警覺同志被捕者甚衆，佯作鎮靜，得以平安無事。迨日本投降，在獄中各同志友於當年八月十九日，蒙高士嘉、王守正、劉建仁諸同志友營救出獄後，始知五二三黨難同志之衆，有逾於前述兩個事件。尤其羅大愚、劉郁中、張寶慈、澄波、趙岳山、呂文毓、張一正、張慶凱、高魁舉、由路諸同志友，均被捕繫獄。其他蒙難同志友，則因時日久遠，地域廣闊，記憶不清，難一一列述矣。但知王守正、劉建仁、高士嘉、邵德等同志友無恙，允謂福星矣。因五二三事件，係日本投降前最末一次之黨務政治工作破綻，蒙難人數亦較多者，所幸未待判決，日本即投降矣，何其幸也！茲當廿週年紀念日，部份同志友尚能共處於反攻基地，互相勉勵，力圖挽救國家危亡，有此紀念盛舉，誰曰不宜！而在三大事件發生之間，尚有趙璧忱同志友在北平殉難，姚彭齡同志友於返瀋陽途中被囚於山西，重帆同志友拘於撫順。三十三年又發生遼、吉、黑三省黨部事件，石堅、李光忱、王毓文、侯天民、李相武、書元、宋致中、張鴻學、袁亞忱、崔榮、梁肅成諸同志友，分別被拘於長春、瀋陽，其志行均有足道者。蓋東北同胞，均熱愛國家，更多慷慨忠義之士，其秉性愈挫愈振，愈折愈奮，故至卅四年而革命抗日聲勢，更為浩大，革命抗日組織，更是嚴密，然卒為敵偽偵破者，乃因敵偽動員警憲全力，而歷年積案亦多，固不能過咎人謀之不臧也。

吾儕志友隨政府遷臺，已十六星霜矣！蒙難志友暨同患難志友，雖各處一隅，不經常暢敘，但消息互通，情誼互慰，亦堪幸慰。因馬齒增長，兒女多有所自立，除勉其效法吾儕義勇善行為黨國效忠外，個人當仍以未死餘生之精力，不負老邁，願隨總統為國效馳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俾國運能步入光明之前程。個人則願順利回到吾儕之故鄉，在白山黑水間，憑吊先我抗日殉難諸烈士，庶足告慰之於九泉之下矣。余聞開國革命史實與吾儕抗日地下工作事蹟，兩相比照，凡參與其事者，其奮鬥精神，其精忠行動，其以一當百之壯志，其至剛至大之浩氣，並無二致。今集會以為紀念，徵文以抒所感，不但表彰忠貞，且可激勵在大陸與匪奮鬥者之士氣，其意義殆有足取焉，斯為記。

## 憶故人

張鴻學

我生平不善於辭文弄墨，連寫信都感到頭痛，可是五二三這個大日子，縱令下筆有如千鈞之重，也是非寫不可。千言萬語叫我從何寫起呢？我想首先要悼念介紹我參加地下工作的賈桂林先生和第一位和我見面的張輔三同志。他們兩位都在民國三十年一二·三〇事件蒙難，死於獄中。我也懷念幾位經常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如：宋致中、張寶慈、德滋、馬濟宏等老友。那時，我和他們朝夕共處，我深刻知道：他們當年何以不顧性命，奮力抗敵？他們生前不為利祿，死後也不求揚名。就是世俗所謂「無名英雄」這一個虛無漂渺的美名，好像也不該加在他們的頭上。他們何嘗想做「英雄」？至於「有名」或「無名」，更不是他們計較的。他們不過是為了熱愛國家、熱愛家鄉而奉獻了他們個人的一切。他們的動機是如此地坦純無私，我若用一堆毫無意義的詞藻來頌揚他們，豈不是違背了他們當年的心願？我運

是敘述一些使我難忘的有關他們的小事吧。

為我開啓地下抗日組織大門的，就是在東北同志中死難最早的賈桂林先生。賈先生是我小學的老師。他瘦小精悍，留着平頭，嘴角永遠浮着微笑，每談國事，握拳向空揮舞，唾沫橫飛，大有「手不刃仇死不休」的氣概。他是最敬佩的老師，我也是他最喜愛的學生。

民國二十四年春，在北平碰見賈先生，一見面就緊握著我的手，眼中閃着淚光，嘴角掛着微笑，久久未說一句話。我連呼數聲：「賈老師！」他才握痛了我的手說：「叫我賈兄好了！明天到我家來談。」他給我留下了地址，拍拍我的肩膀轉身便走了。第二天我如約按址前去拜訪，他已站在門口等我。「走！吃小館去！」沒有第二句話，拉著我就走。一邊吃飯，一邊談談別後情形。我據實告訴他：我還沒有女朋友。他的拳頭又在空中揮舞了一下說：「戀愛都不能成功的人，弱者！還談什麼事業？」最後他做了結論：「窮追」。二十九年春，在日本東京，我又遇見了賈先生。這回，我握痛了他的手。我請他來我家，他見到了瑞芳（我妻張瑞芳和我是小學同班同學），竟手足無措起來。瑞芳叫他一聲：「老師！」他跟含著淚，哈哈大笑，向我們連聲道喜。

當我畢業離開日本的前幾天，我請賈先生來我家小住。他滿腹心事，想向我傾訴，却什麼也沒有談，我本想問，但又不知從何問起。臨走的前夕，我鼓起了勇氣，向他說：「賈老師！有什麼事你只管吩咐吧！我也畢業了，戀愛也成功啦，未來應如何？還請你指示。」他想了好久，才面色嚴肅地說：「我早想同你說的，我已考慮了很久，可是我還未下決心！第一、因你是獨生子；第二、我又看到了你們這快樂美滿的小家庭。……」我不等他說完，就緊緊握住了他的手：「賈先生！你是知道我的，也了解我最深，你的一切我早已知道，別的不談，你指示工作好了！」這時，他的笑容沒有了。兩行淚水，掛

在他的腦邊。他說：「睡覺去吧！」結果還是沒有說什麼。第二天早晨，他嚴肅地告訴了我。「回東北後，有位魏中誠先生（後來知道即羅大愚兄的化名），他會找你，指示你一切！」他切囑我要記牢魏中誠這個名字。他抱着我的長女小娥送我們上車站。又誰知道一次竟是永別呢？二十五年了，但賈老師的聲音笑貌永遠活在我們夫婦的心中。

二十九年春，在長春南嶺偽中央警校（賈先生叫我入偽警界，是早有用意的），某日下午三時，正在上課時，工友報告教官說：有人找我。教官允許我去接見。在會客室裡，一位圓臉，鼻樑上有個小圓疤，而現微笑的青年人，向我伸出了友誼的手。他說：「你就是張鴻學先生嗎？魏先生叫我來見你。我姓張，我叫張輔三！」這幾句話使我似乎聽到自己的心臟在跳動似的，好小子！一定是特務。那有如此大膽的地下工作者，竟跑到警察學校來連絡人！我正考慮如何對付這個毛頭的小伙子，他笑了，縮回了他的手，目光注視我好久。「你認識魏中誠先生吧！他叫我來拜訪你，有事想同你談談。我住在天順棧，在火車站前……禮拜天上午十時，我在那裡等着你。」他再一次向我伸出了他的手。這回，我的手握緊了他的手。他的臉上有一種熱情而誠懇的表示，那是一種比言語更為有力的表示……此後，我雖同輔三兄只見過幾次面，但他那坦誠熱情的個性，以及他死難的慷慨與壯烈，永遠印在我的腦裡，想忘也忘不了。

由輔三兄介紹我同宋致中、宏文兩兄認識，在長春組成三人小組。宋致中兄臉長下巴大，綽號宋大下巴。他又有點大舌頭，最愛開玩笑；同他在一起工作，是頗為輕鬆愉快的。後來，在瀋陽我同宋致中設立法律事務所，以為工作掩護。白天，閒來無事常喝點燒酒。烤蝦段是他的拿手好菜。我每次向他學

，必須挖腰包買蠟燭。晚上寫銅版，致中運鐵筆如飛，銅版寫的相當工整而漂亮，組織刊行的各種小冊子，多出自致中之手。三十三年春，致中在瀋陽小北門裡商務印書館被敵人圍捕，自知已不能脫身，走到小西門大街（組織的一處工作場所——博智書局和法律事務所就在那條街上），故意大喊大叫：「你們誣賴我宋致中偷車，太冤枉啦！」當時行人不知內情傳為笑談。同志們立時得到消息，安排應變措施。翌晨五時，我同張寶慈兄至致中家中安慰他的眷屬，取出文件。六時，敵偽特務就到了致中的家；當然他們只摸了一個空。事件能未擴大，可以說：全在他的急智一呼也。他被捕的第四天，已被敵人打得遍體鱗傷，却藉着小便的機會，從廁所窗戶跳出來，大搖大擺地走出警察局。後經組織送往外縣掩護，繼續工作。一別至今，二十多年了，從未吃過宋大下巴那樣美味的烤蝦段。到台灣以後，有時我也露過一手，食者都說好吃得很。可是與致中兄的那一手相比，却真有天淵之別！

走筆至此，已近後半夜三點鐘；遠處雞聲喔喔。死難同志，陷匪老友，他們的面影不住地在我腦裡跳動。我年已半百，情感很少衝動，但今夜，我忍不住落下了眼淚！

張寶慈這三個字，只要你一看到，他就像站在你面前一般，荒山亂草似的頭髮，睡不醒的丹鳳眼，掛着大黑邊近視眼鏡，鼻頭圓，嘴唇厚，講起話來滿嘴白沫子。這個人有什麼魔力會叫你永不能忘記呢？純厚、熱誠、苦幹、無我、無私，這些字眼兒能夠形容他嗎？我還是舉一點小事，幫助你來認識他吧！

在瀋陽，張寶慈、德滋和我是一個小組，由寶慈負責領導。每次開會，寶慈照例都要向我倆講主義，講組織，講宣傳，講吸收同志，講工作方法，講……我倆聽得昏昏欲睡。他笑了，笑得我真有點不好意思。他略停幾分鐘，喝點水，照講不誤。如是過了一段時間，開始討論各種問題，對不起！我們全

忘了，老實講：根本就沒聽進去。他就耐心地再講一遍。沒多久，老問題又來了，他就再講一遍。我真想揍他一頓，但我沒有，我這個木頭人也被他說活啦！現在有這樣的黨務工作同志嗎？

三十三年春，瀋陽最殘暴的日本特務頭子清水光雄捕去大批同志。寶慈、德滋同我三人研究對付清水的對策，決定採取暗殺行動。德滋有一支小型手槍，由我攜帶至博智書局。寶慈要練習手槍，他要親自出馬。我的天！他摘下了眼鏡，連他的太太澄波全看不清楚，他還要作行動工作？我倆爭持不決，後因王殿榮事件發生，饒了清水一命。誰知不久，我反被清水捉去弄得死去活來。

宋致中被捕的第二天，寶慈大清早五點鐘就來找我。他滿臉油汗，約略說明致中被捕經過，就領我去宋家取文件。他非要進去不可，他出示德滋的手槍說：必要時他就同敵人拚啦。說服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大光其火，與他大大吵了一頓。我告訴他：他的責任比我重得多！問他：懂不懂？他這才勉強允許我一個人進去宋家取文件，給宋太太留一點錢。約好以十分鐘為限，過時他就去接應我。我到宋家搜取文件、給錢、再安慰宋大嫂幾句，剛好十分鐘我就跑了出來。他的錶却超過了一分鐘，他的右手已插在口袋裡，滿臉血絲地衝到我的眼前：「你怎麼才出來！」我沒理他，拉他就走。我把文件交給他，叫他快走！他握握我的手，眼中含着淚，要說話卻沒說出來，掉頭就走了。

光復後，他擔任瀋陽市黨部書記長。有一次為了人事問題，夜半來到我家，一句話沒說，坐下就哭了；我也無話可說。我到南京後他仍在瀋陽，從此我們就沒有再見過面，也快二十年了！寶慈是我最想念的一個人。為什麼？我說：他有一種你說不出來的氣質。

大胡子德滋，回回馬濟宏，小眼鏡履謙，高麗天野，還有嚴武、金希振、李芹……這些人在我眼前不住地晃動！

上帝給人以生命，同時也給人以時間，叫人在有限的時間內，使用你的生命；你若浪費了你的生命，必永無補償之日。上帝給人的生命與時間也是最公平的，不論你是聖賢才智，或你是平庸愚劣，你的生命都只有一個；不問你是帝王公卿，或你是販夫走卒，你的時間同是一去不返。一個人，不管他做的是什麼事，只要他獻出的是他的生命，在他個人來講，就是最偉大的！只要他有一段時間，沒浪費他的生命，他的這一生就算沒有白活！五二三紀念日到今天二十年了。每逢五二三，我對死難同志均悼傷不已，對陷匪老友必倍增懷念。但，值得安慰的是，我確知：前者都是最偉大的，而後者每一個人都沒有白活。就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我的一生何幸能與這一群人為伍？也只有與他們共同工作的外一段時間，我真是沒有白活！

## 懷念

張一正

抗戰勝利即將二十年，來到臺灣也經十六寒暑，想到當年在東北敵後共同工作和生活，而今身陷大陸的伙伴們，讓人有無限的懷念。

民國三十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在瀋陽小西邊門外一經路的黑田法律事務所，第一次見到日後被稱為書記長的張寶慈同志。最初的印象是：他身材矮小，瘦削，皮膚黝黑，近視眼鏡擋不住他灼灼的目光，堅定的下頷上有幾莖不修的鬍子。我最難忘的是他那娓娓而具有說服力的談話，以及他那勇往直前的氣概和堅定不移的態度。

詩人白子裡本是我中學的同學，是在那個黑田法律事務所裡第一次知道是同志的，他有一詩「呢喃燕」訴祖國之思，傳誦一時。在三十年暑假曾同車去千山參加組織舉辦的訓練，那天大家曾讀過一篇誓



詞，就是他起的初稿。這位朋友筆下驚人，但話說急了就有些結巴；一二三〇事件他曾繫獄瀋陽。

在一二三〇事件另一位繫獄的同志金希根，瘦瘦的面龐，說話的聲音似有頓挫節奏。最初因為他這別緻的名字，還以為他是朝鮮人呢，原來他真的在朝鮮作過抗日的工作，而金希根就是他的化名。這是我們最初領導同志中的一位，印象甚深，但接觸不久他就被捕了。勝利之後，我和他，還有白予里，都沒有機會再碰過面。

岳嵐夫婦，是三十六年夏天，在天津見過一面之後，就沒有再見了的。算起來，岳嵐是介紹我加入組織的人；他和我同班同學從高中到大學畢業。現在，讓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在我們被日偽通緝期間，他忽然得了急性盲腸炎；弄得我們住在一起的幾個朋友們手足無措，負責人因為我們延遲了報告的時間，而責罵我們缺乏同志愛。後來，他被送到一家日本人開設的私人醫院中去動的手術。

性情火爆的履謙，可說是名不符實了。令我難忘的是：他那近視眼鏡後易紅的臉，和他那些抬槓的話。長國三十二年的初冬，我和他，還有岳嵐，在洛陽途中相遇。他們兩位各穿長毛的羊皮袍子，在西安受訓完畢準備回東北去。我則是剛剛從淪陷的東北到後方，準備受訓。我們三人，住在洛陽的花園飯店，用了差不多一週的時間，以蠅頭小楷抄錄了全本的「中國之命運」；是他們兩人在那年帶回東北出版的。

馬木樵，是在地下工作緊張嚴肅的生活裡，常常能幽上一默的朋友。在冬天的長春，每次督導外縣市歸來，他那一派「老馬識途」的神態，眼鏡上霧氣未散，笑口已開。還有那啃胡蘿蔔充飢的情景，一直在我記憶之中。三十七年曾在南京見過他一面，之後他回去了瀋陽，如今生死未卜，倍增懷念。

李芹，這位「思想室」裡同室的難友，有幾根山羊鬍子，在獄中聽他講的童年故事，親切動人。當時和他用鉛筆和廢紙同編「獄中之花」；與辰光兄等集體創作的五二三叢刊紀念歌一二兩段，就是刊登

在那上面。不過，當時的初稿，有些洩氣，倒是真的。

勝利之後，編「東北公論」時代的朋友益年，也在五二三同時住於「思想室」。他高高的個子，彬彬的談吐，令人印象最深。他曾在淪陷時期打入偽司法部印刷機構工作。該部的機密文件「重慶派國民黨對滿之攻勢（註）」，就是由他秘密取出，使我們得以知己知彼的。

如煙往事，現在都漸漸在記憶中模糊了。回想當年的抗敵工作是驚心動魄的，但在個人的感覺上也只是平凡的，因為那不過是求無愧己心而已。如今再想想，當然也無可誇口，祇是那段生活乃生命過程爆出的火花，有過光和熱，終生難忘。二十年過去了，對許多老友更加懷念，前面所記祇是最先浮現於腦際的幾個人，願上帝祝福並保佑他們！（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寫於臺灣之嘉義）

述仁註：三十四年春，余回長春。時似由社長主持撤退一個「里」。當晚，社長將皮包一只送崇仁里，交余看管一夜。內：省方小冊子檔案也；每樣一本，大全特全。社長特准：隨意取閱。天賜良機，請到這本「重慶派國民黨對滿之攻勢」。正如本文作者所說，得以知己知彼了。翌晨，社長來，囑余同去把風。至放棄之××里，我方已有人入室取物。社長與余掩於大雜院柴垛後，嗅空氣無異味。社長問余：夜來請小冊子，選的那一本？余據實對。并順口背誦一句：「羅慶春，又名羅大愚，以張寶慈、高士嘉為左右手。」社長笑斥曰：「你怎單記住這一句！」

## 追憶

李

烈

我所要追憶留陷大陸的同志好友，何止千百，謹以下述三數位做為代表：第一位是王天穆同志。天穆籍隸遼寧省金縣，日本人劃為關東州治，口音帶有濃重之海南（註：山東人慣稱東北為海北。）腔調

，其遠祖蓋來自山東。本名恆仁，其叔家禎是我在遼寧省立第五師範學校新師四級時代的同學（日人佔東北後，改為新師二級），在校曾和我結為金蘭好友。民國二十九年，天穆來長春，持家禎兄介紹函來見，相談甚歡，自此往還漸密，遂成知交。天穆為人忠厚誠樸，好學不倦。雖係日本中學畢業，但深明民族大義，主編「青少年指導」（為偽滿協和會之機關刊物），以文會友，結交愛國青年，團結抗日，於黨於國，貢獻頗多。後為日寇逮捕，終以身殉，浩然正氣，萬古常存。第二位是王全恩同志。全恩是我在遼中縣新民鎮國校時代的學生，時日寇已據我東北，我在校灌輸抗日救國思想，全恩受此啓發，遂參加黨務工作，矢志靡他，最為勤奮；尤其對於領袖之忠貞，遠過於一般同志。東北剿匪失敗前夕，曾赴京參加勵志班受訓，結訓後派綏靖總隊工作，復返瀋陽。全恩在平曾接受鄭上鵬介民授槍，引為殊榮。三十八年大陸變色，留陷區從事地下工作，非成功即成仁，可預卜也。第三位是何沛同志。何沛同志曾主持遼寧省本溪縣黨務，為日寇逮捕住獄三年九個月。光復後，東北行營人員空降長春，派員整理東北黨務，組織東北黨務整理委員會，內有調統單位，屬憲許俊哲兄領導，電召幹部自瀋陽赴長春工作，我與何沛兄兼程北上，適逢行營遭受俄匪壓迫內撤，乃又與何沛兄同返瀋陽。歸途有嚴武同志同行，嚴武同志亦曾為日寇逮捕住獄三年九個月，為人沉默寡言，謙虛多禮，彬彬君子也。如今鶴駕低垂，形同隔世，神馳夢繞，不知重逢在何年也？（民國五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於臺灣省臺北市光復新村）

## 憶 崇 直

孫 賢 珊

每當夜闌人靜時分，我喜歡獨自一人在回憶的園地裡漫步；幾年來，也可以說十幾年來，我一直如此。那裡有豐盛的果實，任我採摘；儘管酸甜苦辣滋味不同，但對我說起來，同樣甘味可口，營養豐富。

，而是一種無比的享受。

我坐在回憶的魔鏡上，思念地俯瞰着肥沃如昔的大地，在白山黑水之間，依然是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便是我朝思暮想，夢寐不忘的故鄉——我生長的地方。我要仔細尋覓，要從那遼闊的松遼平原上，尋回我失去的童年，我要尋找衰老的父母，和我最敬愛的師長、朋友。他們一定不會曉得，我是如何盼望他們的信息？是多麼渴望與他們重逢？但不知他們是否平安無恙？

現在，我又打開記憶的門扉，採摘那豐美的果實，來填補我內心的空虛。我的童年最幸福，可是不如青年時代充實。我榮幸地被納入昔日抗敵的組織；和東北優秀的青年志士們生活在一起。他們以生命的火花，點燃抗敵的熊熊烈火，焚燬了日本人侵略的迷夢，也溫暖了東北父老憂戚的心懷。我雖毫無貢獻，但也不無「與有榮焉」之感。

當時，在我所接觸的同志當中，最令我敬佩的要算擔任最危險、最堅苦的督導工作的辰光（趙岳山）和崇直（呂文毓）。辰光兄：豪放、瀟灑、急智過人。而崇直則：沉着、持重、謹慎、穩健。他們兩位都有超群的胆識，卓越的幹才；可以說是同志當中的兩個典型人物。

我和崇直相識最早，相知至深，而令人遺憾的是他在勝利後不久，就離開了這個世界！使我失去了至友，也使我失去了一位青年導師。

民國三十年元月，長春偽滿洲國記者養成所開學不久的一個下午，一位令人喜愛的青年到教室裡來看我們，他首先自我介紹，然後親熱的和大家握手。大家不約而同地圍攏在他的身邊。看上去，他不會比我們大幾歲，但很顯然他比一般青年人老成持重。身材瘦長，服裝整齊樸素，真樸端正而高挺，雙頰微微突起，目光炯炯有神。穩重英俊的儀表，和藹可親的態度，充分表露出他沉着、熱誠、堅強、果敢的個性。他沒有說服人的口才，但談話扼要得體。當時我不曾聽到他的自我介紹，由同學們的口裡知道

他是第一期畢業的同學——呂文毓。在短短十幾分鐘的交談中，他給每一位同學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在二樓工作，我們在四樓上課，見面的機會較多，時間很快地縮短了我們的距離。單獨接觸的機會越來越多，談話的主題也由個人的興趣、癖好、學問、家庭、事業、前途、最後到達了國家民族。我敬愛他的程度隨着我們之間的瞭解而加深。我喜歡他樂觀奮鬥的人生觀，也欽佩他積極進取的精神和那堅強的民族意識，熾烈的愛國熱忱。

大概是五月裡，我和一位同學約好一同到後方去。在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我懷着無限的喜悅向他辭行；得意地向他訴說進行的經過。孰料，他竟認為我的計劃太富理想，渺茫而不切實際。他擺出老前輩的姿態，堅決反對。他面部的表情起初是詫異，再由沉默而轉趨嚴肅。他終於開口了：「不能說到後方去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但是，後方並不缺乏像我們這樣的人則是事實。相反的是：敵後的工作更重要，更需要有胆識，有熱血，有決心的青年來擔任。」他的一席話，使我感覺突然；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稍停，他又繼續自言自語，似乎是說明又好似在解釋：「我們和敵人的戰爭，不是短時間內或單純在戰場上所能解決的。日本人速戰速決的夢早已破滅。今後的戰爭是總體戰，是長期的總體戰。前方、後方、敵後，可以說同樣重要。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要想瞭解敵人，就必須深入敵人的組織；這是十分危險而艱鉅的工作，所以需要有熱血、有胆識的青年。我們生長此土，具備許多工作上優越條件，我們青年人要在敵後組織起來，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化消極的抵抗為積極的行動，造成敵人的心腹之患，破壞敵人軍事、交通等各項建設，牽制敵人一切行動，必能削減他們前方的作戰力量。一個人若在嚴密地組織下進行活動，真不知將幾十倍於同一個人在後方所能發揮的力量！」。他的話由激昂而深沉，接着若有所思的說：「當然，赤手空拳和窮兇極惡手持利刃的敵人搏鬥，其艱難、困苦、危險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我們既以國家民族為念，置身家性命財產於度外，而決心與敵人作殊死鬥爭，又豈能

避重就輕，捨近而求遠？！」

由他口裡吐出來的每一個字，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像一顆顆迸出槍口的子彈，射入我內心的深處。這意外的發展，全非我始料所及。因此一時竟陷於尷尬不堪，茫然不知所措的地步。好像陷於惡夢之中，佇立在巨人之前，失去了反擊的力量。又好像落入迷惘的深淵，想不出任何自我解脫的辦法；我只有力求鎮定。人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動物，當你夢寐以求的東西，突然出現在眼前時，你會意外地感到難於接受。在迷惘中我知道我已經有了新的發現，於是放棄了我原來的計劃，走上新的人生旅程。

三十一年六月，我也被派到採訪組工作，於是我們經常生活在一起，這是一段最值得回憶的快樂時光。三十二年春，他辭去通信社的偽職，專心從事敵後工作，晤談的機會也因而減少了。三十四年八月八日，我們才在長春的第二監獄裡晤面。他緊緊的握着我的手，以詼諧的口吻說：「我們竟然在此地會師了！」說完哈哈大笑。他比平時輕鬆愉快，談笑風生，顯得十分悠閒。他臉上此時已找不出昔日緊張嚴肅的痕跡。

勝利的鐘聲響了，海內外歡欣鼓舞。人們不再愁眉苦臉，忘却了十幾年來的辛酸滋味，到處有人高歌暢飲。但是日本人還沒有走光，老毛子却又進來了，姦淫搶奪，無惡不做。羅大愚先生又帶着我們這一群，悄悄地展開了新的工作。儘管大家都已遍體鱗傷，疲憊不堪，但仍日以繼夜地工作，緊張嚴肅地工作，怕的是勝利的果實遭受劫掠，怕的是可愛的家鄉再度淪亡。

崇直負責組織工作。一天下午，一位老太太和一位年青的婦人來看他。見面之後，老人家悲喜交集，熱淚盈眶，半晌說不出話來。他撫慰着老人家，年青的婦人立在一傍低泣。他笑着勸慰兩位，送他們上車之後，又回來繼續工作。我不解，也沒有問他們是誰，因為他從不談個人私事。後來從他弟弟（我中學時代的同學）的口中得知：他已經三年多不曾回家了。三年來，婆媳二人朝夕思念，眼淚早已哭乾

！一次又一次的事件，經歷了日本人的殘忍和兇狠，婆媳兩人早已斷絕盼他生還的希望。日本投降並未為她們帶來喜悅，因為有人告訴她們，崇直無恙，現在某處，她們竟不肯相信。

崇直的母親，一直以為她早被殺害，或被關在牢獄裡，終身不得釋放。她那裡想到她的兒子每天工作的地方，離她的家——長春東大橋，不過是咫尺之遙？是誰如此殘酷？竟讓她絕望地和她的愛子分開了三年！

不久，他由於被捕受刑過重，加以工作勞瘁，以致患了膝關節炎病，住進市立第二病院；行動十分不便。三十五年春節，我和幾個同志在醫院陪他過「年」。大家略加佈置，盡可能把病院的情調加以改善。他表面上依然很愉快，但內心的憂鬱是無法掩飾的。他酒不飲，却親切地向大家勸酒。他坐在床上不停的轉動身體。本來，大家是為陪他而來的，但害他為陪我們幾個人而苦撐着。飯後，為了讓他休息，大家先後離去，留下我一個人陪他到深夜，病房裡十分寂靜。我們慢慢地談着：過去、現在、將來……最後他感慨的說：「我們過去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以為抗戰勝利打垮敵人革命工作就成功了。我們也可以本着自己的志趣走自己的路，創造自己的事業和前途了。誰能料到革命的道路永遠是滿佈荆棘的！我們未來的路，「學識」比「勇氣」更重要。羅先生的說法是對的，大家應該繼續深造。」

大概是三月裡，他遷入四道街長安病院休養。實際病院早已停業，一棟樓房完全空着，只幾位同志住在那裡。房子大，人少，顯得十分空曠，淒清。四月八日（？）晚，我又到病院去看他。只他一個人躺在床上，失神的目光凝視着窗外，上額微禿，面色憔悴，乾澀的面皮不停地抽動，好像在痛苦的惡夢中。我鼻頭一酸，不禁黯然神傷。

他的精神顯然不如往常，不想說話，對我也未甚理會；我覺察到他心情的沉重。他沉吟良久才低聲地說：「幾年來，我一直生活在快樂當中，雖然死神每一分鐘都跟隨着我！」他輕嘆了一口氣。他常提

起當年羅先生對大家的訓示：「沉着，堅毅」。他底確做到了。履險如夷，飲苦如飴，用急智換取安全，緊張的工作就是快樂。當時我心情零亂，不知說什麼好，只有以緘默代替回答。

「沒有意義的生活是空虛的，沒有希望的日子是無法忍受的。」他好像在自言自語，聲音低微，可是每一個字都清楚地印入我的心版。我暗自重複着他的話語，却不能完全瞭解他的用意；我的心一直在往下沉，往下沉。黑暗籠罩着大地，給人帶來了絕望與恐怖。

他合起疲倦的兩眼，眼窩下陷，雙頰突起，面部沒有一絲表情。燈光暗淡，空氣凝滯，室內顯得格外淒清。

第二天，那裡竟然只留下一棟陰森森的空樓；人已不知何往？接連走了幾個可能的去處，都不得要領，心裡急煞，忽然我的念頭一轉——這該不是不幸的預兆吧！因為俄軍將在四月十四日撤離長春，共軍有乘機進攻的準備，行轅以下各機關均作應變的措施，也許他因為時局的關係轉地療養了吧？但這究竟不是事實，當那不幸的消息傳來，我真不敢相信昨夕一別，竟成永訣，我們果真地淒然分手了！但誰又能料到他去的那麼快！而又那麼悄然！

歲月無情，轉眼二十寒暑。閉目凝思，往事歷歷如在目前：你又背上那笨重的旅行囊，我是否提醒過你？那既不像旅行者，也不像登山家，經常如此裝扮，南奔北跑，太引人注意！囊中物——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訓練教材，宣傳資料，時事分析，記錄新聞……都是小冊子。萬一出差池，會先毀了你自己！你又是一笑置之！有一次，在火車上偽警檢查，一下子從旅行囊裡搜出你那一堆各式各樣的橡皮圖章，你却鎮定異常，說是奉命出差專刻圖章的，那個土包子鐵路警信以為真，竟把一場風暴化歸烏有。智勇雙全，惟有你當之無愧！

你始終念念不忘：一二·三〇事件犧牲了的兩位同志。他們犧牲的第二天，你就激憤地告訴我：那



一位男同志（王覺）竟被餓死！最後手裡緊緊地捏着半個乾巴燒餅，咬牙切齒，坐着死在獄中，其狀至慘，令人目不忍睹。最令你感動的是一位女同志（是某校的學生，姓名已不復記憶），毛髮盡被燒光，但她仍不屈服。他（她）們視死如歸，使鬼子們毫無所獲。他（她）們自然是同志們的楷模，而你也正是同志們的榜樣。

你何必遺憾地搖着頭。在你，你已貢獻出你的生命，你的幸福，你的熱情，你的智慧……你也做了你能做的一切。安息吧！老友！你無愧於國家民族，更不愧為黃帝子孫。除了你辭世太早之外，再沒有值得遺憾的事了。老友，安息吧！

## 苟不理新娘

述 仁

三十三年，省方遷長春，租房南關設崇仁里。在此之前，崇直及余返省均暫用長春大街克德宿舍。屋在三樓，白晝全樓空無一人，頗肅靜。

某日余返，崇直已先回，負責人亦在。時近中午，社長匆匆來，與負責人密談數語，二人起身離去，囑崇直與余隨行，未交付任務，亦不辨有何任務。崇直與余落後負責人社長約數十步，詢崇直亦不詳此行何往。姑隨之，行行復行行，轉彎拐角，至苟不理包子舖。

正宗之苟不理發源於天津。北方各埠均有人利用此一市招以為號召，一地且不止一家。有：苟不理、老苟不理、真正苟不理、真正老苟不理之別；各以正統相標榜，真偽則無人能辨。長春之苟不理自然以天津包子馳名，亦承辦酒席，蓋北人所謂之二堂館也。入內為一大廳，設散座數十，已座無虛席。堂簾穿梭食客間，若蜂蟻之於花叢，此呼彼應，熱鬧非凡。

社長領先直入雅座。內設三席，尚空無一人。甫坐定，客分批陸續來，每批二、三人不等，男女合約三十餘衆。郁中抱立遠亦來。餘者余均不識，觀崇直似亦然。客至無寒暄者，類多互不相識，各默默就座。

少頃，客齊，座滿，席開。社長領首示意，負責人起立宣佈：本日，岳嵐弟與志仁妹結婚云云。掌聲大起。有人司儀，呼：「全體肅立！」按：地下時期，開會多在深夜，掩護周密而後行之。雖三人與會，亦必懸總理遺像及黨國旗，唱黨歌，恭讀遺囑，行禮如儀；如寫正楷，筆筆不苟。此次因係白晝，且在公共場所，當然不便公然懸像及旗，從權向虛位行禮。唱黨歌時，衆人先照平時習慣，歌聲留喉不發，低細僅自身能聞。時，散座人聲鼎沸，雅座與散座僅一帘之隔，噪音震耳欲聾。不知何人由第二句「吾黨所宗」起，突引吭高歌，一人發難，衆人和之，齊唱一如怒潮之澎湃。莊嚴肅穆，慷慨激昂，兼而有之；人人均為之振奮不已。蓋抑鬱十四年，首次逢此發洩之良機也。一時歌聲充滿雅座，散座噪音悉被排出；熱勢均力敵，歌聲亦及帘而止，未再外揚。

疑問，新郎新娘雙雙離席，向客一一敬酒；一如俗世婚宴所行者然。負責人妙語如珠，同志如坐春風，拘謹全失。不問識與不識，皆紛紛舉杯互祝，殷殷笑語助興。志既同矣！道既合矣！相違何必曾相識？惟終席無一言及於公，亦無一言及於私，更無一人及於醉。地下時期：訓練之謹，紀律之嚴，於此可見一斑。

人生聚散果無常，咸筵華席終須散場。客來各自來，客去各自去。二十年於茲，除苟不理新娘志仁，勝利後，在錦州，誤打誤撞，曾一度重逢而外，同席三十餘不知名同志，迄今均止於一面緣；遙望鄉關，不知安否？！

迨「五二三」事起，余奉第三負責人即社長命，由長春南下沿途告變。到處危機四伏。鐵嶺恩炳，

瀋陽林兆，錦州時鑑，皆於余到達時，或前或後被捕。余三落併而未隔，由錦折往北票。任務終了後，子身去承德。經鮎魚關，入馬蘭峪，繞道河北，復出山海關，再返錦州，潛伏闖道家。嗣遍訪當地各組胞組織，幸均無恙，且活動如常，個體增強頗速。蓋組織特性使然，加以訓練有素，均早已慣於：平時如變時，變時如平時，故仍能各自為戰也。

日人投降後，時鑑出獄，余留錦暫為時鑑佐。時鑑早受命為錦縣黨部書記長，兼第八督導區督導員，督導遼西黨務。旋遼寧省政府遷駐錦州。盤山建心來洽。適新任盤山縣長金伯起有軍隊護送，開車，將赴縣接收。時鑑命余隨建心搭其便車往。至縣，晤：大光及趙達二兄。至此，八德社與螢火會始互知為一家人；盤山縣執行委員會於馬宣告成立。

余返錦。據告：有省方女同志，言自北平來，聞述仁在此，約定明再來訪。翌晨如約而至。余但覺似曾相識，惟已忘伊為誰何。伊則率直謂余：「我找的樹人不是你！」轉身欲去。余延之坐，試以各位省方同志大名相詢，一時如墜五里霧中，蓋伊不知化名之辰光、萬寶為誰？余亦不識本名之岳山、一正為何許人也。及至詢識岳嵐否？答曰：「是我先生！」方霧散雲開。伊人非他，苟不理新娘志仁是也。談及婚宴往事，相與大笑。翌日，負責人伉儷由瀋來錦就省府秘書長職。錦州同志歡聲雷動，結隊相迎，志仁亦參與行列焉。

## 第四編 工作述往

### 東北敵後工作之回憶

王常裕

九一八事變，日寇入侵，東北淪陷。是時留在現地之熱血青年，在日寇殘暴統治下，只有掙扎、苦撐、隱忍、等待時機、徐圖抗拒。余有舊交曲德全君，為人忠直，向主正義，與余友情甚篤。偶與論及國家大事，曲君痛心疾首，聲言恥受異族暴政統治。余亦告以亟思結合救國志士，協力抗敵。遂秘密聯絡時在瀋陽偽市府工作之車向臣君（傑曲之舊友），並由車介紹趙璧臣君（傑東北黨務辦事處派赴東北從事敵後工作者）共商大計。彼時我等抗日心切，有此關係自願密切合作，以期結合同志，開展組織，並謀策動偽滿政府官員，參加本黨，藉以培養組織力量，掩護工作之進行。

余主張先發展組織，逐步深入，俟在各個角落，形成力量，然後再以不同方式，蒐集情報，把握有利時機，採取行動，萬不可率爾從事，徒遭毀滅。但趙君認為不問組織如何，應先採取行動，或從事爆破，襲擊，暗殺，均較漸進為有效。我等之工作方式與見解似有不同，但抗日救國之宗旨，並無二致。當時余在黑龍江省湯原縣，趙君派人至北邊發展工作；遂余共策進行。未幾發動上龍山事件，擊斃關東軍大佐飯塚聯隊長，為北部重大暴動事件之一。當時地方民心為之一振，參加抗日運動者，竟達千餘人。所有義民均潛入深山，游動於中俄邊境。後來趙璧臣同志殉難於北平，與中央方面連絡中斷，工作暫告停頓。

待民國廿九年，復經曲、車兩同志介紹羅大愚同志，密晤於瀋陽。羅同志係中央派駐東北黨務負責人之一，負責東北專員辦事處工作，對東北現地工作同志，有新的指示與作風，為人穩健、沉靜、做事

認真，有犧牲精神。淪喪之下，羅同志認為：(一)日本帝國主義殘暴的作風欲想獨吞東北，蘇俄絕不甘心，我想俄帝也正想要侵入東北，我們須在兩個帝國主義矛盾中有所作為；(二)希望本人能在黑河、北安一帶聯合有志之士，用盡方法在北邊蒐集日寇國防情報；(三)加強吸收同志，展開組織；(四)策反偽滿軍警，促成武裝起義；(五)在工作技術方面切忌發生橫的關係，我們雖有東北黨務辦事處（後改組為三省黨部）與專員辦事處的複式佈置，但必須實行單線領導，以免被敵偽發現，全部組織遭到打擊；(六)工作進行分秘密、半公開、公開三個階段。發展組織之對象，應物色：可燃性、半可燃性、及對日寇怨恨最深之人；(七)我們的工作精神：①道義團結、②科學服務、③堅韌奮鬥、④壯烈犧牲。

余以羅同志見地正確，佈置週密，遂至北部開展工作。當時核心同志有今在彰化紗廠之劉士元及蓮耀東兩同志，留在大陸之謝德、全俊章、張傑人、王世行、呂唐、張林等同志。此外余憑藉偽職之有利掩護，在偽縣府與警局，吸收同志尚多。尤值記述者，乃偽滿軍官中校園長尚其悅等多人均經吸收為本黨同志，成為工作中之中堅份子。該批少壯軍官富於愛國思想、工作積極、有熱情、有魄力。不意於民國卅年十二月，因黑龍江伊作衡，瀋陽曲德全，吉林孫剛等同志先後被捕，致使吾人之工作遭受最嚴重之打擊。此即轟動東北之一二、三〇事件，此一事件牽連極廣，余亦於卅一年三月五日被捕入獄。

原來日寇依據我國東北，發動七七事變，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其用心無非妄圖實現其雄霸東方，進而躍為世界第一強國之迷夢。因之，凡是對其侵略政策意圖反抗，阻撓或破壞者，必竭盡全力以消滅之。尤其對本黨抗日志士，於敬畏之餘，忌恨最深；故在歷次事件中，對被捕同志極盡鎮懾迫害之能事，其慘絕人寰之手段，令人髮指。

回憶余被捕入獄後，日夜審詢，倍受酷刑，日寇常持大惡同志像片問余：「此為反滿抗日領導人，汝熟識否？在工作聯繫上，至何程度？」並詢及其他抗日份子散佈情形等等。余曾表示，抗日救國志士

，到處都有，以偽職作掩護散佈各級官府者尤多。如在余領導之下的抗日志士分為兩組：（一）青年組——組長為勝田勇男（日本人、當時任康城副縣長）（二）社會組——組長為桑原武夫（日本人、當時任進河總務科長）。彼等均因憤恨日本軍閥，窮兵黷武，恃勢侵略，而參加吾人之組織者。其餘為各級政府，中日高級官員亦與余多有密切聯繫云云：此一在刑求下之謊言，自不為日寇所採信，但彼等亦無可如何也。余及同業同志受刑之慘厲，於今思之，猶有餘悸。

至於伊作衡等同志亦均慷慨陳詞，誓死不屈，臨刑表現之壯烈，感人尤深。軍人同志繫獄者有劉宗嶽、孫剛、尚其悅等。除劉宗嶽同志早已瘐死獄中外，尚同志於東北光復後在黑嫩一帶建立武裝部隊，痛剿俄軍匪軍，建樹頗多。於今陷於大陸，消息不明。

在余被捕初期，日警赴住所搜查證據，並將內子柔吟解赴瀋陽，小女慶仲子僅一歲，因途中顛沛，饑寒交加，竟驚懼而死。時余僅此唯一愛女，遽而夭折，傷慟無已。而高齡老母因法院求證，與曲君對質公堂，遭此劇變，驚心動魄，自在意中。幸余於八個月後脫險歸來，尚可告慰高堂。此雖兒女私情，但由此一事件而起，特予補記。

五二三事件（民國卅四年五月廿三日）發生時，余適在德紹同志寓所，獲悉各地同志多遭搜捕，甚感不安；尤以長春大本營之羅大愚，瀋陽張寶慈、侃玉、齊覺生等同志，相繼被捕，尤覺驚心。幸為期較短，（同年八月十五日敵寇無條件投降）除少數同志殉難外，多獲解救。

光復後，被捕同志紛紛出獄，再以不死之身，迎接另一戰鬪。因吾人深知敵寇之投降，無非是帝國主義之換防也。當時關東軍下令焚燬偽滿各級政府全部公文檔案，使我政府無法接收。俄帝假參戰之名，行侵略之實，率禽獸之兵，入侵東北，拆機器，發貨幣（紅軍票），掠農畜，繳武器（轉供八路），妄淫燒殺，無所不用其極。致使整個東北陷於瘴癘，財政經濟趨於混亂，先天既已種下亂源，則政府接

收自多阻難。我地下工作同志，環顧當時情況，益覺責任重大，因之一方面展開對匪鬪爭，一方面蒐集殘缺資料，以供政府接收之參考。（是時，專員辦事處附設東北復員設計委員會，余為該組織負責人之一。）同時組織基層民衆，宣揚主義，把握民心。

民國三十五年余為響應政府實行憲政，行使民權，致力於地方自治，乃走向議會。在此期間曾督促政府建設地方，並協助軍方構築防禦工事，以確保地方安全。執意好景不常，民國卅七年東北全境又陷匪手，卒致整個大陸變色，余亦追隨政府輾轉播遷來臺，共赴國難。

際茲五二三事件廿週年紀念，緬懷昔日地下工作同志，出生入死，奮鬥犧牲之精神，實有無限辛酸；而對今日局處臺灣之情景，更覺不容苟且。今日吾人之革命大業，尚未完成，昔日之奮鬥精神，仍然存在。我願與諸同志繼續發揚當年敵後不屈不撓、敢做敢死之大無畏精神，以迎接新的戰鬥。

## 抗日地下工作追記

姚彭齡

### 日寇侵華、東北首當其衝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閥製造所稱北大營事件，兵不血刃，一夜之間佔了瀋陽，進而大舉攻佔了整個白山黑水。東北淪陷了，從此東北同胞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這是我國近百年來一件奇恥大辱，也可以說是日本軍閥公然併吞中國侵略世界的先聲。當時，我年僅廿二歲，剛剛從遼寧省立師範專科學校畢業，派到清原中學任教還不到半年。這樣突乎其來的巨變，真如晴天霹靂，怎能不叫熱血青年義憤填胸？

## 秘密入黨、從事地下工作

九一八事變後，學校被迫停課了，學生紛紛回家避難，我亦悽然離開清原，潛返瀋陽。因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趙超瑩先生介紹，於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在瀋陽秘密加入中國國民黨；與關煥然、李學濤、韓喜中、于貴南、呂佩三等同志經常聯繫。大家聚集在一起，總想作些有益於國家民族的的事情，但是在虎口裡求生存已屬不易，若想反滿抗日，就更加困難了。後來，我考入美商美孚行充任行員，因為當時日本羽毛未堂，對美英還有幾分懼怕，祇有外國機構，日本警憲不敢公然搜索；也祇有在外國機構做事的中國人，他們多少還另眼看待一番。我有了掩護場所，本著漢賊不兩立的精神，開始從事地下活動，聯絡同志，發展組織，向着反滿抗日的總目標邁進。

## 經營光明印刷局、掩護工作

從民國二十一年起，到二十五年爲滿實施煤油專賣爲止，我的工作，可謂一帆風順，無往不利。組織發展得很快，到處都有本黨同志在活動；不管貼壁報呀、散傳單呀、轉情報呀、都得到預期的效果。煤油專賣後，美孚公司不能在東北立足，祇有撤退；想把我調到青島分行服務。但是我擔任的黨務工作，無人接替，組織不致我遠行；領導我的趙超瑩先生更以私人關係，堅囑不能離開東北。我以組織之命不可違，兼受趙先生之熱誠感動，遂於二十五年八月接辦東北黨務辦事處秘密經營的光明印刷局，自任經理，以爲掩護；但實際工作仍以推行黨務爲主。同年冬，該印刷局因電線漏電失火。雖僅焚燬廠房兩間，以搶救得法，存紙、鉛字、印刷機、裁紙刀等均未遭波及。但以同黨關心存儲紙，袒陷我是偽裝的買辦人，經常外出，不悉所爲何事，起火原因大有可疑，不無擾亂社會秩序之嫌。警方據報起我行動可



疑，乃以火頭罪名予以拘捕。奉瀋陽市北市場偽警察署楊署長與家叔有舊，和我也認識，特保證我思想純良，安份守己。而印刷局值班工人亦異口同聲說：起火的地點是在機器房，首先發出的火花呈藍綠色；警方據此判斷確係電線走火，並無縱火之嫌，因而獲釋。

### 敵特偵察、幸無破綻

「火燒十年旺」這是光明印刷局失火後朋友們對我的鼓勵，我亦強打精神，勉為其難，各處籌借週轉資金，仍繼續經營下去。但是我的身份及所做的業務，敵偽當局似早已注意。記得日本憲兵隊有一個特務名叫石井的，他自報是清水商行的店員，到光明印刷局想印些包貨紙。問長問短，我適於是時外出辦事，未能見面。他約定第二天上午再來看我，我不能不等他；看他到底要作些什麼。第二天他果然又來了，他說我們的印刷技術很優良，他很願意和我作個朋友。我不能拒絕，祇有虛與委蛇，敷衍一個階段，我請他下過中國餐館，到過舞場；他也請我吃過日本料理。日子久了，他並未發現我有什麼可疑之處。最後，他才告訴我他是日本憲兵隊的特務。我明白他的身份，更瞭解他偵察的目的，我不得不報告上級說明我處境的危險。嗣奉東北黨務辦事處密令，促我速將光明印刷局結束，趕日前往北平報到，以免遭難。

### 七七變起、武漢請纓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我携眷到北平。初住沙灘公寓裡，後來搬到地安門裡小京廠胡同九號，和趙璧忱先生同住一個院子裡。不久，又逢七七事變，北平淪陷，人心惶惶，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們更是人人自危。十月間隨同趙璧忱、果端華二位先生，前往南京，再轉武漢接洽工作。嗣在武昌左二巷見到東

北黨務辦事處梅常務委員公任、王常務委員化南、石常務委員子壽。他們認為東北和華北地區的黨務工作不可長期久懸，留題、果二同志在武漢研究推展東北黨務的辦法，派我先回平津，繼續加強各地區的聯絡工作。

### 在津參加華北宣傳處工作

二十七年三月，東北黨務辦事處改組，總機關設在天津，孫沛蒼（兩三）任主任委員，他一直沒有到任，後來聽說他繞道北上時，被共匪截留了。宋直任書記長。委員有：關玉華、李仲華、于中和、王育文、韓靜遠、李光忱、張驥濤、趙在田等人。黨務辦事處改組完成，趙璧忱、關大成和我就被資遣了。這對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實在是一件嚴重的打擊。好在天無絕人之路，正當這個時候，王化南先生奉命來到天津，代表中央宣傳部在天津籌設華北宣傳處；以北寧、津浦、平漢、正太、德太五鐵路線組成宣傳網。關大成兄被派在辦事處裡辦理文書工作，協助秘書賀仲弼先生整理文電。趙璧忱先生和我被派在北寧路區擔任宣傳工作；因此又與東北地區發生了工作聯繫。

### 就任黨務督導員、又回東北工作

我是東北人，熱愛家鄉，雖然離開東北黨務辦事處一段時間，但是與東北同志的聯繫，迄未中斷。三十年二月又奉派為東北黨務辦事處督導員。由華北秘密回瀋陽，與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羅大愚、張寶慈、高士嘉、嚴武、書元、張鴻學、德滋諸兄會晤，共謀發展東北黨務工作的具體辦法。並承劉建仁兄協助，由偽奉天地方法院竊得空白檢察官手冊一本，貼用本人照片，加蓋偽法院鋼印，利用陳迺昌化名奔走於遼寧省的東豐、西豐、西安、海龍、清原各縣之間，每遇敵偽檢查，則以檢察官身份應付，頗收

掩護實效。

### 以哈爾濱為中心、策劃黑龍江省黨務工作

三十二年春，中央派我為黑龍江省黨部委員。因為未能與主任委員蕭達三聯絡上，先陪同書記長關大成兄前往哈爾濱，以該處為根據地；利用張濤同志的家作為掩護場所。我則經常歷訪呼蘭、綏化、慶城、鐵嶺等縣的同志，並指導他們研讀「中國之命運」及如何展開工作等事宜；雖然彼此間均不知真實姓名與身世，但是友情之篤厚，同志愛之發揚，令人永生難忘。

### 奉召赴渝、蒙總裁召見

三十三年春，接奉中央電令，促我兼程南下參加中訓團第三十期受訓。我帶了大批資料輾裝就道，由瀋陽到北平，再從北平去開封轉焦作，然後徒步南下渡黃河轉西安，到達重慶已經是五月初了。費了一個月的時間，整理攜帶資料，分別晉謁中央黨部各主管，頗獲嘉許。嗣奉總裁召見，對東北工作垂詢甚詳，並對陷區工作同志慰勉有加。因東北淪陷較久，情形特殊，且工作方式亦多不同，特准免予參加訓練，而諭向東北同志轉達慰勉之意，希繼續為黨努力！

### 奉命北返、運城被擄

三十四年，我由陝北韓家灣過黃河，徒步至晉南運城，搭正太路火車去北平，以期早日到達。我於二月二十四日離開西安，到車站送行的朋友有田諾言、項潤堯、李一瀾、王錦生、姜石谷、馬白水、費雨田、李文濤等人。那個場面是非常動人的，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況味。也有人勸我不要再回敵

後，可是我既已受命，於是毅然決然起程。到達薛家灣時，天津市黨部委員王任遠、河北省黨部科長于介中已先我抵達。惟因天氣惡劣，風高浪大，黃河水急不易渡過。等待一週，風力稍小，三月一日晚先放信號，天黑後，勉強偷渡。偏巧敵人搜查河口。幸有事前約定的當地嚮導帶路，我們跟着匍匐前行，不敢經過村莊，恐被敵人發現，天雨路滑，疾行至天明，累得筋疲力竭，最後總算到了運城。買好車票，正準備上車的時候，我們同行三人分別被日本特務逮至憲兵隊，經酷刑嚴詢，誰都未吐實，但是憲兵隊並不以未問出口供而放行。就這樣寄押在運城監獄裡五個半月，過着暗無天日的鐵窗生活，日本投降後於八月十七日始脫險生還。

### 革命工作、多采多姿

以上所述，是我個人入黨後參加地下工作的經歷。其間有些可歌可泣的事蹟，驚險動人的鏡頭，謹擇要錄出，以饗讀者：

①民國二十九年秋，大愚兄囑我去北平辦事，叫我順便到地局胡同軍人監獄探視在押的王大華兄。我想盡各種方法，化裝商人，冒充他的表哥，到了監獄，說盡了好話，獄官很同情我遠道來訪，但因王大華兄係屬政治犯，非經日本人核准，是不許任何人探視的。探監目的未達，祇有悻悻然離去，臨行時曾留錢二百元，作他獄中零用金，以示同志愛。大華兄脫險後證明此款已收到，倘若不和他說明探監經過，他還不知道送錢的那位表哥是誰呢？

②民國三十年十二月，瀋陽同志因受王文室、伊作衡、周振襄、周煥然、劉世恆等所謂一二三〇事件株連，許俊哲、車道平、范振民諸兄相繼被捕；大西關隆昌街大愚兄住所亦遭波及。當時住在那裡的，除大愚兄和劉郁中嫂外，尚有高士嘉、嚴武和我等五人。我們得到這個不幸消息，立刻脫身，得免於

難。但郝中校與嚴武兄稍緩一步而遭逮捕。此時瀋陽續有同志被捕十餘人，工作及掩護場所多被破壞。為了重整旗鼓，我等相互約集於大東關劉建仁兄家，共同商議，謀求補救。但因經濟支絀，佈置維艱，後來，還是由我出面，到鄉間先籌借現款三千元應急，總算渡過難關。

③民國三十一年秋，我們在瀋陽市小西門裡籌設一所「博智書局」，作為掩護場所。我去各縣市聯絡工作時，則以偽奉天地方法院檢察官證件為護身符。博智書局是一棟二樓的建築，樓下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書，樓上掛着名律師張老先生律師事務所招牌。書局一天賣不出一本書，律師事務所亦無訴訟案件上門，但是經常有人出入，而且有人還在裡頭辦公。史惟亮同志當時就在這個書局作伙計，化裝得很像樣，看不出他是一位革命工作份子。殊不知這就是我們抗日工作瀋陽的聯絡中心。後來被敵偽查封，那時我已逃走重慶了。

④七七事變後，日本軍事車輛調度頻繁，白晝若無其事，夜晚大批列車開往華北。我等為搜集是項情報，曾利用王文室、周振寰二同志在瀋陽和錦州兩鐵路局服務關係，不惜鉅資配得該二局辦公室與檔案室的鑰匙，當星期日或例假時辦公室無人之際，我們便進去抄錄情報，設法帶到天津調查站，然後電達重慶，頗受中央重視。

⑤小組會是黨員的訓練單位，也可以說是黨員工作的分配站。在平時一般同志認為開小組會是件麻煩事，大家的興趣非常淡薄；可是在秘密工作時期，同志入黨即覺得無限光榮，參加小組會更認為是自己對黨應盡的義務；尤其是每次開會宣達中央指示時，同志們均倍感興奮，因此各小組開會情形都非常良好。各同志接到開會通知的時間和地點，都踴躍秘密參加，絕無遲到早退現象，對於分配工作都欣然接受，並於下次小組會時提出工作成果報告，使同志間互相切磋琢磨，增強了黨的基層組織，加深了同志間的友愛情緒。回顧以往，環視現在，令人感慨萬千！

⑥傳遞情報是件最不容易的事情，膽量小的人不能勝任，智慧低的人無法應變。當民國三十年春，我由北平回到瀋陽工作時，每次外出送這宣傳小冊子或交換情報，總是由大愚兄親自攜帶，他走在前面，却叫我遠遠的跟在後邊，他說倘有不測，他願作犧牲者，以便我得機脫逃。這樣的做法，一直有半年，我的經驗增加了，膽量壯大了，也有應付的能力了，從此，大愚兄才把這個艱鉅的任務交給我來做。因此我走遍了東北各縣市，每年最少還得去平津接洽東北黨務工作二三次，而且每次都能順利的達成使命。雖然也曾經過遇過盤查，却都能化險為夷，所以一般熟識的朋友，都戲稱我為「福將」，這並不是偶然得來的，實在是訓練之功也。

⑦在秘密工作有一段時期，我們發行的宣傳小冊子，都是高士嘉兄的手筆。他負責主編，趙大愚兄核稿後，交嚴武兄和我二人繕寫銅版，然後由張寶慈夫婦油印分發。我的字寫得並不好，但是經過長期的練習，寫得還算整齊。我們還有一位能寫蠅頭小楷的朋友，就是王大華兄，三十三年春我去重慶所帶的報告，是他用化學藥水密寫在白紙單上的。帶到重慶一經洗印，清清楚楚，經抄錄後連同原件呈報中央組織部，頗蒙朱部長驕公所嘉許。這些原始資料應該是博物館最好的陳列品了。

⑧敵偽時期，由東北去華北，必須向所在地偽警察官署申請出入境證。而我們這些反滿抗日的人，因受被捕同志的株連，都是敵偽警憲懲賞通緝的對象，為了推展工作，不得已更名改姓，以求潛伏，因此要到偽滿警察官署辦理出入境證去華北聯絡工作，那豈不等於自投羅網嗎？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下，去有問題，不去又無法取得聯繫。最後想出辦法，指定擅長雕刻的同志，照着偽滿警察官署的印模，刻了一套假印章，買些官方用紙，用時自行填寫。從此，赴華北的出入境問題解決了，隨時出入關，從未受阻。這正是現在常說的「偽造文書」啊！

⑨華北宣傳處隸屬中央宣傳部，在天津英租界倫敦道設有辦事處。我和關大成兄的眷屬都住在那裡

。表面上看來好似一座公館，實際上就是宣傳處的辦公場所；秘書賀仲弼先生每天都到那裡處理公事。我的大女孩姚松濤當時雖僅六歲，却是宣傳處發出的宣傳品和公文，都放在她的身上或擺在玩具裡，由工友帶着外出，分別送給各受件人。我則經常去山海關或北平，與東北同志聯絡，轉達中央意旨。山海關的負責人是藍錫光同志，北平的負責人是鄭振瀛同志，瀋陽的負責人是王文奎同志。自王文奎同志被捕後，藍錫光同志亦被株連，卅一年王、藍二同志均遇難。鄭振瀛同志於勝利後携眷回東北，共匪竊據瀋陽時，鄭同志以家務所累，未及逃出，聞已被共匪殺害矣。

### 冒險犯難、虎口餘生

下面有幾樁驚險遭遇，雖然均已事過境遷，但每一回憶，仍心有餘悸：

①民國二十七年八月，軍事策反工作的倪深先同志在北平被捕，因徒刑不過，供出與趙璧忱先生有工作聯繫。有一天天還未明，敵人來小京廠搜查，幸趙先生早聞風逃走天津租界躲避，未被發現。我適與趙先生同住在一院，當然亦被光顧，好在正當搜查趙家時，我趁機由後門溜出，敵憲未曾注意，竟而脫險。

②民國二十八年二月，有一天與伊作衡同志約定在北平西城按院胡同八號晤談。屆時前往，見大門深鎖，又不便退回，乃以找房為名敲門。伊太太開門出見，佯作不識狀，僅答主人外出，是否有房出租，須等他回來才能決定。視其身旁似有人在打梢，當知事體不妙，乃轉身到伊兄好友王先生處探聽消息，證實伊同志確已被日本憲兵隊逮捕矣。

③民國二十九年冬，我由北平回到東北。為了展開松北地區的工作，大憲兄囑我去哈爾濱北呼蘭坊晤黑龍江省黨務專員王鴻恩同志。我甫查千辛萬苦，凍得泥身發抖，總算到了呼蘭，找到了王同志。他

非常驚訝，告訴我儘速離去，不可停留；因日本憲兵隊正在偵查他，千萬不能再株連別人。我就這樣東去匆匆，幸未被敵人發現。

④民國三十年一二三〇事件，瀋陽地區有同志被捕。馮恩波及其他各縣市，大恩兄囑我去海龍、東豐、西豐、西安、清原等縣報警。到達東豐守誠同志家，其夫人告稱守誠兄已逃走，因伊不知其去向，堅不招供，竟被日本憲兵隊打得鼻青臉腫。看到我遠遠來訪，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最後囑我離去，以免被日本憲兵隊發覺，更增加其罪名。

### 結語

從九一八事變至八一五勝利，在這漫長的十四年歲月中，時間給我相當的磨練，工作給我好多寶貴的經驗。我雖然吃盡了人生的辛酸，也飽嘗過監獄的苦楚，但是最後我國終於贏得了抗戰勝利。勝利後本擬服務桑梓，但以共匪作亂，事與願違。三十八年隨政府來臺，初任教於中南部，嗣轉職來臺北。在再光陰，二次流亡又有六載，何日再回東北，尚有待吾輩之共同努力耳！

## 抗敵十四年工作簡述

王守正

日本吞併中國計劃，早在田中奏摺中暴露於世。甲午戰後，倭寇即逐步侵略所謂「滿蒙」，掌握東交通，控制經濟。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進而佔據整個東北，以溥儀為傀儡，成立偽滿洲國，以圖榨盡歐美人士之耳目，繼續南侵。當時東北愛國志士風起雲湧，紛紛組織抗日救國義勇軍，以資反抗。余時年二十一歲，自視倭寇佔領國土，殺戮同胞，毅然投身遼南義勇軍，與日軍週旋十月，同志死

工作述往



傷運事，因後援無望，乃化裝經大連、天津、至北平，參加東北救國會工作。二十二年春入五十三軍政治訓練處，任少校處員。二十四年轉北寧鐵路特別黨部，歷任幹事，指導員。是年秋何梅協定生效，華北黨務被迫由公開轉入地下活動。「七七」事變後，余奉調兼任中央調查統計局華北區總幹事，擔任文電、訓練工作，並領導天津區行動工作。二十九年春，前義勇軍司令王金一在天津召集舊部，組成行動二小隊，每隊七人，經數月之準備佈置，於同年完成兩次爆破工作，予敵偽以極大之打擊。第一次二十九年四月，在天津小劉庄爆破公大紗廠。計焚燬敵軍用棉花萬餘大件（二百餘萬公斤），炸燬廠房及主要機器九臺，共損失約二千餘萬元。第二次焚燬天津日租界中原公司。該公司係敵人與漢奸合資建築煙營者，為華北最大之百貨公司。八層大樓，下五層售貨，六、七兩層為華北日特總機關，最上一層為敵軍防空指揮所。二十九年六月為我第二行動隊全部焚燬。除燒死敵特五人、燒燬其全部防空武器不計外，僅就建築物及貨物方面，其損失總值即高達一千四百餘萬元。兩次行動均蒙中央獎勵嘉勉，惟行動人員有九人被捕，七人死難。

余與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發生工作關係，始於民國二十九年一月該處成立之初，經羅大愚同志囑托代為負責平津聯絡事宜。是時，該處密派王博學、徐樹晚、曉輝等三人到津參加電務訓練班受訓，將結束時，班址被英工務局偵悉，受訓人員被驅逐出境。王同志等即返回東北，於瀋陽密設電臺，與天津通報。又派伊作衡等到津參加調查情報等工作訓練，伊同志後於齊齊哈爾工作，不幸被捕遇害。

余於二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在天津英租界工作期間，因華北區總幹事劉子厚出賣交通站業連累被捕。按國際法，租界內政治犯不應引渡，惟當時英人懷於日本氣張之高漲，見利忘義，正與日本謀妥協，遂以吾等為禮物，交予日特刑拘。余當時以為絕無生還之望，立即寫下遺囑，全文如下：「余抗日十年，為國盡忠，未能盡孝，父母養育之恩，來生再報。大哥早年病故，我又中途而亡，三弟大學畢業後，

遷返故里，奉養雙親，以盡子職，守正遠禍。」此紙遺囑於二十九年六月四日，由天津託人轉轉遞交三弟（在渝國立社會教育學院讀書）。又寫絕筆書呈報中央以明志，準備成仁。二十九年六月五日，被引渡天津敵特水上憲兵隊，晝夜刑訊，刑訊前，該隊先備豐富的菜飯、水果、糖茶等招待，並行言安慰，擬以甜言蜜語獲得真實口供。敵特用盡心機，威脅利誘，惟仍未得妥領，乃對余施用二十餘次毒刑，如布蒙口鼻灌水、灌煤油、刺手足指甲、跪玻璃、跪圓釘、烤鐵條、吊打、狼犬咬、壓槓子、拔頭髮、刺小便等，余死而後幾達十餘次之多，不進飯水五天，因抱定必死決心，始終未承認工作關係。偵詢期間，有敵特化裝犯人與我等同室收押，聲言因案被捕飽受刑訊遍體皆傷，冀能獲得難友同情，藉機刺探各人口供，嗣被識破後狼狽而逃。由於余之堅不吐實，亦未株連一人一事，因而華北、東北各地組織幸得保全。以上兩地區各單位文電，多由我轉遞。余在天津工作多年，對外化名「王光烈」，領導行動隊，破壞敵軍多次，敵雖誘迫承認化名，我始終未墜其計，俾免於死。刑訊兩月無確切口供與證據，遂誣指余為交通員，併入交通站案，轉送北平拘留所寄押候審。由天津水上憲兵隊押送往北平途中，身拴繩子，手戴手銬，數人連在一起，由憲特多人押送，在路上、車上見到別人自由談笑，舉手投足無不隨意，那種可貴的自由，實令我們不自由的人為之羨慕不已。在北平拘留所裡，我患了一次痢疾，被送進病號，住了七天，每天祇給米湯吃，餓的起不來。病號對面押的是青年團天津負責人曹某等。曹已判死刑，時尚未執行，曾問我天津方面工作人員都好吧？我告知他天津一切都好，不久曹即被執行了。連拘留所一月後，華北宣傳處同志趙璧忱、王全一等，因中原公司案被捕，送北平拘留所，押在一室。因我們係多年同志，又共同組織過行動隊，彼此互誓決不牽累。後來趙璧忱被判死刑，在北平南苑執行。王全一被釋放。一個月後，我同交通站案一起被提審訊。軍法廳設在北平鐵獅子胡同憲兵隊內，日軍少將主審，大佐、中佐四人陪審。判決天津交通站長董名譽死刑（董全部招認）。我隨交通員七人均被判二年徒

刑，寄押北平北新橋砲局胡同軍人監獄。入獄後第一樣事，是兩脚扣上鐵銹，繫着二尺長的鐵鏈子，鐵銹在脚頭上時時刺骨，痛澈心肺，寸步難行。進入監房，先輩難友，紛紛相助：送銹摩，銹鈎、銹吊、銹環、銹布等應用東西救急；習慣後始稍覺舒展。獄中犯人不呼姓名，以編號代替，我的編號「五一四」。這一個數字使我一生難忘。獄中飯食每天兩餐，每餐窩頭兩個，鹽水菜湯一碗，大部難友靠外邊送飯盒接濟。住獄未久，有關大成同志，因另案被捕，亦送入獄中。我倆儂老友，在獄中互相幫助甚多。余在獄中一年半，吾父、吾妻（當時尚未結婚）、至友姚彭齡等先後由東北或天津到獄中探視，總送食物並留款慰問。田欲僕兄家中老幼對我特別關照，尤其田伯母愛余如子，六十多歲老人，僞稱僕我姑母，經常携衣食等，由天津親到北平獄中探視；並在飯館包飯按日送入獄中，此思使我終生不忘。余在獄中閱讀史記、銅鑑、四書等古籍，獲益良多，益欽仰我先民思想之精深，與我國族之偉大。

民國三十一年夏，南京汪偽政權成立，敵偽大赦政治犯，我被假釋出獄，返天津田府休息。一個月後，去瀋陽會晤東北黨務專員羅大愚同志。留瀋月餘，研究東北黨務有關事項。並將東北黨務工作計劃、報告、情報等用藥水密碼，密錄在白被單、襯衫及捲紙上，約三萬多字，携返天津。繼由天津出發去重慶。余經徐州時，適該地區敵偽正舉行防諜週，車站內外敵偽軍警林立，檢查過往行人。余硬着頭皮，携着密件，走向檢查人員候檢，那知那些土包子敷衍翻翻了事，滿包密件均未被發現。由徐州經商邱過魯縣，四次檢查均平安過關。途經兩不管地帶，聞土匪時常出沒，搶劫行人財物，幸亦平安渡過。抵界首見到國旗國軍吸到自由空氣，心情大快。（敵後工作人員都有此感覺。）在界首會見中央駐界聯絡人後，沿途接上關係，由界首乘汽車（大卡車）經漯河去洛陽。不意行經漯河附近黃河堤上公路竟發生車禍，汽車翻落堤下，五人被壓死，二十餘人受傷；余鼻部僅受輕傷，可謂幸矣！抵洛後任河北省府委員陸耀武（前調統局華北區區長）家中，蒙介紹在洛陽視察的調統局長恩曾晤談。徐局長對余慰勉

有加，撥發旅費，囑到渝休息後，再參加中央訓練團受訓。在洛陽時遇到田伯母之長女鄒二姐携子女五人去渝尋夫；由洛陽起我們即同路前往。當時隴海路潼關段路軌橋樑多被對岸敵軍砲燬，無法聯運；祇有分段通車。我們是黑夜乘車，由洛陽出發去西安。這段夜行車，又名闖關車，利用黑夜無燈無聲進行，避免隔岸敵軍砲火。抵西安住在費二姐家。洛陽、西安、寶雞均在敵機轟炸團內，警報常鳴，一日數驚，擾人不安。後由寶雞乘友人汽車去成都。後方除軍用汽車外，一般汽車多半燒木炭代汽油，行起路來慢如牛車。又時常發生毛病，修車延誤時間，一週方到成都。這一段有名的西北公路，經過高山峻嶺，繞山盤旋而行，忽而雲上，忽而雲下。沿途名勝古蹟甚多，如張飛廟、秦嶺、劍閣、張良廟、空城、張飛松、棧道、原始森林等。最慘的車禍常常發生，尤以軍車為最。翻落山洞，人車俱毀，了無痕跡；翻倒路旁，屍體橫陳，亦無人過問，蓋山路百里渺無人烟。深山公路崎嶇，溝急坡陡，危險萬分；乘車的人祇有把生死置諸度外，聽天由命。抵成都換乘空軍汽車，隔日即達重慶。任中央組織部招待所，趕譯密碼及抄錄由瀋陽帶來的報告、情報等文件，分呈中央及有關機關。繼即參加中央訓練團受訓。三十一年底，中央為加強東北黨務工作，將東北黨務重新改組。除分設遼、吉、黑三省黨部外，另設東北區鐵路特別黨部，派韓靜遠為主任委員。當時中央組織部戰地處一再徵詢，希望我能回東北現地工作。因我新由陷區來渝，在華北鐵路方面工作多年，東北關係較多，瞭解敵後情形，遂派余為東北鐵路黨部瀋陽區督導員，主持長春以南各線鐵路黨務工作，兼東北區交通站主任。教育部同時派兼瀋陽戰區教育督導員。余毅然允回東北擔任上項職務。分別約定密碼函電通訊辦法。在渝北返前夕，承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組織部長朱家驊兩先生設宴餞行。朱部長致詞云：「由後方到陷區敵後工作，是冒險犯難，艱苦奮鬥的工作；尤其路上困難百出。今後抵達工作地點後，不希望各同志遇事來渝請示。祇求本着中央指示原則做去，求安全，建基礎，打擊敵人，求效果。希望能很快地與各同志在瀋陽或哈爾濱再

見。」等語。三十二年春節，余與韓靜遠同志化裝化名備乘路經成都、西安、洛陽北返，沿途重建聯絡關係。抵洛陽韓主委因事勾留，余隻身先返敵區。抵天津稍留，辦妥出關（山海關）手續去瀋陽。過山海關時，敵特故意留難一夜，問東問西，均趨沉着應付未出破綻。自奉派由渝北返未及一月，即返抵工作地區瀋陽。抵瀋後除分別與有關同志接頭，建立聯絡辦法，復與東北黨務專員羅大愚、張寶慈、高士基、姚彭齡等同志會面研商，並蒙協助展佈工作。繼在瀋陽、長春、吉林、梅河口、大連、營口、安東、錦州及其他交通據點，建立黨的基層小組，展開活動。並在長春、哈爾濱分設交通分站，由心超、守傳分任主任。在瀋陽密建電臺，與平津電臺聯絡通報，並選派青年同志到西安受訓。東北區鐵路黨部主委到瀋未久，返回平津，余即代理其主委職務，主持東北鐵路黨務全部工作；以迄三十四年八月光復。

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五二三事件）東北黨務專員羅大愚、張寶慈等數百人，被敵偽警特分別在東北各地搜捕入獄。因尚有部份主要人員未被捕獲，敵特探悉余擔任東北區交通站主任，以為能捕獲余，東北黨的地下組織，即可全部破獲。因此敵特派人持照片在瀋陽各城門守候，查詢過往行人，並懸賞偽幣十萬元緝捕。余在危險環境中，輾轉海城、遼陽、千山等地分訪各黨部負責人員關大成同志等接頭聯絡傳達案件消息。余在瀋陽將工作關係與社會關係分開，對同志化名王大華對戚友以王博弘化名來往。並以偽滿瀋陽圖書館館員為掩護職業。余在瀋陽住址，羅大愚、張寶慈兩同志最為熟悉。羅、張兩同志雖已被捕，我深信彼等絕不會供出，故始終未搬遷住處，留待出獄同志聯絡。個人雖倖免於難，但因敵偽追捕不獲，株連遼陽故里親友數十人。累及雙親及寡嫂入獄。家父被敵特打斷雙臂，繫獄三個月。家母住獄幾瀕於死。

自渝返瀋工作數年間，因敵我交通阻隔連絡不便，工作經費無法匯寄陷區。各單位工作費，除少數

人在後方領到外，大部經費被熟悉內情的人巧取私用。在瀋工作因經費無着，多賴親友資助接濟。光復前數月經費斷絕，敵人逮捕又急，心情沉重，生活不安，艱苦危險萬分。

三十四年八月光復勝利後，余一方面公開佈置工作，一方面會同高士嘉同志等與敵偽首長，及偽司法機關接洽營救在獄同志；並為出獄各同志之生活及工作，預作種種安排。當時敵特將張寶慈同志由獄中提出，反細雙手，鎖在瀋陽北陵一秘密監房內，有意加以陷害，幸經當地百姓查悉破門救出。

光復初期我們日以繼夜地忙着工作，東北各地黨務工作，迅速發展，自動由秘密轉向公開活動。未幾蘇軍阻擾中央接收，公開協助匪軍佈置發展。（光復前東北根本無共產份子活動。）東北行轅未接納地方人民意見及地方武力，致坐失良機。匪軍積極擴展勢力。我地方黨務始終未得上級指示，使在地方公開活動之同志，暴露蘇軍匪黨武力壓迫之下，多遭殺害。東北行轅怕黨務人員惹事，影響對蘇外交，轉令東北黨務停止活動。因此本黨在東北多年犧牲奮鬥，至此幾瀕於全功盡棄。同志無不惋惜，祇有整入地下，繼續奮鬥，以待後命。

匪軍於光復後搶先由華北進入東北，在蘇軍協助下，破壞鐵路及橋樑，及東北整個交通。余以代理東北鐵路黨部主委身份，去平隨國軍出關前進，號召東北各鐵路員工組織搶修隊，協助國軍前進，搶修鐵路、橋樑，屢得軍方獎勵。

以上所述自「一九一八」以迄東北光復十四年中的個人一段經歷，我身心雖受到極大的痛苦，但今日思之，實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憶的日子。

## 五二三憶往事

張 傑

回顧民國卅四年五月廿三日，東北抗日地下工作同志蒙難往事，清晰如昨，情景猶新，而倏忽之間已屆滿二十週年。念及當年諸友罕遇個人一己之精神力量與信心，雖遭受無限折磨與痛苦，然終能俯仰無愧，應付此一災變，亦可想見其在個人生命史上之價值矣。當時，吾人寧願成仁取義，了無難色。而今壯志未酬，為衣食而奔走，若非樂觀奮鬥有其鼓勵性，多此二十年豈非形同苟活？

余不善為文，但為紀念五二三，仍願擇其印象深刻或有趣味之往事，憶錄二三事，用誌不忘。

一、當年地下工作同志，對於蔣委員長之景仰心，有一種奇妙難述之感覺，較之任何時期，任何地區，均顯出更真摯，更誠懇。真乃望之如日月，敬之若神明；非言語所能形容。此點為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當年秘密開會時，每一提及蔣委員長，大家都會肅然起敬。蓋均以其人格足以象徵我中華民族，而視為我國民命運之所由繫。所以至於今日吾等仍然堅決信賴總裁必能帶領吾等返回大陸，光復中華，完成革命。

二、當年在東北領導吾人共同奮鬥之負責人有三，羅大愚、張寶慈、高士嘉三先生是也。此三人均英勇堅毅過人；其對國家之忠誠，對同志之愛護，對工作之機警，可稱臻於至善。由於此種精神及美德之發揮，足使同志等感佩而心悅誠服，致青年愛國之士，聞風響應，組織乃得以滋長擴展。此種發展於事實表現上，不知製造若干驚險傳奇之故事，十數年間無日無之，可謂筆不勝書。此種事蹟，想我老友當別有記述，余在此不擬再多事提及。惟其最不可多得者，厥為大愚先生，自東北棄守後，偶促臺灣，十六年於茲，淡泊自甘、忠貞自持，未見其營營苟苟也；滿懷希望，不憂不慮，亦未見其發牢騷表示消極也；其人之修養於此可見一斑。高士嘉先生地下工作時期，患肺病頗嚴重，惟孜孜工作，從不稍輟。該時尚無今日所用之特效藥，戰爭時期市面藥物亦奇缺，同志有獲得德國製「庫阿克斯」一瓶者，視同奇珍，獻之組織轉贈士嘉先生。士嘉先生置之牀頭，終日相對，雖病劇不肯服一匙；蓋以希望全寄託此

一瓶藥，無盡希望亦即將斷絕也。五二三之役，士嘉先生獨免，於長春指揮應變後，避居外縣，流離之際，不悉該瓶聖藥失落何所？奉臺僅在成功大學任教職，暇則著書立說，觀其心廣體胖，痼疾全失，豈「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之又一別解耶！張寶慈先生陷身匪手，迄今消息不明，但確信其必能忍受閻羅苦刑，不撓不屈，使共匪歷寒，束手無策。此等同志，非身經抗敵鬥爭訓練，非五二三精神延長，將何以至此？假使當時地下工作同志，稍存私念，不顧團體，或者其所為所行非出諸至誠至潔之感召，非屬大智大勇之表現，將不可能經得起五二三之考驗，更不可能處當今之世而不感不憤。此種人格及精神修養之形成，遠超過與敵人正面作戰之艱鉅，謂為難能可貴，誰曰不宜？此點余特為記述，端在願與諸友共勉，擇善固執，永矢弗渝。

三、回憶余個人在五二三當時，正在偽滿國立畜產獸醫大學任偽高等官教授；乃當時唯一之中國人「先生」，且係本人親手培植之教授。余之被捕，不啻予日本人以極嚴重之打擊。

緣余經偽錦州省你送，入學瀋陽偽國立農業大學第一期，畢業後，即被派往大陸科學院馬疫研究處（在長春寬城子）研究製劑工作；與處長安達誠太郎（日本獸醫少將）甚睦。安達處長與長春偽國立畜產獸醫大學第一任學長新美信休（日本獸醫中將）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同窗好友。畜大成成立伊始，即派余往該校任助教。後經彼等計議，將余派往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獸醫學科增井清博士研究室研究，目的在於造成合格之「滿係」（中國人）教授；因偽滿之人事制度，每一大學均編有數名「滿係」教授名額也。乃由偽文教部派余前往日本，此時日人以為已盡其所謂怀柔之能事矣。兩年後余回校，愈得日人之信任；命余兼任舍監等職。有此良好機會，多與學生接觸，正可運用以開展工作，余之願望乃得實現。楊金聲、孫震、國石、曹昭林（據聞已犧牲於共匪手中）、國柄、樹藩、梁萬怡（光復後犧牲）等同志即皆係此時被吸收加入本黨者。諸同志均係校中之中堅份子，活躍一時，供獻極多。徐樹田、周德厚等



同志，亦均曾協助工作甚力，冒險犯難，從不後人。至汪漢洋同志則僅余之同學，加入組織後在校外向社會各階層發展，頗多建樹。

四、余於五月廿三日離滬之後，約遲十一日始被逮去。在此期間，余已確知趙岳山等同志已被捕，本可從容逃避；余妻王佩蘭除將家中收藏之刊物、文件等掩埋焚燬之外，亦曾勸余從速逃走。此時余家中尚存有長春偽寬城子警察署之偽造官印一套，係預備為赴後方之人偽造出境證所用者；曾有很多學生持此類假證件，公然入關，前往後方。但余始終無意利用此一便利，遠走後方以避禍。因余家在錦州，双親對余參加地下工作事，毫無所悉。如余脫身一走了之，双親必因此事牽連入獄，余何忍因余之故，使双親受日人之嚴刑逼供耶？余果如此，必成一不忠於黨國，無以對患難同志，又不孝於父母之人。余以為既然參加工作，即應以生命作犧牲，實無多慮之必要。乃決定每日照常上班，鎮定如恆。

五、余被捕之時，有一插曲。偽首都警察廳派特高股人員，來校捕余，第一次為學長嚴詞拒絕，使敵特頗為意外，然亦莫可奈何。學長斥辦素人員說：「此事絕無可能，不能亂施逮捕，影響本校上課。」第二次再來時，敵特持有完整之證據，指明余化名為魏士賢，以及所屬秘密組織單位、號碼等，居然瞭若指掌；學長始無言以對，任令其將余逮去。此事使全校師生，頓時為之震動。因余在校工作，平時不發一言，事出突然，令彼等感到十分意外。又因余當時分別在偽滿文教部、興農部、馬政局等機關，兼任獸醫師考試委員、家畜防疫委員等類職務，故很快傳遍各地。徐瀋陽偽國立農大同學外，偽大同學院同學（余為第十二期）亦大為聲動；尤其日人同學、同事之心目中，更深感震驚。彼等原以為其訓練及懷柔政策應屬成功，但其一手造成之人，何以仍然如此激烈反滿抗日？其他被壓迫之人民心理當可以想見！因此，五二三事件足使日人知其一切懷柔政策，及統治技倆，均不可恃！種族侵略永遠不能被原諒！以及漢民族之不可侮！凡此均足使其喪胆。

六、余入獄第一日，甫進入拘留所，首先即看到帶小孩住獄之羅太太（即劉郁中姊，懷抱羅立達），真是不勝幸甚。第二日，余轉入另一處房間，與田祥同志同室，方略感振作。對面室中，恰好為趙岳山（辰光）同志，得以親眼見其堅毅不屈精神，衷心大受感動。辰光同志受盡非刑毒打，仍與日寇周旋到底，痛罵敵人不止；可以媲美正氣歌中之「張睢陽苗」，毫無遜色。在獄中，日本人令被難同志作文，題目為「對三民主義的認識」、「對重慶政府的看法」、「加入國民黨的感想」等等。各被難同志大都敷衍了事，愈少愈好。而辰光同志則故意多寫，每日寫作不完，意在可以達到浪費敵人時間之目的，進而可以坦率辯論三民主義之優點，日本軍國主義之失敗，批評日本人之弱點及其錯誤所在，指斥日本人為短腿而喜歡跳躍之民族。此類情形余知之甚詳，因日人於收到同志之文章後，即利用余為其作翻譯工作，以便利其閱讀研究。對余亦另眼看待，差別待遇，除前數日曾用毒刑拷打以外，以後即將余轉送樓上，單房間，一床，一桌，一椅，（樓下全是位地板）正與羅大愚同志隔壁，在此室中作譯文工作。因此得閱辰光同志之文章，不但下筆鋒利，出言勇敢，而且批評深刻，多彩多姿，梯突滑稽，笑罵自如；致令敵人憤後，啼笑不知所措。

七、茲再略記在敵後之特種工作。余曾利用暑假期間，與學生同志等，借機散佈最危害馬匹之鼻疽菌及炭疽菌等。（雖然有時心中為此事頗感不安，但因工作關係，實亦不得已也。）致使偽滿之馬匹防疫計劃，始終未達理想，因余係防疫委員之一，故對一切情況、資料，知之頗詳。余在大同學院之畢業論文，題目即為：「馬鼻疽及炭疽之防疫計劃」，因而曾向馬政局等各方面搜集歷年之資料，污染區詳細數字，各種統計，全部在握。此種破壞工作，以清潔地區為優先對象，以各「種馬場」、各軍事單位為特別對象。擬有詳細之工作計劃；結果使偽滿之防疫計劃受相當嚴重之打擊，不但污染區未能縮小，反而使清潔區逐漸污染，對其經濟力及戰力，不無相當影響。

以上所述不過二三小事，其他各種破壞工作、聯絡工作、組織工作、訓練工作、宣傳工作等，言之未免單調乏味，紙短亦無法詳述。

五二三迄今，瞬已二十年，思之令人感傷！以渺小之人生作二十年之回憶，豈能無言？但言之何用！念之何為？倒不如真能於廿年前如願犧牲，也許更感自慰！同時亦可不愧疚於死難同志及其遺屬。今日如斯，更不知再二十年後之今日又將若何？惟仍願以「樂觀奮鬥」一語，與諸友共勉。此語十數年前出諸史惟亮弟之口，雖豪語也，但惟亮弟十數年來亦確能：顛沛必於是，進退必於是，信守之而不渝，故有今日之成就，諸友不可不知。

## 從頭說起

白文麟

余於民國二十四年考入偽滿中央陸軍訓練處軍官候補生第五期，二十六年冬畢業，以迄三十四年光復為止，始終擔任偽軍官之職，準備隨時起義，武裝抗敵。又對掩護同志及交通連絡工作，頗為方便。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余在哈爾濱市，經人介紹得識王迺正君。王君當時擔任東北黨務辦事處工作。經半年交往，乃於二十七年四月，在哈市太陽島附近江面小艇上宣誓入黨。當時余年僅二十一歲。其後即負責在軍中吸收同志，發展組織工作。由哈市而呼蘭縣，而珠河縣、延壽縣、賓縣。至民國三十年止，計吸收同志約三十餘人。其姓名目前尚能記憶者，僅有：文海、長江、家麟、海山、永漢等同志；其他已不復記憶。與余有聯絡之先進同志最有表現者厥為延壽縣黨部書記長李玉堂同志。李同志在延壽期間，腐化敵偽幹部，引誘關東軍司令部高級軍官走私，破壞經濟統制，收效甚宏。至於發展組織及訓練同志，亦均著有績效。李同志之革命精神、高尚人格、以及其卓越領導能力，在在均使人欽敬不置。惜

於一二、三〇事件被捕，病死獄中，殊堪痛惜！余之入黨監警人王迺正君，其沉毅果決、勇於負責之精神，更足為同志之楷模。惜於李君被捕之前一年先在哈爾濱被捕。其後即失去消息，生死莫卜。於今追思前賢，猶有餘痛！

一二、三〇事件時，余因病在哈市日本赤十字社醫院住院已年餘，甚少活動，與同志間聯繫亦不多。當日、曾與李春同志約定於夜十一時正，在道外正陽街太和賓館見面。迨余至賓館時，據熟識茶房某告以：李君已被日憲請去。知係被捕，乃急返醫院，幸未波及。出院後，方知各地同志被捕的被捕，逃難的逃難，已無法聯繫。從此，余乃變成一個不發生作用的小細胞，以至毫無發展。

民國三十二年秋，由於英武同志之安排，某日黑龍江省黨務專員趙岳山同志，隻身來訪，說明身份。余大喜過望，蓋從此又可恢復活動矣。不久余調往北鎮縣溝幫子。經領導人安排，改由吳尹生同志前來聯絡。余受命籌組九九區分部，由余充任書記。當時已正式吸收為同志者，有孟哲等人。有聯繫而未正式宣誓加入組織者，尚有悅公（偽樞重隊上校部隊長）、陳光炳、徐某、長風、溫某等人，均為偽滿軍隊校尉級軍官，而富有愛國思想者也。尹生同志定期前來聯絡，携來大批小冊子，多為訓練用之現地工作教材，其中以「中國之命運」最為同志所樂讀。均經余分發各同志閱讀，並經常集會研究，工作進展甚速。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廿二日，余長女玉屏患腦炎不治夭逝。余方自基地歸，悲痛欲絕，適尹生同志來，告以：有「要件」在錦州清宇（余同期同學）家存放。組織命余護送至長春，交成功銀行後邊某書記官收存。余當即南下錦州取件，夜車北上。至長春已是二十四日晨七時。下車時，見車站警憲林立，戒備森嚴，對上下車旅客檢查甚嚴，余觸目驚心之餘，不得已乃極力鎮靜，挺胸踏步昂然走出車站。豈料憲兵不但未加檢查，反而執禮甚恭。始知自己偽軍官身份佔了極大便宜；組織命余運送「要件」作用亦

即在此。出車站後，心情頗不穩定，乘馬車至指定地點，亦覺有異尋常。乃未敢進入，轉往南嶺偽軍官學校。據同事告以：地下工作人員被破獲很多云云。如事不妙，急搭吉長公路車轉往吉林，至老團長楊金家，對其妻益多瞭解，遂將該「要件」交楊代為保管。在吉林逗留五天，南下至大凌河、右屯衛海邊。託友找船，但不得要領。無證件又不能出山海關。不得已硬着頭皮返回溝寨子。亂言因孩子夭逝，心情不快，趁星期日到北鎮晉巫閻山，大閻（音稿）廟上，找和尚散心。原擬早去早回，惟因突患痢疾，不能下山，一病七天，故而曠職。余以此理由誑騙日人，部隊長悅公同志當然心裡有數，一力承擔，為示信於日人，特命垣尾副官，將有關余未假不歸之公文，專索報請撤銷。故將余調換工作。新任頂頭上司備憲兵特高出身，綽號馬鬍子的平井中校。他明白告訴我：他是奉命監視我的。但他表示：人各有志，只要不破壞秩序，他絕不吹毛求疵。果然一直到勝利為止，倒也平安無事。只是心理上，精神上，大有透不過氣來之感。

勝利後，未能與岳山及尹生取上聯繫。盲人瞎馬，東闖西撞，後尹生到瀋陽，余已在長官部第二處工作多時。其後在聯勤輜重兵二十五團服務，帶一個連，配屬秦葫港口司令部工作。在此期間，與遼海商船學校校長何正學同志朝夕相聚，倒也頗不寂寞。直至大陸撤守，余僻處葫蘆島，與外界根本失去連絡。三十七年十一月轉進天津後，調來臺灣。

總之，余自二十六年與我東北志士發生聯繫，二十七年春宣誓入黨，初則屬於東北黨務辦事處。一三〇事件後，失去連絡。三十二年秋再經英武介紹加入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所領導之抗日組織，勝利後又失去連絡。余參加救亡工作前後七年餘，雖熱情洋溢，報國有心，惜因常與組織失去連絡，致請纓無路，終無具體表現。當茲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集會之際，回憶五二三前夕，余奉命護送「要件」北上，迨到達長春，諸君子原來早已蒙難多時。流光易逝，轉瞬已二十寒暑，追憶往事，不禁感慨萬千。

## 我趕上了一個尾巴

余政強

我參加東北抗日地下工作的時間很晚，只趕上一個尾巴。在東北抗日地下工作最緊張、同志奔走最劇烈的時候，我尚在不得其門而入。雖然我早已具有高度的愛國心與堅強的抗敵意志，但總是找不到為國盡力的線索。在敵偽高壓政策統治之下，抗敵的愛國團體，其組織一定要特別嚴密。縱然發展組織吸收成員，是一個組織的基本任務，但為了保衛組織，即使發現具有國家民族觀念的人，也必須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考核，才能給他打開組織的大門。就因為如此，我也就無法很快地完成心願了。

我家在遼北省梨樹縣智能村三江口，是一個人口甚少的小鎮；距遼源縣很近，僅隔一道東遼河。鎮上人，請到中等以上學校的已是寥寥無幾了，多半是務農為業。在我的親戚朋友當中，很少人去外面讀書或作事，社會關係可說一點都沒有。我的個性非常內向，思想也較為複雜，從小就愛找些問題困擾自己。

當我讀中學的時候，我開始痛恨日寇統治中國人民的暴行。我常想：中國人為甚麼要日本人管？日本人為甚麼無緣無故逮捕中國人？日本人為甚麼常對中國人施行酷刑？各地作工的苦力為甚麼都是中國人，而沒有一個日本人？為甚麼監工的都是日本人？他們為甚麼可以吃白米？中國人吃白米為甚麼就被指為犯法？肥豬是我們中國人自己養的，為甚麼不准我們自己食用？我們自己種的糧食為甚麼必須「出荷」？這些不平等的待遇，到底是為了甚麼？由於這些「為甚麼？」所產生、積聚的強烈反抗意識，已非我內心所能容納，但也祇能在幾個最要好的同學中，常常討論這些問題。終因我們年齡太小，接觸的

人又有限，始終找不到應走的道路。

我中學畢業以後，因為家庭環境的關係，不能繼續升學。民國三十年（即偽康德八年，時年二十歲）我參加偽治安部（後改為軍事部）的委任文官考試，僥倖考取了，由是步入了不為我所喜歡的社會。我的思想也隨着年齡的增長，越發苦悶了。當時在長春（即偽滿新京）和我同住的是我中學時代的同班同學赫原梨。他是一個性格倔強，思想純正的好青年。因為我們想法相同，友情也一向是最好，我們每天都在一起尋找理想的門徑。偽康德十年四月，終於叩開理想的大門，他先我而遠走後方參加了西安戰幹團。（三十四年四、五月間，原梨返回東北。光復時在四平組織戰地復興工作團，自任團長。同年冬在四平被匪捕獲，於八面城遇害，時年二十五歲。）我本打算步他的後塵，於同年六月出走，沒想到交通站出事，夢想也就歸於幻滅了。

偽軍事部派我在軍政司經理科辦事。赫原梨走後，我搬進二道河子軍事部官舍。為了生活方便，這時我已接眷來長。軍事部同事姜福權先生（在人事科辦事）也住在二道河子官舍；距我的住處不遠。軍事部設在偽新京特別市順天大街；即偽國務院對面。我們每天上下班，都是安步當車。從二道河子到順天大街，必須經過吉林大馬路與昇仁大馬路，步行約一小時。我和姜福權經常結伴而行，在感情上也就漸漸地親密起來。在談話中，我發見他是一個精明強幹、思想純正、具有高度愛國心的優秀青年。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足以使人發生景仰；慢慢我們之間就無話不談了。我們曾討論過很多問題，我們的看法常相一致，因之我們就變成了知心而有默契的朋友了。那時我在下意識裏覺得他是一個不尋常的人物，但始終未覺察到他竟是一位參加抗敵組織，從事地下工作的愛國份子。

民國三十三年冬，一個寒風刺骨的早晨，我倆一塊由宿舍出發步行上班，走到南關大橋，他突然對我說：「我們都是青年人，國家到了這步天地，有熱血的人也該起來有所作為了。」當然，我對他的說

法是極端贊成的，但是以我們當時所接觸的社會環境，縱有這種理想，又怎能輕易實現呢？隨着我就把赫原禁遠走後方，我自己沒能走成的經過，告訴了他。我稱赫原禁到後方可能已進入大學讀書，我總覺得自己的學識太淺薄，想要去後方深造一下，等學業告一段落，再回來從事抗日工作。我滿以為他一定同意我的看法，並可能和我走上相同的道路，沒想到他聽完我的話却笑了起來。我還記得當時他說：「要抗敵、要救國何必走那麼遠的路，在現地一樣能夠抗敵，一樣能夠救國。」接着他就把一二、三〇事件的故事約略地講給我聽。並說：「以當前的形勢觀察，鬼子的命運不會太長了。就是想去讀書，也應該等滅了鬼子，東北光復以後再說。反正我們的年齡不算大，那時候專心讀大學也不算晚。我敢保證到時候國家總不會讓我們失望。」我對他說：「話雖如此說，但我們每天上下班，接觸的人這樣少，到那裡去找抗敵團體？同時人家對我們並不認識，又怎能相信我們，指引我們參加呢？」姜福權聽我說完又笑了，笑的特別神秘。然後他說：「老弟只要我們肯忠於國家、忠於民族、忠於自己，我們是不會寂寞的。到時候，自然會有人引導我們，使我們走上想走的路。」當天我們談的雖然很多，但是我覺得不過又是空談一場罷了。可是，從那天開始，我倒覺得他真是一個神秘的人物了。

沒有幾天，我們在路上又走在一起。他問我在經理科擔任甚麼工作？共有幾個中國人？我回答說：在國有財產部門工作，掌管兵舍、營房、倉庫、機關、工廠及重要軍用建築地等修建築務。只有我一個中國人，我的階級也是最小的。他認為我的工作很重要。問我：「如果抗敵團體找到你，你肯不肯盡心作些他們要你作的事？」我記得當時我對他的話很高興。我曾對他說：「我們談了很多次，你為何還這樣不相信我？」接着我反問他：「你在人事部門工作，如果要你找些人事方面的重要資料，你會拒絕嗎？」姜福權會心地笑了。

又過了幾天，他忽然很正經的告訴我，他有一個朋友姓田，最近從後方歸來，很可能負有任務。問



我願不願意和這人見見面。我聽後心中一動，暗想這回也許會找到門路了。我立刻做了肯定的表示。囑他安排時間和地點，我隨時願和田先生見面。他以探詢的口吻，問我在和田先生見面之前，能否拿出一件禮物送給田先生？我說不管甚麼，只要是他們需要，我能辦到的，我都願意奉獻。他才率直地指名索取偽軍管區的分佈位置圖。我立即承諾照辦。當天我就在班上暗地裏把偽政府分佈在各地的九個軍管區位置分配圖取了一份，晚上就交給了他。我們之間已有很久的交往，我對他的人格及思想極端信賴。可是幾天後，他忽然不見了；一連四、五天都不曾露面。我猜他也許出了什麼意外？我決定去人事科探詢一下，方知他去拉拉屯偽軍官學校受訓去了。據說三個月後才能回來，我只好耐心的等候他。

三十四年三月底，姜福權結訓歸來，他馬上來找我，告訴我，他因參加受訓是臨時決定的，所以未得機會告訴我去了。我交給他的地圖，他已轉交田先生了，田先生很滿意。他說他將約好時間地點，讓我和田先生見面。三十四年四月中旬，姜福權在路上告訴我：田先生今晚九點鐘前來他家等我。當時我覺得很緊張，想像不出和田先生見面時的情形怎樣。屆時我依約前往，那天姜太太不在家，一進屋我就看見一位精神飽滿，身體健壯，比我大不了幾歲的青年。姜給我們介紹，說他是田祥先生。我們略事寒暄，即轉入正題。田先生說：他雖是抗日團體的一個成員，但並不知道整個組織的詳情，祇知道這個團體的領導人傅澤人先生（負責人的諧音，先後後始知即羅大慈先生。）是由中央派到淪陷區領導抗敵工作的。在敵人佔領區從事抗敵工作，發展組織，都是採取單線領導的方式。同志之間只有線的連繫而沒有橫的關係，姜福權也是同志，他的化名叫志華。我這才恍然大悟，和我認識已久的美福權，原來早已參加抗敵工作，無怪他的言行，在我的腦海裡一直是那樣的神秘。田祥帶給我兩本六十四開油印的小冊子；一本是三民主義，一本是東北公論。田說這兩本小冊子是現地訓練教材的一部份，叫我在十日內讀完，下次會面時要口頭提出讀書心得。我們談了約一小時就分散了。那天晚上，我興奮得幾乎一夜不

能入睡。

第二天，在路上我問姜福權：「我們認識很久了，你參加組織為何不早些告訴我？」他說：他在很早以前就把我的一切資料都反應上去了。組織命他再從各種角度仔細觀察我。因為一直未得到組織的許可，他當然不敢貿然對我洩露組織機密。這就是紀律，是經過宣誓必須遵守的紀律。這時姜福權才實話實說：「我參加組織就是田祥介紹的。到現在我僅認識田祥一個人。如果你被吸收，由你向下發展，你就不要說我認識田祥。祇能說出我一個人，而且要用我的化名志華，不可向被領導的人說出我的真名實姓。因為你所知的田祥，也是一個化名。這就是單線領導的真諦。除非組織給你特別任務，在地下工作期間，絕不容許與別位同志發生橫的關係。有任務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都是單線傳遞。好處是：一個細胞出了意外，最多影響一、二人，對於組織整體不生任何影響。因為被破壞的細胞，根本就不知有其細胞的存在。」經過姜福權的說明，使我頓開茅塞，我對這個組織的領導方法，產生了肯定的信心。

半個月後，田祥又約見我，問我一些關於閱讀小冊子的心得和感想；然後又帶給我一本小冊子。他又說，組織現正安排給我宣誓。囑我有任何意見都可以向志華說，他都會反應到組織上去。這無異說我已允許納入組織了，祇是宣誓的程序尚未完成而已。我當時的高興，是無法形容的。

又過了五、六天，我記得是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得到口頭通知，我加入組織事已奉核准。不過附帶地說，這些天外面風聲很緊，囑我當晚不要外出。當晚志華來了，他帶我去看田祥。他們約定二十四日，在志華家，為我舉行宣誓典禮。或許組織另派重要同志前來監督。我高興極了。接着商量一些如何推銷愛國公債的事，我和志華每人留下五張，然後田祥就走了。

二十四日中午，我正在偽國務院排球場看賽球，志華來找我，神色有些不大對，他說組織可能出事了，聽說有的同志已被捕。晚上他再去探聽一下，囑我小心一點，聽候他的消息。我心中非常焦急，怕

的是宣誓可能延期了。當晚九點鐘志華來我家，帶來一包東西。他說：「田祥不見了，不知是否出了事？這包小冊子是組織交下來的，命我們妥為處理，非到萬不得已，不可輕易焚燬。現在暫放你處，由你相機處理好了。」說完他就匆匆地走了。我連夜把那包小冊子用紅裝好，埋在房後新柴堆的地下。以後數日不見志華，側面查詢，說是他的母親生病，請假回鄉省親。我知道他是出走避風去了。

約摸十餘天，志華回來了，和往常一樣上班下班，在表面上絲毫看不出他是風暴中的人物。他悄悄地告訴我：田祥同志被捕了。領導人傅澤人同志也於五月二十三日被捕。總機關被敵人破壞，有很多同志入獄。囑我暫時不要和他正面接觸，有事可以暗中連絡，以免我受累。我當時感到十分激動，我的「宣誓」雖暫成泡影，但我的意志並未受挫，我雖未能正式加入組織，然而我已經受到抗敵組織的薰陶。我不應氣餒，我應該繼續為組織盡力。所以我在志華同志的領導下，繼續發展組織。並將志華吸收我與考驗我的方法，用在我認為思想最純正最可靠的朋友身上；以後漸漸地、個別地介紹給志華。大家用友情先行團結，俟組織關係恢復後，再將之分別納入組織。在此期中，常聽志華講述被捕同志在獄中遭受迫害的情形，敵人不會知道這些蒙難同志不屈的精神，竟給獄外同志以無限的激勵。

自五月二十三日黨人遇難之後，國際戰局起了顯著的變化，一切均對鬼子不利。日本關東軍及偽滿國軍都奉命嚴密戒備。民間也不斷地一次接着一次舉行防空演習。偽機關也不像以前那樣寧靜了，各處都亂哄哄的。日本鬼子表面上雖仍儘量保持鎮靜，但其中有識人士已開始在憂心自己家園的安全了。不久，日本本土被炸，盟軍開始大舉反攻，任何人都不能預測亦能看出，日本帝國的氣數馬上就要盡了。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偽都新京特別市（即長春市）已為戰時氣氛所籠罩。機關學校正式辦公及上課的時間都減少了。竟日舉行防空演習：抬擔架，抗沙包，人人精神都表現得很緊張。鬼子們也三五五聚在一塊耳語，議論，似乎預感大難就要臨頭。市街上從八月十日起就開始準備巷戰。日本關東軍及

偽滿的國軍都荷槍實彈，左一堆右一堆地在忙着趕築陣地。連偽滿軍官學校的學生們，都被編入作戰行列了。該校以日本學生與中國學生混合編隊，由該校教官負責指揮。他們的防區是南關大橋及二道河子和順大馬路。南嶺地區則由日本關東軍駐守防衛。街道中央和每一個巷口都有堡壘。買賣停市，商店多數關門。恰似山雨欲來風滿樓，看情形戰事已迫在眉睫，馬上就要爆發了！

八月十一日晚，志華從最可靠方面得到一個消息，羈押於四道街監獄的同志們，有被集體解往吉林的動向。一部份獄外同志正密切加以監視，並策劃以武力劫獄。

自八月十二日起，各機關都已不能正式上班，鬼子已秘密發放非常時期遣散費。中國人連影子都不見了。就在這戰事一觸即發之際，振奮人心的事情發生了！八月十四日早晨，滿街傳述着護衛偽皇宮的禁衛軍（偽滿國軍）被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策動嘩變拉出去了，日本軍官全被射殺。緊接着偽滿國軍零星嘩變的消息，老百姓搶倉的消息，一件接一件地傳來。整天亂糟糟的，社會秩序已無法維持。日本人的眷屬都向有關東軍駐防的南嶺地區集中。中國人都滿懷高興，但多多少少摻雜着一些恐懼。

當天晚上，志華帶回來蒙難同志們都已得救的大好消息。他們是在集體被解往吉林行經二道河子途中，被我們軍中的同志救了出來。據說當場曾將押解的韓國人射殺。現在他們均已四散隱避。約定翌日在二道街莊公謀同志（偽軍少校，勝利後任中長鐵路警護隊大隊長，保護張羊夫先生前往撫順接收途中被共匪殺害。）的家裡集會，傳洋人同志將有重要指示。

第二天，即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天剛亮，志華和一位個子高高的、瘦瘦的、面色蒼白的青年同來我處，志華給我介紹，說：他是崇直同志（本名呂文毓），昨天才脫險。據崇直說：羈押在長春的同志都已恢復自由，大家都很安全，現有四、五位脫險同志來住志華家，叫我馬上前往照顧。崇直說完就匆匆走了。我即與志華同去，一進屋就看見有五、六位青年，有的坐在椅上，有的躺在炕上，面色都是蒼

白的，身體都非常瘦弱，一看就知都是受過苦難的人。但每個興奮的臉上都呈現着勝利的笑容，兩隻眼睛都具有剛毅果敢的光輝。當時志華曾為我一介紹，但我還記得的只有華文、劉克德和履謙三位，其餘同志的名字，事隔二十年，今天已經想不起來了。不一會，又來了六、七位同志。大家胡亂進完早餐，就分頭趕寫東北光復的標語及繪製黨徽與國旗。九時許，我到外面去觀察一下情勢，到處都是警備部隊，警察也被編隊，街上一片混亂，看樣子可能有巷戰發生，但街上尚未禁止行人，商店却都關上大門了。約在十一時許，在志華家的同志們即分批個別出發，去二道街指定地點聽命；我和志華同行。當我們抵達該處時，院子裡已經聚有十幾位同志。有的在院中，有的在屋內。我認識的只有蔣振東一人（化名大我），他是我讀中學時的同學。他們的面色都非常蒼白，不一會，田祥來了。他和志華引我一同去見傅澤人同志。

傅澤人同志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子高高的，面色白白的，身體瘦瘦的，頭髮好像是新理的平頭。屋裡同志很多，他正在分配他們工作。我記得他好像和幾位同志研究如何接收偽政府電臺的事。因為事多人忙，他祇與我握握手，略事寒暄，我就被分配到廚房趕製標語去了。不久，日皇裕仁在廣播中宣佈無條件投降詔書，同志們都歡聲雷動雀躍萬分。

正在大家拍手稱慶的時候，外面忽然傳來一陣緊密的槍聲，屋內同志分別蹲在炕沿底下，屋外同志趕緊關上大門，聽槍聲好像就在門外。有人進來（大概是房主人）報告，方知是偽軍官學校的學生起義，中國學生在南關大橋附近包圍日本學生（南關大橋與莊同志家祇隔一道街，故槍聲好像就在莊家門外）。這祇是一場繳械戰，果然不久槍聲即歸沉寂，整個街上彷彿變成死城，日本學生已由關東軍接應進入南嶺方面去了。（南嶺與南關大橋只隔一道小橋。）

從這時起，我們有了自己的武力。一面大幅的國旗，在同志們策動之下，高高的豎了起來。市街上

也緊接著東一面、西一面、懸起了很多的國旗。十四年不見祖國國旗的人們，突然看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公然在祖國大地上空飄揚，恰似親人久別重逢，人們的感情都非常激動，很多人仰望着國旗哭泣了起來，我也不禁流淚。

我隨即聯想到：我所敬愛的這些被難同志，他們為國家為民族，受盡了敵人折磨與蹂躪，最後勝利與他們有份，自是理所當然，但我參加組織這樣晚，沒給組織出過半點力量，居然也分享到這份光榮，不覺汗顏！

## 我有幸參與了兩次戰役

史惟亮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同一天，在我個人生活上也起了一個極大的變化。一個朋友把我找到他家裡去，告訴我他是一個地下抗敵工作人員；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在一起談過類此的問題，祇是這一天他才向我揭露了他的底牌，於是我很自然地成了他的同志。我知道如果我沒有參加這一段抗敵工作，我很可能循着一個銀行練習生的道路下去，我的生命將無光彩可言。

民國三十一年秋天，我奉命自家鄉營口調赴瀋陽，參加「省方」工作。在瀋陽舊城，有我們的一個地下工作據點，對外稱為「博智書局」；我被派在書局內擔任店員工作。老聞姚彭齡先生在我到書局不久，就到後方去了。偌大書局的門市，只有我和另一位比我還年青，名叫魏平生的同志共同支撐。書局的顧客寥若晨星，顯得異常寂寞冷落。隆冬到來，書局和寢室都沒有爐火，夜裡常是凍得不能成眠。但偶爾會有不知名的過客來此寄宿一宵，大家不談家常，却因最真誠的默契，為那個寒屋添了若干溫暖。偶爾羅大愚先生蒞臨，會使人意識到一個重要的會議，或一個加入抗敵工作的宣誓典禮就要在樓上

舉行了。書局樓上，雖然掛着法律事務所的招牌，但實際是我們的秘密刊物印刷廠，也是我們僅能用抑壓了的聲音，肅立唱國歌的地方。當人們在敵人統治下生活時，國家和自由纔顯得無比貴重，而唱國歌便成為我們懷戀祖國和渴望自由的一種表現了。

這種日子在第三年的春假過後突然有了變化，我不知道由於何故組織變更了這個掩護場所，（編者註：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因法律事務所裏的工作人員宋致中、張鴻學被捕，而由筆如一同志接辦他種營業。）我只是一盤棋裏的卒子，我當然祇有聽憑調遣。

「至善里」被指定為我的新工作地點，這一次的任務似乎複雜了些。那裡組成了一個大家庭，有大愚先生和郝中夫婦，他們的兒子立達——尚在襁褓。高士嘉先生扮演舅舅。精一扮演羅先生之姪，並兼扮演精一之妻，我則是這對年青夫婦的親戚——也是舅舅。我們日常生活循規蹈矩，與鄰居不相來往。晨起、我總是和精一先卸下來臨街的護窗板，然後這間並無律師業務的法律事務所便開始工作了。高先生就在與律師辦公室僅一木板牆之隔的斗室中，伏案編寫訓練宣傳文件。他是東北通訊社的社長，我們是排字工、印刷工和校對員。這一段生活是平靜而愉快的，外面發生了甚麼驚天動地的事，我也都不知道。

大約是這一年的八月，我奉命首次擔任了對外連絡的工作，對象是一位與我年齡相若的中學生，他姓劉，高高魁梧的身材，一幅特別討人喜歡的白胖面孔。劉當時是一個外國份子，過去與我又無私誼，因之我在每次與他聯繫之前，總是格外加意準備，希望能很快地獲得他的信任，加強他的抗日意志。我們約會的地點一向是在城外蘆柵下，時間總是在下午，每週一次，面對着落日餘暉，談國家命運和年青人的幻想，兩三個小時很快地就過去了。

今天我回憶二十年前的往事時，已不能記憶我和劉之間，共有多少次的會晤，但我記得他是偏於沉

跌的，少講多聽，問的也有限，似乎每一次都是我一個人在宣講。我們分手時候，差不多都在燈火初上時刻，我總是帶着愉快的心情，趕回「家」吃晚飯。

十月初的瀋陽，天黑得較早了。當我按約定時間去城牆下看他時，劉的面孔在暮靄中已辨不太清；他似乎比往日更為沉默。當我們沿着城牆邊走遠談時，他突然停步，打斷我的話，告訴我他心裡非常不安，他做錯了一件事，他愧對我們，但是他今天必須把這些話告訴我了；否則他的內心就更痛苦。我被這突如其來莫名其妙的一段話給嚇呆了。黑暗中，我發現了兩隻正在流淚的眼睛。

繼之，他告訴我他以前曾因反抗日本人而被捕，他痛恨日本人却擺脫不了日本特務對他的控制。日本特務利用他做餌，要破壞我們地下工作的組織；他的心情矛盾極了。現在已趕到了最後關頭，他決心準備犧牲自己，不再讓我們組織受害……他的話說完了，但情緒仍然很激動。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叫他等我一下，我必須趕回去報告這一個突然發生的變局。

這消息像一顆炸彈，把至善里的平靜秩序炸得大亂。我又趕回城根去看劉，他如約仍在那裡等我，這一次他未再哭泣，也未再多講話。我已忘記我那時都是怎樣地安慰他，鼓勵他，和表示對他的信任——後來事實證明他這次的表現底確很好。

在決戰中，卒子是不能起作用的，而且往往成了拖累，於是在至善里尚未撤退之先，我就被送到一個小城裡一位不相識的同志家中「避難」去了。

十天過後，我被調往長春重任內部（抄錄、印刷等）工作，仍與大愚先生在一起生活。那是一個相當嚴寒的冬季，但是眼看著春天就要到了；日本人和德國人正在節節敗退。

第二年五月，我被派參加另一個家庭，仍然扮演勇者的角色，但是我的「妙夫」和「姊姊」還沒有來，我先搬進居住。我們對面住的鄰居卻是一家日本人。這所房子並不合乎日本人的生活標準；天雨時



房子遺漏水。

這裡是一個工作掩護場所，常有來往的同志寄宿，也常有新的文件小冊子由這裡印發出去。我們的工作隨戰局的有利發展，而大大增強了。德國人投降了！我們的勝利在望了！但就在勝利的前夕，我們在五、二三事件中跌倒了。

五、二三事件的來臨，對我比前述在至善里十月四日應變事件更為突然，那情景自然也是忘不了的。五月二十二日夜，屢謀來訪，似乎他只要留宿一宵便離去，當天我們閒聊至夜半才入睡，夢中聽見有人喊：「朋友，不要動！」睜開眼來看並不是夢，原來特務們的手槍正頂在我們的胸前，在那一個回合中，我們是失敗了。後來特務告訴我們，我們房間下兩滴水，乃是因為他們在房頂上裝了聽音器弄壞了瓦片。對面住的那個日本人，正是偽首都警察廳一個主要的特務。

從五、二三到勝利光復，是一段嚴刑拷打，身心折磨（包括利誘逼供和飢餓攻勢）的黑暗時期，生死是置諸度外了，對於日本人敗亡的信念並不因為嚴刑和飢餓而有所動搖。那真是一個無私忘我與敵人面對面鬭爭的時代；那真是在其後年代任何個人成功、榮譽都無法與之相比的偉大時代。

八月十四日傍晚，在日本投降即將宣布之前，我們這一群政治犯死囚，列隊被解往吉林，但途中就被軍人同志營救恢復了自由。二十年前的八、一四是一個難忘的月夜，有如今宵之月明星稀。第二天下午，長春滿街掛滿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祖國勝利了！

在那一個大時代中，我原是一個不關重要的卒子；但那一個大時代栽培了我，並使我有幸參與了兩次（十、四應變和五、二三繁雜）戰役。那個大時代鼓勵我成了一個過河卒子。在超後餘生的二十年，它始終鼓勵我在人生戰場上做一個正直的戰士，保持着老兵不死的心情，或由衷感謝那一個時代！

（五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夜）

# 第五編 地區簡况

## 大連的一段奮鬥

汪漁洋

### 一、五二三意義重大

我國對日抗戰時期，領導全國國民對日長期抗戰的中國國民黨，為了爭取最後勝利，為了發動全面抗戰，對東北淪陷區的地下抗日活動之重要性自極重視。羅大愚先生就是在此一情勢需要之下，奉派為黨務專員，潛伏東北現地，領導各地、各界、各階層的熱心愛國志士，從事敵後政治作戰。審慎地、實地並重地吸收黨員，開展組織。秘密而有效地傳播主義，喚起民衆，蒐集情報，進行破壞，牽制敵偽軍政勢力，在在都有極大的成效。敵偽由於與其統治權存亡攸關，當然要全力反撲。於是，在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羅大愚先生伉儷為首，約一千餘位同志，分別在東北各主要都市及窮壤僻縣被捕。這就是有名的五二三事件。五二三事件到今天恰好屆滿二十週年。撫今追昔，殊值紀念。爰為文就余所知及所感，記為節略，藉以永誌不忘。

記得：民國三十四年春夏之交，某日，張伯方兄約我晤於是春公園。時綠草乍展，麗日當空，正是東北最佳季節。我們席地而坐。我問伯方：「近幾天看見李文東（趙岳山的化名）先生沒有？我準備好一些資料及活動經費，約他來取，竟未能如期見面，極感不安。」我料得到的答覆竟是：「他被捕了。」這一答覆，一如寒風透骨。我迷惘、焦燥、憤慨、不安，種種複雜情感，一齊湧於心頭。當與伯方亦

定了處理善後的辦法，與照常活動的步驟，悻悻然離去。不數日，伯方兄也不見了；他亦相繼陷於線絏。我適因一項任務離開長春，雖然敵人警憲曾到我家尋我，我竟僥倖得以脫走。但這個僥倖，在我的生命史中反而失去一筆光榮紀錄，迄今引以為憾。

值得珍視的五二三不幸事件，當其發生之後，由於其波及的範圍相當廣泛；也由於省方未被捕同志，向各方有效地告變，不數日傳遍東北各地各細胞組織。各地同志除因迅雷不及掩耳而被捕的以外，凡有必妥掩護的，都及時掩護起來，於是切斷了線索。留下的細胞組織，活動照常，各自為戰。這一次事件廣大的影響，以及未被捕同志哀兵必勝的活動，越發激盪了東北知識份子的民族感情。本來，人人因失去祖國溫馨已久，所接觸的全是：壓迫者為被壓迫者所創造的「日滿一德一心」，「民族協和」等等陳腔濫調，鬱悶之情不得舒展，一旦聞知有愛國志士之存在，且接觸其活動，由興奮而決志，由同仇而敵愾，其情是可以想見的。這就是五二三所播下的種子，也就是野火燒不盡東北抗敵組織的關鍵所在。事實表現於斯年秋，八月十五日日皇發表投降詔書，國土因而重光，經羅大愚先生所佈置的工作同志，如櫛比林立出現於東北各地。片刻間，中華民國的黨國旗旌到處飄揚招展。這些東北子弟兵立即受到情感沸騰的東北同胞一致愛戴。於是震懾了新的敵人，自古紅顏遭天妬，這也就是：何以東北黨人在三年反共活動時期，較十年抗日活動時期，犧牲尤為慘重的道理所在。

日本宣佈投降後，僅經過一週左右的好光景，蘇俄軍隊就憑藉著中蘇友好條約所賦與之特權，打着「受降」的旗號，以盟軍姿態，堂而皇之踏進了我們的國土。而華北的土八路不數日間也就乘虛進入東北。東北民眾為之訝然若有所失，感同陰雲密佈，風雨欲來。果爾，蘇俄軍隊來駐的意義不打自招：陰謀、欺騙、變換、奸淫；最醜惡的是其掠奪行派與拆卸我東北重輕工業所有工廠。另一方面在我東北種道禍根，培養八路，武裝八路，使八路得以發芽滋長。八路則詆毀政府及本黨，向東北同胞灌輸其共產

主義的毒素。其旨在顛覆政府，奪取政權的陰謀詭計，昭然若揭。東北善良百姓，無不深惡痛絕，憤恨在心。我們這些屬於過去反滿抗日的愛國份子，自更義憤填胸，因而再度結成反共抗俄的革命陣線，在各地發展組織，抗禦新的敵人。我們又經過三年的血淚鬭爭，終因敵人在蘇俄支持之下，陰謀得逞，日益坐大；東北局面也遂趨惡化。嗣由於東北之陷匪，致使華北不保，政府因而由南京、廣州、重慶，以至於痛自大陸撤出。在此顛沛流離之間，我們同志絕大多數忠貞不二，犧牲慘重。其中輾轉隨政府播遷來臺者，極屬少數。今雖處身於不同的職業崗位，不同的生活環境，但其愛國家愛民族以及反共的素志，與過去完全一致，並將終身不渝。

這本溯源，「五二三」不僅是當初抗日愛國志士遇難的時間紀錄，它還涵有更豐富的意義：它是中國國民黨透過羅大愚先生喚起東北三十萬同胞發揚民族氣節的起點；它播植了東北青年爭赴國難的一粒種籽，粉碎了敵人統治中國的美夢；它既表現於前，也必將發揚於後。

## 二、開展黨務爭取民心

敵偽時期我在長春，組織指定我負責聯繫旅大方面的工作。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投降，蘇軍於八月廿三日即到達旅大；首先管制鐵路交通及通訊設備。報紙、雜誌、廣播、郵政、以及人民遠途旅行等，一切均陷於停頓。當時我急於前往旅大，主持工作，遂偕同作臣、積玉、志霖、賀泰諸同志，從長春搭乘火車南下至瓦房店。其餘路程約一百餘里，祇好涉水徒步趕往。我們化裝成鄉下人，在路上了七天，數度遭遇留難，終於九月初走進大連市內。我們立即以過去的聯絡站，即關東出版社為據點，展開工作。伯壘同志原在大連潛伏工作，我們根據他的現況報告，商訂活動步驟；即日成立大連市黨部。由我擔任委員兼書記長，作臣、馨庭、殷鈞春同志等為委員，積玉、思生、志霖、伯壘、賀泰同

志等為幹事。我們為了要明瞭當地實況，先以三天為期，分組、分類、分區進行調查。

當時旅大的情況極為混亂。蘇軍憲兵司令高宇羅夫中將，主管旅大政務。日僑有其自衛組織。自稱八路軍者，就有四個烏合的武裝集團；但其武器則均來自蘇軍。大連擁有五十萬市民，對於蘇軍進駐之性質與真相毫無所知。街頭巷尾所傳，盡屬悲觀性的流言。有人認為旅大地區又將恢復帝俄時代情況；因為蘇俄一定要堅持旅大原失之於日本今再取之於日本，與中國政府無涉一類的論調。似這般悲觀與失望之言論，傳來傳去，使民衆陷於迷惘、惶惑的迷霧之中。

我們携來中蘇友好條約全文，經決定儘早公布，以澄清謠言，幫助市民對旅大主權能有正確之瞭解。並議定下列各項工作綱要：

(一)發表中蘇友好條約全文，以澄清市民對國家主權之錯誤觀念。

(二)發動市民普遍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並唱國歌。

(三)加強吸收黨員，建立組織，宣傳主義，搜集情報，建立電臺，與瀋陽、長春黨務專員辦事處直接通訊，保持聯繫。

(四)由市黨部組織並領導學校學生與社會青年，及各界人民團體，灌輸國家民族觀念，以對抗共黨陰謀活動。

(五)協同治安維持會組訓保安性警察武力，以維持社會秩序。

(六)協同教育部門工作者，選訂教材，恢復中小學教育。

經決定之後，立即展開活動。首先印發中蘇條約全文，並加註說明。一夜之間，傳遍全市，恰如撥雲見日，人心大為振奮，民間集會頻頻，國旗到處招展，國歌響接雲霄，人人笑容滿面，對我中國國民黨熱誠擁護，莫不殷望政府軍隊與行政人員早日到來接收，以清掃此一過渡時期的醜惡現象，儘速趕走

居心叵測的蘇俄軍隊。

黨部領導一批熱心份子，積極展開與共產黨的鬥爭，策動並組織學生及社會團體，從中吸收思想純正精明能幹的人士為黨員，以對抗共產黨的各種陰謀。我們在與共產黨暗鬥之下，僅僅以三個禮拜的時間，就組織了：大連市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旅順金縣學生聯合會，華東華北旅居旅大學生聯合會，以及旅順工大學友科學研究會；工商團體中有：東部市商會，西部市商會，家理公會，以及各種職業團體。其中除了職工會團體係工人組織，並有少數小學教員，早為共產黨所把握，與我們呈對立狀態以外，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參加了各種社會團體，均與黨部保持密切聯繫。至組訓工作，我們邊避當地比較瞭解三民主義的知識青年協助我們以講演會、討論會及座談會等方式，宣揚總理遺教以及本黨政綱政策等，推行以來，功效極著。

我們聘請旅順工大學友科學研究會會員天成同志為黨部專門委員，建立電臺，與長春、遼寧兩黨務專員辦事處的通訊亦告成功。其他活動如協助維持地方治安，恢復中小學教育，把握民心以及與當地較大的中文報紙泰東報等加強聯繫工作，進展都頗為順利。至此大連民心已臻於安定狀態。

### 三、座上客竟成階下囚

經過五十幾天的熱烈活動，民心已極大多數傾向中國國民黨，人人盼望政府人員之早日到來，以結束六十餘年來殖民地的慘痛生活。在此期間，民衆心理恰與國民黨活動，趨向一致，當然融洽而合作無間；共產黨的活動，則相對的受到極大障礙，無法肆意發展。共黨人員遂運用陰謀詭計，唆使蘇俄軍隊摧毀我國民黨部。我為開展工作，曾三度會晤蘇軍軍官司令高宇羅夫。首次僅屬禮貌訪問性質，係在黨部半公開的初期。二次見面是為了要求他准許發行中文報紙泰東報，竟成功地獲得他的同意。第三次

因為市內常有掠奪、奸淫等罪行發生，民間傳說傳入路所為，竟無人敢於查緝。我與地方名流前往要求他，對土匪集團予以繳械。他似允未允地敷衍了事。吾等未得要領，悵然而返。

在十月下旬的一個傍晚，高宇羅夫以電話邀我們黨部核心人員：我與作臣、志霖、積玉等五人到他的司令部去。我們經過謹慎的一番討論，認為不可能有何陰謀。並且他的翻譯人員也來電話說：「司令邀你們吃便飯」。我們當即整裝前往，約七時左右到達他的司令部。高宇羅夫只備有俄式飲料，先找我談話，其他的人在鄰室等候，他的態度，還頗像作主人似的，但說起話來就立刻變成軍事檢查官了。他問我：「你是否私設有通訊電臺？」接着又問：「你組織了多少穿藍衣服的軍隊？」（查指藍衣社作暗殺活動）我最初為之愕然，繼而氣憤填胸，我立時明白是共產黨告密加害於我，我一概加以否認。他笑着又說：「我知道你的事，你並且常作反對蘇維埃的言論，是麼？」我仍答以絕無其事；繼續與他抗辯。經過將近一個小時，他說：「好了！請你們隨他們（兩個便裝的俄人）去罷。」我們五個人由此從容就道，住進一個軟禁的處所。

這個場所原是日本憲兵的宿舍，二層樓房，地處偏僻，行人稀少，偶有小販往來，我們始得利用機會與外面聯絡。

一個與猿猴相像的蘇俄憲兵中校，專於晚間找我問話。由一個年約三十許白俄女郎用日語作通譯；前後問我有十四次之多。所問的內容，無非是：通訊設備、暗殺團以及反俄言論之類的話；反覆訊問，我始終不承認。有時，他也問我們的身世、學經歷等。在我們五個人中，以問我的次數最多，其他各位祇不過問三次到五次。有時他發表感想，宣揚蘇維埃的偉大，其中使我永久難忘的一段話是：「我們蘇維埃共和國不是和你們國家平等合作，你們要生產，要勞動，我們是指導你們的。」當晚他可能喝多了酒，竟暴露了新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目。

在被蘇軍監禁的一段時期中，有時與德國人、白俄、日本人等同住一起，三餐都是黑麵包雜以黃粘米飯，祇能吃到六分飽；根本就見不到鹽菜。我們白天無事可做，倚窗外望，有時看到中國人行路經過，我們便託他帶信。第十天那天，我們的同志才查覺我們被監禁的所在。伯聖同志等常到窗前探望我們，並約定了通信辦法，凡背着貴便頭箱的，或修理皮鞋的，便是我們的通信人員。十一月中旬，我們得到了一個最使人興奮的情報，美國軍艦滿載中國軍隊已靠近大連，我們喜出望外，以為政府即可接收。但經過一週左右，得悉美軍艦竟被蘇俄拒絕靠岸，一練曙光乃為之消失。到十二月中旬，監視我們的俄兵，對我們作了個手段，打了個口哨，讓我們洗澡、吃飯，然後由兩名便裝俄人送我們到車站，這時火車已南北開通，讓我們一起搭車回長春。這該算是還解出境吧！屈指算來，我們被禁約八十多天。這時大連市政府已由馮子祥等左派人物組織成立，國軍仍未到達，大批的熱心同志潛伏旅大地區，再度從事地下活動，工作一直未停頓。

#### 四、地下建軍痛失同志

旅大這塊尖端地域，在近百年中不斷遭遇外患，日俄交替以之作為殖民地，極盡其苛酷、掠奪及控制能事。一般民衆為了個人生活，雖然不得不對現實低頭，但內心却渴望著：總有一天能重新投入祖國的懷抱。這種渴望並非自日本投降後才發生，遠在民國十七年革命軍北伐時，大連市青年就曾表現過一次愛國熱潮。當時大連市「浪速町」底有個中華青年會，每星期天上午有人講演時事。一位中文報記者傅立魚先生和滿鐵（日人所經營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之簡稱）的顧問（據傳說是顧問）李蔭棠先生講演時事與時代潮流；這些在學校裡是聽不到的。我以青年會會員的身份常去聽講。所講的內容多係中國革命的史實與中國軍閥的專橫。講演的人極端注意避免批評日本政治，所以日本人也無法干涉；但在中國青



年總來不但極感興趣，同時也發生了思想上的啓發作用。這個青年會與日本人經營的沙河口車輛工廠中由中國人所組成的工學會，在思想及觀念上，立場是一致的。當北伐軍進展到濟南遭日軍阻礙時，工學會採取了廣泛的大罷工。嗣有數百人被捕下獄。日人認定是傅立魚先生所領導所鼓動，遂悍然將他驅逐出境。

這件事距日軍投降不過十七年，其間，中國青年會隨著東北易幟改五色旗為青天白日。直至偽滿成立，青年會才被封閉。自此以後，大連市唯一的青天白日旗也就見不到了。這一幕接著一幕的經過，凡是有心人自是不會忘記的。當我們被俄人逐出，不免引起對往事的回憶，我們深信民衆的愛國熱誠，絕不會因驅逐幾個人而泯滅，反而會滋長茁壯。果然，當我們離開大連之後，潛伏旅大同志糾合熱血志士以建軍為號召，重整組織；由潛伏當地同志中劉世德、汪達靈（我的三弟）諸人領導，繼續奮鬥。當時旅順市亦成立黨部，先後由劉克德、劉明智兩同志主持，與大連同志協力工作。他們的活動一直維持到三十五年夏季，終為共黨偵破，先後被緝捕數百人；包括有聯繫的社會青年與學生在內。經數月審訊，有的釋放，有的繼續扣押。其中劉世德、汪達靈等數人被視為罪之魁，禍之首，竟被判決死刑而壯烈犧牲。大連青年與學生們相繼逃亡至瀋陽。我在長春接獲此一不幸消息，悲憤幾至不支，乃扶病趕來瀋陽，在鐵西成立旅大青年訓導所，專以收容旅大逃亡青年，供以食宿，設有專人指導其研讀三民主義與總理遺教，並就其中具有專長者為之介紹職業。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三年中，經該所訓導的旅大流亡男女青年約達一千餘人。大連黨務工作嗣由大連特別市黨部王傑夫先生主持，我以黨部委員身份雖亦曾參與其事，但隨政局之轉變，實等於虛擲了一片苦心。

回顧我自參加抗日起，進而反共，冒險犯難，甚至一度被幽，迄未改變當年之熱烈初衷。惟以照顧不善，殃及許多同志與自己手足之生命，遭致犧牲，撫心自問，負疚難贖。今我行年五十四歲，百無一

成，感歲月不居，痛山川易主，流徙台島，所餘僅淚，國土未復，尚有何心？僅就所記憶者，構成此稿作為紀念。並痛悼為黨國犧牲之劉世德同志與汪達璽三弟等人在天之靈，統之以聯曰：

名未立志未伸三十年華拋頭顱飲恨共匪槍下

心難安疫難殫無限歲月傷心淚永繫黨人心頭

## 憶小河沿

張一正

古城瀋陽的東南城郊，有一公園叫做萬泉園；樹木蒼鬱，環境清幽，為市民消夏的勝地。有萬泉河，蜿蜒園中；且在園的北側匯集成湖。湖中植蓮，夏季盛開，紅綠相映。園中有樓閣亭臺點綴其間；且有籃球場網球場，有歌欄，有地球（臺灣今稱保齡球），也有茶座，供人休憩。更有園中園，篆字題額「也園」，至今未解其意。九一八之後，萬泉河河道淤塞，樓臺失修，日本租借地的千代田公園和新聞的長沼湖公園後來居上，但萬泉園仍不失為瀋陽的勝景之一。

萬泉河的北岸稱小河沿，有幾所學校，從西向東數下來：有坤光女中，遼寧醫學院，第二工科。這裏要記的是遼寧醫學院。這座學校是清朝末年蘇格蘭來華傳教士司督閣博士所創，所以它是一座教會學校。校名隨世局之演變曾幾度更易，有時稱奉天，有時稱遼寧，也有時稱盛京；但其英文名稱 *Mulken Medical College* 則始終如一。一般人更以地為名，如說一位大夫是小河沿畢業的，就是指他出身於這座學校。所以在中國醫學界，「小河沿」一詞是代表這一所學校。學校的主要建築物是一幢灰色磚造的五層大樓；春秋佳日，湖中白雲樓影，蔚為一景。樓上西側為附屬醫院，又稱施醫院，是因其成立初期完全免費施診而得名；再西為女施醫院及附設護士學校。醫院病人男女分隔成為兩座醫院，是在園內所

未購，據推測是醫院創設太早，當時民智未開，不得不有此男女大防也。

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和達摩學校關係密切，用現在的術語說，應該叫做「合作」，達摩醫學院的外籍教授多為該校畢業生；達摩醫學院所授畢業生之學位也為該校所承認。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到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對英美宣戰，英籍教職員被關入集中營為止，一直有英人執教並掌管校政。在這一段時間，日偽勢力迄未深入校中，學校也儼然自成一個範圍，譬如說用公元紀年而不用偽國年號，在當時的偽滿是絕無僅有的特例。學生們也自我陶醉於這一層庇於外人之下的學園。但這不是說日偽放過了這所學校，而是對這裡面的國人教授和學生監視的更嚴。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李頓調查團到達東北，校裡一群愛國的青年教授致函調查團，對九一八事變的真相有所陳述，事為敵偽所悉，於是大事逮捕，這些教授以後走避關裡，曾在國內許多大學及醫院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淪陷下的東北，漢奸走狗不少，愛國志士更多，反滿抗日的志士不是敵偽能捕得完的，這是敵偽統治東北十四年中，動員警憲最多，仍最不能安枕的一件事。尤其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一次大檢舉，破獲抗日地下組織，大都是年輕的大學學生，使敵人戰慄震驚。達摩醫學院中有兩位女同學，因這次事件被捕。也就在這次事件以後，我們在這學校之內的工作更加積極，組織也日漸擴大。

這是東北淪陷時期一座和其他大學不同的學校，如前所述，因英籍教授在校任教及管理校政，日偽勢力未能深入；又因據基督教會所立，所以宗教氣氛濃厚。到這學校裡來讀書的學生有的是厭惡日偽教育的青年，有的是基督教徒。前者則有的是逃避現實自我陶醉的人，也有的是反日思想最烈的份子。這學校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學生人數少，每班不過廿五人，全校的學生不超過兩百人，所以不論是高年級或低年級的學生，都易於互相結識。民國廿九年秋，由展光、履謙、岳嵐、萬贊等同志在學校裡掀起了連串的活動。有早操團，話劇團，攝影研究會等等，激起這些青年朋友們的蓬勃朝氣，也就藉着這些

活動來吸收同志。大體來說這些作法是成功的；在這樣一個學生不超過二百的學校裡，二、三年間能有十幾位同志，比例不能說是不大。民國卅二年秋，岳嵐、履謙和篤實三位同志先後奉派到後方受訓；他們都是這個學校的在學學生。次年春天相繼歸來，在學校復學，繼續以學生身份為掩護，但未幾為敵偽特務找出線索，乃放棄學業，轉入地下，參加「省方」核心組織的工作。稍受訓的機會秘密携回。總處所著出版未久的「中國之命運」，成為地下工作轟動一時的大事。

遼寧醫學院的秘密組織名稱，當時是叫做覺覺團。民國三十三年冬，省方徵求女同志專任地下工作，立華繼志仁後，亦應徵前往長春。加上由脫獄流亡而牧羊歸來的傑生同志，到此時期，覺覺團的弟兄們，受徵召而放棄學業，脫離偽職，擺脫家庭，參加省方核心工作的已有七人。說起來，這個團體可以算是地下時期最成功的一個單位組織，對整個地下工作的開展也有極大的貢獻。每個團員，儘管個性不同，但均對工作認識深刻，潛沉持重，表現卓越，亦可稱作當代革命青年的典型。他們在地下時期均能積極用命，勝利後又皆能返樸還真。張光同志為覺覺團的創始人，他是在民國卅一年冬畢業之後即參加省方工作的，也是同學中工作最努力的一人。他曾導各縣市的工作，以後且擔任黑龍江省黨務專員，足跡遍及遼、吉、黑、熱四省，責無任鉅；直到五二三策難為止，他才放下了這一副重擔。

提起地下工作來，不但為許多人所漠視，甚至為某一類人所不齒。在抗戰剛剛勝利的時候如此，就是現在所能讀到的許許多多文章裡，仍然是頗多侮蔑之辭。除了一些冒牌的以外，雖不敢說做地下工作的人都是甚麼英雄人物，但不能否認的在東北的地下工作，尤其是我所知道這一群青年（當然是青年，到抗戰勝利的那年，我們的負責人也還不過是三十幾歲。）無不是自動自發純潔的革命者，他們為了抗日不辭犧牲一切；包括他們的家庭與事業，愛情和生命。東北距離後方太遠了，淪陷也太久了，回憶當年「孤軍奮鬥」的情景，一幕一幕仍在眼前。我們常常以發揮辛亥革命精神互相勉勵，因為不如此就不

足以言現地抗戰。我們愛國，也更愛家鄉，所以要抗戰就不能離開東北，不能遠走後方；因為現地抗戰乃是我們不可推諉的責任。可是到了抗戰勝利，抗日成功之後，黨的工人雖然安大量的工作人員，但許多同志却都回到了自己的本行本業；做工的又去做工，經商的又去經商，教書的又去教書，沒有完成學業的學生們又都回到了學校。所以如果有人把東北當年的地下工作與通常的黨務工作來比，必是謬之千里。二十年來「小河沿」的同志們莫不都先後回到了他們的本行，恢復了原來的身份，現在除了放在大陸的不說以外，來到臺灣的也莫不都在行醫濟世。

說了遼寧醫學院，就不能不說一說施醫院；這所附屬醫院和學校來比，其規模不能說不大了。當時的床位有三百七十五張，除了供給學生實習以外，還有護士，藥劑師，和檢驗技師的訓練，也都是藉着這所醫院來完成的。在這樣的一個龐大的組織裡當然也有很多同志掩護在裡面；有的是醫師，有的是護士，有的是其他職員；如果談本組織在瀋陽的工作，就無法不提到這所醫院。除了以上所說的人員以外，最顯著的一件事：就是它也是組織設在瀋陽的一個重要通訊處，除了當地以外，從關裡甚至是後方寄到瀋陽的信都是由這裡收取的。因為在醫院大門過道處，有一個開放式的信插，凡是病患者來信都放在這裏。工作上的信件便有了魚目混珠的方便。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的中午，日本天皇詔書的廣播，使淪陷了十四年的瀋陽確實知道了日本已無條件投降。就是在這天的下午，小河沿遼寧醫學院的五層大樓的旗桿上飄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是經過十四年暗無天日敵偽統治後在瀋陽升起的第一面國旗啊！無數市民團聚於學校的四周，仰望著這面旗幟，熱淚盈眶。

離開小河沿已經十八年了。民國四十八年，蓋爾文教授曾從蘇格蘭寄來一封信，才知道遼寧醫學院已經解散，英籍教授都已回國。昔日小河沿上，綠蔭叢中不時出現白衣飄動的中外教授和學生的景象不

會再有了！但，小河沿啊！你將永遠活在我記憶之中。（民國五十四年七月於臺灣之嘉義）

## 西豐赴國難·南臺憶親情

顏春霖

赴國難，齊向前，矢志挽狂瀾，抗敵禦寇拒強權。正氣如虹貫日月，媲美前賢。憶親情，痛悲楚，含辛撫弱孤，一生當盡人間苦。親恩似海難圖報，淚血模糊。

余生於民國四年，適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啓端；九一八事變，尚在中學攻讀。七七抗戰，烽火四起，國難當頭，青年奮起報國，紛紛走奔後方。余以慈母在堂，不能遠離，乃決意潛回家鄉，滲入偽縣級行政組織，從事地下抗日工作。驟然視之，勢如踏入甕裡籠中，但以存心救國，壯志得酬，反有海闊天空之感。救國事親，得以兼顧，亦忠亦孝，不禁沾沾自喜焉。

數年抗日奮鬥期中，屢遭暴敵檢舉，殉難同志，不知凡幾；但壯志凌雲，前仆後繼，革命救國風潮，瀰漫白山黑水，竟成敵偽心腹之大患。於此驚心動魄，有血有淚之經歷中，吾儕同志，為國家竭盡忠誠，犧牲奮鬥，雖赴湯蹈火，猶覺心地平靜；固為得其所矣。然牽累家族離散，父母憂懷，肝腸寸斷，血淚斑斑，其悲慘之情狀，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也。爰將吾等抗日地下工作期中，親長血淚實情，以余個人耳聞目睹，與夫自身體會，縷述數端，略抒思親之忱。

家父業商，於民前三十五年自海城縣遷來遼外，卜居拘虎（前清圍場，置縣西豐）殖荒，亦農亦商，家足溫飽。不幸以肝疾棄養，余僅八齡，胞妹祇三歲，一家三口，孤苦零丁。吾母性格剛毅，因知勉行，家務一身任之。平素好施濟困，善處鄰里，常以「有飯送給飢人，遠親不如近鄰」之俗諺相勉。是

以人雖孤寡，門祚未衰也。吾母愛余至深，教余至嚴，時曉以刻苦自立之道。余家地處僻鄉，當日讀書風氣未開，里中親友子弟多以農為本務，吾母未嘗泥於獨子必須守侍奉親之古俗，乃送余至縣城讀書。時余年幼，家食宿不慣，思親尤甚，曾幾度逃學，均遭母嚴叱鞭楚，於噙啣聲中著人送返學校。余行至家右山岡，回顧家園，見吾母尚佇門遙望，當時幼稚心靈尚未能體會吾母「打在兒身痛在娘心」之苦衷，殊可悲也。

## 二

為掩護工作，二十八年春滲入偽西豐縣公署，先後充視學、地方職員訓練所主事、教育股長等偽職，以迄於抗戰勝利。三十一年，吾縣地下工作領導人趙心石同志，銜命去後方，委余負責現地工作。由於偽職之便，接觸至廣，舉凡縣公署、鄉鎮公所以及各級學校幹練人才，均趨物色吸收而納入組織。余以工作重秘密，瞞蔽吾母，向未稟明，兼亦恐使之徒增憂勞耳。然以工作日繁，與同志往來亦愈密，省方人員呂文毓、潁川等同志，以督導工作常來我家居停，似此過從頻繁，往往密談至深夜，其嚴肅之神情，迥非泛泛之交所可比；自易被吾母察覺，然未嘗查問其詳，慮恐擾亂吾等心思也。一日潁川來吾家，於進餐時，（徐樹曉同來吾縣掩護避居，時亦在座。）吾母神情嚴肅，顧余而語潁川、樹曉曰：「爾等所為，吾雖不懂，但知是好事；千萬要小心。……」吾等搪塞其詞，支吾言對，仍未據實以告。吾母所受教育不多，然深明大義，潁川、樹曉均為之感動不已。吾母退而耿耿無語，然其內心為吾等懸揣不安，憂心忡忡，可想見也。之後，未曾再行查詢，並未加阻撓。余亦以有此賢母為幸為榮也。

## 三

三十四年五二三事件，我縣被捕同志計二十一人；余亦與焉。偽警憲於監送吾等入獄後，復送至各同志家中搜查，余家存有抗建文獻及其他秘密文件多種。余入獄後深恐為敵偽搜出，焦急萬狀。越日警

憲傳訊時，未見出示文件物證，頗為欣快；雖經多次酷刑拷打，以無左證，因得從容答辯；而株連之同志亦止於最少數目。嗣後始悉：於余被捕後，吾母立即在家中到處搜索，將分藏於各隱密角落之文件，持數搜出，親友均主張以火焚毀，吾母認爲此等書刊得來不易，日後或將有用，乃妥慎埋藏於蔞草堆地下。勝利後掘出，雖經土粒水浸，部份殘缺，惟以其歷經大劫，更足珍惜，以之展示同志親友，莫不讚譽吾母之有識見也。當余被捕時，吾母並未因之驚慌失措，而能鎮定如常，妥為處置，構成一種安定力量，其應變之睿智，洵非常人之所能企及也。

#### 四

余在獄中，數經日人警憲審詢，備受酷刑。某次係省警廳特務施行疲勞審詢達五小時之久，並施以過電、灌凉水等酷刑。痛絕之餘，乃故作暈迷狀，敵特復以煙蒂焦燒臂膚，余忍痛不動，彼確信已暈絕，始罷。獄警扶持送余返獄途中，適值天雨，遙望吾母於雨絲中踉蹌迎面撲來，余恐為母瞥見刑後驚狀因而傷情，乃極力推作，故意告國人之獄警曰：「吾體力很好，勿勞扶持。」吾母見余狼狽慘像，內心雖痛楚萬分，但仍故作剛強，換余問長短，並謂：「法不責衆，尙應堅強應變，注意健康，我家祖宗有德，吉人天相……。」伴余至獄門，吾母實難再抑制內心悲痛，不禁老淚縱橫，旋泣不成聲，兩水浣水，令人難辨。此時余亦頓足捶胸，痛心疾首，較諸酷刑加身猶有甚焉。獄警聞言見狀，亦深為之動容，戚戚然不知所措。

斯晚，飲食難嚥，思及邦國未成身將死，空留寡母無限悲！國仇、家恨、親情，交織刺痛，不禁涕淚縱橫，悲憤填膺。數日後，聞吾母憂思積慮，深夜不能成眠，竟患心臟病，時高齡已六十有七，且懷性悲痛，不能自己。

#### 五



八月十二日淩晨，偽警憲將吾等廿一人解往西安（光復後改名北豐縣）監獄，蓋以戰局對敵不利，行將投降，日寇惟恐因吾等而引起地方暴動，而西安有日軍駐紮，可收鎮壓之效。適於吾等啓程之時，吾母居家忽於夢中驚起曰：「吾兒等將被解往他地……。」乃披衣扶杖，欲往探視，晤兒最後一面，當被家人勸阻。噫！人果有靈感乎？夢境果能與事實相接耶？抑或親子至情，心神可以相通耶？誠不可思議也。

越三日，日本正式宣詔無條件投降，吾等於狂歡聲中，以勝利者姿態還鄉，慈母釋念，親友歡欣，誠意中事也。後月餘，趙心石同志（心石係余鄉鄰，中小學同學，在日本東京高師讀書時，參加抗日工作，二十八年回本縣中學任教，負責我縣工作，三十一年去棧方。）自北平歸來，首至余家，向吾母親拜叩頭謝罪，並謂：「小任介紹春霖參與抗日組織，不幸蒙難入獄，致累伯母憂傷成疾，罪莫能贖。」吾母扶撫心石，僅云：「余甚高興。」語尚未畢，即熱淚盈眶，泣不成聲矣。時在場三五同志均為之感動淚下，久久不能自己。親情也，友誼也，道義結合乳血交融也。此一情景，策劃腦際，畢生難忘。

心石同志僅同年四月間，自後方銜命返東北現地，遠趨北平時，以身份不明，為日本憲兵隊逮捕入獄，隻身囚處於一暗室，凡五閱月，人地生疏，消息隔絕，其痛苦之情境，又豈吾等集體幽囚於鄉里者所能想像耶？

## 六

先後不久，俄軍進駐，社會秩序紊亂，繼而入路軍擾，地以方無力維持，黨部決議同志退出縣城，在四鄉潛伏活動。余不肯離家索母以去，吾母慨然曰：「汝嘗本初衷，盡力圖是，勿以私情為掛，須知志孝不能雙全……。」余連言拜別以去，吾母遙送至街口，再三叮囑：「遇事謹慎，機警應變」。佇立街頭，望余以去，其愛子之情溢於言表，念子之恩沉於心底，鉅軒此時一別，竟成永訣矣。

之後，東北各地情勢，日趨惡化，為工作之聯繫，余奔走於四平、長春、瀋陽各地，年底復遷四平，傳聞吾母宿疾復發，幾經託人探視，以吾母已往鄉間族宗處避居，而未獲確息。舊年正月某日凌晨，余似睡似醒中，耳際清晰聞得吾母在微喟呼喚：「余將不久人世矣，萬勿悲念！」猶似在以手撫余額角。吾驚醒坐起，語音尚縹繞在耳，而室內寂然，同室諸人猶在夢中。噫！夢乎？靈乎？夢是見其形像也，靈是聞其聲音也。余憶及幼時曾讀「夢見媽媽」一文。文中記述一小兵睡臥戰場見其母來撫其額角而悲泣。為炮聲驚起始知為夢。寫盡思親之情，原即深刻心底，一時浮映腦際，反覆誦讀，不勝戚戚！日間語諸友，皆勸以：「夢是心頭想，何足為信？請勿多疑。」余暗自忖思：此非夢也，確為吾母之語音也。但轉念誰無父母？親心皆同，故不願以一己念母之私，傷及諸同志之士氣，乃默然疑在心頭，憂在心頭，未能或釋也。

三十五年四月，國軍由瀋北上，為收復四平而採迂迴戰略，取道西豐，余隨軍回籍，始知吾母辭世已廿一日矣。此一青天霹靂，使吾痛不欲生。嗚呼！吾母因余入獄而憂思成疾，為余流徙而沈疴復發，病逝而吾不知時日，未能親視殮葬，亦未盡塵墓之哀忱。親恩似海，昊天罔極，僅二十一日之差，未能見生母一面以送終，蒼天何其無情耶！

方余還鄉，原擬本「母在不遠遊」之古訓，決定定居本縣，從事工作，救國事親，亦忠亦孝，不棄竟成泡影。於今靜夜自思：鄉國全陷匪手已達十六年之久，深慮個人貢獻極微，可謂未盡其忠；對慈母也，累致憂腸寸斷，心碎以終，可謂未盡其孝。不忠不孝，此心胡底？祇有飲痛終身矣！

## 柳邊抗敵紀實

馬嘯風

「我們願將之貢獻於國家——生命、熱血、眼淚。」

「我們願以碧血染黃沙，願以熱血灌溉祖國的原野。」

「我知道我是你們日本鬼子的刀鞘子，請你們捉住我時，不要客氣。」

這是二、三十年前的舊話了。每當我想起這些話時，心中就有無限的感慨，深切的隱痛，不住的激動及等量的驕矜。這情緒，這思潮，在我的心源深處起伏著，激蕩著，很久、很久……是的，我們那時要貢獻出一切，與敵人拼命，準備隨時為國犧牲。往事啊！被時光揉碎的往事，每當我展開我所珍藏的回憶時，那一幕幕緊張激烈而傷痛的情景，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眼前；緬懷舊夢，無任愴然！想起那些為國捐軀的志友，後死之慚，使我心中深感不安。有人說：回憶是苦澀的，但我甘願沈溺在這苦澀的况味之中。

我的故鄉——康平，是瀋北一個偏僻的大縣，位於柳條邊外；民風樸厚，物產豐饒。民國二十年九一八變起，人心為之騷動，謠言紛傳，惶恐不安。適有縣人高蔭周由關內返來，與縣長張維周密商要事。我聽到這消息後，便與同學二人，夜至高家求見，承他父親高老先生（道德會會長）即為介紹。我們開門見山地問他此行任務，他坦誠地告訴我們說：「我是奉命回來籌組抗日救國軍的，要在遼北策進一帶發動抗日。」又說：「我是日本士官出身，回國後在東北軍裏作了多年的事。我深知日本的國情，這次事變，不是偶發的，更非地方性的，乃是日軍蓄謀已久一項有計畫的行動。所以不可能僅憑交涉就可以解決。日人要藉口在我們東北設立偽政權，好作他們侵略的掩飾。政府派我們回來，籌組抗日救國軍

的目的：一則可以擾亂他們的佔領區，激發民衆抗日情緒，組織民衆，對日作長期抵抗。二則可打消日人所謂東北人民建立政權係出於自願的謊言。因為既然有了民衆武裝抵抗，就可以證明他們的侵略行為，以匡正國際間的視聽。我已與張縣長談好，以本縣作根據地，先以縣警察隊及民衆自衛隊作基幹，然後招兵買馬，擴編抗日救國軍。你們是青年學生，學生是最愛國的。我希望你們幫助我工作，把你們認識的同學青年們都找來，我們來共策進行。」我們三人立即答應了。以後就隨同高專員積極展開籌組抗日救國軍的工作。由我負責宣傳，率人赴各處開會演講，貼標語，散發單，喚醒民衆，鼓勵青年參加抗日救國軍。這年冬天編組成漢、蒙抗日救國軍（一般人稱爲義勇軍）約兩萬餘衆。設專員行署於康平縣城。由公安局長諱永和任警備司令。（由警察隊擴編而成）司令部設於縣政府內。編組竣，即分頭行動：西收彰武縣，切斷打通路；進西通熱河阜新縣（時熱河省尚未遭日軍佔領）。南進打虎山受阻。北上收通遼縣；與東路出發的蒙軍在通遼會師。這時已能與熱河省開魯縣相通；後由此路得到不少補給。南路收復法庫縣，逼近鐵嶺附近及瀋陽北郊；西南進襲新民、黑山等地。東渡遼河，屢攻開原、昌圖、梨樹、遼源各地。因無重武器，不能攻堅，祇以游擊戰，因擾敵人。並到處破壞鐵路、橋樑及其通信設備，擾亂其佔領區治安。在宣傳方面：與軍事行動相配合，每到一處，即召集當地民衆，講述日人暴行，激發民衆愛國心，號召人民群起抗日保鄉衛國，青年們多有參加抗日救國軍者。並大量散發宣傳品，藉資鼓動人心。同時在瀋陽購買印刷機，於皇姑屯賃屋設立小型印刷廠，秘密印製抗日宣傳品，派人分赴敵人佔領區散發，暗中積極展開宣傳工作。

民國二十一年春，奉命改組爲第五軍區；軍區下設八處。三月初，在康平召開第一次救國大會，到會各地抗日代表及漢蒙抗日救國軍各部隊長，約二百餘人。會中由後方前來勞軍的華僑代表化名國而家者演講。他痛述日人強暴及對我侵略史實，講述當前國際情勢及民族自救等問題，講到激昂處，聲淚俱

下，感人至深；與會的人亦多有被感動失聲痛哭者。當時慷慨激昂的情緒，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東北同胞愛鄉愛國熱情較其他各省，絕不遜色，保鄉救國，尤不後人。會中決定：籌備軍需，廣攬人才，重新整編抗日救國軍。並派幹員赴吉林省境山區收編各地散在的義勇軍，期能充實抗日軍實力等重要事項。會後積極準備，策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夏初出兵收復遼源縣城——鄭家屯，有少數日本守備隊，稍作抵抗，即乘車南還。我軍本擬由此前進收復贛榆、開通等縣，切斷四洮路，使收復區擴大。不幸於我軍進城時，有當地不肖份子，乘機混水摸魚，擾亂部份商民。親日漢奸竟以此藉口，將抗日軍實情，秘密電告日軍。二日後日軍由四平街大舉北上，於鄭家屯郊區激戰半日，我軍因火力不支，傷亡慘重；被迫後撤。遼源自衛團隊數百人，因參加我方與日軍作戰，亦一同退出；後編入抗日救國軍。

經此次挫折，我軍決定暫不攻城，仍以游擊方式，進擾各地。二十一年秋，我軍已擴編至三萬人。秋收後，正擬有所行動。十月初，日軍分三路來襲：一由彰武方面來攻我右翼；一由四平街來攻我左翼；一由瀋陽、鐵嶺兩地來，以鐵甲車作前驅，直撲法庫、康平。我軍當即分路抵抗，因火力太差，僅憑士氣英勇作戰。為阻擋鐵甲車，鋸倒很多大樹作障礙物，並挖深溝，阻礙其前進。惟日軍出動飛機數架，輪番掃射、轟炸，我騎兵因白日不敢行動，馬匹死傷累累。最不幸的是：高專員親赴前方督戰，被日軍包圍，戰敗被俘，先被囚於瀋陽，嗣即不知所終。消息傳來，軍心渙散。日軍合圍，在康平縣城雙方激戰，抗日軍傷亡甚衆。此時已群龍無首，各奔東西：英、田兩司令率屬突圍，遁入吉林山區；董軍司令包善一早與日人暗通關節，此時乃正式投降；營備司令譚永和率衆萬餘，向北退至科爾沁左翼後旗境內，徘徊兩晝夜，散失數千人。有的逃歸鄉里，潛踪隱匿；有的化整為零，重打游擊。迨日軍追及，方西走阜新，行至彰武北馮家窩堡，被日偽軍包圍，激戰一晝夜，傷亡甚重，部衆乘夜突圍西去的僅七百餘人。一年來聚合數縣的抗日壯士，到此已傷亡星散零落殆盡。至今思之，猶有餘痛。

先是專員行署的人員，與譚司令一起退却，沿途多逃散。我與同學二人，在馮家高堡被圍時，宿於農家。戶主見我三人是青年學生，不是武裝戰鬥人員，認為隨軍突圍太危險，勸我們留下，俟戰事過後再行他去。我們起初不肯，經他家人婉勸，纔同意喬裝為其傭工。手臉用鍋底灰塗擦，穿上破舊衣服。他將我們衣物、手鎗，藏於炕洞中。翌晨，日偽搜索隊來，我正在草棚中割草。一漢奸見我生疑，詰問我說：「你是義勇軍吧！你不像莊稼人？」我笑著回答說：「我不像莊稼人，你看我割的草多細，不信你來割割看！」戶主老太太過來替我辯解說我是她的孫子。在城裏學過手藝，所以看來不太像莊稼人。但若非莊稼人，又怎會割草？此時，由外面帶進一批被俘的抗日軍，叫他們遞戶認人；有的被打的滿臉是血，狀極可憐。幸而他們都說：「這裏沒有我們人。」搜索隊才離他去。那兩個同學，被主人送去後院大穀倉中，清理穀物，搜索隊匆忙沒到後院查看；他倆真是大幸，未被盤詰。那天，抗日軍被俘者甚衆，又將傷患者，一併帶至望外射殺。渡過一日，主人乘夜用驢車將我三人暗暗送出。行至半途，謝過主人，遺驢車回去。我們又恐怕在一起行走，令人起疑，便分手各奔親友去了。我行至康平縣境，到一遠親家，方知日軍在縣內正大肆屠殺。凡與抗日軍有瓜葛的，皆被搜捕。如認為有抗日嫌疑的，拘捕後便嚴刑逼問；林連牽引，到處捉人。被捕的皆遭殺害，無一律免。日軍殺人多在夜間，先令被害人自己挖坑，然後日軍用刺刀或軍刀將其殺死掩埋。僅在康平縣政府後院中，一夜即埋殺數百人；他處殺害的更多。我派人探知家人皆已逃走外縣躲避，便託親戚轉告家人，我已平安無事。於是轉往瀋陽潛伏。

民國二十二年春末，英、四兩司令為報前仇，率衆由山區出來偷襲康平；拂曉攻入縣城。此時日本守備隊已撤走，僅有警察隊守城，被抗日軍擊斃甚多。並生擒日本指導官南竹治，召集民衆，屢數其罪，拉至南門外正法。群衆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抗日救國軍萬歲！」一時人心大快。抗日軍如康平不可守，祇駐留一日，復行退入山區。縣內青年多有隨軍前往者，這種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抗日精神，充分表

現勝民志貞與剛毅本色。

此後，康平最受日人仇視。選派兇狠的警特，以高壓的手段殘害縣民；爪牙遍佈，特務橫行。僅以「思想犯」三字慘遭毒刑殺害的，實已無法數計。更以通匪、隱蔽私槍等罪名，羅織成獄，株連所及，動輒千百人。輕則遍施酷刑，俾免一死；重則捕後失蹤，枉被殺害。當時的偽警察機關，縣人稱它為：「閻羅殿」。偽警官特務有：「張剥皮」、「劊子手」、「張六閻王」、「李小鬼」、「王八屠戶」等等肆流；其兇殘可以想見，其罪行罄竹難書。漢奸比敵人更可恨，因敵人各為其國，為目的可不擇手段。但漢奸是中國人，他們身上流的是中國人的血，他們無恥已極，忘了祖先，忘了國家族，甘心作敵人的走狗，來摧殘自己的同胞。後來我們地下工作同志，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借敵人之手，懲治漢奸。」相約如不幸被捕，一定要繪聲繪形供出一些漢奸來，以他們來頂替同志，使同志們有閉風躲避的機會。同時，也請君入甕，使這批漢奸走狗嚐刑訊的滋味，為人民出氣。

日人在康平嚴行「警管制」。每一名警察負責監管若干民戶。居民的生活、思想、言動，都在他監管之內；人民的自由大受限制。居民遠出，及家中來遠客，或由近處來的客人要住宿時，均須向當地警察機關報告。警察時常於夜間按戶檢索，或對居民來個「非常召集」；如有違犯其規定者，必受到嚴厲處罰。在居民中，凡偽警察認為思想不可靠者，即加以「要注意人」或「要視察人」等頭銜，簽名上冊，由警特時予監視，嚴限制其自由；形同軟禁。其人如言行偶有不慎，即被警特拘訊，或由此失蹤。被捕的人，無人敢去探問。人民在高壓恐怖中生活，動輒得咎，苦不堪言。總之，康平縣人民在偽滿時期所受日人的仇視及迫害，實較其他敵偽統治區更為嚴酷。縣民對此血債深仇，永遠牢記在心，絕不屈服，絕不甘作順民。就以地下工作來說：康平同志所表現的是多麼積極？工作推行多麼順利？黨務發展之快，參加人數之多，實不遜於其他各縣市；這是有其前因的。猶瓜引蔓，溯本求源，所以我不能不

從頭寫起。

二十一年冬，我逃到瀋陽後，一方面設法打聽抗日軍消息，一方面將前設之小型印刷廠遷移，並變更名號，仍對行營業，暫停秘密宣傳工作。對逃來瀋陽的難友，盡力予以資助。我在瀋陽潛伏一段期間，後至長春。有友人欲延介我入偽文教部任職。我曾以詩明志，中有：「高飛欲作兩歸雁，擇適寒枝不肯棲」之句，友人乃作罷。以後我來往於長、瀋、哈爾濱等地，希能結交志士，期有另外發展，但多不順利，心中苦悶不堪。

民國二十五年冬，家母病重，思子情殷，「我是獨生子，以前曾有人約我一同去後方，我因親老為念，故不克同行。」家人託偽縣公署內務局長鄭欣代為設法疏通。偽警局准許我歸鄉家居，不替既往，但不許再行逃出。我乃歸家奉母，閉戶讀書。

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我與詩友數人，時以詩詞酬唱，暗結「柳邊詩文社」，以吟詩填詞作掩護，秘密研討國事，關心時局，擬使機有所行動。一友人在縣教育會任職，他創辦一刊物，刊載詩文。我們藉吟咏及文藝，以結交知識青年，暗中吸收詩文同好者為社友，借機啓發其民族思想，國家觀念；激以民族正義正氣，使其認清敵我。經數年默化潛移，在縣內教育界知識層中，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民國三十年，康平本黨同志與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取得聯繫後，抗日地下工作，又復積極展開。三十一年，將「柳邊詩文社」改稱「柳邊通訊社」。積極推展秘密宣傳工作，期以喚醒民衆，重振國魂。積極吸收同志，特別向偽組織中遼層滲透。我們多一個活細胞，就是敵人死掉了一個細胞；如此一消一長，用以癱瘓敵偽組織，使之麻木不仁，予敵人以無形的致命打擊。所謂：「以組織學破組織」，此一策略，正是我們地下工作最大的成就；也是一般人所最易忽視的事實。所以「宣傳」「滲透」是我們十大工作中最重要的兩項工作。



記得在一個秋天的晚上，我獨自匆匆走入一條幽暗而骯髒的小巷，進入一間矮小而黑暗的房屋，燈光如豆，室內顯得有點冷清。炕上坐着一個青年人，他身穿黃色「協和服」（偽滿公務員服），神態莊重，剛毅中帶有幾分訥氣。我站住，望着他，他也望着我，許久、許久……我們二人都未講話。我心在激動，血在沸騰，情感已無法抑制。稍後，我鎮靜一下，一句話脫口而出：「我今天見到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當時都叫滿洲人）不自主地我倆的手緊握在一起。我失聲痛哭，胸中多年的鬱積，一下子宣洩而出。這突聲，這淚水，是悲、是喜、是難過、是積累多少年來的辛酸苦痛，一朝湧洩而出，我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安慰我，慰撫我，鼓勵我，和我講了一夜話；我倆一夜未眠。他有淵博的學識，高遠的見解，超人的智慧；他熱誠、豪爽、忠貞、正直，我對他真是欽佩、讚許，感佩極了。我倆相見恨晚。他告訴我他的化名叫王子旭（後知本名呂文鏡），我告訴他我化名叫王鐵魂。（地下工作時期，均不發生橫的關係，同志間互不知真實姓名。）

又在一個深秋的早上，我們四人分路悄悄地走進金山堡東南的一個山溝裏。時西風夾颯，黃葉飄着，北雁南飛，鳴聲淒楚。我與曹森、張堅白三人面南並立。我們入黨宣誓典禮於焉開始，由曹導員王子旭監誓。我們將入黨手續辦好後，把文件當場焚化。曹監誓人向我三人說話時，陽光由疎林透入，照着每人臉上晶瑩的淚珠，這是我們激動、喜悅、興奮而流出的淚水。但我們的心情却異常沉痛，困難未解，任重道遠，我們誓志獻身黨國，冒險犯難，矢死弗辭，青天白日，永繼此心。當時情景，至今猶歷歷如在眼前。

我負責複製各種小冊子，以供當地及曹導員應用。這類工作，在自己家裏做自較為方便。為掩護計，（不僅對外，對家中人也不能使他們得知。）我開始研究易經，辨識甲骨文字，寫先秦學術史。櫃子書籍，堆滿桌前，稿紙卡片，凌亂雜陳，熟人皆知我在鑽研古籍，互相轉告。暗中監視我的警特，知我

終日埋在故紙堆中，不會有何作用。放好煙幕後，我日夜加緊工作，白日研讀古籍，寫稿子，夜間趕製小冊子。將零碎字紙，隨時焚燒。一日，我老祖父（時年八十）問我：「你常燒的是什麼？」我扯謊說：「寫廢的稿子。」他老人家笑笑，沒再問下去。

有一天我沒在家，管區警察同一個便衣特務來我家，偽稱調查戶口，走進書房，我老祖父正坐在寫字檯前看佛經（以前他很少進書房）。老人家看他倆進來，便招呼他們坐下，摘下老花眼鏡，和他們談話。問那便衣姓名及家住那裏，他回答後，祖父便說：「我到過你家，認識你祖父，他是一個老實人，他好嗎？」那便衣特務問起緣由，我祖父告以：民國十九年遼河大水災，我祖父前往放賑糧時到過他家。並略述他家當時情況。那便衣特務想一說：「對的，有這麼一回事，那時我年紀小，不知道是您老人家。」回頭對那警察說：「十九年大撈，我的家鄉受災最厲害，多虧賑糧救活了不少人。」轉過對我祖父說：「今天能見到您老人家，我真高興，回家時我一定對我家鄉人說，在咱處放賑的那位老善人還在呢。我祖父早死了。」又講了一陣客氣話，他倆才離去。事後得知，這次是警署特派新來的特務（受「特高」訓練的偽警尉）偵察我，本來預定搜查，但經過談話，他對我家頗有好感，回去報告的很好的安靜。俗語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人應多種善因，自結善果。我回家後，祖父僅告訴我一句話：「要小心」。祖父是有心的人啊！

日本自發動太平洋戰爭後，大肆「徵發徵用」，使東北人民痛苦不堪。偽滿後期，經濟統制，公務員待遇菲薄，生活很苦，政風逐漸變壞。這時我們宣傳滲透工作，發生了作用。暗中教唆人民向偽職人員送禮行賄；並囑任偽職的同志們，還機暗示人民，對公務員要送禮行賄，辦事方能順利。吹噓鼓動，漸成風氣，賄風一開，綱紀瓦解。偽滿末期各地貪風很盛，但沒有像唐平芭並實行，公開授受，視為常

然的。即日本人也不例外，同樣貪污。這裡面原有人為的因素在。

人民最感痛苦的是「糧穀出荷」（徵糧）。有的人家如按攤派數目送糧（按土地面積攤派），便無法生活，更不用談下年耕種了。但向主管者行賄後，可少送少報，摻沙摻水，拖欠尾數不送；即大戶人家也可用行賄瞞騙，少送若干。其次是「勤勞奉仕」，凡壯年人（公教人員除外）都有出勞工的義務。到遠處開山、採礦、挖煤、溝河、修壩、築路及在國境上作防禦工事等。去的人因勞苦過度，食物太壞，多有死亡的。這也可向主管者行賄，僱用短工，頂名前去，半途跑回，也算銷差。這事鄉人戲稱為：「催跑」，有專門做「跑」的，成了一種職業。有人一年替人出勞工七次跑回七次，到達現場工作不久，便跑回來，再另替別人去。主管者既已受賄，自不再追究，對上搪塞了事。他如：獻錢、獻血、娶老氣、娶蒼蠅等等，只要行點小賄，都可以作假瞞騙，或拖延了事。總之，只要肯送禮行賄，都能變「魔術」，大化小，有變無。一縣公務員人人貪贓枉法，因循怠職，行政自然麻痺，組織也就癱瘓了。

三十三年，準備將黨務進入半公開活動，我們的工作更為積極，健全縣黨部組織，增設區黨分部，吸收新同志，加強宣傳滲透工作，並擬定分批訓練幹部計劃，對勝利之來臨，已擬妥應有的準備及應作的事項。

三十四年五月初有由華北來的馬戲團，在康平縣城表演數日。演員上台時常唱一首「五月風」的歌，這首歌流行很快，到處都有人學唱。馬戲團離去後，這首歌仍在流行不絕。這事引起縣警務科特務股的注意，派人四出調查。五月十八日晚，有張、李兩志友專程來訪。據他倆相告：這幾天特務們正在調查「五月風」流行歌的事，風聲很緊。馮我：小冊子應藏好，不要存在家裏。我告以：小冊子早都不存在家中，另有藏處。我切囑二人，特務們恐是放煙幕，裏邊或另有文章。省方督導員很久未來，（請參閱趙福春附記）黨務自準備半公開後，吸收的人多了，就容易出破綻。我建議由現在起，要提高警覺，

幾位負責同志不可宿在家裏，因為警憲抓人都在夜間。請他們回去告訴書記長叫他特別謹慎。最好過幾天借機公出，避避風頭。並通知所有的同志都要提高警覺，不要出一點破綻，要萬分注意。翌晨，他倆回縣城；將我的意見轉達給書記長，張同志果然借機公出，得免於難；李同志在家即遭逮捕。二人走後，我即派人秘密通知附近的各同志，促使他們注意。同時將所有宣傳資料文件另行儲藏，準備必受時加以焚毀。大約五月二十八日之夜，康平縣黨部書記長張蘊華被偽警務科暗行拘捕。次日凌晨兩點多鐘，日偽警察分頭捕人，天明集中後，即解往鐵嶺。斯日晨六時許，縣城有人跑來給我送信，得知同志們多被捕去。

我當時推測：這可能是一個地區的事，不會是全面的。又想自己好友多已被捕，我們既誓同生死，個人豈可苟活，立即回家，稟明父母（祖父已於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去世），去縣城探看究竟。兩位老人家均不同意我去縣城，令我快快逃避。我騙兩位老人家，安慰他們不要怕，因我在家半點犯法的事都沒有，誓特不會抓我。我不過是去縣城打聽打聽消息，很快就會回來。我口中如此講，但心裏很難過，父母在我身上操心太多了，不孝之罪，將永無補償之日。說着便更換衣服，推車而出。母親勸我別自己去，最好派個人去打聽。我說：「媽放心！不要緊。」孩子追到大門外，我摸着他的頭，俯身小聲囑他：「潘兒！爹不在家，你要好好孝順爺爺奶奶，聽媽媽話，要好好念書……」我聲音有點哽咽，孩子注視着我問：「爹你不回來了嗎？」我眼含痛淚，強作鎮靜地說：「回來！回來！」趕緊上車而去。走出很遠，再回頭看，老母幼子祖孫二人仍佇立門前，以目相送。古人云：「從容就義難」，信哉！

途中找到表弟，囑他快去告知王家，說：「我走了」。（這是定好的暗語，聽見這話立刻告知所有的同志快逃。）行經免甸村林間，突有一人由林中鑽出，喊我下車，原來是樊玉衡。他問明我要進城，便推過我的車，走入林中。邊走邊責：「你去送死！今天早晨同志們多被捉走，現仍在繼續抓人，我們

組織被破壞了。我這兩天未在家，不知有沒有去捉我？我今早得信想先去你家，又怕不妥，我才來這林中等你。如你未被捕，料你必經由此地進縣城，我深知你的性格，你是重友誼，不怕死的，我好攔住你，商量商量。」我疾言厲色地說：「事到如今，還商量什麼，你知道多少年前我就應當死，忍辱偷生到現在，還想苟活嗎？和同志們死在一起是應該的。」他質問我：「你怎樣死法？自己去投索嗎？報到嗎？你想：如要抓你，今早就來抓了。你由家中來，有人抓你嗎？」我說：「遲早會來抓的。」他說：「你根據什麼如是說？蘊華不會供你，別的同志更不會供你，被捉的漢奸也不能供你，你去送什麼死？索情怎樣還未弄明白，你去作什麼？我看：這可能是一個地區的事件，或特務股調查「五月風」搞的鬼。我年紀大了，有三個兒子都長大成人了，我上無老人，下無牽掛，可說是無後顧之憂。我不走，在附近等着，一定要把真象弄清楚了，誰告的密？要把這漢奸查出來。我如不幸被捕，死了也沒遺憾。你年青有為，在外邊跑的年頭多，朋友多；你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負有責任，是死不得的。信我的話，快逃！留得你在，將來好替我們這些死難同志報仇！小鬼子（指日本人）也快完了。」他很激動，熱淚直流，一直催促我快走。我當時很受感動。古人所謂「生死之交」，我們同志就能這樣。但我還在猶疑。這時我們已走出樹林的另一頭，在田間有一熟識的農夫告訴我，方才有一位少年騎馬在找我。那少年剛進入村子裏，樊即追去，我留在柳林邊，那農夫也荷鋤他去。一會兒樊回來招手叫我。前去，見是表弟。早晨我告訴他的事，他回家告訴了舅父。舅父很着急，命他騎馬追我。我三人到一親戚家，舅父已來了，便責我冒失，不該進城，為父母及子女着想，也不應去冒無謂的險。他又說：「你去也救不了他們，也替不了他們，或招來麻煩，與事無補，還是趕快躲躲，以求安全。不要忘了，你是有前案的人啊！」這種大義責備，我只有接受。於是決定出走。勸樊玉衡同走，他不肯，我倆便分手了。我到另一親戚家，請父親來，把我的決定果告他老人家，父親非常高興，半日懸慮這時才安下心，歸家告知我母親，並

送來一萬五千元及應用服裝物品。我想：走前不能不見老母一面，夜半由後門進入家中，拜辭父母。並告家中人說：「不出幾日必來捉我，你們不要怕，可告訴來人說我早跑了，跑到那裏去不知道。並將住在遠方家族及親友姓名住址全都告訴他們，這些地方我都不去，他們找不到我，碰了幾處壁，他們就胡塗了。請放心，我會照顧自己，會平安回來，日本鬼子已快完了。」

我向祖宗靈位及父母拜辭後，即由人乘馬送我出發，先趕察旗，沿途以切斷辦法，（送到相當一段路，由來人將馬帶回，我再另找人送，使送的人彼此不接頭，也不知我的去向，逐步切斷。）到達車站，上車時偷偷買票，喬裝不見任何熟人，這使尾追的人無線索可尋。我當時本想經熱河進關東，轉赴後方。繼又細想，日本已快完了，長城沿線有「八路軍」不安全，不如暫在東北潛伏一段時期，以待時局變化。決定後輾轉至興安省扎賚特旗長山堡小學。（日人以蒙旗地區管制較鬆。）校長是我早年同學，我的家人不知道他。到後，我暗暗向他告知是被捉跑出來的。他早年即知我過去的情形，不用多講，就送我到一靜室休息。晚間承他們夫婦懇切挽留，便以蕭先生（我帶有假身份證）名義來此謀職為由住下。但住了不久，發現此地仍有一些熟人，頗感不便，為免走漏消息或使人見疑，便假說回家，易地至大青山一所小學潛居。（校長是我從前逃難時交的好友。）有時上山去採漢藥——黃芩之類，作為掩護，一直住到勝利。

當我離家出走後，第二日夜半，日偽警憲多人即來將我家包圍，入院按室搜查，將家人集中問明我已逃走不知下落時，便將我父親毒打，當場昏倒在地。我內人見狀要求翻譯求日人停打，用冷水將老人救活。然後他們拷問我內人及佣人，追問並筆錄我各地宗族親友的地址。復又大肆搜查，在書房中搜出我所寫的詩文稿件，日特不分皂白，一律扯毀，並用腳狠狠踐踏，藉示洩忿。將室內所有文具統統搗毀，書櫥玻璃全部打碎，書籍扯毀很多。他們搜查了二、三個小時，未找出可疑之物，黎明時始悻悻而去。

。翌日當地警署來人通知今後不許開大門，隨時會有人前來查詢。（以後曾來過好幾次。）由此我家日夜閉門度日。我母親素來體弱，經此憂患，驚恐過度，夜間不能入睡，每夜坐在南炕上，閉著窗戶，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大門，怕有人又來查詢，如此連續兩個多月，老人家已骨瘦如柴，病體不支。我父親比較達觀，凡事聽天由命，久經磨練，已不太恐懼了。在此期間，警特四出，搜我甚急，即遠地親友，亦多有受到搜查的。有一貫姓警長為討好日人，到各處搜捕我，最為認真，（其他警特多存敷衍心理，出去走走形式就算了。）鄉人都恨他。勝利後不知被誰打死，身上插一木板，上寫「消滅漢奸」四字。（那時老百姓到處找日、鮮、偽警特打。）大家稱快，認為漢奸走狗惡貫滿盈，應得惡報；由此可見當時的人心了。

勝利後，我家雖已不再有警特威脅，恐怖亦解除，但父母仍不知我去向，吉凶莫卜，此時的懸慮，更甚於從前。我常常想：自「九一八」至「八一五」十四年間，由我一個人害苦了全家，使家庭破產，家人遭到長期的折磨，父母所受的痛苦，更是一言難盡，為人子的我，拚心自問，深感慚疚不安。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育我盡瘁，及我長大成人，又為我忍受多年痛苦；我未能盡人子之責，未盡叔水之養，不孝之罪，罪重如山，椎心泣血，難補罪愆。我對國家未盡到志，對父母未盡到孝，一個不忠不孝的人，猶偷生於人世間，蒼蒼者天，其或諒我！宥我！

因交通梗阻，我於三十四年九月末才回到家中，一看遍地匪軍，赤禍蔓延，從前打算在勝利後能作個太平百姓，求回問舍，侍親終老，於願已足，沒想到又不可能了。幸而被捕同志，都得慶生還，平安歸來，此實天佑！大家見面，無言相對，恍如隔世！當時有位蒙難同志調侃地說：「我等是大難不死，必有後苦。」至今思之，這話果然不幸而言中了。「二十餘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這一詞句恰好是我們今日的寫照啊！

趙福春附記：余自受命接替康平連絡工作後，每隔月餘即去康平一次。康平位柳條邊牆之北，俗稱：邊外。由鐵嶺去法庫，長途汽車日有班車一次。出法庫門去康平，則須乘馬車往；當日可達。車為兩輪大板車，農閒或回程載客，每次多者可載七、八人。猶憶冬季邊外酷寒，車行冰天雪地中，乘客輪流下車，隨車跑步取暖，疲則跳上，冷再跳下，能坐一半已是好事；然抵康平時，兩腿亦大半凍僵矣。康平有時入夜風疾，砂石撲面奇痛，人為風力所阻寸步難行。余最後一次去康平，約為三十四年五月上旬。住西校。晨起隔窗看學生朝會。春甲兄領導學生做早操，赫然復興體操也。復興體操小冊子，東北通訊社出版，有圖有解，上月方帶來，偽滿建國體操即被逐出康平西校；同志誠可愛也。當日余曾協助書記長蘊華兄應付因「五月風」引起的風波。幸賴西校同志從容鎮靜，旋即探明：偽警務科特務股雖僞言將積極行動，惟尚未至判明目標，危及西校階段，一若傳言所云者。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餐敘時，春甲兄尚提及此事。該次去康平，余可能未晤及鐵魂兄。故本文有「督導員很久未來」之語。余該次離康平後，即轉赴錦州一帶。歸途路過溝帮子，曾訪晤白大万兄。本文集「從頭說起」一文即記有此事。迨余返抵長春，適為五月二十二日之夜。當夜，負責人猶來崇仁里一次。余曾將康平局勢不穩情形，先以口頭向負責人約略報告。詎該夜五二三之難即作矣。

## 高 清 同 志 與 洮 安 縣 黨 部

韓 振 學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我國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我遼北省洮安縣同志，奉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指示，於當年九月初，在俄帝軍隊進據下，成立洮安縣黨部。高 清 同志任書記長，筆者任執行委員兼宣傳科長。縣黨部成立後，隨即積極展開各項工作。



我東北由於長時期受日本軍閥侵佔、壓迫及榨取，東北人民對日本軍閥痛恨已達極點。渴望祖國勝利之願望終於實現，因而當縣黨部公開成立，當地人民對本黨各項工作，均表現出無條件的擁護，儘量予以支援協助，是以各項工作進行，均非常順利並相當成功。

該時，縣黨部曾於萬分困難中，出版洮安日報（八開版），供應當地人民作為精神食糧。當時適為之俄帝軍隊進據東北時期，各地交通斷阻，一般人民所擁有的收音機，均強被俄帝軍隊所沒收，實即搶劫而去，以致消息隔絕。洮安日報在此種情形之下出版，切合當時的需要。其消息來源，全賴縣黨部僅存的一部收音機。另外則刊以本黨政綱政策以及有關三民主義的各項簡介與淺釋等等。日報出刊後，當地人民爭先恐後購閱；並向縣黨部提供種種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支援。三十四年及十節，為當地人民淪陷十餘年以來第一次公開慶祝的國慶日。慶祝大會由縣黨部主持。全縣各階層，雖在俄帝軍隊進據之下，仍均萬分熱烈參加慶祝大會，並舉行提燈遊行等慶祝節目。縣城內外，揚溢起一片歡欣與人民熱愛祖國之真誠表現。斯時縣黨部特別注意各偽滿機關之檔案及資料，進行調查並設法保存。儘量保存各工廠器材，避免蘇軍劫收。另為歡迎政府接收而展開種種籌備工作，均因獲得當地人民充分合作，而積極順利進行。

孰料好景無常，同年十月下旬，共匪八路在俄帝陰謀印翼之下，偽裝進入洮安縣城。我縣黨部同志，一者因缺乏對共匪積極鬭爭經驗，再者當時本黨中央正與共匪舉行和談，故一時大意，未加防範。卒於十一月七日，我洮安縣黨部分負責同志，（書記長高濤同志、筆者以及現旅居日本當時任縣黨部執行委員兼組訓科長之劉興堯同志等）為共匪所逮捕。自此縣黨部工作被迫轉入地下活動。但由於當時東北人民大都擁護本黨及政府，向心力所至，愛國志士風起雲湧，各地黨部遂組織光復軍，以對抗共匪的潛入竊據，洮安縣自不例外。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洮北七縣（洮安、洮南、鎮東、安廣、泰來、

大資、開通）光復軍，乃聯合向竊據洮安縣城的匪軍展開攻擊，經過三晝夜的激戰，終於光復洮安縣城。筆者等均被我光復軍救出。獨書記長高濤同志一人被竊據洮安縣城的共匪所劫持，於共匪撤離縣城時慘被殺害，而壯烈犧牲。高濤同志乃成為：自八一五光復以來，與共匪鬪爭，我洮安縣同志中的第一位殉難者。

高濤同志原籍洮安縣，九一八前畢業於東北大學俄文系，英俄文造詣均深，對國學亦研究有素，民族意識極為昂揚。九一八後執教於洮安中學，曾與筆者前後同事。對日本軍閥的侵略壓迫，深為痛恨。常對受教學生灌輸愛國及反滿抗日思想。暗中爭取同志，積極開展組織工作。以此英才竟犧牲於共匪手中，實令人不勝悲痛惋惜之至。

洮北七縣光復軍克復洮安縣城後，筆者及其他縣黨部負責同志與光復軍負責同志，曾集會商議應如何悼念殉難的高濤同志？原訂翌日（三十五年元月三日）在縣城內召開追悼大會。不料俄帝竟從長春調來大批軍隊，配備有坦克大炮等重武器，對我克復洮安縣城的洮北七縣光復軍，橫施以無情的攻擊。因火力懸殊，及為避免引起國際間的糾紛起見，我光復軍乃忍痛撤出洮安縣城。從此，洮安再度且一直淪入共匪八路魔掌，我洮安縣黨部亦從此解體，而筆者等也只好開始走上輾轉流亡之途。

時光荏苒，洮安淪入匪手已將屆滿二十年。二十年來，筆者對於當時的洮安縣黨部，一直有無限的眷念。對於高濤同志的殉難，更耿耿於懷，無時或釋。但願早日光復大陸，消滅共匪，收復洮安，以解救故鄉同胞於水深火熱，以告慰高濤同志在天英靈。（五十四年追記於台中）

## 輯安縣之抗日與反共鬪爭

高魁舉

## 一、地理與歷史概況

輯安縣位於鴨綠江右岸，溯江而上為臨江縣，向下為桓仁、寬甸二縣，北接通化縣。長白山支脈貫穿縣境；因而有嶺前嶺後之分。於鐵路交通則為梅輯鐵路之終點，隔江與北韓滿浦鎮相望，火車可渡江相接，係入韓要道之一；亦軍事重鎮也。就歷史而言，此地為高句麗建都之地，古稱丸都，又名皇城；迄今尚有遺跡斑斑可考。諸如：好大王碑、將軍墳、山城子之點將台、飲馬灣等韓國古跡與唐征高麗之遺跡在焉。城東八華里處，東崗附近，有高句麗時代之古墓，呈羅棋布。僞滿時，曾有日本考古學家黑田博士，率人來此掘墓考證。全縣人口約十三萬餘。內韓僑約萬人，皆從事水稻之耕作。特產物為人蔘，佔全東北產量二分之一強。其次為石棉與雲母礦石。農產物以大豆、玉米為主。居民百分之九十為山東移民，多業農。於教育方面：全縣中學只有一所。國校每村均有二所以上。受大學教育者，全縣僅二十人左右。教育雖不發達，但由於與韓國僅一江之隔，一般民衆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韓國壓迫韓人情形，均極為瞭解；激發愛國思想實得力於此。遠在民國十三年、十四年時，縣城學生抗日行動即時有所聞，其抵制日貨運動及抗日宣傳均已深入農村。九一八事變後，於日本勢力尚未達到之前，即有抗日救國軍之組織，並有青年學生及知識份子組成救國會，與日人相抗。

## 二、黨務工作之由來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筆者經馬起同志介紹，由呂文毓（即崇直）同志監誓，宣誓加入中國國民黨為黨員。地下抗日時期，黨務工作發展至輯安，應以馬起同志為嚆矢，而其發展路線則來自通化。當時筆者所知有限，勝利後始詳知其端倪。

遼寧省黨務專員羅大愚先生在留日時期所發展之宋仙石同志，返國後就偽職於通化省；組織觸角乃延伸至此一地區。由路同志時任職偽通化省公署，經仙石介紹入黨。由於仙石、由路工作積極，通化黨務乃逐漸開展，並以通化為中心，發展至輯安、柳河、臨江、輝南、桓仁各縣。

本組織當時以通化一帶地理特殊，因於二十九年，以偽通化省為範圍，劃為一區，派仙石為通化區黨務指導員，並設立通化支部，派由路為支部書記長。後仙石、由路均受命為指導員，共同負責督導並開展通化區黨務。省方督導員呂文毓同志僅每月前來通化聯絡一次；不赴外縣。各縣督導工作均由由路仙石負責實際責任。

馬起初在偽通化省公署任職，經由路介紹入黨。輯安該時隸屬偽通化省。後馬起轉職輯安偽縣公署任科長。筆者首被介紹入黨，輯安黨務亦隨之展開。三十三年，通化縣黨部成立時，於輯安先設區黨部。馬起以通化縣執行委員，兼任輯安區黨部書記。三十四年四月，輯安縣黨務始由通化縣黨部劃出，成立輯安縣黨部，馬起為書記長，筆者等為委員。

### 三、地下時期黨務工作概況

筆者經馬起同志介紹加入組織當時，筆者正在偽滿協和會輯安縣青年訓練所任指導員偽職，以之為工作掩護，頗為適當。民國三十三年二、三月間，相繼吸收石農、金戈入黨。五月又吸收傅家入黨。後此數人均為輯安黨務之基幹，工作積極，貢獻頗多。同年秋季，駐通化東大營偽滿軍迫擊砲團上校營長文林經筆者吸收為同志；計劃相機發動軍事暴動工作。此外，對青年訓練所學生，及偽滿青年團農村幹部，先後有二十餘人，分別予以抗日愛國思想及預備黨員訓練。三十三年七月，筆者曾率領偽勸勞奉任隊輯安中隊，赴合江省汪清縣金蒼嶺，為日軍修築軍用道路，隊中幹部均係經過抗日思想訓練之青年，

除暗中調查敵偽軍力之配備外，並於所修之路基中，暗放雜草與樹枝，俾使早日坍塌。三十四年二月，曾吸收輯安縣公署警務科特務股警尉文德為同志。因之得悉敵偽特務情報甚多。平時每日於夜間十二時，收聽昆明電台紀錄新聞，經抄錄複印後，秘密分發同志閱覽。

如前所述，三十四年四月一日，輯安縣黨部正式成立。馬起、金戈、石巖、劉殿勳與筆者五人為執行委員，馬起兼任書記長。守三、承坤、文德、于漢等為幹事。並建立兩個區黨部，由宗理、傅家分別為書記。至抗戰勝利為止，計有黨員十人，抗戰同志（即參加地下工作尚未舉行宣誓入黨者）十二人，外圍份子得力人員九人。實際上抗戰同志及外圍份子對抗日鬭爭，與黨員無並二致。

輯安縣黨部成立後，主要的工作活動如下：

(一)利用筆者所任偽職之便，以偽協和會青年行動隊為工作基礎，並以該隊各村隊長為幹部，組織外圍團體——輯安青年抗戰行動隊。所以對我們的地下活動，頗為有利，前述破壞汪清縣軍用道路，即為一例。

(二)偽滿通化駐軍迫擊砲第一營上校營長文林，宣誓加入本黨後，其所屬一個營官兵，經文林同志秘密聯絡為抗戰武力。此項武力雖在抗日時期未得發動，但於抗戰勝利後反共鬭爭中，發揮了作用。

(三)當時對宣傳及文教工作，所有同志均不遺餘力，諸如：由任職教育部門之同志，於日常授課中，以故事體裁，講述我國之歷史，以使兒童不忘祖國。利用各種集會機會，以少數人之談話或講演，旁敲側擊，喚起與會人士國家民族觀念，挑撥加強其敵愾心，並暗示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此外更藉私人友誼之往還，鼓舞抗日救國精神，以為吸收同志之準備工作。另由各同志於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散佈流言，以打擊敵人。

四對敵破壞及鬭爭工作，亦頗有展開，如：破壞敵偽公有物資，以消耗其物力財力，相對減少其作戰潛力。於偽滿糧穀出荷（繳納）時期，利用各種手段，策動民衆隱藏糧穀，以減少敵人軍用食糧等。

#### 四、「五二三」與輯安同志蒙難經過

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由通化同志傳來長春總機關被破壞消息，是即有名的五二三事件。當即召集主要同志，緊急密商應變對策，決議各自檢點收藏文件，暫停活動，以觀事態之演變。不幸六月一日下午四時許，偽輯安縣警務科日籍特務田中警尉突然來訪，筆者立即意識到將有意外發生。寒暄後，該日特偽稱股長小坂橋邀往飲酒，筆者臨行暗示家人，將所有文件即刻予以處置。及到連偽警察署，果被拘押。翌晨被押送偽通化市警察局。火車經過鐵廠站時，要求小解。日特派由華籍偽警尉張維兜隨身監視，至廁所乃將被捕原因相告，託彼轉告家人及親友，安心勿燥。張君立即表示，願偕同逃走，經考慮後恐有所失而婉拒；此情至今尤銘刻心版，殊不能忘。余與張君萍水相逢，而張君又有偽職，居然願做此重大犧牲，由此可知東北青年愛國情緒之高昂也。至通化站換乘卡車，行至東江橋上，筆者意圖投水自殺，為張警尉發現阻止。至拘留所時，發現通化同志多人，早已先我而在。據告：係因長春總機關部份秘密文件落於敵特之手，致遭波及。在詢問時可承認個人黨員身份，免受皮肉之苦云。

拘押四日後之夜八時，被提偵詢，經四小時之嚴刑拷打，曾幾度不省人事，至次晨一時半許，始送還拘留所。八時半，日籍特務股長佐佐木，置啤酒與菜肴為餌，誘供組織系統與工作計劃。並提示羅大愚先生之照片一幀強令指認。因事實上筆者該時與大愚先生從未晤面，確不相識，敵特亦莫可奈何。復命寫入黨動機，對偽政府政策不滿之原因，本黨組織系統與領導同志之姓名，所有工作經過詳情及方案

等。筆者乘機為文對日人在東北之劣跡，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對華政策之錯誤，及其必將遭致滅亡之因果關係，詳為剖陳，大加指責。該文頗為日人重視。偽通化省次長日人菅原，曾親自遊談三小時之久，於臨行時，尚囑以保重身體，為來日之用等語。

七月初，被解送瀋陽市小南門裏第一監獄拘押，並加以刑具。日本宣告投降後，於八月十九日始被釋出獄，重獲自由。

當時輯安被捕同志有馬起、金戈、石屨、守三和我五人。馬起同志工作最力，曾任偽職高等官，向為日人所敬重。能善用各種機會，以巧妙之言詞，激發青年愛國思想。其人有為有守，律己甚嚴，頗為當地有識之士所欽佩。被捕後，多數日人大為驚奇，甚至有親至警特機關要求保釋者；由此可知其平日工作之成功。其次為金戈同志，時任職偽國民學校校長，認真教育事業，熱心地方公益，向為鄉里所稱道。尤其被捕後，雖經嚴刑拷打，未曾吐露組織關係人，致有部份同志，得免於難。此種忠貞氣節，令人敬佩。石屨同志亦係偽國民學校校長，自參加工作後，始終以不畏難、不苟安之精神發展工作，曾有多次在警憲監視中，達成傳遞秘密文件任務，對發展同志工作，尤為積極。被捕後尤能不畏氣節，與問案人抗拒，幾被打死；竟以「頭可斷，血可流，而志不可屈」之態度，致日人亦為其正義之氣所屈。

### 五、光復當時縣黨部對地方之貢獻

抗戰勝利後，被難同志於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出獄，重返工作崗位。九月二十日，公開設立縣黨部，仍由地下時期馬起等五人為執行委員，並由馬起兼任書記長。執行委員會下分設：秘書及總務、組訓、宣傳、社會四科。在輯安街、榆林村、太平村、良民甸村、久才源村、頭道巖村及縣政府均設有區黨部。黨員完成黨籍手續者計五十七人。

三十五年四月三十日，馮起同志轉職行政工作，筆者以執行委員奉命接任書記長職務。並補派傅家為執行委員，金戈、石嚴、劉殿勛仍留任委員。此一時期最出力同志除執行委員五人外，尚有大英、守三、承坤等同志。

黨部公開後，關於組織宣傳等一般工作，如吸收黨員，建立區黨分部及小組，組織宣傳工作班下鄉宣傳，組織三民主義研究會，黨員訓練等日常黨務工作，當無敘述之必要，茲就對地方有貢獻之特殊活動略記如下：

(一) 組織地方治安臨時維持會以維持過渡時期地方治安——糾合偽滿縣公署及地方有力士紳，共同組成地方治安臨時維持會，由縣黨部協助推動，凡事均取決於會議，集思廣益，發揮集體力量，以維持地方治安，穩定民心，而待政府之接收。並積極訓練地方人士試行行使民權。

(二) 組織學校教材供應委員會、編製臨時教材——鑑於光復當時，學校教材缺乏，由黨部召集城內各中小學校資深教員及縣政府主管教育人員，組織教材供應委員會；共同研究，編製臨時教材，以供此一青黃不接時期各校授課之用，儘速排除敵偽奴化教育毒素，並免荒廢學生課業。另舉行教育人員座談會，將城內各中小學校教職員，及鄉下各中心國學校校長，集於一堂，闡揚三民主義，及本黨政綱政策，以及建國階段中教育工作者應有之使命等。

(三) 訓練村屯長級地方幹部人員——召集全縣各村屯長，舉行座談會，講解三民主義，及本黨政綱政策，闡揚由訓政而憲政，由抗日勝利而建國，此一階段本黨應負之歷史使命。並宣達在政府未接收以前，應維持治安，安定民心，以及應盡之責任與義務。

(四) 訓練武裝團體幹部——將全縣各武裝團體幹部，集於一堂，舉行講習會，講述三民主義，及本黨領導抗戰勝利之經過，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要。策勵與會人員信賴政府，擁護領袖，於政府接收前



應以維持地方治安為職責。

(五) 聯絡韓國僑民促進國民外交運動——就縣城韓國僑民之有力人士及優秀青年，邀集於縣黨部，舉行座談會。闡明中國為同情並協助韓國獨立運動最力之國家。及中韓兩國唇齒相依，兩國人民必須親善，成為永久不可分離之盟邦。尤希望韓國僑民居留本地，應特別注意維持地方治安。其後中韓人民因土地關係而起糾紛，均由黨部出面予以公正調解。至僑居韓國我同胞，凡有受韓國人欺侮情事，均由黨部派員前往調查並交涉。

(六) 倡導婦女運動——糾合現地思想純正婦女同志，及熱心婦女運動人士，組織婦女運動促進委員會，以「婦女要走到社會去」為口號，倡導婦女解放運動。

## 六、與 匪 鬪 爭 經 過

縣黨部公開活動之始，輯安既無蘇軍之駐屯，而匪軍亦未進入，故工作極為順利。該時通化縣黨部已與該地匪幹姚某李某二人有所接觸，惟尚無齟齬。及至延安所派第四行政督察專員蔣雅泉到通化後，始公開發表反政府反本黨之言論。旋派匪團長姚黎明率匪軍，於三十四年十月二日下午六時，進佔輯安縣城。入城第一事先搶偽滿興農金庫存款偽滿幣一百餘萬元。繼即召開民眾大會，詆毀政府，攻擊本黨及輯安縣黨部，民心惶恐，民怨沸騰。

筆者當即指揮同志，進行秘密策反工作，同時把握地方武力，終於十月八日夜十二時十分，將匪軍武裝解除。是役，匪軍第四連長何學福，率部起義反正，將姚匪黎明以下工作人員三十六名扣押；旋經駐通化蘇軍之調解而釋放。輯安縣黨部隨之恢復公開活動。

適值双十節國慶前夕，總積極籌備縣民慶祝大會，以及提燈遊行等，屆期盛況空前。縣黨部為保衛

方，除加強把握地方武力外，經與隣縣之通化、臨江、柳河、撫松、濛江之同志，共同議定並組織成立五縣聯防，以禦匪軍之來侵。自身方面，經將全縣警察隊、鐵路警護團以及新招之自衛團等，改編為輯安縣保安大隊，置於縣黨部統轄之下，與匪進行武力鬭爭。先後五次進攻通化，終因衆寡懸殊，彈盡援絕而未克。結果匪軍死傷達五百餘人，我軍死傷一百二十餘人。最後終以無力防守，筆者不得已率領所部三百餘衆，匯合通化、臨江、撫松、濛江等縣武力，潛赴長白山森林地帶；後轉至長春，受東北行轅命，改編為嫩江省保安隊。

縣黨部所領導之武裝團體如左：

- (一) 縣警察隊計八百名，羅英為大隊長。
- (二) 縣公安隊計三百名，振東為隊長。
- (三) 縣保安大隊計四百名，學福為隊長。
- (四) 通化警察隊計一百五十名，德喜為隊長。

三十四年十二月，與五縣聯防隊合編為中央暫編第三旅，計二千五百名。學福為旅長，由筆者與石巖同志負責指導。

## 七、國軍接收後黨務工作情形

黨部撤出本縣留有未暴露身份之同志，轉入地下工作，並於瀋陽設置辦事處，與縣政府及軍方，密切連絡，善備接收工作。

三十五年十二月，隨五十二軍第二師及縣政府接收人員，同時返回縣城。同月二十五日，輯安縣黨部遵奉上級指示，以輯安縣後員工作協進會名義，對外活動。一方面舉辦黨員登記，協助政府接收，一

方面展開調查工作，協助軍方，供應情報。同時組訓民衆，以協進會名義，儘量吸收地方有力人士，及優秀青年爲會員，納入組織，施以訓練，以安定地方，協助復員，並爲未來地方選舉預爲佈置。此外，積極進行文化工作，創辦「激流」週刊一種，闡揚本黨政綱政策，揭發共產匪黨陰謀。

### 八、隨軍事演變又行撤退

三十六年三月，由於軍事上之轉移，隨同駐軍撤離縣城，轉赴瀋陽；所有同志一律撤退，隨行縣民亦有三百人之多。縣民撤退至瀋陽，於瀋陽市南十條，設置難民收容站，黨部與縣政府，共同辦理難民收容與救濟工作。直至三十七年八月，所有難民除自行謀生者外，餘者歸爲縣保安隊，駐屯撫順縣營盤，時與匪接戰，至東北易手時，始行解體。

### 九、結語

綜如上述，愛鄉愛國人人所應爲之事耳；輯安本不敢自誇。而時過境遷，於歷史上被湮沒者又豈獨此微末之一縣耶？詎耐同生共患難之輯安工作同志，武裝同志，僅筆者一人來台，當該五二三餐雜二十週年紀念文集付梓之日，若獨無輯安事蹟之傳述，則烈士地下有知，筆者罪莫大焉！

## 東邊道地下組織的人與事

劉健哲

通化位於長白山麓西，鴨綠江支流佟佳江之濱。鐵路交通，北接梅河口，可轉往吉林、瀋陽；南通輯安、臨江，與韓國接壤。公路更廣佈各縣區。原始森林礦產，儲蘊頗豐。五穀雜糧，歷年均豐收，無

虞不足。交通暢達，物產豐盛，雖地險僻野，文化稍遜他地，唯政治、經濟、國防價值甚高。敵偽時期於此地棄置行省，即偽通化省，更設東邊道開發會社於此。日本投降前，偽帝溥儀曾被挾持來此。凡此種種，均足以證其重要也。

余生於斯，長於斯，年二十四即離鄉未歸，時已二十餘年矣。每當憶起家鄉父老，一草一木，實不勝依依。尤對革命先進同志之奮鬥精神，沒齒難忘。今當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日，為緬懷諸先進對革命之貢獻，含淚追憶通化黨務組織概況，聊當紀念。本縣諸先進非余之恩師，即余之學長。當縣黨部成立時，余忝掌資料股，有幸追隨左右，謹以所憶及片斷資料，略述梗概。

東邊道一帶，自九一八事變後，即為抗日義勇軍活動基地。最初有唐聚五率遼寧省民衆自衛軍三十萬，與日寇對峙一年餘。王鳳閣率自衛軍殘部，於山林地帶與日寇繼續周旋，至二十五年春被捕蒙難。楊靖宇抗日救國軍至二十七年始潰散。惟黨務工作，則未展開。

民國二十九年，宋仙石奉遼寧省黨務專員羅大愚先生派為通化區黨務指導員，首先結合前曾參加遼寧省民衆自衛軍之由路及郭欽、璽瑛等同志，在通化展開黨務工作。三十年六月成立通化支部，由路担任支部書記長。續有宗林、廣軫、惠來、伯平、馬起等同志加入組織，編為三個小組。推行組訓、宣傳、調查、文教、民運、政治、軍事等工作，成績頗佳。至三十年十二月時，因受一二、三〇事件之影響，工作停頓數月，但未受破壞。一二、三〇事件以後，改以抗建社名義活動。至三十三年十二月四日始正式成立通化縣黨部。由路、仙石、馬起為執行委員會委員，由路兼任書記長。省方特派呂文毓同志前來監督。此時縣黨部以下已有三個區黨部，更置經濟建設委員會、東北通訊社通化通訊部。五十三區黨部由仙石、海天領導，分設五三一、五三二、五三三等區分部。（區黨部之番號為省方排列之數字。區分部之番號，如五三一區分部即五十三區黨部第一區分部之意。）七十八區黨部設在輯安，由馬起、高

魁舉領導，下設七八一區分部。七十九區黨部由由路、郭欽領導，分設七九一、七九二、七九三區分部。此時黨員已達二十六人，抗戰組織同志十人，外圍份子十三人。此一數字，在今日觀之，自毫無任何驚人之處，反而予人以寥寥無幾之感。但在當年地下抗日時期，能發展至此，實不知已費去若干心血。組織獲一同志，同志為組織接納，均非易事；物色、考核、連絡、訓練、徵求等手續審慎而繁瑣，其難有如上青天。況這批同志實已包括地方精英，一旦有事，網舉而網張，領導群倫，何事不可為。

此時地區亦由通化拓展到輯安、柳河、臨江等處，先後成立輯安、柳河、臨江縣黨部。省方並派宋仙石、由路兩同志為督導員，常駐通化督導各縣工作。另由呂文毓專員每月前來聯絡。各項工作較前益為順利，雖自認效果仍距理想尚遠，但實際上予敵人之打擊已甚大。三十四年五月，五二三事件發生，多數同志蒙難，有：由路、高魁舉、宋仙石、海天、馬起、郭欽、守禮、先知、安儒、范庭、依素、慶普、于祥、惠來、廣軫、聖琪、崔鎮、宗林、英勇、曹真、世綱、王祥、張明初等數十人。

抗戰勝利後，被捕同志獲釋。通化地區各縣黨部，均積極展開活動。輯安高魁舉、柳河依素、臨江玉英、輝南李聲、桓仁守禮等各縣負責同志，仍以通化為中心，前來聯絡，以期相輔相成，共同行動。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通化縣黨部開始公開活動。地下時期入黨同志四十九人，新加入黨員三十六人（此時開展組織，仍採寧缺毋濫態度）。在由路同志領導下，對各項工作均有極大之貢獻。尤對匪軍（八路軍）打擊最厲。因我黨部喚起民衆對三民主義之認識，對蔣主席之愛戴，已做到極為成功之地步。而吾鄉父老兄弟姊妹之愛國家愛民族觀念，早蘊在心，一被激起，均向心本黨，自亦意料中事也。詎蘇軍於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午後五時進駐通化，扶植八路匪軍勢力，無論在直接間接各方面均威脅本黨，牽制本黨工作。八路匪軍於九月七日就地裹脅無知民衆組織軍隊約百餘人，九月二十日外地匪軍進駐二連。吾黨部受其威脅困擾，無奈於九月二十六日，復行轉入地下秘密活動。公開時期，縣黨部書記長先

馮山路同志，委員有郭欽、海天、于傑、長發、福湧，幹事有世綱、王祥、宗林、雲瑛、周復等人。組織分秘書及總務、組織、宣傳、社會等四科。同時通化市黨部亦成立，書記長為士良同志，委員有守禮、立欽、紹卿、鳴鹿，幹事有廣軫、惠來、崔鎮、范庭、玉岐、任責等人。組織與縣黨部相同，雖有縣市之分，但仍同在一處辦公。

於此，謹就地下工作時期通化地區最有貢獻的同志，簡介如次：

由路同志係東北大學經濟系畢業，於三十年十一月四日入黨，主持通化縣黨務，並指導通化地區各縣工作。當時任職偽通化省政府實業廳。為人忠厚樸實，和藹近人，聰敏機智，勇於負責。雖任敵偽要職，協和其帽，協和其服，偽裝逼真，不露聲色；但其內心則一片忠黨愛國之血誠，熱愛鄉土之熱意。五二三事件蒙難，為恐逼供洩漏機密，曾於獄中數度以頭撞壁，欲求一死以保組織，其犧牲奮鬥之精神，足以當領導之重責而無愧。

與由路同志同心合力相輔相成之革命先進，如宋仙石、馬起、士良、高魁舉、郭欽、海天、王祥等人貢獻均多。仙石、馬起、魁舉各位同志在他地領導工作，魁舉同志有專文敘述，在此不贅。其在通化工作之同志值得稱述者，尚有郭欽同志。郭同志係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入黨，肄業於吉林師道大學，家境清寒，勤奮好學，志向遠大，為人謙和，做事認真，尤其是對三民主義，有獨到之研究。海天同志係三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入黨，畢業於鳳城師範學校，為便於發展組織，從事革命，乃拋棄教職，改任偽興農合作社技補，結合群眾，貢獻頗大。王祥同志化名振奮，卅四年五月一日入黨，通化師範學校畢業，任小學教師，五二三被捕獲釋後，因大胆為黨工作，為共匪所厭，曾二度遭匪拘捕。三十五年二月三日黨方武裝部隊攻擊共匪通化專員公署一役中，為傳遞情報，遭匪軍捕殺。

## 躍馬大興安嶺

李常仁

幼年嘗聞先嚴講述先高祖謫居黑水事：清吏不許吾家歷代子孫研讀經史，參加科舉致試及出任官吏；到達黑龍江省後，限制行動，無路引而離境百里為逃，格殺勿論，種種壓迫不一而足。在余幼小之心靈中，殊為痛恨滿清政府對我漢族之不平等待遇。十歲時，拾得裴世伯之中華革命黨黨員證，攜回詢之先嚴，始知總理與黃興先生組織革命黨，推翻滿清創建民國等事略，使余對革命救國有深刻之印象。兒時所讀之教科書中，頗多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略，以及列強侵略我國所訂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等教材。又習唱之歌詞中，有：「中土中土，千古文明主，國民不自強，甘受他人辱，好男兒要尚武」等使人激勵奮發詞句。教師為之講解時，往往聲淚俱下；而吾輩兒童，亦皆飲泣滿堂，誓於成年時拚死以報國云。年事漸長，負笈齊市，每於假期回鄉，見余之親友等，生活日感貧困，咸曰：「錢法毛荒」（意指貨幣貶值）！此余對國民經濟生活最初之感受也。十三年冬假，余由戚家裝宅借得三民主義一冊，歸而默讀之，有茅塞頓開之感。

十八年秋，本黨中央派吳鐵城先生至東北各省指導黨務，中國國民黨黑龍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正式成立。余經王憲章、吳煥章兩委員介紹入黨，成為中國國民黨員，奉命於訥河縣推展黨務；可謂宿願克償，快莫甚焉！

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倭寇侵襲我東北。余接受黑龍江省黨部：「本黨黨員應率先參加戰鬥」之號召，充任黑龍江陸軍騎兵第一軍衛隊團團附，追隨兼軍長馬占山將軍，轉戰於黑龍江省各地。二十一年春於拉哈站戰役晉升團長。十一月馬將軍由俄境轉赴後方，向中央逃職。本團奉命轉入興安嶺山區游擊，

先後不斷予以嚴重打擊；以致敵偽有抽調各縣偽軍警嚴密封鎖興安嶺附近交通之舉。廿五年冬以環境惡劣而將部隊化整為零，分別滲入伐木採藥工人行列中，以為掩護。余則化裝赴各地採運食糧並偵察敵偽情況。

廿七年，余潛返訥河縣，與東北黨務辦事處委員于曉天同志，會晤于老站裝宅，研討抗敵工作計劃。然後利用黨族同學關係，覓得布西農校及依臥奇蒙旗小學教員、校長等職務，以兼掩護職業，並獲得接近青年展開工作之機會。後以于曉天同志在哈爾濱被捕殉難，使余對上級聯繫又告中斷。

三十三年十二月在一偶然機會中，於齊齊哈爾市白家，由白、朱兩同志之介紹與黑龍江省黨務專員趙岳山同志取得聯繫，乃續於興安各地發展工作。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我東北各地同志多數被捕索難，聯絡系統多被破壞。余適在興安嶺山區，未受株連，乃集結同志及舊日部隊以待機。

八月十五日勝利號魚聲震東北，九月初與趙岳山同志再取得聯繫，乃召集布西同志成立支部，開展工作。並先後推派冉時齋、齊治、宿君等赴長春聯絡。因情勢需要，余將舊日部隊稍事整編進駐布西縣城，將共匪扶植之偽保安隊二百名全部繳械，與余之舊部隊混合重編三大隊，並與我方尚其悅同志相約聯防，以增強防務。興安省東部各縣旗之中小學校一時恢復上課，治安漸告安定。又遣劉雲程同志率第二大隊進駐雅魯縣扎蘭屯、博克圖一帶佈防，不幸於博克圖戰役陣亡。閻武同志率第三大隊進駐巴彥、阿榮兩旗佈防，余率第一大隊設指揮所於布西。

三十五年春有共匪倪志亮、王明貴所部，會同蒙匪共三千餘眾來襲。余頓感孤軍難守，遂分三路東進，與嫩城縣長常君及嫩江指揮關福海部會合，再襲取訥河、嫩江兩縣。繼以部隊交閻武率領，由關福海指揮，曾趕進駐呼瑪、黑河市等地。惜於遼河戰役，關福海同志陣亡，部隊又轉入興安嶺山區。

余於三十五年三月八日赴齊齊哈爾市連絡。四月二十三日嫩江省政府因匪情緊急而撤退。余偕齊玉



成、滕文樸兩同志潛伏齊市，製紙菸出售以資助工作。九月余等三人先後赴長春，興安省黨部仍派余為布西縣黨部書記長兼代室章縣黨部書記長職。三十六年五度往返匪區工作。三十七年一月兼吉林師管區興安在長志願兵團編練委員。二月底赴南京出席第一屆國民大會。回憶昔年同志及舊部泰平均陷大陸，生死安危莫卜，但願天假以年，重相聚首，為建設東北而奮鬥。

## 第六編 宣傳誌略

### 東北通訊社的時代使命

高士嘉

#### 一、「文化運動，殊堪重視。」

英國的邱吉爾被譽為本世紀的風雲人物 (Man of the Century)，誠以其才華橫溢，功業彪炳，百年難得一見。邱翁領導英國軍民，抵禦外侮，在拂逆環境之中，贏得最後勝利。其政治手腕，軍事天才，文章著述，姑不共論，即以他在宣傳方面的創新成就，亦非常人所能企及。他到處高舉食中指，形成一個V字手勢，以此感染盟國軍民，心心相印；發明了「流血、流汗、流淚！」 (Blood, Sweat, and Tears) 簡短而有力的標語，鼓勵士氣民心；又以「鐵幕」 (Iron Curtain) 一詞，道破極權統治的真相。這些表現的方法，簡明有力，老嫗都解，令人心折。

九一八以後的東北，日本人也佈下了一道鐵幕，萬里長城是道道鐵幕的南線。他們說是要在白山黑水之間造成一片「王道樂土」。此語原不失為構想新奇而具有號召力的標語，但他們却是一片謊言，沒有事實做後盾。因為日本統治東北的方式，令人馬上想到是「霸道」，而徹丁徹底的措施，使老百姓感到分明是「苦海」，是「愁城」。後來連這條標語的創用人鄭孝胥也寫出了「王道樂土吾未見！」的詩句，因而遭到了殺身之禍。

東北為滿清發祥地，東胡族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國，其慷慨之民風，實有以致之；而哥魯燕越出關定居者又多粗獷之士，論者遂誤以為此一地方之居民長於武事而疏於文治。實則愛新覺羅族以七大恨告天

，歷數大明之罪，誠是上乘的宣傳攻勢。奉張以一介武夫，數度問鼎中原，參與軍閥混戰，固然是提不出來整套的政治主張，甚至於鬧出四民主義的笑話（張作霖看到三民主義聲勢浩大，濫加了一個「民族」，說是要實行四民主義）；但是他與辦東北大學，不惜重金禮聘聞名教授；又應付日本人的侵略，嚴守分際，不稍假以辭色，漢賊之辨，夷夏之防，竟致以身殉之；不僅暴露了日本軍閥的猙獰面目，也開啓了東北易幟，嚮化中央的契機。不幸自易幟至失陷，未滿三年，革命思潮，南露端倪，即遭摧毀。而自尊心極強的民族竟被迫置於蠻不講理的優渥之下，自然產生莫大之抗力。此種抗力最初匯合成為風起雲湧的抗日義勇軍，終以寡難敵衆，以卵擊石，歸於失敗。再度滙聚而成爲此起彼落，再接再厲之地下抗日運動，卒能集腋成裘，蔚爲大觀。國父早年奔走革命，首重宣傳，其次爲立黨，東北黨務專員的工作亦係遵照此一程序，而獲得發展者；東北通訊社即在如此環境之下，應運而生。

先是大愚兄於民國二十七年六月自東京返國，路過京都，下車和我盤旋三日，暢遊西京名勝，並相約我返國時主持宣傳工作。在此一段時期先有大愚、寶慈兩兄遠走湘漢重慶聯繫中央關係，嗣有寶慈兄和我前往津門接頭交通路線。遲至二十九年十一月東北通訊社的工作始告開始。

民國三十年發生一二三〇事件，此爲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整肅「後方」的措施之一，我留日工作及東北現地工作損失慘重。日人首次認識了專員組織，在偽司法部刊行之一關於一二三〇事件中，論列頗詳；且將東訊社刊物中之詩歌譯成日文轉載。其結論之一段有云：「在目前情勢之下，專員系統之工作有如一種文化運動，滿洲國爲其發展之合適環境，其前途殊堪重視……」

## 二、地下工作之不可分割性

地下工作雖經我們劃分爲八綱十二部，但是就每一個人所負擔的任務來說，無法做精密的分工。例

如一位宣傳科長，顧名思義，應該是職司宣傳，如果他找到了可以爭取的工作對象，進而聯繫吸收，無人以其越俎代庖，而指為侵略組織的領域。又如進行一次爆破工作，這個宣傳科長也可能被指定去把風放哨，他也不會打官腔，說這不是我的職責而加以拒絕。尤其是那些督導員，僕僕風塵，行踪飄忽不定，輾轉於車塵馬足之間，滿口袋都是確鑿的反滿抗日的證據，每一分鐘都有被捕入獄的可能。同時每一地區的工作，事無鉅細，都要躬親處理；每一同志提出的問題都要有本事解決。他們把全部工作熔於一爐而冶之，故能從容應付，使一般同志奉為神明。

東訊社在此一情況之下，叨光不少。因為人力不虞匱乏，所有的同志也都是東訊社的工作人員。如就編審一事而論，越是負責任重的，越要寫出他們的寶貴經驗；負總責的大愚兄，除了安排佈置組織或應變以外的時間，幾乎全用於寫作校訂方面。至於製版、印刷、裝訂，可以說每一位同志都曾參加。譬如督導員「出差」回來，到了省農辦公場所，那裏正在油印，他們無法擺出「方面大員」的架子，袖手旁觀，唯有挽起袖子權充印刷工了。

另一事例足以說明工作之不可分割者，則為中央繼於現地工作之艱鉅，犧牲之慘重，一再責成指派第二負責人，第三負責人，以便負責人一旦出事，工作不致中斷。先是大愚兄已呈報張寶慈兄為第二負責人。迨一二三〇事件發生後，中央又督促呈報第三負責人。某日大愚兄草擬呈報中央電文草稿，其中赫然有一項是「擬推薦楊行之（此為我對中央專用之化名）為第三負責人。」我當時以個人個性不擅長於領導，且有宿疾在身，兼以在感情上不願具有第三負責人挺身而出的場面出現，極力請辭。另一方面在當時工作淵源經驗深厚的老同志以及年富力強的新同志，不可勝數，也絕不是找不出另外的人。但是大愚兄只用了一句最有力的說詞：「難道你是怕死刑嗎？」遂一筆定案。五二三案發，第一、第二負責人果然均遭逮捕。當時我在長春連訪四個工作場所，均有特務守候，只剩下南關下頭一個「崇仁里」平

安無事。我們幾條漏網之魚，有木樵、子謙、述仁、岳嵐、志仁、田祥、立華，在那裏做一次最後的聚會。木樵模倣日本人口吻自嘲為叛黨會議。當時我表明三點意思：一、我決不離開東北，具有如船長以身殉船的決心；二、應變以外的工作暫行停止三個月；三、請各儘量撲滅案件的火頭，即通知未被捕的同志，自找掩護場所。並約定以瀋陽小河沿醫院為通訊、連絡地點。我曾流徙於德惠、吉林一帶，最後住到瀋陽大東關王大華兄處。兩位兄嫂對於黨友這樣的「國事要犯」，毫無難色，此種情誼，畢生難忘。而被捕之大愚、寶慈兩兄及其他少數同志均熟知此一住所，惟大華兄嫂堅信他們絕不會招供，因此也絕未搬遷。地下工作，互信之深，可見一斑。

### 三、從宣傳衍生了訓練和組織

負責人為增強工作的力量，早於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設置了文教委員會、黨務幹部人員訓練班、宣傳委員會三個東北全區域性的機構，以推動宣傳、訓練、軍事三方面的工作。文教委員會除了聘請專員機構以外的資深同志之外，還網羅了當時在偽滿公開露面的校長、教授、記者、小說家、詩人以及偽協和會的高級人員。這個委員會的常設業務機構，便是東北通訊社。我是以文教委員會主任委員兼社長的職，來負責此一工作，因此「社長」成為我對一般同志的化名。

東北通訊社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創始時期（自二十九年十一月至三十年十二月）——東北通訊社的工作開始之時，我尚在日本就讀。當時偽滿各大廠商為把握人力資源，向例到日本國內各大學預約「滿系」高級職員，甚至設置獎助學金，以便畢業後為其供職。因為我讀的是一間「國立」大學，各廠商爭相羅致，所以我還有選擇的餘地。三十年三月回國僅進入預先約定的「電電會社」，此為主辦電報、電話、廣播業務的「國營」事

業。我是以廣播為目標，先在長春見習三個月，再請派到瀋陽電臺服務。由於職務上的便利，對於滿洲的文化界有了全盤的瞭解，也結識了一部分文化人。

東訊社最初出版的刊物名為「週報」，形式是單張，有時用複寫，也有時用油印。內容兼重時事報導與文藝作品。時事資料的來源是中央廣播電臺每天午夜的回錄新聞。文藝作品則由青年同志投稿，有投必錄，絕不退稿，苦悶青年每喜舞文弄墨，投其所好也。最初由卓道平兄擔任收稿，嚴武、范振民兩兄擔任編印，我到瀋陽後接辦編務，直到一二三〇索發為止，共出三十五期。此外零星地刊印幾本三民主義有關的文獻。

二、沉潛時期（民國三十一年一月至十二月）——一二三〇索件給予吾人之教訓是：適應現地情況的工作理論和技術至為重要，而革命人格與堅定的信心均為應付日後更為艱鉅局面之所必需。因此全面工作的重心趨向於訓練，東訊社亦停止刊印定期刊物，而以編訂現地教材為主要工作。

大愚兄寫了兩篇文章：一是現地抗戰論，一是革命幹部論，合訂一冊，化名為告全體學員書。我以採訪的形式，向王大華、姚彭齡各位老同志，請教他們的先進經驗，再由大愚、寶慈兩兄補充，並參酌書刊及平日的見聞，寫成了有關組織、同志、紀律、秘密、宣傳等五篇專論；由東訊社以複寫或油印出版。這六冊刊物都是三十二開本，合計約二十萬言；這些材料，除了供做三十一年五月到三十二年五月一年間幹部訓練班的基本教材之外，還輾轉流布，傳到所有的地區。因為是現身說法，切合適用，極受同志歡迎；他們認為這是工作良方，防身寶劍。

三、復蘇時期（自三十二年一月至三十三年四月）——一二三〇索件組織所受到的創傷，經過一年時間的整備、修復，不但病痛全消，而且日益滋長茁壯。進入民國三十二年首先恢復了時事定期刊物，刊名「時事半月刊」，每月達五達二十出刊。內容以時事報導為主，也有論評，文藝作品，全為油印，

並裝訂成冊；記得婦女節一次特刊擴充至一百頁。後來因為感到地下工作，半個月的時距，仍嫌太短，乃於三十三年五月改為「時事月刊」。事實上秘密環境之下無法保持時事的鮮度，因此於三十二年六月再創刊另一種定期刊物，名「東北公論」。這是一本綜合性雜誌，廣納同志的投稿，有時事論評，革命理論，工作實例，人文報導，文藝作品，每月刊行一本，直至五二二為止共出十九本。

不定期刊物則以總理遺教與總裁言論為主，此外組織方面的法令規章，與黨義有關的名著，甚至創作的小說劇本，亦陸續刊出。值得大書特書的是當時總裁新著的中國之命運在後方甫告出版，東訊社即予以翻印。這本書是履謙、岳嵐在西安黨訓班結訓後返東北，途次洛陽，與新自東北前來報到的厲實相遇，三位校友在旅館的陰暗燭光之下，以蠅頭小楷加工抄錄。再利用帶呈中央報告的一雙布鞋鞋底，由履謙、岳嵐携返東北的。現地同志看到這份抄稿，其興奮之情可以想見。於是也就日夜趕工，儘速翻印，於三十三年二月出了厚達三七六頁的油印本，成為東訊社最厚的一本刊物。這一本刊物，一方面是奠定了組織的聲譽，一方面為全體同志增加了抗戰的信心，因為研讀了總裁的此一大作，便看到了青年國家光明的遠景。

四、全盛時期（自三十三年五月至三十四年五月）——由於組織的膨脹，以及秘密環境的限制，東訊社的工作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於是自三十三年五月起東訊社在東北全境分設了十九所通訊部，其主要任務有二：一是自行編刊適合於本區情勢的刊物，一是翻印或複製東訊社出版的刊物。試以抽樣的方法來介紹一二通訊部，以概其餘。第九通訊部設在通遼小街基區五班六組，三十三年五月開始工作，主任鐵健行，編審員傅宣、幹事晚峯。九通訊部出版刊物有駝鈴，為月刊，共出三期，又正氣月刊，共出三期。翻印東訊社刊物四種。第十八通訊部設在珠河，三十三年十月開始工作，主任馮子正身，幹事趙文波，自行刊印「游擊戰術」一書，翻印東訊社刊物十五種。

同時東訊社將全部刊物劃分八大類，計有 總理遺教、總裁言論、黨訓叢書（包括各家關於國民主義的著述、本黨歷次會議宣言決議案）、現地教材、抗建文庫（包羅內容極為廣泛，如延安內幕、汪逆賣國行為真版相、製術、西訓班概況、復興體操等）、黑白叢刊（文藝創作）、法令規章、工作叢刊。定期刊物除上述之東北公論及時事月刊之外，為了適應太平洋戰局急轉直下的情勢，加強報導，又創刊快報號外性質的「時事特報」、「短波新聞」兩種。

現在的書局常刊載「每週新書」「問日新書」的廣告，以自詡其出版物之多。東訊社在不足四年之短時間內共出書一四六種，而三十三年九月以後刊行的數量約佔全期之半數即七十餘種，平均每週至少出新刊兩本，工作的積極，可以概見。

三十三年十月省方所在地的工作場所發生破敗，神經中樞發生動搖，東訊社亦隨省方自瀋陽移轉長春，惟到達後各項工作，立即有人接替，恢復了活動，絲毫未受到影響。

#### 四、一本小冊子的誕生

時事半月刊發行之後，東訊社的標準版式算是有了定型，即大小為六十四開的袖珍本，文字自左至右橫書，每頁十五行，每行十四字，用紙全部為日製美濃紙。日本人習用的紙張最普遍者為半紙，因條料延紙裁成一半使用故名，紙質較差。其次即是美濃紙，較半紙薄而韌度強，原為楮皮所製，以產於美濃地方出名。這是天造地設為秘密刊物最合宜的一種紙張。我們有一個工作項目叫做經濟建設，即私取敵偽的公物，供為我用。當時日偽機關的辦公用具，極為充足，所以與出刊有關的各種用品用具如油印機、油墨、蠟紙、複寫紙筆、美濃紙、書皮紙，由四面八方，源源而來，從無中斷；每個工作場所都有大批存貨。



一本小冊子自編寫至發行可分為下列各種步驟：

一、編選——東訊社出版刊物按其內容的來源劃分，不外兩類：一是自行編寫，一是蒐集材料，加以複製或翻印。由於同志中有不少大學生、記者、教師，他們的寫作水準與興趣都很高，所以定期刊物的稿源頗為豐厚。至於翻刊資料的獲得，也因同志衆多，觸角廣佈，輕而易舉。譬如滿鐵的資料室，偽滿中央各部，甚至印刷廠都有同志代為私取或借閱資料。偽警務總局編刊「重慶派國民黨對滿之攻勢」，供為檢舉辦案參考之用，書尚未出版，已由益年兄零星取出，我們竟得先睹為快了。

二、製版——刊物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複寫，一是油印。因洋濃紙薄而軟，有人能複寫五份，最後一份尚清晰可觀。大部分人只能寫三份。以複寫形式出刊之刊物不外幾種原因：①參考性、資料性，如偽司法部編印之「關於一二三〇事件」；②非常務之急，如「火舌集」「三女性」等文藝作品；③訓練同志，使其基錄一篇總理遺教或總裁訓詞。

大部分刊物係油印。複寫誰都可以做，寫蠟紙則需要相當技巧，因為不僅要力透紙背，最要緊的是能印出份數多而原紙不致破裂。這些寫鋼版的能力有篤實、作基、履謙、岳嵐、高衡、陳仇，由於共同觀摩，互相影響，他們形成了一種特殊而別緻的字體，一個生人總以為是出自一人手筆，實則他們還是各具特點，熟人一見便知。我也常常參加此一工作，可是因為我的筆劃輕重不勻，印出來的效果很差。刊物中也有利用剪貼方式的。譬如有一本叫做「各國國旗」，因為製版上的困難，便將原圖加以剪貼，再附註釋。

三、印刷——編選、製版兩個程序較易掩護，印刷則必須有固定的場所，較大的空間。三十三年以後，負責人倡議凡組織特設之工作場所，均用里的化名，例如在瀋陽有日新里、尚智里、致勇里、浩然里、敦和里等。里是屏絕外界關係的專設辦公地點，即使有外界關係，也是為了掩護。因此東訊社刊物

印刷裝訂都是利用各里，這些地方掩護周密，人力充沛。又因為里數多，所以機動性也很大。

四、裝訂——一張美濃紙可印八頁，裁成四份，每份包括兩頁，加以折疊，略如線裝書的形式，然後以針線裝訂成冊。裝訂線係在距左側書脊一公分處。每頁均標明頁次，再加書名、目錄、扉頁，然後以牛皮紙黏在裝訂處做為書面，書面之上不再題字，以便掩護。

「中國之命運」一書很厚，裝訂線易斷，經我研究之後，發現中國線裝書的裝訂是在裝打線以內上下各加一紙捻，貫穿全書，經過如此補強，裝訂線便不致斷開了。那時負責裝訂的精一兄說這種裝訂方法應該叫做「東深式」。東深是我效仿當時的時尚，偶爾一用的化名。所謂時尚是因為一二三〇以後吸收的同志，較前更為年青而富於活力。他們自擬的化名都是兩個字，新穎大方而顯示朝氣。試看展光、崇直、碧丹、貴一、文起、穎川、高展以及本文所提到的立華、述仁、篤實、作基、陳仇……各式各樣的大名，真够響亮。記得京大的校友邵德兄對我感慨地說：「這一撥兩個字的小伙子真是可敬可愛，多麼令人羨慕。」

實則精一兄稱得起是裝訂的專家，切紙更是他的拿手好戲。工具不過是一把菜刀，他能把那些糊好封面的小冊子一一切成十三公分高八公分半寬大小，有如機器活兒一般。小巧玲瓏的小冊子便在他的刀下誕生了。

五、發行——絕大多數的小冊子進入督導員的旅行背囊裏，也有的紮入綁腿，也有的夾入戰鬥帽。他們帶到目的地之後，授受之間的情景，大體是督導員帶着幾分珍惜與驕傲，取出小冊子交給同志，而同志則報之以驚喜與感謝。

小冊子進入同志的家庭之後，不管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還是有賢母良妻協助，大體是藏在天棚頂上，炕席底下，醬缸後面，衣箱底層，家堂龕裏。甚至柴堆、糧囤、馬廄、牛圈，到處可藏。

，真是成了無所不在。

### 五、空口無憑。有此為證

讀者至此，不免發生疑問：你們地下工作最好是來去無踪，不留痕跡。東訊社如此悉心經營，刊行小冊子，大量傳播，豈非廣佈線索，作繭自縛嗎？

這種顧慮，萬分合理，可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小冊子固然構成了真憑實據，有口難辯。可是由事實經驗證明小冊子不但沒有構成歷次案件的禍首，而且由於它的體態美妙，內容充實，廣結天下善緣，成為吸引有志青年的有力媒介。甚至於有幾次不但沒有惹是生非，反而消災降禍，轉危為安。

民國三十三年履謙兄赴遼南一帶督導，那時督導員的典型服裝是一頂戰鬪帽，一襲協和服，下腿繫纏裹腿，臂後掛上一條毛巾，再背上一件旅行背囊。這並非獨出心裁，正是偽滿中下級公員出差之通例也。他行經海城大街之上，突遇經濟警察檢查。偽滿在戰時管制物資極嚴，如華人攜帶稻米，即干禁例。這位警察仁兄探囊取物，一把抓到十幾本東訊社的小冊子。他取出來一看反而嚇得面如土色，忙將履謙兄帶入民戶，屏去雜人，偽裝審訊，不但不予檢舉，反而敬禮有加，頻問政府何時反攻。事實勝於雄辯，小冊子已經證明履謙是真正的中央關係。履謙對之優予慰勉，並詢其地址，派人連絡，後來竟成為得力之工作同志。

另一化險為夷之事例發生於三十四年，地點為長春之致勇里。某日負責人和木樵兄正在討論督導區工作，石越兄在寫蠟紙，適有一名查戶口的警察突然進入。他看到室內的情景，發覺有異，立刻抓住蠟紙。在千鈞一髮之際，木樵和石越兩位動了殺機，他們看着負責人的眼色，就要動手。可是負責人却告訴他們把小冊子拿出來給這位警官看看。警官說：「大家都是中國人，我們是做抗日工作的，憑你怎樣考慮？」他終於天良發現，化敵為友。而這位警界同志忠貞不貳，在五二三事件發生時，通風報信，

營志，功不可沒。

我曾看到同志由瀋陽偽法院携出之中共宣傳品，大都是中國土紙油印的單張，充滿了教條式的標語，與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而那些獨特的簡筆字，都不是東北一般同胞所願意閱讀的。與此相比，東北的刊物所表現的是一種端莊而高貴的氣質，是廣大同志心靈聯繫的象徵，是人人甘之如飴的精神食糧。其閱讀率高而流通率快，也不像公開的刊物那樣滿天飛而閱讀者少。甚至大批閒置牆角，任憑塵封蟲蛀，多麼可惜！

## 六、始終沒有掛出一塊招牌

日本投降，結束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獄中的難友全部獲釋。地下工作由於失去了工作對象而自動地終止，東北通訊社所負擔的時代使命自然也為之完結。自三十四年八月光復至三十七年十月瀋陽撤守，東北已進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個時代。

這短短三年當中，何算得一個大風暴時代，地下工作的朋友接受了更艱難的考驗，犧牲了更衆多的生命。而局勢的嚴重，又不知勝過九一八當時多少倍。在政府接收大員來到東北之前，當時的偽滿副國務長官武部六藏和昭和製鋼所總裁高崎達之助，相偕來到長春四馬路的黨專聯合辦事處，報告蘇軍正在拆遷鞍山鋼廠的熔爐，希望我們促請政府早日接收。東北行營進駐之後，怕我們刺激蘇軍，下令停止黨務活動，使我們深為惶惑。這個措施並未生效，因為在蘇軍卵翼之下的中共哨兵竟進入滿炭大樓的後門。當時張嘉璈主持撤退事宜，我曾聽到他對全體接收人員訓話，其中有兩句話是：「我們做天喜地的來了，現在也要做天喜地的回去。」口吻之輕鬆愉快，有如今日之觀光旅行團長，土生土長的我，當時聽了幾乎暈倒。

第二次接收，重心南移，黨政軍機關雲集瀋陽。雖然只有幾處據點，總算暫時出現了小康的局面。

地下工作的朋友大部分擔任民意代表或從事黨務工作。不過他們的處境是不利的，心情仍是沉重的。因為漢奸搖身一變也可以成爲地下工作者，以致魚龍混雜，真偽難辨，甚至於到臺灣還有人利用此一情形，把忠貞分子當做漢奸辱罵，真是令人痛心。當時的新聞界全由重慶飛來客主持，他們輕侮地方勢力，利用「土包子」、「地頭蛇」一類惡毒字眼來領導輿論，加以諷刺。在敵偽時期那些叱咤風雲的健兒，恥於在這種亂烘烘的環境之中，爭斤論兩，便有許多人功雖未成而身已告退了。

張寶慈接受了這個風暴時代的挑戰，他一方面主持瀋陽市的黨務，一方面領導瀋陽市的議壇。地下工作陶鑄出來的膽識與器宇使他周旋於封疆大吏之間，從容自若一份報紙——東北公報和一份雜誌——東北公論來給他做後盾。

蘇軍進入東北，立即在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四大都市的通衢分別建立了四座巨大的戰勝紀念碑；緊緊壓住東北同胞的心頭。中共的統戰工作也馬上開始，什麼「五子登科」「十大害」一類攻擊政府的話頭，也迅速地傳播着。東北公報和東北公論除了對付此類內憂外患之外，還要應付政府的指摘與意外的騷擾。記得公論揭發遼寧省政府向內政部說瀋陽市人口五十萬（實際遠二百萬），以圖阻撓昇格爲院轄市，遂遭不主店之忌；公報刊載瀋市一區長貪污事實，竟遭市府高級官吏嚴詞斥責。某日突有武裝同志蒞臨報社，將庫存白報紙強制裝車劫走。公報與公論雖然像是一「土頭土腦」，但對現地情況的報導却具有權威性。某大特派員抄錄了岳山兄在公論發表的黑龍江中共活動概況一文，竟成爲該大報的獨家專欄報導。

勝利並未冲昏地下同志的頭腦，敵偽時代文教委員會在瀋陽、長春、齊齊哈爾、營口四地所設立的博達、碩強、富衡、仲元四地下圖書館，分別紀念這四個都市的四位殉難者，光復後此類工作在紛亂中仍未被遺忘。某日瀋陽市區有新製電車參加行駛，車體新嵌金色銅字，赫然爲「賈桂林號」、「伊作衡

號」、「張碩強號」，公報公論並隨機加以介紹宣揚。

有的同志問，東北通訊社未在瀋陽、長春公開露面，何不在臺灣掛出一塊招牌？我的答覆是，東訊社的歷史任務已隨日軍投降而結束，以後再掛出招牌，就成了羊頭狗肉。試想如果東訊社有幾個掛名記者，在外招搖撞騙；或者東訊社社長，利用名義，爭取配給紙張圖利，對那些因為小冊子挨日本人揍的同志怎樣交待呢？

## 北遷後的東北通訊社

衛 繼 堃

東北抗日地下工作，在羅大愚同志領導下，有千千萬萬的愛國青年為國家為民族而犧牲奮鬥；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待我們去整理去記錄，希望來台的同志，能夠負起這個責任。

今年適逢五二三事件二十週年，同志曾聚會台中，共話當年，並決定出刊一本紀念文集，以示不忘過去，而勵來茲；但願這本刊物，今後能每年或隔年續刊一次，並加入「同志生活動態」一欄，做為精神上的聯繫，實所矚望。

聞話少說，書歸正傳。

國父說：「主義是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羅大愚同志當年奉派潛回東北，開展抗日地下工作，一開始就把目標放在東北青年身上，認為要想喚起東北青年奮勇參加反滿抗日工作，非先從啓發其民族意識愛國思想入手不可。東北淪陷日久，東北青年對祖國歷史文化多有隔閡，而日本又施行奴化教育，革命啓蒙工作非常重要，於是建立東北通訊社，擔負此一偉大任務，並從事對敵偽思想宣傳的鬥爭。它在社長高士嘉同志領導下，在東北抗日地下工作中開花結果。

大家都知道，地下工作是無法嚴格劃分的，尤其是組織訓練宣傳調查四項工作，每個同志都要去做

因此，東北通訊社的工作，實際就是全體地下工作同志的工作，而且大多數同志都曾參與過。它出版的刊物可以說是每篇文章每一字句，都是大多數同志的心血結晶。

東北通訊社早期的情形我不大清楚，自民國三十三年從瀋陽北遷起，至五二三事件發生前夕為止，我一直和它有接觸，說來也算機緣，這話要從頭說起：我和哨兵同志是同學，哨兵和大本同志是朋友；由於這層關係，最初我們三個人成立一個小組。大本同志單身一個人住在東天街的一棟宿舍裏，環境非常幽靜，我們常在那裡開小組會討論工作，有時就在那裡讀小冊子。後來吸收同志漸多，工作有了進展，組織擴大，我和哨兵被任為二十七區黨部八十五區分部的執行委員，書記是彭益年同志，我們各領導一個小組。那時候有的同志要生子，有的同志家中人口衆多，要想找個地方開會或接頭工作，而不引起組織以外的人注意，的確是一件困難的事，所以大本同志的寓所，是一個理想的工作地點，我和哨兵還在繼續利用。等到東北通訊社遷來長春，也覺得這個地方便於掩護，就決定做為社址。

大本同志當時在偽滿法院任職，寓所是偽司法部職員宿舍，偽警無事不敢來找麻煩，因為偽司法員是偽警的尅星。我們為了應付盤查，編了一套說法，聲稱社長是大本同志的表兄，從南部來長春治病，暫時住在表弟處休養，倒也平安無事。但時間一久，終於出了皮漏，詳情下面再談。

社長從瀋陽來時，攜帶一口大型手提箱，裝滿宣傳書刊，訓練教材，東北公論等小冊子，大約有二百餘種之多。他非常珍視這一箱書刊，這是最完整的一套，東北通訊社出版的小冊子一本不缺。他特別囑咐我和哨兵幫他照看，唯恐有的同志順手牽羊拿去一本而成絕版。我們因為近水樓台的關係，社長倒並不吝惜，一本一本借給我們看，閱畢馬上歸還。

東北淪陷後，祖國出版的書籍刊物，新的根本帶不進來，舊的凡稍涉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的，無不被列為禁書，而不准閱讀。如果有人偷看禁書而被發現，就加上「思想不良份子」的罪名，一定要受到

很嚴厲的刑罰。東北通訊社出版的小冊子，設計得非常好，只有六十四開大小，放在口袋裡，既便於攜帶，又易於掩藏。如果夾在一本普通書本中或是雜誌裡，自己小心的話，也可以隨時隨地的閱讀。

所有小冊子中，給我印象最深而愛不釋手的，是總裁手著的「中國之命運」。它比一般小冊子要厚上十幾倍，首頁是一張中國全國插圖，畫的非常精細。這本書當時在東北能夠讀到的人，惟有我們的同志，一般人恐怕書名也未聽到。這是幾位到西安黨訓班受訓的同志，用蠅頭小字將原書抄錄在薄紙上，縫在鞋底，冒險帶回東北的。

東北通訊社在長春出版的書刊，似較瀋陽時代為少，但是定期刊物如東北公論、時事特報，還是準時出版，從未脫期。大家青年讀小冊子的時候，對那筆鋼版字的工力都讚不絕口；印刷的精美（有時還用套色），裝訂的整齊，也必為之折服。其實全憑着同志們的一股幹勁，和萬能的雙手的產品。印刷用的器材如油印機、油墨、紙張等等，大部份是同志取之於敵偽機關。以黨養黨是當年我們的工作方針之一。

在長春時，多半由史惟亮、岳嵐、張一正等人寫鋼版，我和哨兵、大本隨着打雜，有時幫忙油印，有時裝訂小冊子。社長並沒有指定我們三個人做什麼，只是看到有什麼可做的，自動去做就是了。社長白天或忙於編務，或親自寫稿，或外出接頭工作，辛勞一天不算，還要等候到夜晚十二點以後，或上耳機用短波收音機收聽重慶、昆明、新德里的新聞廣播節目，隨手抄錄下來，連夜油印時事特報，第二天早晨交給負責交通同志，分送各區黨分部，使各同志馬上瞭解當日國內外的正確消息，以收宣傳之效。時社長的肺部的確有病，好像天天要吃藥，他這種堅苦卓絕的精神，對我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起初只有社長和大本同志兩個人住在東北通訊社裡，我和哨兵則常來常住，有工作就留下做，沒有工作就走。後來史惟亮同志搬來住過一段時間，我第一次和他見面的印象是永遠不會虛滅的。那時他才



十七八歲，穿着沒有衣領的棉襖棉褲，看上去根本是個小孩子（當時我們也不過二十左右年紀），真沒想到他竟是參加工作很久的老同志了。三十四年春，王素清同志又搬來，於是社長、素清、慎亮、肖兵、大木和我，編為一個工作小組，開過多次小組會。

東北通訊社書刊向外地傳遞，是交給督導員同志負責，這實在是一項艱鉅而危險的任務。當時東北抗日地下工作已廣泛開展，南起旅大、營口，北至黑龍江、牡丹江、佳木斯，東起安東、通化，西至洮南、開魯，都建立了黨的組織。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對東北控制愈益嚴密，凡交通線上，重要市鎮，崗哨林立，對往來行旅嚴格檢查，為了應付這種情勢，從工作中得到很多寶貴經驗，也遇到過若干次有驚無險的場面。譬如攜帶秘密文件或書刊乘火車的時候，不要同漂亮女人坐在一起，押車偽警特可龍專來盤查你，在女人面前好顏顯他的威風，最好同日本人坐在一起，尤其是日本軍人之類的人物，使偽警特認不清你的身份，不敢冒然盤問。

東北通訊社社址，曾舉辦過一次幹部訓練。那是三十三年冬還是三十四年春，我已經記不清楚了。東北黨務幹部人員訓練班第二期開訓，為適應秘密工作的情况，避免敵特的注意，採取分組分地訓練方式。任子謙、益年、崇年、哨兵、大木各位同志和我，劃分為第五組，假東北通訊社社址接受訓練。事先由同志每人自選一種訓練教材研讀，上課時向大家做口頭報告，然後進行討論並作成結論。另外由同志各就專長分別做一次專題講演，史惟亮同志教唱國歌、總理紀念歌及其他抗戰歌曲。訓練時間大部在晚上六點以後，大概有兩週光景結業。結業式簡單而嚴肅，每個同志頒發給小型結業證書一紙，我曾謹慎珍藏，不幸五二三事件時，與我兩箱違禁書刊和秘密文件，同被日本憲兵隊抄去了。

這次幹訓，負責人羅大愚同志特別蒞組做時事講演達兩小時之久，他詳細分析國際局勢，告訴我們勝利已在望，勉勵同志再接再厲，完成國民革命任務。

三十四年春天，太平洋戰火已經逐漸逼近日本本土，連日本人自己也知道大勢不好了。東北抗日地下工作，也越來越艱苦，終於不幸的五二三事件發生了。

五二三事件發生前的一兩個月，東北通訊社已經受到敵偽特務的注意，大本同志的日本同事，不止一次的向他盤問和他同住的那幾個人是誰，幸賴應付得法，得以敷衍過去。不久大本同志被偽軍撤去當兵，離開長春，東北通訊社亦趁此機會另覓新址，五二三事件得免於難。大本同志走後，偽司法部兩位職員相繼住進東天街宿舍，一大一小，年齡身材與社長、大本相仿，事件發生當天，都被敵人捕去，張冠李戴，這兩位無辜者飽受池魚之殃。

## 東北公論小記

厲 實

「東北公論」是民國卅二年由東北通訊社秘密發行的一種綜合性的月刊。勝利以後東北通訊社停頓，但東北公論仍繼續出版，公開發行，直到瀋陽撤守始停刊。除中間短「五二三」之變一度中斷外，前後五年之久，發行遍及東北各地，是在東北現地出版物中歷史最為特殊的一種。

地下工作時期，東北通訊社社長高士嘉先生以「社長」名義為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的第三負責人，主持宣傳訓練工作。東北通訊社除了出版東北公論以外，還有 總理遺教、總裁言論、黨訓叢書、現地教材、黑白叢刊等書籍以及其他定期及不定期刊物。當時參與這通訊社工作的人，在瀋陽有文起、岳嵐、厲實、作基等人，在長春有衛繼堃、益年諸同志。展光則是一位主要的撰稿人。

勝利以後，東北公論社設於瀋陽市大東門裡的一間印刷所的樓樓。社長仍由高士嘉擔任，編輯部門則有厲實、益年、崇年、松標、畢文、作基諸人。高社長因有其他職務，除參加社務會議，商決重要問

題之外，不常來社，日常社務乃由經常駐社的五年和崇年兩人處理。

我初遇社長是在民國三十年的初夏，他是我參加組織的監督人。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高大的身材和彬彬君子的風度。他沉默寡言，但言無虛發，條理清晰，令人傾服。在一二·三〇事件後的次年曾著「一九四二年國際現勢」，分析國際大局，預測時勢，至今印象猶深。五二三之變，第一負責人與第二負責人分別在長春及瀋陽蒙難，敵偽特務，氣傲高張，環境凶險，社長即負起第三負責人之責任，繼續居留現地指揮工作，發揮了不屈不撓、愈挫愈奮的革命精神。

五二三在長春和我同時蒙難的五年同志，濃眉大眼，笑口常開，精通印刷、編排、校對一類的專業知識。他經常奔走於編輯部與印刷所之間，備極辛勞，是在社中工作最久，出力最多的一人。自民國卅六年以來，一別十八年矣，竹簾低垂，故人無恙乎？其他公論社的同志，除了留在大陸的以外，到臺灣的都已改了行，如作基即史惟亮現在已是出名的音樂家。

東北公論在地下時期用與東北通訊社出版的其他書刊相同的版本，六十四開小冊，薄紙印刷，裝幀精美，掛帶輕便，容易掩護，都是地下工作同志精心之作。勝利以後改為十六開大型本。現在仍記得公開發行後第一期的封面是套色精印的一條船的舵輪，想是取中流砥柱之意。揭開首頁則有社長親筆寫的兩行小字，文曰：「謹以本刊為獻於在東北抗敵殉難的諸位烈士之靈」。可惜此一出版前後達五年之久的刊物竟沒有一本帶來臺灣，令人悵然。

東北公論一貫的內容有主義思想、專題研究、時事評論、各地通訊及文藝創作等，就中尤以文藝作品為荒蕪的東北文壇大放異彩。展光的「荒原野馬」一詩在地下時期傳誦一時。勝利後之第一期刊載「五月的厄運」，也是展光的作品，寫出五二三蒙難同志的心聲，感情洋溢，引人共鳴。

東北公論的發行，隨組織的擴展在地下時期遍及東北各地。勝利之後發行量增加，但發行地區因戰

火阻隔反不如地下時期為廣。我對勝利以前的東北公論記憶最深，因為它曾吸引過多少熱血青年，因為它曾引燃了抗日革命之火遍佈於白山黑水之間。

(附錄)

東北通訊社出版地下刊物一覽表

自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至三十四年五月(錄自原始文獻省方公報第三期及東北各省市黨務專員辦事處工作總結報告)

| 書名      | 出版年月  |
|---------|-------|
| 一 法令規章  |       |
| 工作手冊    | 三一    |
| 省方公報第一期 | 三三、八  |
| 省方公報第二期 | 三三、一〇 |
| 省方公報第三期 | 三四、一  |
| 中央文電輯覽  | 三三、三  |
| 黨政法規輯覽  | 三四、五  |
| 處方公報    | 三三、九  |
| 二 總理遺教  |       |

|                |       |
|----------------|-------|
| 民族主義           | 三三、九  |
| 民權主義           | 三三、九  |
| 民生主義           | 三三、九  |
| 五權憲法           | 三三、一〇 |
| 孫文學說           | 三四、二  |
| 民權初步           | 三四、二  |
| 歷年演講集第一集       | 三四、三  |
| 歷年演講集第二集       | 三四、三  |
| 軍人精神教育         | 三二    |
| 中國革命史(一名中國之革命) | 三三、九  |

三 總裁言論

|                 |      |
|-----------------|------|
| 中國之命運           | 三三、二 |
| 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執行程序   | 三三、四 |
| 行的道理            | 三三、九 |
| 利用天然之要義         | 三三、九 |
| 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       | 三三、四 |
| 總理首次革命紀念之要義     | 三三、五 |
| 大學之道            | 三四、五 |
|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講演集     | 三四、四 |
| 新生活運動綱要         | 三四、五 |
| 新生活運動講演集        | 三四、五 |
| 四 黨訓叢書          |      |
| 三民主義的連環性(胡漢民)   | 三三、九 |
| 三民主義的一般(戴季陶)    | 三三、三 |
| 意義與時代背景(朱經農)    | 三三、九 |
| 孫中山先生學說的研究(朱經農) | 三三、九 |
| 三民主義教本          | 三四、五 |
| 建國方略教本(鄒卓立)     | 三三、八 |
| 建國大綱教本(鄒卓立)     | 三三、五 |

|                |      |
|----------------|------|
| 一 全大會宣言教本      | 三二   |
| 民族主義淺說(胡化魯)    | 三三、五 |
| 民權主義淺說         | 三三、五 |
| 民生主義淺說(胡去非)    | 三三、七 |
| 行易知難學說摘要(余祥森)  | 三三、一 |
| 實業計劃摘要         | 三三、一 |
| 民權初步摘要(劉光華)    | 三三、一 |
| 中國革命史(貝華)      | 三三、七 |
| 中國國民黨史略(華林一)   | 三三、五 |
| 國民革命的兩大使命      | 三三、五 |
| 黨國旗黨國歌         | 三三、八 |
| 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 三四、三 |
| 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    | 三四、三 |
| 五屆八中全會紀要       | 三二   |
| 中國最近之革命運動的時代背景 | 三二   |
| 五 現地教材         |      |
| 現地抗戰論(羅大愚)     | 三一、五 |
| 革命幹部論(羅大愚)     | 三一、五 |
| 組織黨(高士嘉)       | 三一、五 |

|              |       |
|--------------|-------|
| 同志篇(高士嘉)     | 三一、五  |
| 紀律篇(高士嘉)     | 三一、六  |
| 秘密篇(高士嘉)     | 三一、六  |
| 宣傳篇(高士嘉)     | 三一、六  |
|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比較 | 三三、九  |
| 抗戰形勢         | 三三、九  |
| 幹訓班訓詞集       | 三三、九  |
| 國際現勢         | 三三、九  |
| 中國戰時情況       | 三三、一一 |
| 中共批判         | 三三、一一 |
| 日本研究         | 三三、一一 |
| 革命者與環境       | 三四、四  |
| 中共問題         | 三四、四  |
| 六 抗建文庫       |       |
| 國民精神總動員綱要    | 三三、三  |
| 安內幕(齊世傑)     | 三三、五  |
| 我們戰友的血的教訓    | 三三、四  |
| 江逆賣國行為的真相    | 三三、四  |
| 各國國旗         | 三三、八  |

|                  |       |
|------------------|-------|
| 陝北剪影(原景信)        | 三三、七  |
| 復興體操             | 三三、九  |
| 製版術              | 三四、五  |
| 印刷術              | 三四、五  |
| 裝訂術              | 三四、五  |
| 西訓班概況            | 三三、一一 |
| 革命歌曲集            | 三四、五  |
| 一九四二年國際情勢鳥瞰(高士嘉) | 三二    |
| 七 黑白叢刊           |       |
| 火舌集(辰光)          | 三三、四  |
| 三女性(文起)          | 三三、四  |
| 虹霓(辰光)           | 三三、八  |
| 如是我想(文起)         | 三三、六  |
| 夜行人(辰光)          | 三三、九  |
| 八 東北公論           |       |
| 第一卷第一號(創刊號)      | 三二、六  |
| 第一卷第二號           | 三二、七  |
| 第一卷第三號           | 三二、八  |
| 第一卷第四號           | 三二、九  |

|         |       |
|---------|-------|
| 第一卷第五號  | 三三、一  |
| 第一卷第六號  | 三三、二  |
| 第一卷第七號  | 三三、三  |
| 第二卷第一號  | 三三、六  |
| 第二卷第二號  | 三三、七  |
| 第二卷第三號  | 三三、八  |
| 第二卷第四號  | 三三、九  |
| 第二卷第五號  | 三三、一〇 |
| 第二卷第六號  | 三三、一一 |
| 第二卷第七號  | 三三、一二 |
| 第二卷第八號  | 三四、一  |
| 第二卷第九號  | 三四、二  |
| 第二卷第十號  | 三四、三  |
| 第二卷第十一號 | 三四、四  |
| 第二卷第十二號 | 三四、五  |
| 九 工作彙刊  |       |
| 第一號     | 三四、一  |
| 第二號     | 三四、三  |
| 第三號     | 三四、五  |

|                               |        |
|-------------------------------|--------|
| 自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至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共<br>出三十五期 | 一〇 週 報 |
| 一一 時事半月刊                      |        |
| 一月二十日號                        | 三二     |
| 二月五日號                         | 三二     |
| 二月二十日號                        | 三二     |
| 三月八日號                         | 三二     |
| 三月二十日號                        | 三二     |
| 四月五日號                         | 三二     |
| 四月二十日號                        | 三二     |
| 五月五日號                         | 三二     |
| 五月二十日號                        | 三二     |
| 六月五日號                         | 三二     |
| 六月二十日號                        | 三二     |
| 七月七日號                         | 三二     |
| 七月二十日號                        | 三二     |
| 八月五日號                         | 三二     |
| 記錄新聞                          | 三三、一   |

一二 時事月刊

|                |       |
|----------------|-------|
| 第一卷第一號         | 三三、五  |
| 第一卷第二號         | 三三、六  |
| 第一卷第三號         | 三三、七  |
| 第一卷第四號         | 三三、八  |
| 第一卷第五號         | 三三、九  |
| 第一卷第六號         | 三三、一〇 |
| 第一卷第七號         | 三三、一一 |
| 第一卷第八號         | 三三、一二 |
| 第一卷第九號         | 三四、一  |
| 第一卷第十號         | 三四、二  |
| 第一卷第十一號        | 三四、三  |
| 第一卷第十二號        | 三四、四  |
| 一三 時事特報        |       |
| 時事特報第一號至第五號合打本 | 三三、一二 |
| 時事特報第六號至第十號合打本 | 三四、五  |
| 一四 短波新聞        |       |
| 第一號至第三十四號      | 三四    |

一五 調查資料

|                          |       |
|--------------------------|-------|
| 一般資料第一集                  | 三二、一〇 |
| 一般資料第二集                  | 三三、三  |
| 王道樂土的一角                  | 三四、三  |
| 論調查研究                    | 三四、三  |
| 三十四年第一季現地情報              | 三四、四  |
| 三十四年第一季時事日報              | 三四、四  |
| 重慶派國民黨抗日團體之對滿<br>攻勢(日本文) | 三四、一  |
| 關於一二·三〇事件(日文本)           | 三四、二  |
| 一六 其他                    |       |
| 博達圖書館圖書目錄                | 三三、一〇 |
| 碩強圖書館圖書目錄                | 三四、一  |
| 出版通訊第一卷                  | 三三、一二 |



## 黑專「先鋒」月刊瑣記

林宗華

「五二三」這一個加到一起成為「十」的不平凡數字，二十年來在東北愛國青年的記憶中，它永遠像一支由血淚交織而成的火炬，成為他們抗日以及勝利後抗俄反共奮鬥的代用語。這支火炬一直照亮他們，使他們光耀奪目。在他們眼裏，它最足以代表民族的氣節。在他們心中，它也就是不可征服的標誌。黑專（黑龍江省黨務專員辦事處之簡稱，設在齊齊哈爾）也有一支火炬——「先鋒」，就是由「五二三」火炬點燃的。「先鋒」火炬當年曾照過黑暗的塞北邊疆。高舉這火炬的，正是那一大片土地上生長長的愛國青年。筆者在革命行列中，追隨先進同志，雖然負責過縣級和院轄市組織工作，也經歷過一段行政工作，來台以後並曾屢身生產技術部門和教育工作；但回顧過去的生命歷程，記憶最新也最深的，唯有黑專時代，在週圍滿佈敵人，俄共犬狼猖獗，氣氛充滿緊張的日子裡，秘密編印發行「先鋒」的那一段歷史，最有價值也最值得回憶。二十年不能算短，往事幾成雲煙。我們這一群當時二十多歲的天真小伙子，如今或已白髮蒼蒼，或已兒女成行。回想起塞北龍沙的寒夜，朔漠呼倫貝爾的風砂，絲互千里的興安嶺原始處女林，黑龍江一水之隔江東六十四屯的血淚，又如何能不興起一陣因恨家仇之感傷呢？！

三十四年八月，我在黑專擔任宣傳工作。專員趙岳山兄認為在這荒蕪的北國，我們為配合政府的接收和宣撫工作，迫切需要一種有力的文字宣傳工具。經大家研究結果，咸以出一份雜誌最適合需要。當時處境，印刷設備和編輯人才可以說要什麼沒有什麼。但幾經商討，決定必須克服一切困難，以最迅速的階段，每月出刊一次，俾展開文字宣傳工作。決定由筆者與王翔飛同志負責編輯。岳山兄任社長兼發行人。雜誌名稱方面，我們起初想用東北公論黑專版的刊名，不過一經大家檢討，認為東北公論社遠

在瀋陽，當時交通梗阻，連絡困難，無法獲得稿件的供應以及其他的協助。後來想到當時黑專的革命環境，幾乎是直接與敵人接觸的最先鋒部隊。於是我們便把雜誌的名稱，命名為「先鋒」。社名也就定為先鋒雜誌社。同年十月十五日，我們終於萬難之中使一本十六開三十頁的「先鋒」創刊號問世了。封面記得是：畫了一隻有力的手，擎著一支火炬。第一期印了六百本。以後增印到一千本。當時均係由各地前來黑專受訓的同志們將之帶回工作現地。北至：漠河、黑河、邊河、孫吳、北安、克山、泰安、明水、拜泉、甘南、嫩江、布西、訥河。南至：景星、泰來、洮南、洮安、安廣、開通、通遼、索倫、王爺廟。西至：滿洲里、海拉爾、三河、雅魯等地。就這樣「先鋒」的腳踏遍了所有老黑龍江轄地，無遠弗屆。就這樣在人力、物力、財力樣樣困難的條件下，幾乎完全靠著我們東捐西湊，一期一期地繼續刊行。那時東北的局勢越來越緊張，情況越來越惡化，以嫩江省主席彭濟群為首的接收人員，不能離開齊齊哈爾一步。黑專的同志則以各種神出鬼沒的手法，馳騁於塞北的遼疆大地，忍饑挨餓，以黨協助政軍，從事著艱苦無比的工作。我們這些革命同志的精神食糧——「先鋒」也就一包一包地包好，交給一些穿著皮「烏拉」和藍棉襖的青年朋友們。他們背起這些刊物，和我們熱情的握手道別英勇就道，回到他們那些僻遠的崗位。我們常常在子夜裏分發雜誌，當他們動身時，我們互道珍重。望著那些艱苦卓絕的朋友們的背影大踏步而去，我們不禁暗自掉下感激之淚。我記得：有一次孫吳的廖崇剛同志，就在那一次背著「先鋒」去後，途中遇伏，與俄共犬狼作戰，彈盡被俘，為蘇兵殺害。廖同志是一位風度翩翩的有為青年，滿懷壯志和熱血，就這樣成了不歸之客！

二十年了，我們由白山黑水，越過黃河長江，輾轉流徙三台。當時黑專的老友，今日在此常見者已寥寥無幾；也不過只有趙岳山、富德淳、王壽春、修廣翰、陳錫、崔鳳獻諸兄而已。緬懷漢北與安廣麓，為抗日反共而犧牲的無數青年朋友的忠骨，和在大陸上忍受煎熬的志士，以及故鄉的父老家人們，真

是益增艱悚，寢饋難安。尤其當時「先鋒」編者之一的翔飛兄和幹部同志華慶、耿春霖兄，均淪入鐵幕。謹藉此文默禱，神佑吾友健在，如「先鋒」的火炬般，永不停熄它那熾熱的火光照耀著，黑暗的大陸，準備迎接我們這些萬里的歸人！

## 遼西的地下報——新聞報

于 超

新聞報——用現在的報格來講，是一份八開的小報，每日出刊兩版，分印正反兩面，總共用一張紙，有時因為紙張不好，只好分印兩張。報頭正面為第一版，專載新聞及時事分析。第二版專載政治或黨務活動及地方要聞。另於空隙之處，酌載通訊或記事等。報型雖小，但頗適於傳遞或攜帶，在當時確是一份「上品」的政治精神食糧。尤其是在本黨地下工作同志間，已成為每日不可或缺的讀物；也足證當時人心思漢，如火之燎原了。先後後更名為「遼西民報」，並向政府正式辦理登記，社長為述仁同志，羅大愚同志擔任發行人。直至東北局勢惡化，錦州陷匪而被迫停刊。

新聞報——是在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出刊，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軍節節勝利，蘇俄將出兵東北。偽滿各報雖對「皇軍」之「玉碎」日有所載，但對盟軍及國軍進攻之正確消息，則諱莫如深。即使少有刊布，殆亦為歪曲或不實，甚至含有漫罵之報導。新聞報在千萬人矚目之下，乃應運而生。設址於錦州市聞道同志私人開設的醫院倉庫內。時五二三捕人高潮甫過，敵偽特務尖銳之嗅覺仍不可侮，惟終以掩蔽得法，工作尚稱順利。

新聞報消息來源，完全靠聞道兄的十九灯收音機，機件性能良好，無遠弗屆。該時偽滿管制收音機極為嚴格，配售國人限四燈長波者，五燈短波超外差式收音機僅日人始能請領執照。若私藏六燈以上收

音收報機，有人告密或被搜出，實不啻大逆不道也。吾人經常收聽重慶台之廣播，兼及印度新德里廣播電台之報導。每屆子夜，述仁、閉道兩兄開始收聽國語紀錄新聞及英語本日最後新聞兩項節目並加以紀錄。英語本日最後新聞不再用國語播出，翌晨始用國語播出，為爭取時效，閉道兄當夜即譯成中文，使之於翌日見報。擁有短波收音機的同志，翌晨在家秘密收聽重慶台晨間播出之新聞報導，同時又收到一新聞報一，兩相對照，報上所載消息竟完全相同，因此新聞報的讀者莫不讚揚其消息之迅速正確。國語及日語部份則由筆者負責收聽，並擔任寫鋼版和油印的工作，在天明之前印好，黎明便開始送報了。

送報——在今天看是一件易事，常見報童騎車吹著口哨，甚至玩弄花式把報紙飛擲到訂戶家裏。在當時，無論是敵偽統治末期，或蘇軍進駐以至匪軍佔據時期，都是件玩命的事。若被抓住除送報人當場被知再也回不了家外，性命之憂，亦是意料中事。雖如此，可是當時送報的人特別多，也特別愛幹，並認為這是無上光榮。僅就記憶所及，那時候的報差計有：張渠兄（化名魏世賢）、述仁兄、張慶凱兄（化名趙時傑）、閉道兄、史興兄（化名閉彥）、曉晨兄（後任遠西民報總編輯）等，尚有未發生橫的關係不知名同志多人。掩蔽方法真是五花八門，如高毅同志化裝成買菜狀，菜籃最底層是報，上面是菜，不慌不忙，混於人群中向目的地投送。部份送報人有懷小型手槍者，萬一被發現，也只有硬碰硬了。

新聞報初期三天兩天出刊一次或一天一次不定，匪軍據錫時期則是日刊一次，一直出刊到國軍出關為止。有時一張蠟紙總油印兩百張後已斷裂，尚須再次製版加印分發，以慰大多數人的渴望。

新聞報所使用的房產、收音機、鋼版、蠟紙、油印機、油墨、紙張，以及工作人員的食宿全全靠是由閉道兄無條件捐助的，義骨忠心，硬是偉大，與今天某人捐獻若干而是為了競選什麼員者，自不可同日而語！

新聞報後身的遠西民報，創刊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日。至三十七年十月慶祝創刊兩周年未久，東

北局勢急轉直下，瀋陽等四大都市陷於孤立，遼西地區已朝不保夕，遼西民報仍奮鬥至最後關頭，至錦州棄守始被迫結束。部份人員及同志有的隨政府轉進，有的投筆從戎，大家都來到臺灣。

回想起來，那時候的幹勁，真是不知從何而來，毫無條件的，毫無保留的，真是作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地步。就中以述仁兄言，那時候他是給開道同志醫院當燒火的，他化名王先華，主廚是一位王姓老太太，爲了掩護曾極王老太太作乾媽。先復後他由地下而地上，又辦黨又辦報，王老太太一看他的乾兒子可真了不起，曾兩眼喜淚盈眶地說：「我看他就不像是一個燒火的，時常和院長密接，常往後倉庫裡跑（指收音機室），我時常納悶，但我對誰也不敢說，我知道你們不是在作壞事，我想你們大概就是國民黨吧！」足證王老太太的愛國心，並不遜於本黨同志。她的不敢問，不敢說，真是做到了保密防諜，她的貢獻實不亞於我們的一位同志。

# 敵偽時期東北文壇剪影

季剛

## ——文壇滄桑外一章

徐行爲「夢回青河」寫序，曾有「要談到中國現代文學史，敵偽時期淪陷區的文學的一章，則幾乎是要交白卷」的慨嘆。實則抗戰時期，廣大的淪陷區並不都是不長水草的沙漠地帶。無論任何地區，任何時代都不會沒有作家，也不會沒有作品；正所謂有煙的地方必有火，有人生的地方就有文藝。文藝本是人類生活的反映和思想的表現，但在受異民族侵略統治地區，一切不能自由反映表現時，有關文藝活動，勢將分途發展。所以要研究敵偽時期東北地區的文藝，必須從公開的和地下的兩方面來看，始得其全。前者包括所謂「偽滿」作家及其作品，後者則涉及我愛國志士所從事的文化抗敵活動。這兩方面，本來都有成就，可是勝利之後，全被人加一個「偽」字給抹消了！時至今日，非其人不知其事者不能寫，知其事而身爲其人者又不便寫或不屑寫，因而形成了一段文化真空。筆者僅就所知，略將敵偽時期東北地區之文藝狀況，作一素描，用以證明至少在東北不是一張白卷，更進一步希望能拋磚引玉，以補史遺。惟茲事體大，非此短篇幅所能網羅盡致。此處所述者，祇置重點於文藝作品本身；至於繪畫、音樂、戲劇、電影等皆略而不談；但爲增加了解，對當時敵偽軍政文教背景，亦不能不略加陳述。

日據東北，成立偽滿洲國，歷時十四年。文藝工作的推移可分爲三個階段：「九一八」事變至「七七」抗戰爲第一期；「七七」至太平洋戰爭爲第二期；太平洋戰爭至抗戰勝利爲第三期。

第一階段：（民國二〇——二五）地上荒涼，地下混沌。

東北易幟，響應革命，河山一統，人心振奮，文藝活動亦驟有一番蓬勃奮發之朝氣。不幸，爲時不

久，日軍製造柳條溝事件，北大營首遭砲火，東北旋即淪陷，我軍政黨務機構，相繼內遷。因九一八事變激盪而起的各形各色抗日義勇軍，亦次第瓦解或撤離入關。人們的國家思想，民族意識，敵愾情緒，祇有留存在心裡，甚或朋友間的談話，以及私人的書信往還和日記上，即此亦難免顧忌，文化活動遂自行斂跡。當時在文壇上已露頭角稍有名聲的文化人，有者次第入關，有者封筆轉業。報章雜誌上，除了敵偽的宣傳文字外，所謂「文藝」，內容則多是炒冷飯，賣古董，日文翻譯品以及無是無非的閒情雜趣稿件；報紙又少，刊物也不多，人們在大難臨頭的時候，也就不違習文了。所以這個時期的東北文壇就和東北地理環境一樣，白初春跳入深秋，繼而冰封雪掩，一片荒涼，進入東北地區中國文藝的冬眠期。

日本侵略東北，先是軍事佔領，次為政治控制，其目的在經濟榨取與擴大殖民，原無意於鼓吹文化與普及教育。在此軍政高壓時期所僅存的幾份中文報紙，亦均有日人主持。如大連的泰東日報，瀋陽的盛京時報，早即為日人侵略之喉舌；哈爾濱之大北新報，吉林之吉林日報，齊齊哈爾之黑龍江民報，營口之營商日報，至此也均受日人控制；至長春之大同報，創刊於偽都，則為偽滿政府之機關報，更不待言。中文雜誌方面，則有明明（撫順）、善鄰（大連）、新民半月刊（長春）、興滿文化月報、新青年、鳳凰、文選（瀋陽）等，頗名思義，當可瞭解其內容亦不外是鼓吹日滿一德一心一套的溫調。

在此時期的所謂作家們，其出走內地者，有蕭軍夫婦、端木等人，因係來自東北淪陷區，物以稀為貴，且有左翼為之捧場，都輕易竄紅於上海。留在東北新生的一群，則仍在履行階段，還沒有任何成就。若舉一二例足以代表那灰色年代的，當首推盛京時報的正宗漢奸穆儒丐（六田），他寫了一部滿洲歷史小說「福昭創業記」以謳歌偽朝，又複譯了一部雨果的「悲慘世界」，以「哀史」之譯名連載於該報，其次便都是些談茶煙、花道、鬼狐神仙等類文字。總之，若不是歌頌敵偽，便祇有逃避現實了。

第二階段：（民國二六—三〇）上下並流。百花齊放

日本文藝理論家厨川白村曾說：「文藝是苦悶的象徵」。作亡國奴該是東北人民最大的苦悶了。所以九一八之後，方始入學的一代青年，許多人很自然地走上了這條文藝之路；他們讀，他們寫，他們嚮往自由，他們有限度地接觸現實，表現現實，大部份都抑制苦悶於胸中，而代之以摸索焦灼與等待。

敵偽統治第一期中，在教育制度上，暫仍沿用中國舊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初高中各三年。東大、交大、馮庸大學均已關閉，祇餘以滿鐵為背景之滿洲醫大、旅順工大及英國教會之遠東醫學院；並未新設任何大學。在「新京」（長春）成立的大同學院，乃是作為統治工具的敵偽官吏訓練所，算不上是教育機關。這一時期的敵偽教育，可以說是以「愚民」政策為主。

敵偽統治進入第二時期，為了適應其所謂「產業開發」以攫奪東北資源，需用大量技術人員，乃公佈「大學令」；改革學制。初小稱國民級，高小稱國民優級，年制依舊。初高中併縮為四年，改稱國民高等。另外突然設立了十八所四年制專科程度的單科「大學」。綜觀這些大學中，除了吉林「師大」，長春「法大」分別造就教師與法官外，其餘均為農、工、醫、畜產等應用科學範圍。不僅如此，就連中學教育的國民高等，也都分為農、工、商等科。總之敵偽目的在訓練產業技工，避免培育文化思想，所以這一時期的敵偽教育，可以說是以「役民」政策為主，也就是實施奴化教育。

可是「教育」「文化」這東西是有其本身自發的功能的。不拘統治者的目的何在，方式為何，它都能使接受教育的人，睜開眼睛，運用思考。你讓他注目紅日，他可以遠望青天。所以這些敵偽以役民為目的所創立的教育機關，都自然而然的成了反滿抗日的副產工廠。此是後話，暫且不提。

之外，日本為了鞏固其侵略東北的果實，進而發動蘆溝橋事變，期以「速戰速決」戰略，逼使我政府承認「滿洲」的現實，退出華北，以遂行其滿蒙大陸政策。却不料一觸竟引燃了中國長期抗戰的聖火。



抗戰軍興，舉國欣騰，東北同胞，更形奮躍，大有敵僞政府指日傾覆，滿天鬱雲驟然開散之感。當代東北青年，基於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而自動覺醒躍躍欲試，中央亦增派黨務人員，加強抗日地下工作。當時，羅大愚先生首倡以推廣文化運動，為喚起民衆的張本；以深入文教工作，為立黨起義的階梯。一時我許多同志打入教育界，滲透文化界，並爭取已成名的「文化人」加入活動。除公開設立書局、出版社和雜誌社外，更秘密組織東北通訊社刊行東北公論，由社長高士嘉主其事，於是興起了對敵僞的文化鬥爭，也開展了地下的文藝活動。

當時，經過十年來的寫作磨練，在「滿洲文壇」上已成名的作家，計有：古丁、石軍、壽青、小松、疑進、山丁、吳瑛、秋螢、田兵、勵行健、沐南、也麓、金音、吳郎、杜白羽等約有百餘人，都有創作單行本問世。

這些作家們，有的躲在象牙之塔裡，孤芳自賞；有的內心抗敵却行動踟躕。我同志躋身文化界直接作戰者，則有姚彭齡設博智書局於瀋陽，以掩護印製秘密書刊。陳蕪、駝子打入營商日報，擴大宣傳。王覺於長春創立「新時代出版社」，出版忠義叢書及畫刊。詩人楊野於瀋陽創辦「作風刊行會」，發行以詩、翻譯及木刻為主的「作風」月刊。張輔三、王天穆滲入偽「協和會中央本部」，參與「青少年指導者」編務。季風以鋒利的雜文及精湛的文藝理論，奪得長春大同報副刊主編的據點。楊野、陳蕪會同范紫於吉林出版詩歌叢刊。不知發表了多少篇有戰鬥性的文藝作品，鼓動了多少人的抗敵意識，一時風雲際會，蔚為壯觀。

當時筆者也曾心血來潮，寫了一篇「出埃及外記」，未具投寄地址，化名投稿於長春的「新滿洲」上。這篇小說取材聖經故事，描寫被壓迫民族在異民族統治下爭生存爭自由的壯烈行動，革命抗敵意識十分露骨。「新滿洲」與「麒麟」二雜誌同為偽「國務院弘報處」（相當今之新聞局）直接經營之綜合

性月刊，編者劉某并非我地工作人員，竟能一字不易大胆付印，人心思漢，可見一斑。

統治者也是有眼睛的，這種文壇現象不會為敵僞所忽視，更不會為敵僞所容忍。敵僞的教育政策已如前述，在文化語言方面，最初曾推行語學奨助政策，每年舉辦日文能力之「語學檢定試驗」，分三、二、一、特四等，合格者不論在校學生或服務之公教人員，均按月發給優厚的「語學津貼」，以資利誘。此時日語仍稱日語，中文仍稱國文。其後在教科書的編訂上，乾脆將日語稱為「國語」，以中文為「滿文」；授課時數比例，中文倒成了「外文」。對日本的稱謂關係，也由「友邦」改稱「親邦」了。同時成立「滿洲書籍配給會社」，低價大量配銷各種日文書刊，以杜塞中文書籍之流傳，作為其文化戰的一項對策。又組織「日滿文化協會」，集在東北之「日滿」作家於統一組織之中，公佈「英文指導綱要」，期使「日滿」作家，在欽定政策下，共同創造新的「滿洲國文學」，要求中國人都用日文寫作，藉以遏止中國語文的傳播，枯莖中華民族文化的活動。這一惡毒政策，終以時間關係，未能達到其預期效果，在當時祇做到「日滿」文作品互譯的地步。

太平洋戰爭前夕，日本軍事政策，曾有兩進北進之爭，東北局勢日緊，我反攻前綫遙遠，東北文壇所蘊釀的濃厚敵愾氣氛，不能有起義行動與之相配合，明眼人一看便知行將肇禍。於是我地工組織透過李風等人，先後在「大同報」、「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上發出「沉默是黃金」的警號；因當時正有一番文藝上的論戰。這警號，一方面勸戒那些有血氣的文藝工作者或文藝愛好者，最好是提高警覺，沉默地工作；一方面斥責那些御用文藝家，時機到了，別再歌功頌德，為敵張目。

真是時機到了！不過，天亮之前最黑；有些人還沒有看到黎明的曙光，却先遭到了敵人的魔掌，於是結束了這一階段燦爛的文藝全盛時代。

在這文藝活動全盛時期，名作家之代表作，計有：古丁（徐長吉）之「奮飛」、「原野」、「平沙

「壽青（劉佩）之「青服民族」、「廢墟之書」、「黃金的窄門」，小松（趙孟原）之「蒲公英」、「鐵櫃」、「洪流的陰影」，疑遲（劉玉章）之「拓荒者」，山丁（梁孟廣）之「山嵐」，吳瑛之「兩極」，王秋螢之「礦坑」、「河流的底層」，季風（李磊、又名季瘋）之「雜感之感」、「婚前婚後」，楊野（楊維興）之「夢與裝飾」，均擁有甚多讀者。其中古丁任職「國務院」，以「平沙」一書獲僑「民生部大臣」文共賞，為當時文壇祭酒；小松任職「滿映」，出身文會書院，歐化較深，文多浪漫彩色；壽青有鬼才之稱；季風之雜文比其小說更為人推崇；楊野初以呢喃燕華名發表詩作，語多故國之思；吳瑛並非「女性作家」而揚名，實則其作品及為人皆在其夫異郎之上。至於也麗之小品，金音（馬驥弟）之散文，勵行健之科學寓言，黃曼秋之通俗小說，楊慈灯之鄉土文學，陟沙、張羅之文藝批評等，均多佳作。

當時受日本軍部支持的「華文大阪每日新聞半月刊」，行銷中國整個淪陷區及其後南洋日軍佔領地帶。「華每」的篇幅，除了宣傳品外，以一半的地位刊登文藝作品，曾網羅了不少「滿洲」及「新中國」作家的稿件。其中因徵文人選而成名的，有田瑯（干明仁）所作長篇連載「大地的波動」，但瑯（女，為田瑯之密友，二人均為留日攻讀的東北籍學生。）所作中篇「安秋和馬華」；就文談文，都不是很可貴的。看這些作品要用一點探礦學的眼光，才能發掘出：何者已說出，何者未說出；何者為真話，何者為假話。同時在社會風物的描寫上，這些作品都能給那個時代刻劃出明朗的線條，供人研究參考。

另有一位沒有文藝作品的文化人姜興（姜學潛）者，原於瀋陽主編「新青年」月刊，後轉職長春僑「協和會中央本部文化部長」，主持該部「青少年指導者」的編務。這個刊物其後改稱「青年文化」，原是侵略者地道的文化工具，但由姜興繼任後，其所編出的東西，却處處使讀者興起愛民族的情緒，所以對當時文化界與青年層很有影響。當時日本憲兵隊也曾數度傳詢，他則以為推行「日滿協和」及

東亞共榮圈」政策，不能否定當地民族的存在，與日人爭辯，因之仍能安於其位。姜雄未直接參加地下工作，但是一位有力的同情者，這當然是受我張輔三、王天穆等同志參與編務的影響。

平心而言，其未直接參加文化作戰的文藝工作者，姑不論其在「偽職」上的言行如何，但在敵偽統治下，透過種種環境上的限制，仍能寫出許多被人爭誦的作品來，有意無意地，在敵偽摧殘消滅中國文化政策下，作了中華民族本位文化的守衛者，作了中國新文學的播種耕耘者，使東北青年，在殖民地的教育中，仍能接受純正國語文的薰陶，這不能不說是他們最低限度的貢獻。尤其是在他們的作品中，雖不時引用些日語、名詞和句法，但由於是吸收再創造的關係，並未造成不倫不類的「偽和語」，反倒豐富了中國文學寫作上的詞藻與語彙。

這些作品能够被容許「寫」與「印」，因為它們的作者當時都以「純文藝」相標榜。他們得蒙由於此，它們被人購閱亦由於此。

嚴格說起來，「純文藝」這東西是不存在的。文藝離不開人生，人生離不開現實，而政治是現實生活中最現實的部分。他們的作品儘管在這一點上力圖逃避，但豈又能永遠脫離這現實生活的核心？況文藝又是心靈的活動，從事心靈活動的人，也必時時觸及其良知。他們寫人生修養，寫愛情婚姻，寫經濟生活，稍一深究也必觸及社會現狀和政治背景，也就是立即碰到國家民族的問題。所以當時地上文藝並生成長到了這一階段，便無法也不能再發展下去了。他們若不喪心病狂甘作文化漢奸，則祇有兩條路可走——參加戰鬥行列或沉黙。

### 第三階段：（民國三一—三四）地上枯萎，地下蓬生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人稱之為大東亞戰爭），敵偽為安定後方，肅清內部，於三十日起，在東北各地各階層發動廣範圍的檢舉，造成一次重大的「一二、三〇」事件。

在「一二、三〇」事件中，我文藝工作者多遭不幸，刊物均告停息。陳蕪、范紫脫走入關，楊野、李風相繼被捕，新時代社封閉了，王覺、張輔三、王天穆刑死獄中，一般文化人也都如驚弓之鳥，噤若寒蟬，地上的文藝活動如遭大風雪，又跌入了一個冬天。

伴隨戰爭的物力消耗，紙張缺乏，加之集中控制，加強管理；敵偽將各地中文報紙，統一改組為「康德新聞」，幾乎造成了「一國一報」的奇聞。當然這份報紙裡，乾脆將滋生是非的副刊給剝掉了。所以這個時期的東北文壇，在表面上成了文化死滅狀態。

然日本為配合其「大東亞共榮圈」政策，又不能不借重文藝宣傳，籠絡文化人為其役用，乃於東京召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指選古丁、蔣青、小松、吳瑛為「滿洲」代表。這個有政治性代表的頭銜，反倒貶損了他們在文藝上的地位。從此他們也就再沒有新的作品產生。其後古丁辭去偽職，與小松在長春開設藝文書房，從事出版事業，刊印藝文叢書，快讀文庫等，倒也不失為一個文人無文時的正當下場。

有的人實在不甘沉默，如山丁在此時期寫了一部「綠色的谷」，內容以自然風光為主，採取了白俄作家拜克夫的路線。拜以大興安嶺狩獵為題材，寫了一部「虎」的山林小說，涉入動物界生活的內面，有四種以上的譯文，負盛名於一時。這些作家筆下不敢再觸及人生社會，祇好針對大自然，乃不免有「迷向原野」之譏。

在「一二、三〇」事件中，我地工組織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尤以青年工作部門為甚。以長春一地而言，偽滿各大學已有二百餘名學生遭受株連，有者被捕，有者逃亡。審判時候，偽法政大學校長蔣田健太郎曾自動為此一併被捕青年出庭辯護。他說這一群「九一八」時期的兒童，未受過中國教育，在接受完全的「日滿」教育後，却起來「反滿抗日」，為甚麼？按着他的解釋是：（一）民族意識是天生的，自

熱的。(二)滿州建國最初是由於日本軍事行動；建國後，在滿工作的日人又常以征服者的態度，造成反感與敵視，因而不能樹立「日滿協和」的建國理想。(三)因此這群青年的罪行，大部分應由在滿工作的日人負責；他以日本人的立場，對不起天皇，以教育者的立場，對不起學生。所以他請求庭上：「量刑從輕」。言時聲淚俱下，聽者動容。話雖如此說，楊野等人，仍各被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其後，民國三十三年冬，敵偽特務機關，將歷年來我地工組織鬥爭經驗，寫了一部長達百二十萬言的研究報告，書名：「重慶派國民黨之對滿攻勢」。其結論認為這些地下工作人員，不能單純地看做是重慶的間諜，或是一般的政治犯；他們可以說是「一群民族文化運動工作者，所以愈捕愈旺，越殺越多。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地工組織受了幾次事件的教訓，一切工作都採取更嚴謹更秘密的方式。文化部門以東北通訊社為主，高士嘉、趙岳山、張一正、史惟亮、李鳳等數十同志參加工作；出版綜合性雜誌「東北公論」月刊及時事週報，抗建文庫。並發行文藝性的黑白叢刊，其單行本計有：火舌集、夜行人、三女性、紅兜、如是我想等等。此外各地方亦有文藝性刊物，如瀋陽之「拓光」、「公理」、「大地」，營口之「渤海潮音」，長春之「新血輪」，哈爾濱之「江流」，遼平之「柳邊」，通遼之「駝鈴」，齊齊哈爾之「先鋒」等。(當時地下刊物均用薄紙油印之袖珍本。東北公論於勝利後公開出版，且增出副刊。)總之，此一時期的東北文壇，地上的盡歸枯萎，地下的却滋生茁壯堅強起來。

文藝雖貴乎象徵，但前一時期能公開發表的有「保衛祖國文化，爭取民族自由」思想的作品，因行文有所顧忌，影射又加隱喻，使人猜起來總嫌有些吞吞吐吐；而今東北公論等書，是地工組織的對內刊物，流傳在同志或半公開的外圍團體中，因之其所刊載的稿件，明示作品的個性，頓時大有淋漓痛快之感。例如火舌集是筆者所輯一冊書簡，其中最能代表當代青年思想的，是一位地工青年向其戀人告別的短信。有云：

「而今啊——是如此的時代；將愛一個人的心，分散給大眾吧！……」

這些話，在平時，不免有「高調」之譏，但出於一位真正放棄小我感情，從事革命實踐的青年之筆，則真摯而又感人。所以社長高士嘉為此集作跋時，評曰：

「在這些信札裡面，發信人那種純厚的天性，豐盛的热情，清明的理智，於無形中暗示着一種人格的典型。這個新典型，即使說是大時代的產物也無不可。在這鐵血大門爭中，那些緬懷救國情緒的詩人，崇拜外國的洋癖者，因循泄沓的樂天派，確是沒有用武之地了。這個時代，就是將愛一個人的心分散給大眾的新典型的天下。」

至於季風新作：「風吹着，我們走；風不吹着，我們也走！」是一部中篇小說。這個書名較長，原是取自書中女主角的兩句話；這兩句話，也正代表了這支文化隊伍，孤軍奮鬥時期的誓言。當時楊野自獄中寫出一首詩，題為：「我是王」。他自喻為一頭猛虎，最後兩句：「虎入牢檻，虎仍是虎！」最足以吼出他被囚時的奮鬥心聲，也排作了檻外同志的工作勇氣。假若有所謂戰國文學的話，這些作品，可以說是真正的戰國文藝了。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敵偽發動最後一次但空前的大檢舉，地工組織又一次遭受破壞，各地文藝工作者亦大部入獄，此即震驚整個東北社會鼓起勝利血鐘的「五、二三」事件。

東北公論社同人，在長春監獄中，曾集體創作一首五二三紀念歌，每日晨夕吟唱，最能表現此次蒙難人士的堅貞信仰與革命氣概。（此歌詞在本文集中已有刊載，於此從略。）

這歌聲曾獲得敵人們衷心的讚佩；作歌如賽球，雙方都是勁旅，打來才有興趣！

總之，敵偽時期之東北文壇是一個用生命寫歷史，用血寫詩的時代。地下文藝工作者均因參與實際抗戰圖事，未得在文藝上多所造就；可是當時所播的種子，在勝利後開花結實的，仍有「熱煉」、「太

子河叫」(均為香港亞洲版)等書。

「熱煉」作者陳一塵同志，原就讀於長春工農大學，「一二、三〇」事件發生時，脫走入關。熱煉故事內容為其本身之經歷，前數章即記述其在東北從事地下工作之情形。書中之章先生即當時化名魏中誠之大愚先生；協助其出走的醫師即為筆者。詩時如溫舊夢，當年情景，依稀如昨。

「太子河叫」作者裝有明同志，遼陽人，亦係「五、二三」事件業難者，十年前以「我來自東北奴工營」一書，報導當時匪區内幕而名噪港台。「太子河叫」一書，係描寫東北農村歷受敵偽壓榨與匪禍燒殺，以及愛國愛民族的雷地青年被日本視為「敵人」被共匪視為「罪人」的悲慘命運。可稱之為一個時代的寫照。其文字率用遼南地區之方言，在研究鄉土文學時，自亦有其價值。

至於曾參與東北公論編務的李季風，勝利出獄後，不幸遭共匪殺害；史惟亮則專攻音樂，五年前西遊歐陸，在作曲方面已有很大成就，今已返國服務。自彼主張發揚民族本位音樂為中國音樂之正當出路一點觀之，其擇善固執的精神，不能不說是深受地下工作時期文藝思潮的影響。

文壇興衰，關乎國運。研究一個特殊時地的文藝活動，可以由地上的文藝，辨識一個時代的風貌；由地下的文藝，窺測一個民族的生機。而今東北，又陷敵手，繼往知來，必更有一番可歌可泣的史實。惟筆者現正流亡海外，不得親歷與聞，僅對此二十年前的一段文壇往事，畧事報導，尚祈今日關心中國文藝的史學家與高唱戰鬪文藝的工作者有所教正。(本文轉載自「文壇」第六十三期，作者為趙岳山兄。)





## 第七編 蒙難紀實

### 日本蒙難·泰康脫險

富德淳

小引：偶在小組會議上，應邀報告在日本從事黨務工作蒙難經過，聽者頗為動容。本次黨聲文，復蒙小組推余就此撰述，藉充篇幅。初以失敗之歷史，尚足為人道，曾予婉拒。嗣因懇託至再，盛情難卻，復念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爰就事實經過，略為追述，生涯鱗爪，聊為紀念耳。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日本在東北破獲了被他們稱為規模最大有組織有計劃的抗日團體，逮捕了數千本黨的热血青年同志。這就是所謂「一二·三〇」事件。其餘波漸及於日本。三十一年二月間，我便與二十二位同志同時被日本憲兵隊檢舉，其地區北起北海道，東至東京，西北至新潟、鳥取，西至神戶、大阪、廣島。

被捕後，我感到這已是難望生還，所以決以一死之心，把握這以身許國的良機，與敵人周旋到最後一分鐘。這決心抵抗了種種的嚴刑拷問，最後使敵人無可奈何的說：「我非常同情你的處境，但我們因為立場不同，不能不審問你！」這期間，我曾有一個幻想，想在我個人殉難之前，以我至誠的拙筆，使敵人痛改前非，因此草成了「地下雜感」一篇，力斥日本侵華的錯誤，強調我國抗日為正義之戰，並申述亞洲永遠和平之道。內容概分：日本侵華的謬誤，我反滿抗日的理論根據，東亞的黎明等數章，記得在序言中的第一句是：「我是 蔣委員長部下，現在成了東條的囚人。我願代表中國千千萬萬的青年，發出我最後的呼聲，以我的鮮血來換取你們（日本）的覺悟，以贏取亞洲永久的和平！」自此以後，「東條的囚人」竟成了日人喚我的綽號。

三十二年的春天，我們被送回了偽滿首都的長春，最先是在日本憲兵隊的地下室。三個月後又移到長春監獄的單身房。這個房間約有三公尺寬，五公尺長。每日食於斯，寢於斯；並且時時刻刻在面目猙獰的日本看守監視之下，不准動一動，除了正坐之外，一切都是犯規，輕則申斥，重則鞭笞，這種生活繼續了一年多。直到我們判決的時候，已經死去了三位同志。

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國葬之日，正是我們受敵偽裁判之時。我被判處無期徒刑；其餘的各位同志由無期徒刑到十五年、十年、七年不等。但我們堅信抗日終會勝利，我們的苦日子終有盡頭，雖在嚴格監視之下，仍用「壁語」傳達消息；用室內運動保持健康——儘管每天只有兩碗高粱米飯和半小心的菜湯。

三十四年的春天，日本人為了利用犯人做敵地的開發與改良，在北滿重鎮齊齊哈爾附近的泰康縣成立了一所營農監獄。日本人知道我是京都帝大農學部的學生，在他們「人盡其才」的政策之下，把我從長春送到泰康，領導這一批犯人開墾種地。就在我離開的第三天，長春便遭盟機轟炸。長春監獄監房中彈，我三日前住過的監房竟有兩名同志炸得血肉橫飛。最殘酷的日本看守岡崎也同時死於非命！

泰康監獄因屬初創，又兼性質特殊，不像一般監獄的深溝高壘，只是一個普通農家的大院落。所以在這裡的犯人，都是二三年或幾個月之輕刑。現在來了一個無期徒刑的我，還是破天荒的第一遭。我每天的任务是領着犯人種地，管理典獄長室中的圖書報紙。借了這個方便，我可以知道一些外面的消息。德國的崩潰，使我意識到日本已走近毀滅的邊緣，但日本人的表情仍和過去一樣的嚴肅鎮靜，看不出什麼變化！

時間悄悄的過去，終於到了我們所盼望的一天——八一五。這是一個快晴的天氣，陽光溫和的吻着大地，萬物都像獲得了新的生機。在北方，這是一個最使人留戀的季節。

那天的經過是這樣的：午睡後，我想到典獄長室去整理書報；但經常開着的門今天竟關了起來。玻璃窗望進去，看到典獄長以下的全體日籍職員，都以立正姿勢環立於矩形桌的周圍，目光都集中在安置於桌子中央的收音機上，靜聽廣播。我蹣手蹣足的走回寢室，由窗縫中觀察他們的次一行動。大約三十分鐘後，他們一個個面有戚容，消失了往日莊嚴高傲的神情，抹着眼淚走出了典獄長室，無精打彩的走向各自的宿舍。

不一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了出來。正午的廣播正是日本天皇告諭他的臣民，即時放下武器，接受波茨坦宣言，以挽救瀕於滅亡的大和民族。接着，消息又傳出來了，說在押的犯人全部釋放。於是各監房內掀起了喜悅興奮的狂潮。但事實並不如如此樂觀，反而監房上鎖，停止了戶外作業。犯人們懷着一顆戰慄的心，焦急的等待着未來的命運。這時候泰康境內一切行政及治安悉歸日籍參事官大庭一人負責，故這一批犯人的命運如何，實繫於大庭的一念。

三點鐘，大庭來獄，召開緊急會議，至六點鐘始告完畢。看守們分頭為監房開鎖，命令即時整隊，聽候典獄長訓話。同時把我和另外的八個計算夫（犯人階級中，最高階為獨步，其次是計算夫。）喚到典獄長室內，辦理釋放證書。經常和我很要好的劉看守，目不轉睛的看着我發呆。正在這個時候，看守手執名單高呼了十八個犯人的名字。被呼的人即時被兩個看守攙出大門，不知去向。名單呼畢，典獄長宣布，十八個罪大惡極的人已被處決，你們在這裡規規矩矩的住一夜，明天就可以回家了。這一宣佈，雖使每個人都感到歸家有日，但是誰不因十八名難友在祖國勝利的日子遭日人的屠殺而悲哀且憤怒？在我身旁的劉看守如釋重荷的說：「嚇死人！我怕黑名單第一名是你呢？」於是他告訴我當日緊急會議的經過。

原來日人雖已投降，因我政府接收來遲，東北仍在日人掌握之中。日本參事官大庭為了殺中國人以

洩憤，故以維持地方治安為理由，堅主必須將重刑的處決一半，才能釋放。這樣一來，至少要屠殺一百五十人以上。後經一再討論，一再減少，最後到了無可再少的時候還有十八個人；其中第一名仍是無期徒刑的我。為了我的問題，獄中的偽滿當局即向日本人提出嚴重的抗議。他們指出我是政治犯，無條件投降的日本無權處決中國的愛國者；如果你們強欲執行，恐怕一個日本人也出不了泰康。並且說泰康地方人士都知道這裡押着一個政治犯，正準備迎接他光榮出獄呢！日本人於是乖乖的把我從名單中剔除，而添上一個判五年徒刑的偽滿警察，做了我的替身；這一批可憐的同胞，都被帶到監獄南方的沙丘上，在日本的軍刀下，斷送了他們的生命。

由於這一次的蒙難，使我獲得了四點寶貴的教訓：第一「信心」可以克服一切困難，我想到日本人的殘酷，深知被捕就等於死刑的宣告；但是，如果萬一不死，則無論刑期若干，最後日本一定失敗，我絕對可以生還，再為祖國服務。這個信心克服了我鐵窗生活的痛苦和心理上的矛盾，雖被判「無期徒刑」，也不覺絲毫氣餒。第二「求生反死，求死反生」，是我永信不渝的真理。身為敵人所執，而能在敵人的面前痛斥敵非，這是人生中最快樂的享受。這同我深深的嘗到這種滋味。我也曾想像到，在我就刑的時候，態度應如何慷慨激昂，從容不迫，應該如何為祖國歡呼，為領袖歡呼，以結束我光榮的一利那。這「求死」的決心，使我在獄間，食量始終未減，身體始終健康，對敵人毫無所懼。第三、抗日期間，活動於日本及東北地下的志勇之士都是本黨同志，沒有一個共產匪徒。可惜東北光復後，有關方面不重視現地同志，使他們無從發揮偉大的力量。反之所派來負責的人員，因無民衆基礎，工作無從展開。共匪乘機坐大，終至不可收拾。第四、中央對蒙難脫險的同志，並無任何有計劃的撫卹與安置。光復後雖有區區撫卹，但因辦理不善，竟至非地下工作同志及曾參加偽政權者，也可以享受撫卹，如是忠奸莫辨，蒙難的同志憤然皆以接受撫卹為恥辱；至今職黨尚成問題者，也不無其人！基於上述的教訓，我

們認為今後派往匪區的工作同志，除予以特殊訓練，並堅定其信心外，對他們更應給予職業的安排與合理的撫卹，使無前瞻後顧之憂，安心從事於黨國付予他的任務。在大陸光復後，更應特別重視地下工作人員，儘可能就地起用，俾以他們現地的豐富經驗，贏得反共抗俄最後的全面勝利！（轉載「黨聲」二十五期）

## 「福將」蒙難記

姚彭齡

東北淪陷最久，東北青年抗日活動也最為熾烈，其可歌可泣的事例，雖不敢自謂媲美先烈前賢，但其前仆後繼的英勇事蹟，實可驚天地而泣鬼神。抗戰期間，在東北犧牲最慘的事件，有：民國廿四年的東遼道事件，卅年的一二、三〇事件，卅三年春三省黨部事件和卅四年的五二二三事件；其中尤以五二二三事件規模最大，被捕同志最多，幾乎遍及整個東北。它的革命火花在敵寇戰敗前，就已燒燬了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迷夢，使其俯首承認中華民族之不可侮。而吾輩的犧牲奮鬥精神，謂為奠定抗戰勝利東北光復的基石之一，又誰曰不宜？

東遼道事件，我是個漏網之魚。一二、三〇事件，我又倖免於難。每次不幸事件發生，我總是逢凶化吉，逍遙網外。因此友好們都戲稱我為「福將」；願意和我接近，使我廣結善緣，多交了好多患難朋友。我亦以幸運者自居，沉着，果敢，憑藉工作經驗，仗恃工作信心，既不畏難，亦不苟安，謹慎從事，深思後行，經常出入於東北平津之間，聯繫同志，推展工作。更於卅三年春潛赴重慶，面謁總裁，報告現地情況，並向中央負責大員請示機宜。嗣任務完成，奉派北返，卅四年三月三日路過山西運城時被捕，終未逃出日本軍閥的魔掌。住獄五月有半，飽嚼鐵窗風味，備受鞭笞刑詢之苦。但以信仰堅定，視死如歸，不管日寇如何兇暴，亦莫奈我何。勝利後脫險生還，大難居然不死，「福將」之名，果不虛

傳矣！

如照上述被捕日期推算，我的遇難尚在五二三前兩個半月，論住獄資格，得忝列先進。可見在日本軍閥鐵蹄之下，所謂「福將」也者，亦無例外，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信哉！勝利後緊接着戡亂，我滿懷服務桑梓的熱誠，竟而志與願違，未得表現於萬一。卅八年來台，輾轉寶島南北，為生活而奔忙，兼以內子患精神分裂症，致殊少與舊友聯繫，不無孤寂之感。現在大陸赤禍未滅，祖宗廬墓為墟，吾輩再次流亡，轉瞬又十有六年矣，念過去死難同志，壯志未酬；生別同志，死活莫卜；撫今追昔，怎不感慨萬千！

敵後工作是件冒險而有趣的事，愛國青年秘密結合，彼此互不相識，但在消滅敵人的共同目標下，一切為組織，一切為勝利，既無政治目的，也無個人野心，其工作態度的嚴謹，和革命情感的融洽，任何人有此經歷，都將終其一生引以為榮，永誌不忘。我珍重過去的一切，我懷念當年的友情，我深深感覺到祇有秘密工作階段的友情最誠摯，唯有過去的老友最可貴。茲值五二三廿週年紀念日，特寫出我個人的感想，不知大家是否亦有此同感？

## 魔窟與鬼域

秦學明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八日，我被逮捕了。押在偽警務廳特高組的特務分室。這是日本人拘押思想犯的秘密機關。後來被人稱做：魔窟。

魔窟位於瀋陽郊區的安民街。八尺高的磚牆，圍着一棟紅磚瓦房。裏面有八間監房，四間訊問室，廚房廁所各一間。各房連在一起，只有一個出入門戶。監房內的空間有三個「榻榻米」大，可容四、五人。一間一窗，窗口扁長，高度在八尺以上；站起來伸直手臂也摸不到窗台。窗戶的玻璃上糊着白紙。

室內陰暗，終年不見陽光。兩房的牆上有一個高六寸寬四寸的方洞，洞內裝一隻五度的電燈泡，維持室內光亮。有時，我們可以爬上另一人的肩頭，利用小洞，和隔壁的難友談話。住了一個月以後，我們可以用國音字母，照排列次序，敲壁通電報了。最初，拚單字，漸漸地可拚短句；每天以此做寂寞中的安慰。看守人員每天早上開門一次，出去倒便盆；有時順便洗把臉。一天兩餐是由門上小洞送進來的，每人一碗粗糙的高粱米飯，一塊鹹菜，有時候，加一碗刷鍋水，放上幾片菜葉。七個月裏，只有一次，給了兩個蕃茄。我從來不吃蕃茄，嫌它那種特有的味道，可是此時此地這兩個蕃茄卻意外地中吃，津津有味。我們在吃飯的時候，細嚼慢嚥。為了飯裏摻雜穀子、砂子、蛆虫，不得不揀出來。閒着無聊，我曾統計過，一碗飯裏有：二百多個穀子，一百多個砂子，八十多隻蛆虫。我們沒事的時候，便在屋裏兜圈子，走五百步到一千步，真像熱鍋上的螞蟻。有時轉得頭暈腦脹，纔坐下休息。

魔窟裏的辦案人員、看守和廚師都是日本人。有一個人自稱是北大畢業，不但精通中國語言，對我國的風俗人情也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對於我們的小冊子（即地下刊物），更是背誦得滾瓜爛熟，問起素來如數家珍。日本人為了消滅國民黨地下工作的活動，確實動員了最大的人力和財力；花費了太多的心血。但是壓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思想犯越抓越多。愛國的黨人前仆後繼，風起雲湧。使日寇深深警惕，中華民族實在不可輕侮。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我從魔窟被移送為奉天高等檢察廳；寄押在偽奉天第一刑務署。當時，辦好了寄押手續，經過檢查，洗了一個澡——這是我被捕七個月以來的第一次，也是一年半牢獄生活裡僅有的一次。洗完澡，便送我到寄押犯人的二舍樓上第三號監房。房裡已有犯人三十餘位。按當時監獄裡黑暗殘酷的情形，對於新來的犯人，一進門就要「修理」一番，然後排到最後面的位置；靠便桶的旁邊。這個位置，除了臊臭之外，還常鬧尿水之災。我因為是思想犯，看守犯人都另眼看待；不但未曾「修理



」，還給我一個較好的位置。

左鄰是一位國高的學生（即現在的中學生），只有十七歲，是蓋平自覺社的社員。自覺社是駝駝同志領導的外圍組織。發展得很快，擁有社員百餘人；多數是青年學生。民國三十三年三、四月間，被日本特務破獲，株連數十人；高生便是其中之一。敵人這一次大事搜捕，竟使獄中人滿，無形中給反滿抗日敵後工作做了宣傳。社會上人心興奮而惶恐，尤其知識份子，人人自危。敵人也因為反滿抗日份子愈抓愈多而驚懼。

這間監房裡，在我來之前，就住了一位李繼武同志。我們交談之下，他知我是地下工作同志，看我不敵體，瑟縮而抖的狼狽情形，馬上傳消息給對面六號的王慶喜先生，設法解決我的衣服和被褥問題。王先生當即請輪值看守拿來一條毛毯，一件上衣。並且問我：是否要和家中通信？他可以想辦法。這事比什麼都重要，且十萬火急，想都不敢想，居然可以辦到，感激之餘，乃請他幫忙。王先生是偽天后宮國民學校校長。當時，我在北興國民學校做教員。兩校鄰近，故曾相識；但是沒有橫的關係。王校長比我早一個月被捕，八月間就解到監獄候審。恰巧一位姓丁的看守是他的學生，不忘師生之情，對王校長非常照顧。我來了以後，就介紹了先生為我幫忙。我才得和家中通信，索取衣物，解決了困難。王校長、李先生對我的幫助是出於同志愛。看守、犯人對思想犯的優容尊敬是基於敵愾同仇的同胞愛。這兩種愛的表現，不但解決了我在物質上火急的需要，同時在精神上也獲得了莫大的鼓勵。

到十二月的下旬，我病得不能支持了。難友們看我危在旦夕，只好請求把我移送到病監；收入重病號。這一間監房裡，住了三十多名囚犯，除了雜役（犯人表現良好的，派為雜役，行動較自由。）和二、三名患病號的油條外，都是重病垂危的人。我去的這一夜，就死了七名。據說這並不算多，還有更高的記錄。生命在這裡，賤如草芥，毫無價值。監房裡陰暗潮濕，充滿了腐、腥、臭的味道。臭蟲跳蚤公

聞活動。虱子和臭蟲一樣大，拖着一條尾巴，在躺着的病人身上，悠然地爬着，成群結隊，往來不絕。我在這裡住了四五日，到三十日的傍晚，幾位難友搭來了一位重病犯人。聽雜役說是姓許的思想犯。我掙扎坐了起來，看是曾經在監獄同室的難友許慶春。當時，叫了他幾聲，都沒有回答。發覺他已經昏迷不省，進入瀕留狀態。許慶春是蓋平人，幼年喪父，家境貧寒，後來報學習商，工作之暇練習寫作，對於新詩頗有成就。曾在「大阪每日」（當時一份最暢銷的雜誌，是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辦的華文刊物）投稿。後與駝麟相識，加入蓋平自覺社；乃於民國三十三年四月被捕。身體一向很好，但禁不住日寇的摧殘，終於一病不起。在他和死神奮鬥的一刹那，另一方面，雜役們和炕頭（一監房中，犯人之豪橫者，自立為領袖，稱：炕頭。）正在研究怎樣瓜分他的衣物。這些人本來就窮兇極惡，又在這人間地獄裡飽受折磨，性格變得更貪婪、更自私。他們完全失去了人性，對於別人的死活，根本不放在心上。他們的表現，可恨！又復可憐！次日凌晨，許先生默默地離開了血腥的人世；給他的老母留下了永無休止的悲傷。日寇統治下的監獄，暗無天日，病犯只有死的份兒。病監根本就沒有獄醫，也沒有藥品。能逃出劫數的，只靠精神，有時冷水喝上一大碗，出一身汗，治好了感冒。我就憑着一點精神，和死神奮鬥了半個月，終於病勢稍見好轉。

三十四年一月，看守丁先生轉到了病監。一天，他對我說：「王老師病的很重，要來病監。我想給你們兩位調到同一號裡，好有個照應。不過他是傳染病，你去了恐怕不太好。」我這時雖然還不能下床，但是自信不會死了，管他什麼傳染不傳染，就請丁先生給調換到一起。於是，我換到了五號監房。王校長也來了，他已經昏迷數次，勉強和我講了幾句話，下午就不能言語，延續到第二天，便與世長辭了。生離與死別，悲傷與憤怒，殘暴與痛苦，這些就是監獄生活的簡單寫照了。

## 拓光社全軍覆沒

朴維廣

### 一

五月二三，黨人蒙難，蒙難苦如飴。

嚐盡了辛酸，受遍了嚴刑，發揚了民族正氣！

這是東北抗日同志，於民國卅四年五二三事件後，在牢獄裡集體創作，寫下的血淚詩篇！

我！也是在五二三事件中被捕坐牢的一名小兵。我！受過非刑拷打，也嚐過獄牢裡的辛酸，除了深深地體驗到「蒙難苦如飴」外，更「發揚了民族正氣」！

### 二

我是五月廿七日凌晨二時許，在瀋陽被捕的，同年八月十九日恢復自由，在牢獄裡被關了八十五天。

八十五天的牢獄生活，磨煉了我，也充實了我……

日本特務，敵偽漢奸那幅猙獰的面孔；江洋大盜那股兇煞怪樣；小偷毛賊那種無賴嘴臉；使我身臨其境地感受到社會上的複雜，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冷酷面。

一個死囚的求生慾；一個大煙鬼犯了煙癮之後；一個愛國青年被打得遍體鱗傷送回監房時；有幾種不同罪名的人犯，就有幾種極不相同的反映：

當你聽到一個死囚自述其作奸犯科的罪行後，你會咬牙切齒地咒罵他死有餘辜。當你看到死囚醒悟、懺悔那幅求生面孔後，你又會同情他，寬恕他，希望法律能夠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一個大煙鬼犯了

煙癮後那幅可憐相，不但引不起你的同情與憐憫，相反的，你會感到吸毒是一種恐怖。遍體鱗傷的的政治犯被推進監房之後，難友們都自動的來照顧你，給你擦掉斑斑的血跡，替你敷上傷口，這種「牢獄之愛」，是發自難友們心底深處，出於對愛國青年的尊敬與仰慕。

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八十五天的牢獄生活，雖然是暫短的，但對我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段值得珍惜與回憶的往事。

### 三

非刑拷打是日本特務對付抗日志士的一種手段。但是，皮鞭子打破了我的皮和肉，却打不碎我那熱愛祖國的心！香烟頭燒焦了我的皮和肉，却燒不乾我那沸騰着的鮮血！上大掛，雖能使我一時昏厥，但被一桶涼水澆醒之後，還是破口大罵日本人混蛋！八斤重腳鐐子磨破了我的「腳脖子」，被鎖在黑屋子裡，這都不能使我屈服，反而引起我更大的反抗。

雖然我們的同志，在同一天，在不同的地方分別被捕，但誰也沒有供出誰，或出賣過誰。日本人問我：「×××是否你們的同黨？」我馬上告訴那個日本人：「除了你們以外，都是我的同黨。」

### 四

地下時期，瀋陽市黨部直屬的第六區分部化名為拓光社，是由八個熱愛祖國的青年所組成。八個人的年齡，加在一起還不到二百歲。但在牢獄裡的表現，却都發揚了中華兒女的民族正氣。對日本人的皮鞭子、香烟頭、上大掛……種種非刑，視同家常便飯，不屈服，也不是懼！除了反抗以外，沒有什麼可招供的！

記得：審訊我們的日本特務新澤正一，曾向我們提出過這樣的問題：

「你們從小就接受日本教育，為什麼一定要反滿抗日呢？」

我們異口同聲地告訴他：「我們教育受的越多，我們的反抗情緒就越高，中國人的事為什麼要由日本人說了才算數？」

新澤正一無詞以對，只好飛舞起皮鞭子，叫我們屈服，叫我們認錯，叫我們認罪。但，他辦到了嗎？

## 五

李遇春是拓光社的社長，八個人以他為中心，從民國卅三年春天起，便展開了反滿抗日的工作。

李遇春、章濤、朴維廣是遼寧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偽滿改為國立奉天師道學校）的前後期同學；與武奉春、劉晏、張蕃、王天助等先後被派至瀋陽扶輪小學（偽滿改為奉天市立瀋海國民優級學校）擔任教員職務。因為：思想激進，志同道合，公餘課暇，時相往來，並藉傳閱查禁書刊，以書撰讀後感，來溝通思想。由於：直接或間接從書刊及閒聊中，深深體驗出一個被日寇統治下的青年，應該掙脫枷鎖，參加抗日救國工作，乃毅然接受了黨的領導，組織拓光社，秘密出版拓光半月刊，從事抗日救國宣傳工作。

亦翠蘭的姊夫段清濤是東北抗日組織的同志。由亦翠蘭與遇春間的單線連絡，進而由遇春與章濤、維廣的同學關係，在扶輪小學建立成為「點」。進而發展吸收奉春、劉晏、張蕃、天助，組成拓光社。於民國卅三年六月十五日我們八個熱血青年，經過三個多月的訓練，在精一同志照誓之下宣誓入黨。精一同志是我們的直接領導人。

入黨宣誓那天，是一個星期天，一間空教室變成了我們誓師抗日的「祭壇」。也從這一天起，我們學會了黨歌；由於黨歌的鼓舞，我們展開了更激烈的抗日活動。

扶輪小學，是拓光社的活動基地。所出版的拓光半月刊，是六十四開本的小冊子，先是以複寫方式出版，每期祇能出版十二冊。由於寫作內容日益充實，改為油印版後，每期出版五十冊。從民國卅三年五月一日出版，至卅四年五月廿七日止，計出版廿六期。

這些秘密刊物，先是自行研請，進而秘密地借給同學、同事閱讀；藉以鼓吹愛國思想，增進抗日力量。

## 六

正當我們的工作進行到高潮之際，民國卅四年四月二日，不幸事件發生了，被選為拓光社社長的邁春同志突然被捕。幸而剛印好的拓光半月刊第廿三期存在維廣同志家裡，故邁春被捕後其他同志均未被牽連。但，這次突如其來的打擊，幾乎把拓光社給搞垮了。緊接着章濤應征入伍。天助因肺病住進醫院。張蕃在這次變動後不久就離職返鄉了。剩下來的祇有維廣、奉春、劉晏和翠蘭等四個人，雖然有人單勢孤之感，可是大家都有為邁春復仇的決心。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瀋陽市黨部書記長張寶慈同志，召集維廣等四人，除說明邁春同志被捕不會牽涉到其他人之外，並研商拓光半月刊是否繼續出刊？當張同志聽我們新說：要為邁春復仇！要發揚威武不屈的精神後，立即答應幫助拓光社繼續出刊。迨至五二三事件發生，拓光社剩下的七個人，也就被一網打盡了。

章濤是在兵營裡被捕的。翠蘭和天助是在醫院裡從病床上抓走的。張蕃是在外鄉老家被捉到的。奉春、劉晏和我，都是在瀋陽的家裡，於五月廿七日凌晨三時許被捕的。除了章濤交由憲兵隊審訊外，餘

均集中在專為我們而設的「數島寮」進行偵訊。遇春的肚臍被紙烟頭燒爛了；出獄後仍無法醫好。天助染成嚴重的肺病。女同志更是受盡了侮辱……。

七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日，老毛子開始進兵東北。日本人慌了，草草了了地把我們送往瀋陽監獄。到了監獄之後，我們才脫離了嚴刑拷打的威脅，我們也重見了失去七十六天的陽光！

和我一起送進監獄的計有廿七人；男同志有：齊覺生、榮如一、王慶勇等十四人。女同志有：澄波、陳方策、月英、亦翠蘭、劉晏、張蕃、奉春等十三人。

進了監獄之後，都增加了腳上的負擔——每個人都帶上一付腳鍊，很快地就都被磨破了「腳脖子」。在監中「資深」的同志，不知道從那裡找來一些舊呢帽，替我們做成了保護「腳脖子」的設備。教我們如何脫褲子與穿褲子，又告訴了我們很多很多的監獄規矩……我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照顧，也領悟了同志間偉大的愛。

八

八一五日本無條件投降。當天下午，我們這群政治犯均被卸下了腳鍊，在監獄裡恢復了有限度的自由。一直拖到八月十九日下午四時許，我們這群被難友們視為「英雄」的政治犯，才在夕陽殘照裡，穿着襤褸的衣裳，在民衆夾道歡呼聲中，大踏步走出了獄門；緊接着又展開了與匪與俄的作戰。

九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間已經廿年了。當年的毛頭小伙子，已經變成了小老頭。但，當年那股

幹勁，仍然如故，願為了反共抗俄，再獻出我們的熱誠！

拓光社的人馬，祇有我和翠蘭來到了臺灣。

## 創鉅痛深五二三

翠蘭

### 一、前言

想寫五二三的往事，已經是好多年前的願望了。一方面因為自己文筆拙劣，一方面也因為自己的感情不夠成熟，所以，才拖延到今天。現在，不管寫好寫壞，我總要把積鬱心裡二十年前的往事，一吐為快！

每個人在生命的歷程中都會有得失榮辱，每個人也都有痛苦、辛酸、與幸福快樂。我也有，但我所有的是別人無法想像的創傷；這一創傷，我終生難忘。

從小到成熟時期，我是幸福的，羅曼蒂克的夢從未離我身邊，加上愛國思想，使我在與日寇戰鬥的工作中抬頭挺胸，高視闊步，望着自己靈魂深處所映出的偉大遠景。因為有了愛國思想，才奠定了我的人生觀、我的個性、我的做人態度；也因為愛國思想，使我的生命歡笑過、痛苦過、也昂然地踏着堅強步伐，從獄中走出來過；我——坐過牢獄，熬過飢餓、寒冷、酷刑；那個時候，我僅二十歲。

坐牢：雖然是人生最苦的一樁事，但有了坐牢的經驗，却把我錘鍊得懂事了。這段五二三往事，是我生命史中的最高峯，除了戀愛使我生命燦爛之外，唯有五二三事件，才是我一生經歷中最令我難忘的一樁大事。

### 二、我有了思想



在偽滿國民高等學校讀書時期，課外我喜愛看文藝小說，而且很着迷，不管那一類的，凡是有關愛情方面以及革命工作等小說我都看；我的思想在那個時候像潮水奔騰。我常常想：假如有一天，我可以坐飛機散抗日傳單，叫整個東北同胞都起來抗日有多麼好！為了愛國死也光榮，光榮對我有一種誘惑力，光榮的生與死，讓我的思想在一念之間開朗了；於是我選擇了救國工作。

在東北長大的青年，對日本人奴役東北之恨，普遍到了每個角落。直到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抗日工作發生破綻後，才證實了東北所有年輕人的偉大精神與抗日工作的成就。

民國三十年，我還小，書沒讀完，常和已經參加地下工作的姐夫通信，在信裡我寫得很激烈也很衝動。姐夫怕我年幼鬧事，祇回信鼓勵我好好讀書。我不了解姐夫意思，仍照常寫信去，並寫「讓自由之花，開在中國土地上」一類的話，直等國高畢業後，姐夫才請劉郝中大姐來和我連繫。我記憶猶新，劉大姐和我第一次見面後，一定覺得好笑，我長得很矮，娃娃臉型，一股稚氣，不像有那麼大志向的人。事實證明，我很堅強，劉大姐最初把一些有關抗日和三民主義淺說一類的小冊子借我看；每兩星期會見一次。後來，劉大姐因工作上的需要去了長春，由澄波姐和我連繫，一直到我被捕，都是由澄波姐來領導我。我從那裏學會了果敢、勇氣她與膽識；一個愛國者，不能具備這些條件，就無法達成任務。

### 三、我參加愛國的行列

由於我的稚氣，民國三十四年，始通過了嚴密的考核，我才算正式參加了國民黨在東北領導的抗日救國工作。我的工作，包括組織、宣傳和破壞。當時我年齡雖小，但是我的活動力頗強，因為我具有熱情，誠摯，外向的個性。我開始接近一些正在讀國高的學生，做為外圍團體的對象。同時我介紹了易波入黨，易波又發展了他的外圍。後來，我又介紹了高中學生秀英入黨；我的工作十分順利，也極度秘

密。

記得有一次，日本人來到我家（因為我哥哥在區公所做事），我曾從容地把複寫的小冊子收起來；事實上，我的心正跳得厲害，祇是學着沉着機警而已。

在工作期間，我體嚐到人生最偉大的一刻，我驚奇，我興奮。在生活中間，我表現着青春朝氣和向上的熱情。我知道在日本人的魔掌中工作的危險性，也瞭解被捕後要受酷刑。但我有了思想，有了愛國觀念；為了愛國，我把生命看成太渺小。我祇願自己生命有一分光，就發一分光。這種觀念，使我繼續活到今天。

記得姐夫在民國三十年被捕後，因無證據僥倖被釋放了出來；後因工作需要而去後方受訓。當他離去的時候，我哭着向他表示，他走後，我仍然要工作下去的。我的話說得非常堅強而果決。姐夫被我的愛國熱忱感動了，他撫摸着我的頭笑了笑。我看着他笑，我滿足了；這是我平生最得意的一次滿足。姐夫走後，我一個人接受澄波姐的領導；她幫助我，鼓勵我。在我整個生命中充溢了別人所沒有的正義與毅力。

從三十年，我開始和國民黨的愛國同志發生了工作關係後，直到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被捕，一直是在驚險中戰鬥，對日本人奴化政策戰鬥；我們所有參加抗日工作的同志，可以說是一致地用實際工作來向日本人提出了抗議。

#### 四、我受了慘無人道的酷刑

直到現在，在同志中，祇知道我受的刑很重，但不知我受刑的經過。雖然事過已二十年了，每當五二三紀念日的來臨，對我多少有些惆悵，也有感慨萬千的嘆息。

我被捕的日子不是五二三那天，而是五月二十九日，我被日本人監視着，但沒有立刻被捕的原因，是因為我正住在醫院裡，傷口還沒有拆過線，所以拖延到二十九日被捕。

我的眼睛被蒙起來，頭低下去，坐在汽車中，有兩個日本人，另有兩個特務挾持我，究竟走多遠路？繞了多少灣？我無法分辨。我的心境祇有憤怒，因為憤怒反而什麼都無所懼怕了。後來才知道我被帶到的地方叫「敷島寮」。

進了大門，四個人放開了我。在我西前坐了一排日本人。其中有一日本人說：「卡娃憶內！」（日語可愛的意思）我梳着兩條辮子，正是少女成熟期。日本人覺得奇怪，會有這麼小的年齡參加國民黨抗日工作，而且是女孩，在他們互相交談的表情上看，似乎抓錯了我。其中有一約四十五左右日本人，把我帶到樓下一間房屋，打開門，裡面有一位男的面向窗外。我進去後，他回頭看一下，我驚異地幾乎叫了出來，那不是新嗎？新是我供職郵局時的同事。另一日本人帶走了他。我們祇互相看了一眼，不能說話啊！他走後，我開始被刑訊。最初一個叫清水的進來問我：「妳姐夫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回答說：「不知道！」他走到我身旁，打了我兩耳光。我眼睛冒出了金花，頭昏了很久。清水走後，訊問我口供的日本人，問我什麼時候入黨的？我的領導人是誰？我的工作情形如何？我回答說：「不知道！我沒入什麼黨！」（編者按：這以下有一百八十個字為大憲先生親手刪掉。大憲先生於此夾註：「偽奉天省警務廳的日本特務，自清水以下，毫無人性，禽獸不如，他們對於我們女同志用盡侮辱，有的還受了他們的強暴。真是慘無人道！日本不敗，是無天理！」編者原擬建議大憲先生恢復這一百八十個字以存真，但恐讀者不忍卒讀而作罷。）

有一次，是許多日本人在一塊，時間是黃昏，我被提訊。他們用一塊紅綢子布條，綁在我頭上拉來拉去。他們狂笑。他們說：「看你給國民黨做狗腿子！」我憤恨地哭，狂怒地叫，有許多在「敷島寮」

地下被囚禁的同志都聽見了我的哭聲。那次回到警察局地下囚禁室後，我整整哭了一夜。今天，痛定思痛，猶有餘恨！

在警察局地下囚禁室，我們共有七個政治犯在一塊生活。其餘的犯人，不是烟毒犯，就是經濟犯。我們七個政治犯，相處融洽。我們互相關切，互相撫慰。每次在鐵門打開，被提訊出去的同志，我們都在默禱，無言的等待她回來。回來時，我們先看她跳進牢內的表情。她笑，我們也笑。她哭，我們也哭。我們在患難中，我們也在戰鬥中。

在獄中，有許多值得記憶的，值得終生不忘的，值得銘刻心底的。我們不能洗澡，兩個多月的囚禁生活，沒洗過一次澡。衣服上生滿了虱子，大家脫下來抓，抓好再穿上。我們被囚的那間沒有水，但隔壁×號有，我會由木欄干的夾縫中伸出手去要水。那邊遞水的人是同志筆如一大哥。我們也會用些技巧傳話，寫點東西和男同志傳來傳去。這些都是秘密的，不能叫看守看見。有一次，我們唱歌；歌聲傳到看守那邊。他打開鐵門，每人打了兩板。他走後，我們笑了。

為了愛國，我挨過打，受過侮辱。為了愛國，我的家受日本人監視，不能任意做生意。為了愛國，共匪要抓我，離家背井逃出了大陸。為了愛國，我寧願受這些苦，因為我覺得這就是我生存的意義。

## 五、我被判徒刑十年

最初，我的謊言，像一首詩，騙過了日本人。他們看我年幼無知，曾商議釋放我。後來，經過澄波姐的翻供，我才能在半夜三更的復審中承認了事實。日本人說我「狡猾」。日本人豈知，我和澄波姐早已在工作時，就討論過被捕後的一套說詞。

三十四年五月間，B二九型美國轟炸機，飛到東北瀋陽轟炸各重要工廠。日本人自知末路來臨，對

我們這些成千的政治犯，需要從速結束，該判刑的，該槍斃的，都要爭取時間。因此，我們很快的受了審判。我被判徒刑十年（判決書始終沒下來）。這麼多年？我聆聽後，心平氣和，沒有任何痛苦表示；連日本人的法官也驚異了。

有一天晨曦時分——這天，我記得太清楚了。猶如在目前，我們被送往監獄的一天，早晨，我們在「敦烏察」的同志，一隻手綁着另一隻手，一個接一個上車。在大卡車上，日本人拿刺刀圍着我們。誰怕這刺刀，我們唱三民主義國歌。我們大聲唱。行路人被這歌聲震動了。他們看我們。我們大聲喊：「我們是國民黨！」日本人用刺刀指着，歌聲仍舊響徹雲霄。

人的生命，生與死，有如朝露，有如雲烟；有如泰山之重，有如鵝毛之輕；我們雖死猶榮。刺刀對我們已經失去威脅價值了！

## 六、抗戰勝利之夜炸獄了

到監獄兩星期之久，有一天晚上炸獄（俗稱監犯集體強行逃獄為炸獄）了。

夜裡，靜寂無聲。突然聽到鞭炮聲和槍聲混在一起，槍聲越來越近，直從門窗穿過。我們在獄中被稱喚為十三姊妹；我是最小的一個。我們十三人分開住，我和澄波姐等五人住在一起。我們躺在地板上，靜靜聽候這槍聲帶來的惡運。我們猜想：大概時局不好，槍斃政治犯開始了。一股冷意由心裡湧出，死要來臨了！等到槍聲靜止後，看守來告訴我們說：炸獄了。是一批判無期徒刑的要犯，和一批死刑政治犯合夥的傑作。逃掉的人是幸運者。抓回來的人，當場槍斃。在勝利的前一刻，等待不及了！這是令人惋惜的一椿事。

勝利呼聲，傳到監獄後，我們因為同志的交涉被釋放了。十三姊妹穿上了藍大衫，掀起勝利的歡笑，走出了獄門。多少人羨慕！多少人為我們慶賀！十三姊妹在同志心目中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因為，我

們雖然是女人，但在愛國工作表現上，並不輸於男同志呢！

勝利帶來歡笑，帶來希望，帶來奮鬥果實。我們仍繼續為黨工作；我參加了市黨部的婦運工作。三十六年，我考入了文理學院，繼續深造。終因共匪佔領大陸而離開了家鄉，一直流浪到現在。

### 七、五二三與我

歲月流逝真快，人的生命伴隨着歲月的大流，漸趨消逝。我雖已近中年，但在心靈中常重現往昔之事。我仍確認：那些事是屬於真理與正義時代的事。因為，我認識真理，我追求真理，我終於找到了真理。為真理我戰鬥過，為真理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今天，我的感情非常成熟了，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已洋溢了現在的我。往昔，五二三那個時代，已隨歲月流失，但提起筆來寫這段舊事時，仍使我為之惆悵不已。

我曾在無數次五二三的回憶中，平添無數次的感慨。有時候，我也喜歡靜靜地眺望日落時，那一抹殘陽餘下來的光輝。我正像那一抹陽光，即將消逝於夜暮之後，但我的生命之中，正因為有了五二三那段生命，才使我自甘消逝而無憾。

### 八、旬幽禁憶遠陽

吳國民

民國卅四年五月廿三日，在我的生命歷程中，是最值得紀念的一天，也是我生平受到最重要考驗的一天，現在雖然事情已經過去廿年了，但是每次回想起來，仍不免有「餘痛猶存」之感。

那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大約是天剛要亮的時候，好夢方酣的我，突然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我意識到事情的不妙。我在朦朧中下床開了門，幾個凶神般的彪形大漢，便一窩蜂地湧進我的臥室來

，一時我的睡意全消了。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我仍沈着應付，以不變應萬變。他們把我加上手銬後，便翻箱倒篋，到處搜索。幸虧我的警覺心很高，若干重要文件和書本，一向都藏在極隱秘的地方，所以他們在我的臥室裡，並不能有所發現。如果當時被他們找到了什麼，那末，以後的苦頭就更夠我吃的了。儘管他們並未找到什麼證據，然而我還是被押走了。

途中，其中一個獐頭鼠目的傢伙，用槍指着我，聲色俱厲地問我說：「伊忠在那裏？」他那樣子，好像我如果不說出來，就要一槍把我斃了似的。要是在平時，或許我會嚇得發抖，但那時不知為什麼緣故，我竟絲毫無動於衷。伊忠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他是由我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的。我知道：如果說出他的住處，那末，不但對朋友不起，就是對自己也是很不利，但我也不能說不認識，所以我回答說：「他是我的同學，我們在學校裡常見面，但我一直沒到過他的家……。」我的話還未說完，一個日本特務大吼一聲：「八哥呀路」。便拍拍地擱了我好幾個耳光；後來他們用毛巾蒙住我的兩眼，把我推上汽車。我不知道他們要把我弄到那裏去，事情既然發生，一個人已經無能為力，所以也就索性不去想它，一切都讓命運去安排吧！

車子一路疾駛前進，約摸過了十餘分鐘，車停了，我被他們從車上拖下來，因為蒙住眼睛的毛巾始終沒有解下來，所以眼前是一片黑暗，我不知已到了什麼地方。我曾聽說過許多愛國同志被悄悄地活埋了的故事；但是我仍往好處想。他們叫罵着，推擁着，用槍頂著我的腰，那種嚴重的情勢，就好像是活埋的前奏曲似的。我在恍恍惚惚中被他們推擁着向前走去，直到聽見開門的聲響，我才知道玩儒的故事，不至於重演了。

進了門，除去蒙在眼上的毛巾，在模糊的視覺中，只見正中坐著一個日本特務，旁邊是一個番翻譯的中國人，站在我旁邊的是一個手裡握着皮鞭的憲兵。那日本特務屬聲問我：「什麼時候加入國民黨？」

負擔什麼任務？」我搖頭不語，我能說什麼呢？我不能出賣自己，更不能出賣同志、國家。他看見我不說話，便示意那個憲兵用刑，於是拳頭便像擂鼓似地，重重地捶在我的身上。那個當翻譯的中國人，也拿起皮鞭對我猛抽，我被打得死去活來，但是我仍然沒有招供，而且意志很堅定。他們無法可使，於是又拿出水管等刑具來恐嚇我，再度厲聲問我說：「伊忠、杜萬才、邊可禮、白德彰、姜萬翔在那裏？」當時我內心已決定，要硬硬到底，所以仍然搖頭無語。氣得他們個個暴跳如雷，他們咒罵著，把我按倒在地上，在我的鼻孔上插了一條水管，用水灌入我的鼻孔中，沒多久，我便昏厥了過去。他們就這樣抽打我，用水灌我，當我暈過去時，再用冷水澆我，直到那天傍晚，依然沒有從我口中問出什麼口供，最後我帶着滿身的血跡，被拋置在一間黑暗的房子裡，那時我已沉入無意識狀態，是睡着或者已昏死過去，現在已無從記起了。

廿四日凌晨四時許，他們帶來香煙和麵食，把我從睡夢中叫醒。因為昨日一整天空着肚子沒進過食物，看到他們手上拿着的麵條，一種潛伏着的飢餓被喚醒了，飢腸在纏繞作響，使我感到非常難受。我想無論如何先填飽肚子再說，然而他們並不讓我吃，只是把那些東西放在一旁引誘我。他們又再審問我，我又面臨了一次嚴重的考驗。他們見我還是頑強如故，於是拳打腳踢之餘，又進行另一種新的酷刑。這次，他們用麻繩將我的雙足纏得緊緊的，兩人從活套結的兩端用力猛拉，我又被整得死去活來。當他們用冷水將我澆醒以後，就把我推進一間既陰暗又潮濕的牢房裡去，叫我面牆而坐，不得亂動，並將我編為第三號。

在牢房裡，我心裡平靜了許多。但是當我聽見一陣陣的慘叫聲從隔壁傳來時，不禁悲從中來，我畢竟流淚了。我不是為自己的命運悲傷，而是為許多遭遇比我更慘的同志悲傷。在那些此起彼落的慘叫聲中，我聽到一陣熟悉的呻吟聲，原來是裴有明同志，他也不免於難，同樣被囚禁在此地。那天晚上十時



許，他們又將我帶進刑事房，起先是疲勞審問，接着又施行那些老套——我已領略過的酷刑。

第三天更是變本加厲了。他們用繩子緊縛着我雙手的大拇指，把我吊在空中，幾個刑警圍在我的四周，都用皮鞭抽打我。那種折磨與痛苦，決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但是當時由於一種仇恨的心理，自付大不了一「死」，生死既已置之度外，對於肉體上的一切折磨，也就無動於中了。

在那個暗無天日的地方，過了十幾天非人的生活，到了六月八日，他們將我和其他幾位同志分別加上腳鍊，推上一輛大卡車，並用厚紙製的大帽子套在我們的頭上。因為被蒙住眼睛，看不見外面的一切，也不知道將被送到那裏去。汽車開動以後，約過二十分鐘光景，車停了，只聽一陣腳鍊的碰擊聲和淒楚的呻吟聲，交織成一片，大概是他們的伎倆已經使盡了，所以才改用懷柔政策，把我們從偽遼陽警察局刑事科移入康生院。該院的飲食，對我們這些囚犯來說，還差強人意。但我可能是由於十幾天來一直在飢餓狀態中，突然進用較好的食物，反而感到腸胃不能適應；所以第二天，即患了上吐下瀉的毛病。康生院的特務比較有人性，居然還拿藥給我服用。八月八日，我們被移入遼陽監獄，我被分配在第×號牢房。剛進去時，一個看來也是被囚禁在獄中的韓國人，藉故用皮鞭抽打我，原來他們又改變花樣，用那些囚犯來整我們。在這裡，日本特務根本不把我們當作人看待，監牢毫無設備可言，我們在獄中日夜與濁水惡氣為伍，還規定我們不得隨便翻身，不得交頭接耳，這種種種凌辱與虐待，如果不是年輕體壯，或許早就被折磨死了。

後來戰局急轉直下，事實證明「侵略者必敗」，日本已經漸漸不能支持了。這時，那些日本特務們隨著戰局的轉變，也一變過去那種殘暴的態度，露出一副媚笑的臉孔，而那些認賊做父在偽政府做事的漢奸小丑，也不時送報紙給我們看，討好我們。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了，不久，我們也就獲釋放獲得自由了。

在動亂的時代中，每個人都不免有一段慘痛的遭遇，我所碰到的惡魔——日本人，他們對我的百般凌辱，現在回想起來，就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樣。在二十年後的今天，世界已經改變了許多，而日本是否已經痛悔前非？看他們今天在國際外交場合中，仍不時在扮演其搭兩頭船的醜惡角色，我們又怎能緘默無言！但願這只是他們當局者迷的一時錯誤，最後他們仍將找到他們應走的明亮大道。如能這樣，那麼，許多同志與我在當時所蒙受的迫害，從某一方面看來，或許不至於全無意義了，但願如此！

## 獄中記

王冶平

那幾天營口的風聲很緊，碼頭上有幾處倉庫起了火。大批特務東訪西察，抓了很多無辜，毒打得死去活來。這幾把火當然是我們同志放的，因此我格外小心，提高警覺，無事避免外出，原定的爆破計劃也暫時停了下來。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一日拂曉，天色剛剛發白。——想當年我奉組織的命令滲入日本的鈴木造船所，擔任一點小工作，整天和韓國人、日本人混在一起，掩護我的身份，準備有機會搞一次火燒戰船的好戲。可是不幸得很，那天突然幾個偽滿警察和日本特務，逼近面前，手裏拿着一張照片，問我叫什麼名字。我還沒答出口，日本特務就抬手把我摔倒，用警繩給細綁起來。這幾個傢伙，像搶拿江洋大盜似地，將我圍圍圍住，坐上一輛破舊的馬車，揚鞭而去。馬蹄奏着沉重的樂章，天空不斷飄落着霏霏細雨，格外顯得淒涼。車停雨不停，反而更大起來。我被關進一個大房間，一進門，頭上就給人帶了一個竹製的草蓆。從竹縫裡，我看清屋子裡地板上坐滿了我們的伙伴。我心裏想：這一回不知是從那兒發生的毛病，裝糊塗恐怕是不行了！

我的編號是六十六號，從此，我的姓名便遠遠離我而去。不一會兒，日本特務頭子來啦，每人先賞

一馬鞍，口裏像放機關槍似的大罵「八卡」不已。然後每個同志一一釘上腳鐐，關進了拘留所；三天三夜沒給飯吃。第四天才發給每人一個紅皮未褪半生不熟的高粱米飯盒，配上兩小塊鹹菜；饑餓的我們却吃得津津有味，比山珍海味都香甜可口。

從早晨七點鐘到後半夜兩點一直在問口供。鐵鏈聲和着沉重的脚步聲，我為每一位被傳訊的伙伴祈禱，希望他能平安歸來。拷打聲伴着淒厲的慘叫聲，使我親身體驗到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多麼可恨！多麼暴戾！也更增加了我敵愾同仇和抗戰必勝的信心。悲憤使每一同志決志犧牲，生命這時早已被置於度外了。吃苦最多的當算抗日勝利後與共匪鬪爭殉難的胡述謀同志（營口縣黨部書記長）。日本特務們希望從他身上多追問一些新線索，但結果使他們大失所望。除了已經捕到的我們以外，竟一無所獲。

我住的那間監房，一起有四個入，依照洋鬼子的擺佈，每個人須各自面對着一個方向。按時作息，不准說話，坐姿要端正，稍一疏忽就要受到責罵。每天只有一盆涼水，這是我們四個人唯一清潔用水。洗臉、擦身、洗腳、最後擦擦睡鋪板，這盆水不啻沙漠中的甘泉。房內置一便桶，有桶無蓋，四個人一天的大小便都在此行之。此種陳列品起初大家都不習慣，過幾天也就無所謂了；可見人類是最能適應環境的動物。倒便桶每天一次，輪到的人可謂幸福無邊。兩個人借着便桶的光，可以大搖大擺地走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遇到晴朗好天氣還可以晒晒陽光。

我們隔壁是女監房。這個芳隣一共有七位女同志。她們享有多用幾盆水的優厚待遇，這事使我們這些男子漢非常羨慕。彼此間有時利用空隙講上一句話，就都覺得很愉快。後來，居然由於研究發展，利用手勢及各種音響，以及紙條等，經常互通消息。那時候，我才清楚瞭解：「唯有失去自由者，方知自由之可貴」的真諦。農曆六月，照理天氣很熱才對，某日，忽然從高高天窗上飄下來幾片雪花，我不禁大為驚奇。聯想到「六月雪」那齣平劇。繼而發覺這個想法也未免太滑稽了。

到了陽歷八月，拘留所外面的操場上，每天早晨五點鐘左右，都聽到日本人動員召集點名的聲音。由於這些徵候，我們瞭解到時局已經緊迫了。看守我們的偽滿警察在態度上也開始有了轉變。他們居然也敢向我們透露一些日本軍事失利的消息。我們也悄悄把青天白日國旗如何製法，傳授給他們，囑令他們秘密製做備用。

八月十四日，敵人草草地結束了偽檢察官起訴的手續。當天下午，便把我們移送監獄；押在最壞的監牢裡。臭虫多如螞蟻，又大又肥，個個都有尾巴。蚊蠅滿屋飛來飛去，欲睡不能；只好坐待天明。原來這裡才是人間地獄。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偽滿軍隊轉變成為我們的隊伍。一個工兵營派來差不多一連軍隊保護我們。那天晚上，果有日軍夜襲監獄，被反正的偽滿軍擊退。當天晚上，我們除掉腳鐐，調換了一個漂亮的監房。這個監房比起中國人小康之家的設備還高出一籌，據說是專供日本人坐牢用的。我的天！連坐牢都有差別待遇。我們本想舒舒服服睡它一夜，可惜大家一夜都不曾合眼！

八月十八日清晨，日本特務頭子金澤跑來和我們全體同志講話。他一反過去那付醜惡嘴臉。第一句話便說：「我很欽佩諸位愛國的奮鬥。過去，我們各為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之間本無個人之仇恨。現在和平啦！各位出去以後，我懇求各位能保障我們僑民的安全。一切言論最好不要刺激我們日本人。」昔日座上客，將為階下囚，以後不久就聽說他老毛子軍隊給殺害了；誠使人有不勝今昔之感！我們出獄以後，才知那一天原來日本人計劃送我們上斷頭台，不知為何沒敢動手。那一天於是一變而為我們生活史上的自由日了。

## 昌圖的鐵窗生活

王 良

余參加東北抗日地下工作時，化名孟憲實，原意在求夢想之實現也。回憶民國二十八年八月（時年

二十歲）余於哈爾濱農業大學讀書時，有同班同學永剛者，以「思想、信仰、力量」六字見示。遂相與談及青年抱負，愛國熱忱為之激起，余乃宣誓參加哈爾濱農大地下工作小組。惟僅從事宣傳及吸收同志工作而已。卅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大批逮捕我愛國青年，哈農大被捕者十餘人，因而工作陷於停頓，與組織亦失掉聯繫。卅一年二月，余返故鄉昌圖縣（原隸遼寧省，勝利後改隸遼北省）偽農業合作社（後改為興農合作社）任司技補，後一年升任司技兼任系長。復藉機掩護，從事組織與宣傳工作，結交友人甚夥。首先與于斌、杜漸等聯合，於康德新聞四平版每週佔一園地，發表新詩及小品，以資聯絡友誼，藉圖擴展組織。後組織青榆社（因昌圖原名榆城子），以油印刊行單行本，惟僅三期即停刊。（後被捕時列為罪狀之一）。

卅三年二月，余中學時代同學李大章由長春來，老友重逢，倍感親切，交談甚歡，終宵不眠，互吐心聲，相知恨晚。不久即介紹呂文毓（即崇直，化名劉大範）同志前來聯絡，携來刊物甚多（如中國之命運等），交同志閱讀。是日晚，余與王浮夢同志同時舉行宣誓（余為第二次），因而再與組織取得聯繫。十月，崇直同志又來昌圖。白雲飛、熱忱、富裕等同志即於此次舉行入黨宣誓，均為余所介紹者也。（白富二君均為哈農大同學，供職合作社。熱忱為中學同學，供職郵政局。）卅四年二月，崇直同志再來，假余家主持宣誓典禮，為哈農大同班同學李大章、白愚夫婦監誓。

三月，李君應召去瀋陽北大營入伍。臨行時，余再四叮囑如有機會不可放過宣傳與開展組織事。詎五月末由白愚同志處，得知李君已於瀋陽被捕，解至偽憲兵隊偵詢。但同志等均未為所動，一切工作照舊，蓋為不負組織所賦與之使命也。又吸收劉彬同志等十餘名加入組織。（尤復後為昌圖縣黨部之基幹。）其他如行動工作（焚燬偽軍草、消耗偽機構財務）經建工作（銷售愛國公債）仍照常進行。六月初旬，曾有偽憲兵至昌圖興農合作社詢問孟憲實其人為誰，均答稱不知。余覺得情形不妙，曾計劃往遼陽

暫避，後因家有老母在堂，不願遠離而作罷。

六月廿二日中午，偽憲兵第二團昌圖分團派偽憲兵四人，乘馬車一輛，來合作社，約余至理事長室談話半小時後，即由偽憲兵帶赴昌圖城內（合作社於昌圖站）憲兵分團，約四十分抵達。下車後，即以剪刀剪去身上所有鈕扣，並取下腰帶，（以防自殺也。）推入拘留所內，置之不理。至晚十時許，王浮夢、白雲飛、熱忱等亦被捕來。夜十一時開始詢問（日人稱之為取調），一再以酷刑相加。先以膠輪外胎亂打面頰及臀部，致臀部浮腫，鼻口流血不止。後以柔道（即摔角）加之。詢問至翌晨三時，余等始終守口如瓶，未曾供出其他同志。廿三日上午，開始灌冷水、過電等，刑具雖愈來愈酷，但痛苦至極點時，其痛苦亦不過若是，因而余一時反不知所以，只覺頭昏目眩而已。刑詢畢，余已不能起立自行，由偽憲兵扶至拘留所內，躺於地板上，不能轉動者竟日。後五日，于斌、杜漸等同志因青榆社關係亦被傳詢，惟僅三日即被釋放。嗣由團長（日人）親自審理。有時以溫語相慰，有時以危言恫嚇。每日如坐愁城，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非人生活凡五十餘日；而今思之尚有餘悸。

被拘押偽憲兵昌圖分團一週左右，某夜，夜深人靜，拘押於另一監房之王浮夢同志，突高聲朗誦總理遺囑，繼之大聲唱黨歌，最後高呼 蔣委員長萬歲！並痛罵偽憲兵是賣國賊！是時全分團偽憲兵大部驚起。其中二人將王同志挾持至禮堂大樺柔道，大摑耳光。勝利後，王同志始說明原委，係因夢中有偽憲兵二人告以：「快將行李整理好！馬上要執行槍決。」夢中驚醒，信以為真，乃向黨團訣別，然後罵賊而死，死也威風，沒想到為此挨了一頓冤打。聞者大笑！亦獄中有趣之插曲也。

八月七日晨，因偽滿皇帝溥儀計劃逃往通化，由長春乘火車南下，路經四平，偽憲兵奉命前往四平查備。因而昌圖分團無人留守，看管乏人，乃將余等送至昌圖監獄寄押。但當其時也，余等不明真相，見二憲兵作耳語，又聽隔壁傳來「提出槍決」之聲，余內心頓覺一切釋然，想到能為國家民族捐軀，固

余之願也，可謂死而無憾矣。七時許被押離篤憲兵團向西行，往日出大差（俗稱執行死刑為出大差）即出西門行刑，余雖倖未死，然已一路上嚐盡死前之滋味矣。不久走進昌圖監獄，看守戲謂余曰：「王先生！你是首領，給你選一個好的（腳镣）吧！這只有七斤半哪！」言畢即將腳镣扣於雙足之上，加以鐵釘釘牢。監獄生活雖僅九日，然未曾一夜好睡，更不敢稍動，夜間少有聲音即遭責罵，心如刀絞，憤恨異常。同監房中共五人，其他四人為殺人犯、竊盜慣習、藏私槍及販鴉片者，因我為「國事犯」，頗受大家重視。承難友抬愛，每有工作即代為之。並由該殺人犯口中得悉：該犯於遼源警察局拘留時，曾有四五人夜間押於該警局，聽說由通遼解來，神色自若，態度莊嚴。據稱亦為國事犯云。余當時推測，可能即為崇直同志等人。

八月十六日外面傳來消息：「日本廣島落一枚原子彈，日本已無條件投降。」初聽之下頗不敢相信，嗣看守監視放鬆。翌晨，平時較兇狠者均不見。典獄長命人來將余等腳镣取下，另覓一較大房間使住。余等乃相聚一起共商如何籌組黨部事。十七日晚八時，偽警察分局長鄭某前來釋放余等。（鄭某已忘其名，後被吸收為同志，對黨務貢獻甚多。勝利後與四平同志介梅、祖堯、其耕、衡九等於八面城同時被共匪所俘，後同時逃亡，手脚均因凍成傷，以至殘廢，亦云慘矣！）十八日上午，暫假偽協和會舊址組織黨部。余被推為縣黨部書記長。（卅四年冬將職務交與劉慰民同志。）余每憶二十年前往事，昔日同生死共患難之同志，均未能逃出鐵幕，生死莫卜，輒為之悵然不已！

## 白日夢

大我

惟有失去自由的人，才最懂得自由的可貴。誰都不能否認：獄中生活是最難打發的日子。何況日寇草菅人命，殘暴成性，對待我們「思想犯」，恨入骨髓，非人的待遇，可謂嚴酷至極。飲食起居，營養

條件，衛生環境，簡直惡劣到無法形容的地步。生活在這樣環境裡的人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個個骨瘦如柴，面色蒼白，百病叢生，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

我身體最弱的一環是皮膚，平生最怕蚊蟲、跳蚤一類小動物的侵擾。別人被咬一口兩口，也許稍感痛癢，頂多抓上兩把，絕不致釀成大患。而我一旦被蚊、蚤光顧，輕則紅腫，重則化膿，甚至潰爛。當時長春偽首都警察廳的拘留所，跳蚤橫行，每室數以萬計，揭開毛毯，密密麻麻地一層蠕動着的小黑點兒，使人不寒而慄！偏把經不起蟲傷蚊咬的人安排在如此的環境裏，真是所謂造化弄人！我自從被關進此一入間地獄之後，每晚非到疲倦不堪程度，絕對無法成眠。全身紅腫潰爛，兩條腿最為嚴重；粗粗大大，舉步維艱，好在當時不須走太多路，飲食便溺，皆在室內。

按照規矩，白日必須面對牆壁端坐，監視的人，高踞中央高架警亭上，可以對樓上、樓下、兩層數十監房的人犯，一覽無遺，盡收眼底。每逢「前方軍情緊急」，必須高喊一聲：「警尉！小便。」否則就是犯規。

同室同志偶爾輕聲交談數語，輕則被厲聲制止，重則招來更多麻煩。有一次某室輕聲數語，那暴躁兇狠的「警尉」，竟將長約半尺的大鐵鑰匙（開牢門用）投擲過來，若不是被那鐵窗巨柱擋住，這一飛來的重武器，無論落在誰的頭上，都會腦殼開花。這樣陰森森的監牢生活，我不知是怎樣熬過來的？於今回憶起來，尤覺毛骨悚然！

每日十五個小時的靜坐功夫，人人深以為苦。正因苦不堪言，才促成了我做「白日夢」的習慣。什麼是白日夢？為什麼做起白日夢來？簡單地說：就是讓一壘壘的幻想，來佔據我獄中最難打發的大部份時間；來幫助我度過痛苦無邊的日子。

我們參加革命的初衷，是為了打敗殘暴的日寇，重建美麗的中華。日寇屈辱之後，復興建設的工作



，理想中的社會國家，以至人類棲止的整個世界，都成為我編織白日夢的主要內容。

說來也的確慚愧。我的獄中幻想，是從「吃」這一門開始的。民以食為天，一個長時期虛弱，百病叢生的身體，那有不需天量營養補充之理？於是，第一個念頭就是想：吃些喜愛吃的東西。吃下去第一個好處是，還我健康之身。唯有健康恢復之後，精神旺盛，家庭幸福，社會安寧才相繼而至。果然到處已是一片熙熙攘攘的新生氣象，再也看不到日寇氣勢凌人的猙獰面目，再也聽不到苦難同胞痛苦呻吟之聲。政治自由民主，經濟富裕繁榮，寬闊的馬路，高大的屋宇，人人笑顏相對，沒有仇視與敵意。教育普及，文化昌明。醫藥進步，講求衛生。夢幻中戰後的新世界，是各民族各國家皆能相見以誠，互助合作，永久和平得以確保，貧窮、飢饉、病痛、愚昧、戰災等人類之敵，從此絕跡……這時我整個腦海裡，只有歡樂，不見憂傷。雖然現實的環境是那樣地漆黑一片，但在我想像中的美麗遠景，却是光明燦爛的。

每晨起床後，按部就班開始靜坐，我的幻想不招自來，按時開幕。每一階段的夢幻，彷彿都有一個主題，旁徵博引，盡情發揮，直到自己認為滿意為止。就這樣把苦難的漫長日子順利地打發過去。這件法寶無以名之，姑且稱它為「白日夢」吧。

## 憶 往 勵 來

陳 衡

### 一、六一之夜·永生難忘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東北抗日組織總機關被破壞的消息傳來，同月二十五日凌晨，狗虎古城又有日寇蒐捕同志多人入獄。當時我已意識到組織雖限於城的領導，但條件如此擴展，亦不能保證絕

對沒有株連。私心頗欲避難出走，又恐增加我所領導同志的恐懼心與危險性，乃決心以不變應萬變，個別與大山、丁時、興華等同志密商，擬借重偽警同志之力量，以為武力營救同志的準備。儘管我們缺乏行動的知識，但是大家意見一致贊成；明知螳臂當車，奮力懸殊，惟義憤所至，毫無返顧。後得偽警受天同志報告，始悉自五二三事件發生後，偽警察署已下令槍與彈分開，加強武器的管制，我們的決議，遂無法實現。五月三十日校長建三被捕，我為該校教員，情況嚴重，使我不得不提高警覺，隨時戒備。六月一日午夜，果有偽警為先導，日寇守備隊憲兵大批湧至我的住宅，幸於千鈞一髮之際，匆促潛逃，賈賴吾妻玉蘭急智偽裝，應對得體，乃使彼等信以為真，撲空而去。

## 二、避難開原，仍遭逮捕

此時美軍實行越島戰術，已逼近日本本土。關東軍有堅守東北之計劃，乃於東北大興土木，修建軍事基地。開原縣之趙家台為敵人選定修建近代化飛機場，征調勞工，日夜趕築。為防止工人逃跑，必先繳出國民手帳（國民身份證）。我雖為反滿抗日之通緝犯，但以與勞工大隊長有私人關係，仍可潛伏其中；乘機向勞工群眾進行宣傳，發動怠工破壞等運動。東北同胞年長者眷戀祖國之自由生活，年輕者亦痛恨異族之統制壓榨；只要有尺領導，則衆心趨之，衆力歸之，如水之就下，火之就燥。因此爆破事件，層出不窮，工程進度，幾陷停頓，乃引起敵人之注意。七月十二日實施勞工突擊檢查，逮捕數十人，我亦未能幸免，牢獄倖災，命中註定，只好逆來順受。

## 三、鐵窗風味。甘之如飴

潛伏工地，原為避難；把握時機，爭取工作，亦為目的之一。因為工作積極，破綻暴露，所以被捕

。回憶參加組織之初時，即已有犧牲之決心，如此被捕，並不感到意外。由於心理上有所準備，敵寇之嚴刑審詢，殘酷逼供，如重刑、上大樹、灌凉水（參以辣椒面或藥物）、膠皮棒毒打等，對我皮肉之苦楚固甚，而內心則如「金石流，土山焦，而不感其熱。」正是蒙難紀念歌所說的「苦如鉛」也。我遂承認自己為抗日份子，求其速死而已！敵特刑求有關同志與工作，則閉口不言，隻字未露。曾於牆上寫出「壯志未酬應有恨，飛血激敵亦稱心。」之句（我的化名為壯飛），用以明志且為自勉。被獄卒發現，告之上級，竟認為我是首魁，更加注意監視。於是，對我態度為之一變，敬煙敬茶，療治傷痕，種種優待，源源而來，蓋欲以懷柔利誘，保全我生命，以求取其所需之供詞耳。孰意我心堅似鐵，守口如瓶，敵意未逞，反得不死，勝利光臨，被釋出獄。

#### 四、勝利歸來·景物全非

恢復自由，走向街頭，見國旗迎風招展，爆竹到處鳴放，喜慶洋溢，氣象一新，冒險犯難，出死入生，奮鬥之目的，一旦成功，誠足令人欣喜欲狂也！匆促還鄉，頗有所慰，藉年邁之高堂；孤苦之弱妻幼子，骨肉至情，當不能以兒女情長責之也。然而一進家門，則景物全非矣！子死妻病，年邁雙親，愁城久困，骨瘦如柴，兩鬢盡霜！家財蕩然，蓋均為應付漢奸警特之勒索，力不勝負荷，一門凋落，了無長物矣！家父尚未知勝利消息，猶於昏花老眼中，現出驚惶之色，勉勵我曰：「有種有種！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男兒固應如是也！」我告以抗戰勝利，則不禁老淚奪眶而出，妻子亦霍然而起，其病若失，滿以為從此天下太平，天倫團聚，椒水承歡，永無愁苦！但好景不常，噩運復至！共匪禍國，稱兵叛亂，清算鬭爭，民不聊生，殺人放火，無惡不做！大好河山，復為共匪竊據。回首前塵，廿載於茲，滅此朝食之志，無日或忘。同志！同志！願共勉之！

## 第八編 應

### 省方由潘遷

——十一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四日，  
而爭取主動，應付變局；我們  
敵方發現了線索，秘密偵查，  
，省方（是東北各省市黨務專員  
春。在這次事件中有不少與敵之  
亮、趙岳山、精一和吳尹生在江  
人也參與其役；當然，張寶慈、  
定遭受的大破壞，化險為夷，特  
當時世界戰局的趨向顯然與  
非戰場；三十二年五月盟軍克復  
三年六月六日，艾森豪將軍以空  
。九月收復巴黎。希特勒已經註  
開始逐島躍進的戰略。三十三年

應 變 事 例

攻擊均使盟軍與日本本土之間的距離為之縮短。中國戰場：日軍不惜加強兵力，打通大陸走廊；以開闢通往越南緬甸戰場的運輸系統。自三十三年四月至八月，於鄭州、洛陽、長沙、衡陽等地，經過數月的激烈戰鬥，平漢、粵漢兩路雖終為其所控制，但亦付出重大的代價。又自三十二年三月美第十四航空隊在華成立，制空權逐漸轉入我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B29型飛機編隊轟炸鞍山、大連，並偵察瀋、長等地，東北民心士氣為之大振。

我們的地下組織於三十二年七月制定東北地下工作計劃大綱，規劃工作為：八綱十二部，凡八十項目。現地同志都能遵循奉守，實踐力行；從此工作全面展開，組織也達到健全強固的地步。其間，三十三年春李遠吉黑三省黨部及其他外國團體發生案件；三省黨部幾乎全被破壞。與我們有關的同志，也有：宋致中、壽元、張鴻學、秦學明等十餘人因牽連而被捕。所幸他們都能臨難不屈，自我犧牲，終於截阻了案件的擴大；毫未影響我們工作的推進。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的空襲，現地同胞興奮之餘，莫不看作是反攻的信號。我們亦認為軍事戰鬥的時機已經迫近眉睫，更加積極佈署策反，準備動員。因之，又於十月一日制定「抗戰建國時期東北黨務工作大綱」，明確規定：秘密、半公開和公開三個階段的進行程序；使現地工作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不料，就在此時發生了一十月四日應變事件」。

我們的總機關自民國二十九年以來，就一直秘密設在瀋陽。這是我與張寧慈、高士嘉三人於二十七年夏季，由日本返回東北，分往瀋陽、長春、哈爾濱三大都市考察比較以後所決定的。在這五年中間，曾發生過不少次敵偽「檢舉」事件，但是我們始終未離瀋陽一步，祇是不斷更換場所，重新掩護，從未考慮將總機關遷移他地。到了此時，組織擴大，工作增繁，省方人員除駐在他地有：劉建仁、穎川、宗仙石、徐樹曉等十餘人外，其經常駐在瀋陽專任工作而無掩護職業者亦有二十餘人；分設辦公及居住場所六七處。這些場所化名為：至善里、敦和里、致勇里、崇仁里、尚智里、日新里等。

至善里是一處主要的辦公場所，租用瀋陽大西關大十字街路西面東張太太的房子。那是一個大雜院，房東房客有十餘戶人家。臨街為一小樓，樓下市房三間，中為門道，靠北是一家煎餅舖，我們租用靠南的一間；開設律師事務所。精一、史惟亮為事務員，外請一位律師只據個名義，實際上不來辦事；也很少有訴訟業務，只為掩護而已。這一間房隔成兩屋，前屋辦公，後屋住人，供：精一、史惟亮、高士嘉和一位女同志並著居住。院內平房，緊連門道的一間，為我和郁中、立達一家三口人租用。我的一家曾精一的事務所，在表面上是分開而沒有關聯的。還有一位做小學教員的女同志顏玲的一家，也是房客；我們的房屋便是由她介紹租下來的。當年瀋陽人口日益膨脹，租房不易，我們為此最感頭痛；也是我們工作和掩護上最大的難題與阻力。瀋陽只有雜院和小房出租，能租得到已屬慶幸，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至善里房屋雖亦窄小不堪，但我們在瀋五年前前後後數十處辦公場所之中，這一處還是最好的了。它的優點是可以集中六、七個人在一起辦公，增加工作效率不少。尤其是有事務所、煎餅舖和門道三處可自由出入，院中戶多人雜，非常適於隱蔽及掩護。此次幸能未被破壞，便是由於這些便於掩護的條件，才使日本憲兵隊雖對我們偵查很久，仍然未能完全窺定清楚，所以遲遲沒有下手。

偽滿教育制度模仿日本，中等學校稱為國民高等學校，修業四年，國高畢業相當於現在高中一年級修業期滿。國高學生年齡尚小，不夠成熟，其中雖有愛國熱情的學生，但不適於做地下工作。因之，我們自工作之始，便決定對國高學生祇做為宣傳和文教工作的對象，而不吸收為同志，亦不組織外國團體。大概是在民國三十三年夏季，我們發現瀋陽某校國高學生六、七人，以反滿抗日為號召，組織一個讀書會。我們有一位軍人同志，化名正身，他的弟弟便是這個讀書會的一份子。由於他已想察覺他哥哥是地下工作者，便告知他哥哥有關讀書會的事。他們弟兄熱望我們組織能派人對讀書會加以指導。他們認為放任讀書會自己去，反而容易出錯。我們經過考察研究後，便派史惟亮擔任對他們的指導工作。事

後檢討，此一措施實在違反了工作的原則。我們同志都是熱情洋溢，常以感情用事，每一遇到有志救國份子，即不忍使其失望。這是民族革命志士的一般秉性；其優點在此，缺點亦在此。更進一步說，若是他們沒有豐富的情感，根本也不會營起參加艱危的地下抗敵工作了。這一次，也就是由於史惟亮的熱誠感召，使此一事件，終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瀋陽的十月，秋意已深，白晝漸短。四日晚間大約九、十點鐘，惟亮自外歸來，倉皇不安，萬分焦急地向我報告說：「出事了！」我吩咐他坐下，讓他靜一靜，我說：「不要急，慢慢地說，只要敵偽待務不是即刻來捕我們，我們就有辦法！」惟亮雖堅強能幹，但那時他不過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他稍停一下，便向我述說：他剛才和讀書會劉生約會，劉生對他痛哭流涕地說：「我罪孽深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你們！」原來，劉生在一年前因為憤慨日本侵略，常常發表反滿抗日言論，為日本憲兵隊拘捕數月，嚴刑酷打，他抗不了。後來，憲兵隊放了他，命令他組織讀書會，網羅反滿抗日份子，以備一網打盡；這就是他們讀書會成立的由來。劉生已將惟亮前去聯絡之事，報告敵方。把我們給他閱讀的秘密宣傳刊物一二本，也送給特務看過；這些刊物都是我們東北通訊社所刊行的。據劉生所知，憲兵隊特務已經對惟亮釘梢月餘，祇因還沒有對我們完全弄清楚，才一直暗中偵查，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劉生自與惟亮接觸後，深受惟亮的热情感動，並知道我們是和重慶有聯絡的真正抗敵組織，幾次想吐露實情，均欲言又止。劉生察覺憲兵隊最近便有對我們下手的趨勢，他雖然對特務怕極了，但又實在不忍看我們被破壞，內心矛盾，人神交戰，痛苦不堪言狀；最後下定決心還是向我們吐露了實情。偏巧，經常和他直接聯絡的憲兵隊首腦人日本特務因公出差，約定三天後返瀋，叫他前去報告，他便乘這個機會，急忙找到惟亮，說出一切真相。

我聽完惟亮的報告，便判斷劉生所述全屬實情。因為在十幾天前，有一個小販，攜帶一大包日本美

濃紙，曾到我們院裏來兜售。美濃紙為日本製造的一種薄而軟的紙，是秘密刊物的理想用紙，但一般社會使用者不多，沒有生意好做；那中當時便感到奇怪。現在聽惟亮一說，便聯想到那一次，原來是特務化裝前來偵查我們的，要刺探惟亮究竟在那一家落脚。數日前，另有流氓派頭的中國人和日本人，一共三個人前來看門牌，說是找人；那中也看出其形跡可疑。不過，當時我們未以為意，因為如果發現一兩件可疑的事，便庸人自擾，我們的地下工作就無法做了。所以，若是沒有劉生反悔，說出實情，我們將一直蒙在鼓裏。惟亮說他約定劉生仍在城牆邊等他回話，我便馬上讓他去接頭，不要讓劉生久等。我說：「劉生還是個孩子，他雖然出賣了我們，但難得他能夠反悔，我們不但要寬恕他，而且應該讚頌他。你回去好好安慰他，告訴他不要怕，說我們有辦法，要稱讚他已經為國家做了一件偉大的事！」我又說：「我們保證劉生的安全，可以送他到後方，或者送他到遠處的外縣去掩護起來；讓他自己選擇決定。」惟亮便急忙地去了。我注意他走時已經非常沉靜，便安下了一份心。惟亮已經做到使劉生感動而反悔，現在更必須做到使劉生沉住氣而有信心，我們才能有足夠的時間應付此一變局。後來，劉生表現非常的好，他不但自己堅持不躲避起來，而且一點也沒有露出破綻，未使特務對他有所懷疑。

惟亮沉靜地走了，可是我們却不能再沉靜了。士嘉連忙整理文件。那中和芷菁也一齊動手收拾東西。精一忙着出去找來張寶慈和趙岳山。我們立刻做了幾項應變安排。例如：決定以省方另一場所數和里為指揮應變中心；利用第二天凌晨人未起時，將至善里所有文件和工作器材（當時存有電台、炸藥等器材）全部手提運走；祇留惟亮、精一在律師事務所照常上班，其他的人全部撤走，以穩定敵方，不使提前發動；連夜通知正身一家以及特務可能跟踪惟亮而發現的幾處場所準備應變；另外如何安排掩護同志，如何不使多數同志驚擾等等，繁瑣龐雜，無法一一詳述。

這次，敵方發現的場所都是省方同志辦公居住的處所。省方同志一半是因有前案而被逼遷之人；



一半是擔任艱鉅繁重的視導工作，經常攜帶文件出入車站，往來於瀋陽與各市縣之間；所以在掩護上必須特別周密，才能確保安全。一旦敵方發動「檢舉」，我們保衛組織和同志的安全，或者不難做到；但是要省方總機關留在出事地點，繼續發號施令，不使工作陷於停頓，却是不可能的。當民國三十年一二、三〇事件時，案情繼續發展，迫使我們工作停頓達三、四個月之久，便是一次最慘痛的教訓。何況，這時戰局已到緊要關頭，現地抗敵的奮鬥也進入「行百里者半九十」（這是當時同志大家最喜歡引用的一句話）的階段，工作實不可一日停頓。

我們自民國二十四年開始工作，至瓦已經整整九個年頭，多少同志流血，多少同志入獄，我們堅定不移，從不退却，一定要走完抗敵大業的全部遠程，達到我們奮鬥的最後目標。我們最後目標是什麼？便是當反攻之日，我們動員民衆力量，發動軍事戰鬪，在政府鞭長莫及，不能將敵人武力驅除淨盡的情況下，使東北達到完整的收復；而不容敵人有機會保留任何勢力。例如：以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狀態為條件的結束戰爭要求或佈告等等。固然到了後來，戰局急轉直下，美國以原子彈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東北已無動員戰鬪的必要。可是當三十三年十月之際，戰爭究竟以何種形式結束，是任何人都無法預測的。○（註：五、二三事件後，軍人同志莊公謀，關操祚、邁春及樹晚、慶華等仍在向我們所訂目標進行，曾經聯絡偽近衛軍、偽軍校及偽憲兵司令部等，發動對日本關東軍作戰；並武裝劫獄。後來日本投降，遂轉變目標，進入反共抗俄的新階段。）因之，當十月四日事件發生，我們感到正在工作緊要關頭，遂以不使事件影響工作為應變方針；經審慎討論後，決定了省方遷移長春的大計。

長春是偽滿首都所在，敵人警力雄厚；而且在人口的構成上中國人所佔的比例很少，掩護總機關自非理想之地；我們原已瞭然。不過，所謂地下工作的機關，本來就是「行著」性質，機關隨人行止，今天遷長，明天又何嘗不可返瀋。後來，發生五二三件事，有的同志說是遷因於長春不適於掩護，固然不

無理由；但在實際上，於五二三事件前一月左右，瀋陽便先發生了「文起案件」，而該次案件亦為五二三事件的主要導因之一。

這一次應變，我們同志與敵方遭遇，演成短兵相接的場面，約有四、五次之多。如精一和吳尹生冒險往探至善里，為特務追逐；我和張寶慈冒險往探至善里，幸得逃脫；我和高士嘉、吳尹生初抵長春便遇日警盤詰。其中，以趙岳山丟行李脫梢一幕，使這次應變達到最高潮。

原來，至善里的全部文件及器材，已經於五日凌晨秘密手提運走。剩下行李六大件，包括：至善里同志的衣物，及省方為獄中蒙難同志所準備的和由各地同志所捐獻的用品；其中並無所謂「違禁品」在內。這些行李如仍用手運，時間已不允許，遂決定由岳山雇車運至車站，託運長春。（當地土話稱為「起郵便」）這大約是五日下午或六日的事。當日為何大膽公然拉行李，且只派岳山一人壓運，已經記不清楚。大約不外我們認定：敵方仍在偵查階段，尚不致採取行動；敵方只是發現精一的事務所，行李則由我家拉出，不致使敵方動疑；岳山為生面孔，不是敵方偵查之人等等。事後檢討：這項安排即使不是判斷錯誤，也是大膽粗心，竟因而造成一次不必要的冒險。豈可為了幾件行李而貽誤大事？偏巧，岳山只雇到一輛破舊的馬車，行李堆積如山，岳山又高踞車夫座位，招搖過市，馬上有特務注意，尾隨追蹤達一小時半之久。岳山吞布條，毀身分證，吃盡苦頭，一籌莫展，甚至準備以身而殉行李，真算得一場非常緊張而精彩的表演。

岳山當日擔任黑龍江省黨務專員，是省方領導人之一；為不使同志確知各人身分，祇以視導人員名義主持工作。那時他年事雖輕，但參加地下工作已經五六年了；驍勇敢幹，足智多謀。這次，他終於騙了特務，丟掉行李，脫稍出險，轉危為安。雖然因為這件事，使敵方提前行動，情勢為之緊張，我方計劃亦不得不緊急變更，添加不少危險困難；但在地下工作應變行動中，這類事確也很難避免。所謂應變

的「變」，其本質原本即為隨時有變；自然常有意外發生。判斷敵情也不可能完全正確。冒險犯難更是應有之義。只求無人被捕，組織不受破壞，便是打了勝仗。

天黑已很久了，岳山才脫梢回到敦和里，應變中心隨即為緊張氣氛所籠罩。我們連忙改變計劃，凡是被敵方發現的場所立刻同時撤出，遷往長春和疏散到外縣的同志儘快分別起程。我和高士嘉原定當晚前去長春，情勢如此，也就不得不延緩行期；坐鎮瀋陽，指揮應變。

至善里還有女同志顏玲住在院裏，我們租房是她介紹的，當初為不使她受到驚擾，預備在事件過後再告訴她。房東張太太處，也預定於妥善遷出後，再向她退房。現在岳山運行李出了事，我們人去房空，顏玲和張太太還不知情，顯然是貽禍於人。我們同志在現地工作，向以忠誠信義為標榜，基於此一觀點，這件事就更使我耿耿不安。而且，如果張太太對憲兵隊據實說出我們是顏玲介紹的房客，顏玲必將被捕無疑。誰都會想到至善里在這個時候可能早被敵方看守起來，我們似乎已經遲了一步；但我仍決心冒險親去和張太太見上一面，向她作一交代。張寶慈一再勸阻我，勸阻無效就建議派別位同志去；我豈能放心！寶慈說：「你一定要去，那麼，我和你一同去！」他對我的安全，也放心不下。

第二天凌晨，我和寶慈走出敦和里。他一定要走在前面，先避至善里看看情形後，再喊我進去；我沒有答應他。我們從南往北走進至善里的大十字街，那是一條很長的街，一進街口，寶慈便爭先恐後地加快腳步，我只好慢下來。這時天光微明，街上還沒有行人，只有靠北的煎餅舖和靠南緊鄰的一家鐵匠舖已經起來做工。寶慈從煎餅舖走了進去。我落後十幾丈遠，慢慢地向前走。走到鐵匠舖門前，我突然看到鐵匠舖裏有一個人；這人整整齊齊地穿着大衣，帶着禮帽，正面向裏在看鐵匠打鐵。我想這個人不對勁，我立刻注意四週。又看到前邊三、四十丈遠，一個小巷轉角處，有一個身穿短身工人服的人蹲在那裏吸紙煙。我知道：這是兩個特務，他們是分在街頭左右看守着至善里。我為寶慈擔心，我清楚知道

他沒有注意到處境的危險，而我也礙於不能後退了。我裝作步履蹣跚，脚步更加慢了下來。那時候，我穿着長袍，留著鬚鬚，像是五六十歲老人的樣子。我一直向前，走過至善里，察覺到寶慈這時在我身後已經大膽地從至善里走了出來。我不回頭，一直向前走，寶慈看我越門而過，也就隨著我走過來。說時遲，那時快，我走到那個穿工人服的特務面前，他突然站了起來，我安閑地拿出一包煙，取出一枝，向他點頭示意，和他借火，他遲疑地遞過他的煙，我們彼此都沒有說話。我認清了他是個日本人，吸的是上品的南風牌紙煙，和他所穿的工人服一點也不相稱。我慢慢點火吸煙，讓寶慈走過去，看寶慈轉進一條小巷，我才說了一聲：「謝謝！」把他的煙還給他，然後我也慢慢彎進了那條小巷。走了沒有幾十步，又彎進另一條小巷，我們已經看不到那個人了，我和寶慈便加快步伐跑了起來。那一帶，有許多小巷，縱橫交錯，我們轉了許多彎。遇到一家大雜院已經開了門，我們踱了進去，等了幾分鐘，看清楚確是沒有人跟踪追來，我們才確知已不會有事了。當我們快跑的一段路上，寶慈緊緊地牽着我的手，彷彿很怕失掉我的樣子，此情此景，迄今歷歷在目，將是我永遠難忘的一幕。

當寶慈走進至善里時，他發現並無異狀，便叩門見張太太，祇說：「李先生（我住至善里的化名）來看你」，沒有說明事由，就匆匆走出，預備找我進去。現在情勢如此，我們只好另想辦法和張太太連絡。我們在街上徘徊很久，天光已經大亮，商店都開了門。我忽然想到張太太家裝有電話，於是向一家大商店借用電話。我在電話裏對張太太說：「我是李××，非常對不起你，我的買賣做垮了，見不得人。去年看到你出的房貼，我們本來不認識，也沒有人介紹，承你的情，租給我房子，將來有一天我會報答你。」我未容她答話，便掛斷了電話。然後，寶慈特地趕到顏玲的學校，見到顏玲，告訴她怎樣應付。張太太接到我的電話時，以為我們是經濟犯，後來才知道我們是反滿抗日份子。據說：她受到很多麻煩，也花了不少冤枉錢向特務送禮，但她始終沒有說出顏玲，也不曾怨恨我們。

到了十月九日，我們的應變安排已完全辦理穩妥，沒有給敵方留下任何線索；這一次的自衛作戰也就告一結束。當晚我和高士嘉由吳尹生護送前去長春。瀋陽車站仍有特務注意行旅，但是並沒有對我們發生任何懷疑。敵方特務專查我們也不是二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日本人對中國人的面孔，除非是熟人，若是只憑照片（我和高士嘉等人的照片，於民國三十年一二、三〇事件時便被搜去。）在大庭廣眾之間是很難辨識的。我們乘坐二等車，我和士嘉坐對面，最初試做假寐，並觀察車上環境，後來我們輕鬆了，還和士嘉作了兩首詩。詩曰：

(一)

瀋水遭圍困，轉危談笑間；

一謀驚敵膽，何必用刀銀。

(二)

塞上秋風起，披星靖虜塵。

河山原我有，策馬入長春。

車抵長春已經是雙十節國慶日的拂曉，長春車站非常沉寂，連馬車都在不到，我們三人提着手提包步行，偏巧遇警察分所被一個日本警察攔住，我連忙拿出身分證，並用我半生不熟的日語應付過去。我還記得：我僱用的是偽錦州省警務廳所屬高級警官的身分證；是由張慶凱秘密弄到手，轉送給組織的。當時在我身上便攜帶有少數最機密的文件，連同行的士嘉、尹生也不知道。

十月十一日，我們到長春的第二天，便對當地同志發出長字第一號通告，該抄錄於下，以作本文的結束。

「省方負責人為規導工作並慰勞同志，於日前蒞×。即將分別訪問及接見同志，懇談一切。該將員

責人來×視導工作之隨行人員及接見之人員、接見方式並程序，通告如次：

(一) 隨行人員：(1) 東訊社社長；(2) (略)；(3) (略)。

(二) 接見之人員：(1) 各區黨分部工作人員；(2) 受嫌被捕殉難之同志或其家屬；(3) 參加現地工作二年以上之同志；(4) 有特殊工作表現之同志；(5) 希望與負責人面談而經區黨分部許可之同志。

(三) 接見方式：(1) 集團接見；(2) 個別接見。

(四) 接見程序：(1) 負責人講話；(2) 社長講話；(3) 聽取工作簡報；(4) 聽取工作心得感想；(5) 交換意見；(6) 解答質疑。

希各該區黨分部遵照以上各項，秘密安排，妥慎辦理，特此通告。」(錄自原始文獻「旬方公報」第三期)

## 脫梢記

趙岳山

話說我自遼西歸來，一路上筋疲力盡，到瀋陽下車後，已是傍晚時分。回到敦和里，好像是久航的船隻進入了避風港一樣，應該有一份輕鬆歡愉的感覺，其實我却像跑完萬米的運動員一般，已經人困馬乏，沉沉欲睡了！

半夜，精一忽來敲門，並悄聲告我說：「負責人找你去！」我連忙披衣隨他前往。我沒有問他是什麼事，但却禁不住心裡想些什麼事。我在當時，雖然也算是一位資深的幹部同志了，但一提到遇見負責人，仍不免感到緊張；加之多年的秘密訓練，使我們祇習慣於感念本身工作範圍以內的事，所以一聽到負責人找我去，我便馬上想到也許在我的工作範圍之內出了甚麼事？或是我自己出了甚麼事？惴惴焉，惶惶焉，平添無限憂慮之感。

應變事例

我們兩個人一路上沉默未交談，脚步很快，不覺已抵達至善里。

至善里——這省方的核心機關，在暗夜中，從外面看去與別的房舍無異，四隣已入睡，踏無燈光。進入至善里後，則看到炕上地下，桌邊牆角，人人都支一支微弱的燈光下靜肅而迅速地整理文件。這些燈光的滙聚，與屋外的黝暗比較起來，不免有一種燈火通明的感覺；至少在我進屋的一瞬間，我的眼睛是有如此的感受。待我的視覺適應室內的情況後，我才看清楚室內的人與物。

正在各據一方而忙碌工作的人們，似乎沒有人注意我們進來，所以也沒有人向我打招呼。我被直接領到負責人的座處，負責人的聲色仍和往常一樣地平靜，使我一路懸揣的心穩落下來。交談之後，才知道瀋陽地區將有條件發生。負責人認為瀋陽已不適於省方繼續駐用，因此考慮轉移陣地。將要發生什麼案件，負責人沒有進一步說明。地下工作時期，最困難的事，莫過於負責人發佈有關「條件」的案情範圍與程度；說多了，怕大家增多不必要的戒懼，因擾行動；說少了，又怕大家低估情況，不夠警覺。尤其是同志衆多，性格各異；有的敏感，有的凝重；同一囑告，反應不一。所以大多數人不希望負責人多發表案情。但我感覺到此一條件一定是很嚴重的，不然作為東北全面地下指揮部的省方，不會隨便想到「搬家」，因此當我回答負責人的詢問時，不能不特別審慎。

負責人特別向我查詢關於營口、長春、哈爾濱三個地區的工作基礎，社會環境和掩護潛力。營口的組織基礎深厚，社會環境單純，祇是地處遼南一隅，交通偏僻，對指揮全面工作多有不便。哈爾濱組織基礎較弱，掩護潛力雖佳，但因係國際都市，社會環境複雜，地理的位置又偏北，似亦不適充當省方重鎮。至於長春，我組織基礎雄厚，同志衆多，地理位置樞要，交通四通八達，對指揮工作允稱便利；惜乎該處為新興都市，人口在比例上稀少，掩護力較為薄弱，且為敵偽統治之心臟地區——偽都「新京」所在，警憲林立，防衛森嚴，鬭爭起來，勢必常常演成交手戰白刃戰，亦非省方理想之地。負責人沉吟

良久，未做任何表示。

我當時畢竟還是一名奉命行事的幹部，對省方轉移陣地這件大事，總沒有負責人那樣地感覺責任沉重。所以當負責人靜肅默思的當兒，禁不住內心裡有些羅曼蒂克的遐想。我想，假若省方進駐長春也好；那樣一來，敵偽的統治中心在長春，我們反滿抗日的大本營也在長春，地上一個政府，地下一個政府，一同發號施令，好戲對台，何等精采！而且當我們雄立長春街頭的時候，放眼雲天，東北在握，一朝局勢有變，我們正可首先控制長春，進而號召全境……

這樣不切實際的遐想，不過是一瞬間的事。待我離開至善里，時過夜半，負責人的沉重心情感染了，覺得地心吸力倍增，呼吸悶塞，舉足維艱，所以回到敦和里後，一言未發，倒頭便睡了。

第二日傍晚，省方駐瀋人員，除了銜命督導工作的人以外，幾乎全部齊集敦和里；形同開了一次核心會議。負責人正式下達省方撤離瀋陽的命令。負責人是當天早晨撤離至善里的，經過一天的佈署與研判，一切安排大體就緒。條件雖還沒有發生，但是認為有立時放棄至善里及其他兩處機關的必要，應變措施底定之後，敦和里也在放棄之例。負責人估計說，這次事件的應變時限祇有三天；三日以內處理妥善則有驚無險，三日以後，如未盡如理想，則將有不堪設想的情況發生。說是三日，當然越快越好。祇是地下工作，人與物的活動都不能公開，而且不能單為應變，打開組織的祕密關係與禁條。在種種主觀與客觀條件限制下，調度起來十分不便。何況這祇是我們組織一方面的應變措施，而三日時限的情報究竟可信？敵人方面是否臨時變卦立即發動逮捕？加之在我們決定放棄的幾處場所外，敵人的毒瓜是否還伸向我們未曾預測的機關？那麼！那麼瀋陽全區可以說是個最不安全的地方，已經是最前線——而且是一個即將火拼的戰場。所以最後負責人對書記長無限感慨地說：

「自從我們開始工作以來，經過一二、三〇事件，經過三省黨部事件，經過前前後後多次的條件，



許多老同志們，被捕的被捕了，殉難的殉難了，我們三個負總責任的人總算留在外面平安地工作到現在——負責人頓了一頓，回顧一下社長，又繼續說下去，眼睛仍注視着書記長：「現在，為了適應這次變局，為了彌補這一次的工作破綻，你、我、社長，我們三個人中，也許不免要犧牲一個了——也值得犧牲一個了——如果必須犧牲一個人才能穩定住這次局勢；犧牲誰呢？我嗎？時機未到，你們也不會同意；社長他，他患病在身，不能支撐這次難局；所以祇有你了！因此我決定社長隨我到長春去，你要繼續留在瀋陽，不能撤退。你要考慮考慮……」

書記長頻頻點頭，了無難色，又似乎說了一句：「考慮什麼？！哼」——書記長好像忽然感冒鼻塞，所以「哼」了一聲。

這時我們都環立在側，負責人坐在炕裡裏後，書記長坐在炕沿桌前，燈光微暗，聽得到大家屏氣凝神的聲息，却看不到彼此肅穆的面容……

不知為何，睡在負責人太太懷裡的大胖子，忽然啼叫起來，一時安撫不住，負責人趕忙接抱過來，才使他安靜下來。敦和里一向是羅漢堂，窗前臨街，忽有小孩啼哭，聲達戶外，可算是反常的現象；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負責人撫慰起大胖子來，是不能單以父子情深加以解釋的。不過，小孩重新安睡，負責人將他再交給太太後，又似乎自我寬解地說：「我雖然三十幾歲，可是有了兒子，死亦無憾了！」

這句話，負責人也許忘了，別人也許未注意，但我却清楚地記得，深刻地記得。當時我聽到這句話後，曾有三種不同的聯想。第一種是反感的：我覺得負責人這句話，實在是反革命的。我們參加工作時候，組織要我們打破封建觀念，犧牲小我思想，要為國家盡大志，為民族盡大孝，不僅子女，連父母都不顧了。而今負責人却說：「有了兒子，死亦無憾了！」，那我們許多青年同志們，有的還沒有子女，有的根本沒有結婚，那，我們統統都將死而有憾了嗎？第二種是同情的：我覺得我們年輕，還不懂得

中年人的情感。我們一無所有，一無所掛，頭斷了碗大個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可是中年以後，功未成業未就的人，在無望絕望的困境之中，兒子是惟一的安慰與希望了吧！第三種是更加沉重的：我又覺得，這句話可能是說給負責人的太太聽的，可能是負責人對太太的一種暗示與鼓勵；雖然他已給書記長下了「犧牲」的命令，可是他自己也在準備「犧牲」了！

將帥棋定，我們就好分配。履謙即時回其視導區營口待命，岳風隨崇直到視導地區掩藏，精一與芷菁暫時留瀋，我，篤實，作基，隨社長與負責人北上長春，其他同志亦均有妥善安排。另外還給我一個特別任務，那便是派我接防至善里，將至善里的行李細好，負責押運到火車站，然後再起「郵便」，運到長春去。

社長平素就是很少談吐的人，在這一段緊張嚴肅而凝重的時間裡，他一直在地桌旁整理着文件——那是他在省方比較專責的工作。沒有他的決定，我們不知何者應當銷燬，何者應該保存。他既沒有說話，我們就很難從他面孔上看出他內心的反應。

書記長矮小堅強，膚色黝黑，一張紫銅臉，平常就老有一種像煞有介事的樣子，這時候當然不會有輕鬆的表情，所以也無法看出他有更緊張更嚴重的感覺。

負責人倒是和平常指導工作一樣地恬靜而安閒，一切分派完了，就悠然地劃根火柴燃起一支烟來：

我們從三位負責人的表情上，本看不出事態的嚴重，但我們心裡明白，這一次的應變措施是十分空前的。多年來，我們一直以瀋陽為我們的根據地，為我們的司令塔。一二、三〇事件以後，敵偽每年以負責人等為對象，施行特別搜捕與檢舉，但負責人等照樣地往來來，了無掛懷。我們年年增調幹部，擴展機關，均未感到任何困難；因為瀋陽人口已達一百二十餘萬，掩護潛力太大了。可是這次負責人竟

認為不適於再加以利用，決心撤離，那麼這次案件的嚴重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緊張的情況下，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夜半，我該到至善里接防去了。我剛說要走，「我陪你去！」說時遲那時快，書記長已經摸摸懷中的手槍，開門出去了。在任何一次行動中，「身先士卒」這句話，書記長真是當之無愧。負責人深知他的性格，對他也無法加以制止。我忙起身追趕，未到門前，負責人却叫住我說：

「辰光，書記長的安全由你負責！」

這真是一項不知如何實踐的新命令，在路上，我想。負責人讓書記長準備犧牲，死守瀋陽，不准他撤離的囑託猶在我的耳際迴響，現在又說書記長的安全由我負責。我一時惶惑起來，不知如何負起這個責任。想來想去，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於是加緊脚步追到書記長的身邊。

「書記長，」我說：「我走在前面吧！這是負責人的意思……」我看他沒理會，試着加以解釋。「現在，你聽我的！」書記長截住我的話。說罷，他頭也不回地快步前行。書記長既然如此說，我祇好退到街的那一邊，尾隨着他前進。

那時，我們還有特別任務的時候，都是由兩位同志同時出動。在街上行走時，一前一後，一左一右，像馬跳連環似地造成犄角之勢，走在路的兩邊。這樣，不論是在路上或到達目的地時，走在前面的主持者如遇意外變故，走在後面的副手，可揆度當時情勢，敵寡則聯手出擊，共同戰鬥；敵衆則乘機脫走，回營報警。

深夜行路，在當時是觸犯宵禁的。我們一面小心繞過崗哨，一面急急前進，不久即到達至善里。我們再偵查一下周圍情況，覺得尚無異狀，而安全信號仍在，於是書記長便帶我闖了進去。精一和作基仍在整理東西，書記長交待一番後，他們便分批從旁邊的門先後撤離。

這就是二十四小時之內的變化。昨夜這個時候，我辭別負責人由至善里出去；今夜這個時候，我又奉命回來坐鎮，我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明夜這個時候我將身在何處？

我合衣躺在床上，但仍注意各方面的動靜。曙光初現時，我開始疲倦了。根據經驗，敵人發動檢舉，常在此一二小時之內。這時屋地是黑的，屋頂也是黑的，祇有紙窗透露着慘白。這間屋子，恰像一個張開的虎口，我已被塞進虎口之內，這虎口隨時可以合攏來吞噬我，我唯恐不去想它！

天亮以後，我便開始細察行李，細行李是容易發出聲響的，為恐驚動左右隣居，所以不能在夜裏做這件事。而細行李時最重要的工作，是要仔細檢查所裝的物品中，是否給敵人留下一點直接間接的線索。譬如無意中放在衣袋裡的片紙隻字，抑或衣服上有無服裝店的商標、名稱等等。這些工作，精一已經做過了，為了慎重，我重新再做一番。

指定的時間到了，我即開始行動。按着負責人的指示，我應該下午四時起運行李，乘馬車到火車站。需一小時，述仁同志被指定於五時至六時間在火車站前等我，事先由他買好去長春的車票，等我一到即幫我搬運行李交行李房託運。

行李共六件：三個柳條包，三個是用線毯裹紮的。個頭都不小，份量也不輕。本來計劃像兩輛馬車，偏巧街頭祇有一輛，再等又怕誤了時間，馬車夫為了多賺幾個錢，極力說他一輛車足以拉得動；車開動後才知上了當！那馬又老又瘦，車也有些古舊，就這樣老馬、破車、超載，我們上了路。

出了至善里向北行不遠，車便走到大西關大街上了。我坐在車上，舉目四看，希望再找到一輛車，可是在街上奔跑的馬車，沒有一輛是空的。我正在前後左右地瞭望，空車沒有看到，却看到一個鬼鬼祟祟的人物，騎着腳踏車，由後面急追了上來。那傢伙一身藍灰工作裝，有點像電力局檢修電線的工人，是頭戴鴨舌帽，屁股後，衣襟下面似乎藏着一塊蹄膀（這是東北土話，手槍的別名）。

我的心頭一震，本能地認出了他——他是特務。

那時瀋陽的特務多如牛毛，走在馬路上，我們可以隨時指認出來，並無何驚人之處。但這個傢伙疾馳而來，到了離我的馬車五丈多遠的地方放慢了速度，故意俯首低胸，卻從鴉舌帽沿下用一雙賊眼向我翻看，這就使我大傷腦筋；因他似乎正在向我釘梢。當時我像是普通搬家模樣，雖然一個車拉的行李多些，惹人注目，但我身穿「文官協和服」，持有「法院身份證」，一般特務或經濟警察對我盤詰，我都有充分的辦法應付過去。倘若他是從至善里跟踪而來，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快到大西邊門的時候，情勢起了變化。那時還是左側通行，不同於今日的靠右邊走，我向火車站方面前進，他一直或遠、或近、或快、或慢地騎着單車落在我的後面。這時候，他突然快駛向右，斜過馬路，越過我的馬車，騎到對面邊門派出所去。派出所的門面對大街開着，他下車進門像回到自己家裡似地拿起桌上的電話機，叫電話。更令人注意的，他打電話的姿勢並不是面對門裡的辦公桌，而是背轉身來面對大街，一面說話，一面注視着我和我的馬車。

他這種舉動，使我立時有三種判定：

一、他確實是個特務。

二、他確實是在跟踪我。

三、他打電話向上級報告，也可能請求加派人員做更周密的佈署。

這三點結論似乎無需乎推敢猜疑。我的心裡瞬間也起了急驟的變化。我真痛恨這老馬破車。如果乘用一輛汽車該有多好！趁他打電話時，我就可以開溜了。不幸得很，那時的汽車全被敵偽徵用支援「大東亞聖戰」去了，我的想法，不過是無可奈何之中的一點幻想罷了。我叫車快快點趕，沒有走幾步，他又慢了下來。我說再多加點錢給他，他說現在是走上坡路，不再慢就很好的了。真是急死人！

出了邊門，路稍向右彎曲，正好掩遮那特務偵查所對我的瞭望的視線。這時，我也想到電話，我想借用商家的電話向負責人請示機宜；當然這也是一種奢望，因為敦和里沒有電話。我又想，當初如派兩個人押運行李就好了！為什麼不着精一協助護送？述仁又何必在車站相等？否則，也好有個商量，或是一個人走脫向負責人報告。可是我這時一點人力物力的憑藉也沒有；既無法開快車逃脫；又無法通風報信；而一個人又分身乏術；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更有甚者，我還知道這一次的應變，人手不太足用，負責人並沒有加派同志暗中跟隨。所以我這理若有進一步的變化，他無法知道。而我這裡任何變化在整個應變的措施上，都是十分重要的。

人在最沒有辦法的時候，往往有異想天開的念頭。我以前常看偵探和間諜小說，我真願意我是那些書中的主角，能在極度困難中逢凶化吉，遇難成祥，憑著神秘的法術或意外的救援脫險而歸，可事實上我只是一個人，被丟在大海裡，任由驚濤駭浪吞噬淹沒，決無奇蹟出現，使我絕處逢生。

在和敵人搏鬥上，我個人此時面對的難題如此。我們整個組織面對的難題也是如此。東北淪陷最久，抗戰後，中央遠報日遠，多年來在東北我一們直是孤軍奮鬥；中央對我們沒有雄兵物力財力的支援。負責人說得好：我們所做的是革命工作，和辛亥年代的革命志士一樣，在任何變局下，我們的資本只是我們個人的智慧、勇氣與生命。

生死本是小事，這是每個地下工作同志所共有的感覺與認識。當我們宣誓參加組織的初期，可能還殘存一些生死安危的考慮，工作久了，對這些早已置之度外；所念念不忘的只有組織的安危與工作的責任。

這時我心裡突然感到無限酸楚與癡癡。我想哭卻哭不出來。同時也體驗到做幹部的輕鬆與做負責人的痛苦了。做幹部，奉命行事，一切簡單容易。負責的人，面對組織和全體同志的安危，拿個主意，

決定政策，是如此地沉重與困難！

車抵二經路口，我忽然靈機一動，便命馬車離開千代田通，繞過大吉祥藥店樓角，又入九緯路去。無論如何，現人是我個人面對現實，我必須自做決定，因此我必須將一切情況從新判斷。第一、由大西邊門到火車站的千代田通，和大西關大街同樣地人車混雜，若認定後面有個人就是個特務，也許是出於誤會。尤其是至善里已被釘梢月餘，由至善里拉行李出來，心理上容易有被人跟踪的幻覺。第二、大西關大街和千代田通，是人人都走的大馬路，即使有特務同行，也可能事出偶然，未必就是對我跟踪。第三、九緯路是條經過住宅區的僻靜街道。數百米內的一草一木都可以目力控制，有何情況比較容易研判。

路靜入稀，晚風徐來，我剛感覺到一絲清爽，可是回頭一看，那傢伙又急追而來。當他看到我的人車俱在後，便下車劃根火柴悠然地吸起煙來；然後再緩緩地慢騎前進。這簡直是對我開玩笑，跡近侮辱；因為他的行動超出釘梢常規。照我們的經驗，負責釘梢的敵特，必須暗中跟踪，必要時換人輪替，深恐被我們發現。現在他們不但沒有換人，而且公然尾隨，若不是他們的愚蠢，便是他得到上級的指示。什麼指示？不外不使我逃出他的監視，那也就是逮捕的先聲。

想到被逮捕，我的心倒無比地平靜起來。負責人對書記長說的話猶響在我的耳際，在這次大變局中，負責人認為他們三個人中都不免要犧牲一位，我們就更不在話下了。於是我不再研判敵情，乾脆做被犧牲的準備。所謂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就是這個意思。

我知道敵人不會由一個釘梢的人採取行動，也不會在馬路上捕人。他必須等待別的特務增援而來時，脅迫我跟隨他們而去。不然便是等到了憲兵隊的門口，在他們的大本營再開始動手。一眼望去，再過一條橫街，便是三經路憲兵隊本部了。我又開始覺得這老馬破車走的未免太快了些……

我趕緊將身份證摸出，暗中撕碎吃下肚去。身份證原是真的，姓名、職業與住址沒有一樣是真的，無從判定什麼，但落在敵人手裡也怕弄出間接線索。至於行李裡面，那已是檢查再三，毫無問題的了。可是行李外邊為了「起郵便」的關係，我用布條寫了長春兩處的真正地址。想到布條，我立時湊出了一身冷汗。一個急智使我用腳一蹬，將一個行李踢落地下，同時將馬車叫停，藉著重新擺放行李的機會，左翻右轉地把所有的布條扯下，暫時藏在口袋中；那個特務由我車旁經過時，一點也沒有察覺。好像他還在暗中竊笑，不知是笑我不知他在跟踪呢？還是笑我已成了他的囊中之物。當他騎在前面，背對著我的時候，我又開始吞食我的布條了。吞布條可不像吃紙團那般容易，但當時我的胃口奇佳，幾口便將牠們全吞了下去。這時我又深深感謝我的車慢有用了。因為那個特務又停在前面橫街口的水菓攤旁，購食蘋果，等我前進。我的車經過水菓攤時，布條全部變成我的美餐，一點痕跡也沒有了。這時如他動手逮捕，除了空空的一個我以外，敵人將再無所獲。所以當他再在後面跟我而來時，我也開始竊笑了！

負責人沒有料到我會被人釘梢，所以沒有指示我在被釘梢時應如何應變。現在一切祇有由我作主。我若祇是一個人空手走路，我會很簡易地脫梢而走。但我有一大馬車行李，目標奇大，而我的任務是押運，又不能隨意地下行李，隻身而逃。我知道：按照負責人估計，敵人已注意了至善里，但還不到動手捉人的程度，假若我把行李一丟，便是立時將案件引發爆炸；因之無事變成有事，小事變成大事。所以我不能輕易丟棄行李。

我既然作了被捕的準備，所以也不再想什麼。快到憲兵隊的街口時，我將眼睛微微閉上，好像一個走上斷頭台的人，已知即將來臨的命運，却不願眼看著那利刃落下來。可是馬車繼續地走着，並沒有發生甚麼動靜。再睜眼時，已快到「馬路灣」的國際大馬路了。

經過瞬間的休息後，腦筋突然靈活起來。我暗暗回頭，看見那個傢伙正同另一個相同的人物併騎交



談着，不久那另一個人又轉向另一條街騎下去了。於是我覺得我不能這樣等着被捕，因為敵人似乎正在廣佈羅網，他們不僅要捕我，也可能要追蹤這行李，逮捕其他的人。所以我必須使這行李成為絕緣體，不僅捕捉不到他人，就連我也不能被他們捕去。因此我想到了「丟」與「逃」。

決定「逃」是容易，決定「丟」實在難。

「逃」，並不是自己怕被捕怕死亡，完全是為了組織的安全。這一年的春天，「三省黨部」案件發生時，致中同志落入敵人的陷阱被捕，用計脫獄後，首先與我取得聯繫，口述一切被捕後所受的嚴刑毒打；張輔三同志於殉難前也曾傳出話來說：敵人的酷刑，不是一般同志用革命精神所能忍受得了的。我曾奉命用這些材料寫「應變篇」初稿，當做訓練教材。講評的時候，負責人曾說：「我們訓練同志，要他們也願他們有革命犧牲，冒險犯難的大無畏精神，以開展工作。一朝被捕，要他們，也願他們能夠本必死成仁的決心，保衛組織。可是當他們落在敵人的毒手時，這一切固然可以做為憑持，但仍不能說是完全而絕對的憑持。我們固然相信同志的革命志節與精神，但也不能漠視敵偽毒刑的威力。所以我們最大的安全保障，便是不使同志被捕。」

這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言論。我們天天培養革命精神，但在應變的時候却不能完全依賴它。可是聽訓的幹部沒有人置疑，因為有地下工作經驗的人，都體認到這是一條很現實的真理。

因此我想到，假如我被捕，我相信我自己有成仁的決心，有殉難的勇氣，我能至死不說出一個工作同志或組織關係。可是同志能夠不受影響嗎？組織能夠不受驚擾嗎？回想一二、三〇事件的時候，組織的精英損失泰半。其後，在蜀中無大將的情況下，負責人將過多的工作責任交託給我，先是瀋陽各大學的青年工作，繼之以遼南與遼西的地方組織，其次是長春和哈爾濱兩大據點，最後又開展了松北和江的線與面。總之，在當時的組織關係上，我領導或接觸的同志總有半數；除了負責人和書記長外，我所

知道的人是最多的了。這兩天來，我已由負責人的寧靜面容中，體驗到他那沉重的心境；透過他那平和的目光，看到他那焦慮的情緒；若我一朝被捕，負責人又將如何處此大變？如此廣大地區的組織和同志又將如何掩護？因之，那景況是不堪設想的。這個責任實在沉重得可怕！所以為了組織，為了工作，為了同志，為了一切，我不能被捕，我必須逃脫！

可是逃了人，丟了行李，必將促使敵人提早發動檢舉，豈非製造了案件？也許情況並不如此嚴重，可能「天下本無事」，人一逃，行李一丟，變成「庸人自擾之」。而且由此所引發的新問題，將把此次安排妥當的應變措施弄得一團糟。那我又將何顏再見江東父老？

丟也不好，不逃也不好，這兩個矛盾的問題，一瞬間，反覆地急劇地衝擊着我。胸膛將要爆炸，腦袋幾乎開花。坐在馬車上的我，真是六神無主起來。而那個討厭的傢伙，却仍悠閒而得意地尾隨着，像一條狼跟着一隻羊——牠本可吞噬，却先要加以作弄！

最後，我終於決定，寧願接受組織的制裁，不能夠讓敵人捕去。

「丟」、「逃」、最理想的地點是火車站，瀋陽車站四通八達，來往旅客川流不息，要擺脫一個特務的釘梢是最方便的地方。但假若敵人已在車站附近密佈羅網，而我方的述仁同志又正在車站等我；不成！情況複雜，車站反不理想。於是我再考慮第二個地點。……

真是天造地設，車過馬路灣，就快到「滿洲醫科大學」了。我叫馬車沿「北四條通」行進，以便通過「滿大」的後門。滿大的工作以前是由詩人白子里負責，白子里被捕後便由我來聯絡；所以這裡「進出」的環境與「路徑」，我特別熟悉。車到後門時，我說要到裡邊找一個人一同走，叫馬車停在門旁等我。為了不使那傢伙疑心，我走了幾步又回到馬車邊，大聲問馬車夫的姓名和車牌號碼；警告他不要把行李扛跑；又特別叮囑他稍等一下，我馬上和這裡的朋友一同出來。這些話我故意使那傢伙完全聽見，

好讓他覺得此行不虛，更將另有斬獲。

經由圖書館，紀念銅像，轉過預科大樓，便是學生宿舍——啓明寮。我本想到啓明寮裡順手牽羊地取用一件滿大學生的制服斗篷及四角帽，化裝為該校學生而出。可是當時，正是學生下課，進出人多，為免別生枝節，迅即混在學生群中，從開在浪速通方面的後門溜出。是時，已逾五時半鐘，深秋日短，暮靄蒼茫，五十公尺以外，已不易辨人識物了。

這時那傢伙一定仍在後門口和那個馬車夫同時傻等我吧？！

我急急橫過浪速通，穿入對面的小巷，左灣右拐地閃避着，最後在一條極其僻靜的巷子裡，躲在一個幽暗的門洞中。這時天色已經大暗，足有半個小時工夫，這條橫巷無人通過，於是我判定，我是完全擺脫了敵人的釘梢。

.....

回到了敦和里，這時這裏似乎正亂作一團，因為連仁已先我而歸，報告我未依時到達火車站。我那裡去了？有甚麼變化？敦和里的人都悶聲不響地猜疑着，負責人也正在地上一來一往地踱着。所以，我一進門，大家都定了神。等我把經過情形約略報告，全體又登時緊張起來。負責人叫我到裏屋休息吃飯，又派兩個人出街為敦和里作安全瞭望等等。

緊張後的疲憊使我毫無食慾，吞到肚子裡的布條，消化不了反倒開始作嘔，我那裡能下咽吃飯？

負責人與社長原擬當晚搭車北上，但為了我去行李的善後工作，改延行程；其他的人均奉命提前疏散。

次日，負責人有事外出，我正在燒飯；這時，我已被視做驚弓之鳥，沒有再派出外辦事，所以祇有燒飯的份兒了。柴煙燻眼，咽哽心酸，我不停地流淚。負責人回來時，正好屋裡沒有他人，我本想在他

面前痛哭一番，訴說我決定丟行李的心理歷程與經過，並請求應得的制裁。可是話剛出口，負責人却溫和地說：

「事情過去，不必再談了！」

## 後 記

「十月四日」應變事件，是地下鬥爭期中的一件大事。在這次大變局中，我曾丟棄我所負責押運的六件行李。丟行李本是小事；可是這件小事會促使敵方提早發動，引致我們應變更加艱困。所以當時使我內心糾纏，難於決定，難前後不過一個半小時，却如同度過了三年，情感煎熬，筆墨難書。而時過境遷，仍常常被人提及，是非功過，說法不一；在我個人的心靈深處，却總留下一記沉痛的烙印。省方遷移長春後，我的責務雖更加重，可是心境常感抑鬱。有一次和履謙閒談及此，很想向他解釋解釋，他却漲紅着臉說：「不用說了！人家都說你怕死，你就是怕死！」說我智慧不足，我肯承認，說我怕死，我實不甘！因之我常常想，我應多用行動，少用腦筋；要學習書記長那樣。五二三事件前夕，我首先獲得敵偽大檢舉的情報，到日新里向負責人報告時，却未提出研判意見，祇是連夜冒險營救三處受嫌同志。被捕後，深感負責人等省方精英均在自己的工作地區蒙難，生何以堪？！乃頑強挺刑，無理拒供，並設法吞金，上吊，割動脈以求自裁者，無非是耿耿此心，略表愚誠而已！

## 敦和里蓮華生輝

吳尹生

### 一、前言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省方由瀋陽遷往長春。這件事對當時的東北地下抗日組織而言，不能不說是一件大事。雖然我湊巧趕上這場熱鬧，可是因為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祇是一個打小旗跑龍套的，所知有限，所盡的力也無多；而且這件事從開頭到結尾，為時短短祇有幾天；匆匆忙忙過去以後，我便重返我所擔任的視導工作，一切恢復正常，所以從此也就沒有機會再對這件事加以檢討。事隔二十年，今天動筆寫這件事，我想我應不限於記述這件事的本身，而應藉着這件事，把這個組織的橫剖面顯示出來。也好使人知曉：這個組織所以能夠與日本關東軍龐大有力的特務組織相周旋達十數年之久；在敵方處心積慮全力打擊之下，迭經顛覆而仍能保持生機，未被連根撲滅，反而日益茁壯，絕非出於偶然。

### 二、第六區分部

當時我剛剛參加省方工作不久，大約只有三個多月。分派給我的視導地區，僅有鐵嶺、法庫、康平幾個縣；也可以說尚在試用階段。

在我響應負責人號召，拋棄偽職，脫離家庭，參加省方專任工作之前，我原是第六區分部的書記。六分部是省方在長春（偽滿首都新京）的一個直屬區分部；在成立區分部之前，組織名稱叫：黑白社。

(註：當時組織採取化整為零方式，分別成立若干小團體。)在六分部之內，與我有直接工作關係的同志，只有李鳳鳴和田祥兩個人。鳳鳴就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凡由鳳鳴或田祥單線發展的同志，都與我不發生橫的關係；連柯紹華也不例外。柯紹華化名并初，是經田祥介紹加入組織的。雖然我也是他的好友之一，而且是他的人黨考核人，但因我與他之間未打開橫的關係，他始終把我看成外人，遇事特別迴避我。六分部常奉命應付變局，接護同志，并初在這類工作上，一向都有良好表現。令人惋惜的是：我離開六分部不久，便接到他墜馬身亡的惡耗。

在六分部之外，與我具有橫的關係的同志，另有歌新和林兆兩個人。歌新係職軍當少尉；駐地珠河。林兆家住瀋陽(偽滿稱奉天)小西關。我所以要特別提起這兩位同志，乃因他們二人都在這件事上有份。

### 三、敦 和 里

瀋陽大東門外菜市大街末端有一條橫向的胡同。胡同中段有一棟相當傲舊的兩間臨街平房。這個卑微的所在，在日本佔據東北時期，曾被東北地下抗日組織所看中，因而有幸得為藏龍臥虎之地。但她默默無聞，並不為世人所知；包括當時的敵偽特務組織在內，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這棟房子右間是外屋。房門是一扇向裏開的單扇板門；經常嚴閉不開。左間是裏屋。裏屋向後延接了一間後屋。後屋有一條長長的土炕。這土炕除了供人寢用之外，同時也是「小冊子」的裝訂工廠；在這裡經常堆積着各種各類反滿抗日的小冊子；也就從這裡運供東北各省縣市鄉鎮同志及愛國青年秘密傳閱研讀。凡在這土炕上睡過覺的人，都曾做過小冊子的臨時裝訂工人。外屋、後屋各有一門通至後院。後院露天設有簡單的爐灶，供住在這裡的人們輪流自炊之用。

在偽滿的戶籍上，崇直是這裡的戶主。他以一家雜誌社的分銷處主任做掩護職業。凡住在這裡的人，誰在家誰就臨時充任他的辦事員。主任不在的時候，就由辦事員支撐門戶。

裏屋是主任辦公室。主任辦公桌背向後屋的白布門帘，面對臨街的玻璃窗戶。玻璃窗戶下半段糊滿白報紙；白報紙頂線的高度，比一個人的身長還高出半尺。裏屋門旁的窗邊，斜插着一只雞毛撻子。撻子的羽毛部份十之七八在白報紙頂線之上，透過窗玻璃向外顯露。這個雞毛撻子就是這裡的安全信號。來人遠遠便可看到。假如看不到這個安全信號，來人便須繼續前行；越門而過，繞個彎子從原路再來。若接二連三這個安全信號都不出現，就不啻說明這裡很可能已經變成了危險地帶。

既然是雜誌分銷社，難免有閒亂雜人出入。自己人叫門訂有信號——在玻璃窗上輕叩三響，但為了防備偶合，所以這裡對叫門者一律採取：先放進來，然後再講的政策。聽到有人叫門，主任和辦事員以外的人立即退入後屋迴避，並作必要的準備。主任則據辦公桌而坐，靜候來人。辦事員取下雞毛撻子，持出開門；門向內拉，退身隱入門後，放來人進入，再隨手將門關好。進來的人如果是自己人，雞毛撻子馬上恢復原位。如果不是自己人，那就要看主任的本領了。不速客雖非天天都有，但也並不稀奇；其中以管區偽警來的次數居多。主任須千方百計避免來人進入後屋。好在主任肆應有方，應付得體，每次尚都能圓滿達成任務，相安無事，送客而出——走筆至此，回憶崇直「五二三」被捕，受刑過重，勝利後未久即病歿，二十年於茲，音容宛在，益增悼念不已。

我初來省方報到，和以後每次從外地回來短期居留，都是在這裡。這裡是省方的掩護場所之一，專供一部份視導人員返省遮藏、辦公及寄宿之用。這個掩護場所的化名叫敦和里。住在敦和里的人，據我所知，有：崇直、履謙、鶴賓、辰光和我五個人。誰都未曾料到：這次事件給敦和里帶來了極大的好運，在她被放棄之前，她竟身價百倍一躍而為負責人發號施令的應變指揮所。

#### 四、負責人

負責人是個統統的職稱，也用以代替化名。

所有同志在工作上均使用化名。領導人員的化名有多至一打以上者，分別在各地使用。此外他們都另有一個省方專用的化名。省方化名絕對禁止對外使用。省方化名有一個特點便是有名無姓；像前文所舉的：崇直、履謙、篤實、辰光等便是。我的省方化名叫述仁。這也是一種技巧，遇到必要時可以隨便加姓使用。祇有三個人不用化名，而以統統的職稱代替化名。他們是負責人、書記長（東北黨務經濟建設委員會書記長）和社長（東北通訊社社長）。

負責人的造型在這裡應有一述的必要。高高身材，一副老實人的面孔，年齡看似四十出頭五十不到（實際是三十多歲），程度近視，出門不戴眼鏡，身着長袍，腳穿便鞋，中式褲子繫腿帶，光頭不帶帽子，走路微微有些彎腰，左臂向前平舉，有時手拿小手中包一個（包裡包的是秘密文件），一邊走路一邊用兩眼注視着那個小手中包——好像一眼照顧不周，那個小手中包就會展翅飛去似的。他所給人的印象是毫無隱蔽，一切都顯露在外。如此人物，在敵特的直覺上將永不會引起注意。但他正巧迫使關東軍刊印：「重慶派國民黨對滿之攻勢」的那個人。他就是敵偽通緝有年，違反「治安維持法」的要犯；那個偽特別公正以：「首魁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皇皇條文，在歡迎他的被捕歸案。

#### 五、過關

「十月四日應變事件」發生的當天，我恰好從康平回來。履謙已先我而在。篤實也在。崇直好像尚在歸途——也許早就回來過，住兩天又走了。稍後，辰光也叩門而入。辰光原是我在六分都時代的領導人，多日不見，倍感親切。從履謙的口裡得知負責人這兩天沒來敦和里，原來大家都還沒有「過關」。



「過關」是敦和里的一個術語，它代表視導人員向負責人報告完畢而生的輕鬆之感。別看負責人對任何人都向無疾顏厲色，但他在工作上却從不饒人。當他傾其注意於聽取視導人員報告時，他為了吸收每一要點，他會不厭其詳地打破砂鍋問到底。他習慣於和報告人面對面坐在土炕上，在他們中間擺着那報告人的一份書面報告。另外的人自會識趣儘可能躲向遠處。他們嗚嗚小聲，彼此口不停講，講什麼當然別人誰也聽不到，但只要看那報告人額上青筋暴起，面紅耳赤的苦相，就不難想像那個滋味是不好受的。這種情形以履謙為最，本來生就一張孩子臉，這時却一變而為下蛋的母雞了。最不想過關喜悅的人是辰光，只要負責人一脚走出敦和里，辰光一定立即發表宣言：「我又和負責人打了一仗！」最從容不迫的是崇直，崇直這個人，無論就那方面來講，都是無懈可擊的——我還是以少提崇直為妙，否則我將悻悻不已！

那時我初跑外地，工作量無多，因之在這方面我所感受的氣壓，自較其他的人遠為舒暢。但我仍能體會出：負責人對各地的工作環境，對許多位同志的情況，包括其為人、個性、工作能力、革命精神和私生活等等，莫不一一瞭如指掌；雖然那個地方他從未去過，那些同志他也從未會見過。

## 六、山雨欲來

十月四日，那夜月色很好。看樣子負責人不會來了。辰光、篤實、履謙三個人結伴出去了片刻，他們回來之後，大家便都睡下。剛剛睡下不久，就聽前屋玻璃窗上有人輕叩三響。辰光起身出去開門。來人沒進後屋只輕談數語即去。辰光關門回來，便忙着穿衣服打裹腿。

那時，太平洋戰爭正濃，偽滿奉「國」公務員，除了偽軍偽警以外，不論官大官小，是日本人或「滿洲人」，人人穿著一律，都是「非常時」的打扮。頭戴戰鬥帽，有的帽後還掛着三塊護頭的帆布。身

穿協和服（頗類中山服）。兩腿綁紮粗呢子或厚布製的裹腿。渾身上下一色草綠。（當時稱為國防色。）屁股後頭右側掛白毛巾一條，左掛木製牌牌一面——豆腐乾大，上書姓名、住址、血型等，以備遇有空襲身受重傷或被炸死時，好有一個送處。

「八成沒什麼好事！說不定這一去還回不來了呢！」辰光一邊整裝，一邊自言自語：大家都知辰光性善談諧，因而各睡各的，他去他的，誰也沒有理他。夜半，辰光叫門進來，臉色沉重，一言未發，倒頭便睡了。

沒多久，又有人叫門，來人是一位女同志，我不知其人為誰，她獨自一人在前屋整理東西，久久不去。這種情形在敦和里頗不尋常，我意識到一定是有什麼不對了。

夜深人靜，遠處近處馬騾子入日本憲兵隊和敵偽特務人員所乘用的交通工具。即Side car。機器腳踏車右接連一舟型車身，可乘坐二至三人。）風馳電掣而過的噪音，入耳清晰可聞。但我終因抗不過一天的疲勞，在不知不覺中睡了過去；一覺睡到大天亮，連那位女同志何時走的，我都不知道了。

## 七、敦和里有福了

天光一亮，敦和里便像一鍋沸水開了鍋，雞毛撻子時起時落，來人越來越多。除了負責人、書記長、社長以外，對我全是陌生面孔；但知都是同志。人差不多擠滿了一屋子，大家各忙各的，很少有人講話，講話也都用耳語。人儘管多，若閉上眼睛不看，則很難聽出敦和里與平日有何不同。

誰有「素子」，誰沒有「素子」此時此地地分派工作上，被列為最優先的考慮因素。有素子的人白天都留在家裡做內部工作。沒有素子的人纔有資格被派出去跑外辦事。可是短小精悍的書記長——在敵偽的通緝令上，他無疑是天宇第二號的人物——祇有他不甘心接受這個限制；他所負的責任也不容許他有所

忌避。他來來去去，整天忙個不休。他大衣袋裡裝着一支小巧玲瓏的三號花牌槍子（手槍的一種），每當他出去以前，他必取將出來檢查一下槍彈有沒有上膛，然後才匆匆而去。

民間自衛槍枝，在日本佔據東北初期，就強以每支偽滿國幣一元的代價「收買」一空。其後槍枝武器便被列為最大的違禁品；絕對禁止百姓擅自買賣、收藏、攜帶、使用。各地敵特偽警時常大批出動，攔街突擊檢查。來往行人不分男女老幼無一倖免都被強行搜身。像這種大海撈針的辦法，敵偽居然行之歷久不懈，乃因有時也常奏效。當街搜到有人帶槍，不拘有什麼理由，也脫不了滔天大罪。因此，很多同志對手槍不感興趣，認為牠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可是此時却沒看到有誰出言阻止書記長帶槍。

敦和里從這一天起，除了大門照常嚴閉，非叩不開而外，其他的屋門一律四敞大開，兩個白布門帘也全不見了。主任辦公桌上整整齊齊擺着一本賬簿和兩疊大絲羊。（偽滿國幣十元券，是當時面額最大的鈔票。背面印有牧羊圖的花紋，鄉人戲稱之為大絲羊。）凡工作用款，經辦人均得不經許可隨時取用，自行登賬。

堆積在後屋土炕上的小冊子，首被搬至後院，堆在爐灶旁邊，專設一人負責銷燬。從他處運來的一大批一大批文件，也正以社長為首，加緊整理；整理的結果也是留的少而燒的多。這一天，敦和里煮飯、燒水就再也沒用過其他燃料。

## 八、火 頭 軍

我首被指派的工作是出外買菜，和回來煮飯。我燒飯好吃早就聞名敦和里，但這一次却出盡了洋相；鍋小，米多，燃料也不理想，於是硬把上好的文化米（一種白色的高粱米。）給煮成了三色飯。偏偏飯煮好了卻沒有我的份，叫我出外跑差時順便到飯館子去吃。每當我回來看到那一鍋三色飯——我的傑作

，被大家吃得鍋底朝天顆粒無存的樣子，我的歎及之情就不禁油然而生。

這裡買菜很近，一出胡同就是菜市大街。菜市大街相當長，是穿城來敦和里的必經之路。街道兩旁整天擺滿菜攤和菜筐。街道中間終日滿坑滿谷都是人。需要會使人建立習慣。我多年習慣於走路時，用兩眼的餘光借助他物搜尋身後，注意有無追蹤者的影子在路旁窗玻璃上反映出現。但在這條菜市大街上，這種戒備心便完全變成多餘。因為這裡是人的海，是人的洪流。在這裡，被追蹤者與追蹤者必將同遭淹沒，相互流失。

六日，中飯剛剛煮過，我奉派給精一做助手，去反釘特務的梢。精一在省方的職務是總務處副處長。勝利後我曾與他共事一個階段，他是一個非常友善的人。但這天我們初次會面，他給我的印象却是一個冷漠的人。他只向我約略說明任務，馬上領我便走。原來省方有一個掩護場所，（註：即至善里），在這次事件中被迫放棄，敵特先不進入搜索，只派人在門外守候，等我們這邊的人自投羅網。精一就用這個空隙，打算從房後潛入，往外搶救他存放在這裡的一張密藏的文件。

交付給我的任務非常簡單，要我在遠處看準那個守門的特務，祇要他在，就表示大門以內仍屬安全。經驗使我們在萬人之中指認特務如探囊取物。這並非我們的服力奇佳，而是職業歪曲了他們的臉，使他們在氣質上、表現上與常人有別，與眾不同。

我街道不熟，全靠精一領路，拐彎抹角來到一條小街。在一個胡同的丁字路口，精一把胡同深處的一個大門指給我看，他就順着小街又向前走去。果然在那個問題大門的對面蹲着一個特務，正兩眼直勾勾不懷好意地注視着那個問題大門。小街路旁有一排擺地攤做小生意的。正對胡同口是一個賣瓦盆的，賣瓦盆的旁邊是一個賣蘋果的。我買了一個蘋果蹲下去慢慢啃着吃，一邊漫不經心地用眼睛瞄着那守門的特務。

精一已折入那所問題房子後面的小路消失不見。我轉眼再看那個守門的特務，尊石膏像，連姿勢都沒變動一下。我想我倒應該換一個位置了。可是沒容我採取行動，身旁說了一聲：「走！」原來他是精一，他又從原路退了回來。我不慌不忙買了一個腰站起，很快地便看清了追蹤精一而來的那個人；他距離我們還有一段路。

精一右轉彎拐進了一條胡同。我隨後跟着轉進。精一正在胡同口不遠處等我，他禮帽脫下拿在手中，我用瓦盆與他交換了衣帽；我用最快的速度穿好戴好。當追蹤者我前面不遠處有一個手提瓦盆的鄉下人背影，正蹣跚地折向另一條胡同而去。我代替者又走了一段路，然後選擇了一個適當的機會，讓他發覺他追錯了對象，他才快快而精一回敦和里比我稍遲。我把大衣帽子交還了他，可是我的那個瓦盆却不見了。

## 十、珠河之行

這天夜裡，一個新的任務交了下來。負責人把一對青年夫婦介紹給我。這對青年，亦不詳其姓字。（注：正身夫婦，他們是這次案件敵僞要逮捕的人。）我的任務是，交給她介紹加入組織的歌新同志暫時掩護。這又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兩個大人，既不用槍，又不用抱，當然說走便走。

當夜，我們搭快車北上哈爾濱，再換車東行前往珠河——珠河是滿鐵線（哈爾濱至東段。）上的一個較次一等的大站——宿無話，天剛亮我們就到了珠河。

我們脚前脚後走進歌新的家，歌新剛剛起床不久，還沒上班。我傳達了命令。另外和這一對夫婦互不相識，他馬上便全懂了。歌新真是一位好同志，像所有的同志一樣。

老貴人。他出身小學教員，後來改了行，當時他官拜偽滿軍需少尉，在駐地似乎混得還不錯。在這以前，那時第六區分部尚未成立，在長春領導我們黑白社的友廉，不知發生了何事，總而言之，他在長春是無法再立足了。那一次也是我護送的，把友廉和他的家眷一古腦都送去珠河交給了歌新。歌新對這批突然而來的嘉賓，連眉頭都沒皺一下，就把他們全都給掩護了起來。這次輕車熟路，我當然沒把這個任務放在心上。

可是在這以後不久，發生過一件事；這事發生於一對親兄妹之間。妹妹因丈夫逃走重慶無依無靠，沒奈何投奔娘家。想不到被哥哥給無情地拒絕了；連半天都不肯收容，就趕了出來。自己也難怪，在那個年代裡，重慶這兩個字底確使人可怕，在敵人血腥統治之下，它會導人進入牢獄，也會給人招來死亡。由於這個鮮明的對比，不難看出：在地下抗日時期，惟有同志才是最可靠的，遠超過其他任何社會關係；包括親骨肉在內。惟有同志與同志，才能在波濤兇險的海上同舟共濟；其他情誼都不足恃。這類事，我擔任視導工作以後，眼界大開，我看得太多了。因與本文無關，也不可能一一列舉，但我仍願用比較籠統的言辭，為我們所有的同志作證：他們熱愛組織，熱愛同志的至誠，當其表現於外時，常使親歷其境的人大受感動；為之落淚。他們所奉獻的正是他們每一個人所有的一切。結局，他們的生命雖不一定丟棄，但當他們走上祭壇時——凡我親眼所見——他們每一個人都底底確確歡歡喜喜情甘願意地獻上了他們的生命。

當歌新營裡的勤務兵騎着馬來接歌新上班的時候，我已先一步去到了火車站。我買好車票，就等火車進站，便上車向回趕路。珠河街上有一條土道與鐵路平行。我遠遠看到歌新在那條土道上乘馬而過。那馬上的英姿什麼都像，就是不像軍官；那匹馬又是一匹矮小其貌不揚的蒙古馬，更加上那個勤務兵緊跟在馬屁股後面，用兩條腿陪着四條腿跑路——我不禁想笑，但我笑不出來，我預感我們這次的會面可能

最後的一次，我貪婪地注視着歌新的側影，背影，直到他轉過彎不見了為止。

後來事實證明，我的預感落了空。勝利後歌新換穿了一套軍服，成了國軍部隊的中尉軍需官。家也搬到瀋陽來住。我由錦州去瀋陽，曾到他家做過一次客人。久別重逢，我們大談特談，談東談西，什麼都談，就是沒談珠河。

### 十一、田祥的孀母

當天晚上我便趕回了敦和里。敦和里人還不少。沒容我休息，就又被派護送另一批人上路。這一次其中有一個非抱不可的孩子。這個孩子就是負責人的長子——勝利後我才領教了他的大名，他就是羅立達；那時他只有十個多月大。另一位被護送的人是孩子的母親——衣著樸素，看似一位中年的鄉下婦人。目的地是長春。指定由六分部的田祥出面，向長春的二道河子（郊區）他朋友處借用一間房屋，做臨時的掩護場所。預定了一個社會關係，叫孩子的母親臨時扮演田祥的孀母——這時的田祥，可能做夢都想不到，他居然會有一位孀母，而且第二天就要駕臨長春託他照拂。

車到長春已是後半夜兩點多鐘，車站附近大小客棧，凡是客不滿的都開門迎賓。這時正逢空檔——每夜十時前，客棧把「循店簿」送偽警署，取回「環店簿」；到第二天夜裡才啓用。十二點以前，該查店的諸如敵偽警、憲、特務們，一批接一批早都查過了。這時既不要上店簿，又沒人查店——可以說：客棧比什麼地方都安全。我徵得「田祥孀母」的同意，選擇了一家客棧，安頓了她們。我到東大街官舍，敲開田祥的「獨身寮」。田祥在睡眼朦朧中接受了命令。我們胡亂睡了一覺。第二天——該說是當天——大清早，我陪田祥雇了一部馬車到車站去迎接他的孀母。田祥一進客棧就親熱地叫了一聲：「孀娘！」接着就問：「我叔叔怎麼沒一道來？」好！打他一百分！我算交了差。馬上和他們分道揚鑣；到車站

買票上車，當天我又趕回了瀋陽。

## 十二、三個手提包

敦和里無恙，人已經走得差不多了。後院爐灶的火早已熄滅；灶旁堆了一大堆濕漉漉的黑紙灰。後屋土炕上冷清清地平擺着三個不新不舊的中型手提包；裡面裝的全是文件，也就是這幾天經過社長親手整理，倖免火劫，省方僅有的全部文件。這個任務又落在了我的身上，別看皮包不大，裝滿了紙片子比什麼都重。

命令如下：當夜，要林兆在他家不遠處路旁黑影裡等我。要我分三次每次一個皮包，從大東門外送。到小西關交給林兆暫時保管。硬性規定：除了交叉通過以外，不准我走大路，在小路上尚須繞道遠避警察派出所而行。我去時手提重物，只能靠兩條腿走路。我回來空手無物，却非坐車不可——這一回可把我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給害苦了！

趙天還沒黑，我先去了一趟小西關，找到林兆傳達了命令。講好：幾天以後有一個什麼樣的人前來提貨，如何互打手勢，如何交換隱語。一切交代清楚。我馬上返身向回走，順便探好了當晚我應走的路。諸事順利，連一路上有幾家大雜院，有前後大門可通，都探得一明二白。

時屆深秋，夜涼如水，路上很少行人，偏僻街道上的人家都早早關上了大門。當我行經沿城牆根的——一條小路，前後望了望兩頭不見半個人影，我頓感舉步維艱，俯身就把皮包放在路上，隨即在皮包上坐了下來；方知「歇乏」乃人間最大樂事。舉首明月在天，低頭人影在地。啊！真美！但，美則美矣！就是半點也勾不起我的詩情畫意來。

突然一聲狗吠來自身後，好險！幸虧剛才沒到那個黑門洞裡去坐，我原意只怕那家人出來把我當賊



待，倒沒防備他家有狗。狗，我所怕也。既然有狗，我又怎敢賴皮不走！於是精神大振，一口氣就走到了小西關，把這只最後的一個皮包交到了林兆的手裡。

### 十三、再見！敦和里

這我回到敦和里，時光已經不早。我真想倒頭便睡，但禮貌不容許我如此放肆。這時家裡只剩下三位重要人物了。社長臉無表情，一言不發。負責人正向書記長婉謝，囑他不必到火車站去送行。擇善固執的書記長却一口咬定他非恭送不可；而且要先一步去車站親自安排一切。負責人只好接受了他的好意。書記長臨行前，又把他那支小三號手槍掏了出來，問了問「頂門子兒」才出門揚長而去。

室內少了一個人，更顯得有些冷寂。氣定神閒的負責人就土炕上老位置盤腿一坐，要我報告最近去康平、法庫、鐵嶺的經過。我的天！今夕何夕還要報告。也好，這次總算很輕易地就過了關。他一如平時好整以暇地聽了我的口頭報告——我的那份書面報告早就隨着頭一批小冊子燒火煮飯去也。他隨即把我所跑的路線重新加以調整。因而當第二天黎明之前，我護送負責人和社長到達長春，送他們到了二道河子之後，我連那家大門都沒進去，便返身又回到火車站，搭那天的頭班火車南下，轉往錦州去了。

我先一步離開了敦和里。在我最後的一瞥裡，窗內燈光柔和如常，雞毛棒子報平安依舊，又那有半點風狂雨暴的兆頭？又誰知船長馬上就要下令棄船？再見吧！不！永別了！敦和里。你雖激險破敵，但我必永遠紀念你！因為在你的掩護之下，省方終於順利地完成了應變與轉移的一切佈署。

### 十四、從瀋陽到長春

最後一班從大連開往「新京」的「急行列車」快要進站了。深夜的「奉天總站」雖然比起白晝人聲

鼎沸的氣氛稍見遜色，可是在一大排的「出扎口」後面，仍都掛滿了一條一條的旅客長龍。我夾在一條長龍中間，用一個寂寞無聊的旅客應有的眼色，掃過了每一條長龍，但我所期望看到的人，却連一個也沒出現；包括那位送客的人在內。

剪票了。在每一個「出扎口」前，剪票員的對面都站着一個特務；旅客便從這兩個中間通過。二等「出扎口」這邊的幾個特務，很明顯地都是些日本人。

長龍緩慢向前移動，通過了「出扎口」立時散成一片人潮；人潮衝進月台又排成了一條一條新的長龍。我在行列中間，距離上車的位置不算太遠；恰好是燈光較為昏暗的所在。我方燃起一支紙烟吸了兩口，身旁便出現一位旅客向我借火。點燃紙烟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臉，我看清了他就是負責人；便服大衣長達脚面，禮帽戴得高高地，完全是一派中國紳士的派頭。他領首向我致謝，把我的紙烟送還給我，便走回去插身進了行列。原來他就在我之後，相差不過十幾個人；站在他背後的正是社長。

車進站了。下車的旅客很可能和上車的旅客一般多，乃使二等車廂裡每一上車旅客都有一個位置可坐。負責人和社長坐對面。我的位置離他們不遠。當我第二次望他們時，兩個人似乎都坐着睡了。車聲隆隆，車身有韻律地擺動，使人有恍然重返搖籃之感。我不倦極欲眠，而且我早就養成一上火車便睡覺的良好習慣，可是這一次我却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很多的事，但我永遠無法憶起那時我都想了些什麼？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日拂曉，東北地下抗日組織負責人借東北通訊社社長，蒞臨偽滿洲帝國首都「新京」；使人乏味的是「新京驛」前不見歡迎行列；敵人的特務們想必都還在夢鄉裡沉睡未醒。

## 十五、後記

時光如駛，轉眼二十年硬是過去了。回首前塵，往事歷歷在目。祇是人在大時代中看過的歷史鬧劇

太多，就很容易對自身所經歷的事，感到都無足掛齒。其實，打開歷史看看；真值得被稱道的人，又能有幾人？真值得被稱道的事，又能有幾事？當萬花筒中的人與事，在時間的煎熬裡，尚未受盡考驗、過濾、淘汰、揚棄之前，說那一件是值得一寫的，或說那一件是不值得一寫的，自將同屬言之過早。

寫到這裡我原可告一結束，但我有言在先，我要藉此機會對這件事稍加檢討。我當時忝為省方一員，有幸置身其事。但，若我自問；這事到底因何而起？省方何以決定遷移長春？省方在瀋陽一舉放棄了不少個掩護場所？敦和里其他的人都往那裡去了？……對於這一連串的問題，我的答案只有一個：「我多知道！」假如這事稍後，我便為敵特所捕捉，我敢斷言：他們一定無法在我身上討到任何便宜。就因我並未因參與此事而多知秘密。換言之，負責人處理此事，並未為我增加不必要的負擔，使我多知秘密。

我今天追記此事，只想炫耀一點，就是東北地下抗日組織每一同志，平日莫不以「八綱十二部」教材，嚴格自我訓練、相互訓練。當然組織訓練同志其主要目的乃在於造就同志，發展組織。但一旦有事，訓練的效果也必不期而然地，具象化地表現於應變與掩護的工作上，使同志與組織共享其益。在本文開端，我曾說：這個組織所以能夠與強大的敵特組織相周旋達十餘年之久，絕非出於偶然。這句話的涵義也就是在此。

# 第九編 原始文獻

## 東北地下工作計劃大綱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一日施行（錄自原始文獻省方公報第一期）

東北革命抗建運動之現階段，為強固組織、打擊敵偽、爭取民衆的準備動員之秘密活動階段。邁入第二階段之公開行動戰鬥階段，必有待於外部動力之促進與內部動力之完成。值此世界戰局及中日戰局臨近法戰之際，吾人必須爭取時間，急起直追，以充分發揮打擊敵偽，準備動員之任務，而及早達成光復東北復興中華之使命。爰特制定東北地下工作計劃大綱，俾全體同志共同遵循奉守，整齊步伐，統一行動，實踐力行，加緊工作，現地革命抗建大業實利賴之。

### 甲 總 則

- 一、本現階段強固組織、打擊敵偽、爭取民衆與準備動員之目標，及現實性工作與準備性工作並重之原則，集中全力，加緊活動。
- 二、各就本位範圍，推行工作八綱（組織、訓練、宣傳、滲透、調查、行動、物力建設、掩護）十二部（政治、協和會、軍事、警憲、紳商、青年、文化、交通、農民、工人、婦女、蒙旗），使東北各地區各職業界各階層各民族之革命抗建運動，有堅韌的基礎與瀾漫的展開。
- 三、加強督導視察，充實工作辦法，考核工作成績，增進工作效率。

### 乙 組 織

原始文獻

- 一、整備組織機構，確守細胞法則，強化領導系統，建立三級完備之組織。
- 二、各就本位範圍，徵求同志三人以上，加入組織。
- 三、聯絡單同志，組織外國團體，網羅民衆抗敵團體。
- 四、開展社會關係，建立領導民衆基礎。
- 五、普遍推行各地區之聯絡工作，並着重開展各政治經濟都市、軍事據點、交通中心、工業地帶之組織。
- 六、普遍推行工作十二部之聯絡工作，並着重徵求軍警交通農工各界優秀有志之士，加入組織。
- 七、網羅各地區各職業界各階層各民族中，素負衆望，能領導群衆之人士，及各種工作專門人才。
- 八、聯絡韓國臺灣志士，日本反戰份子，及其他革命反戰團體，並聯絡其他各國同情中國抗戰之人士。
- 九、提拔幹部，並分配專任工作。
- 十、各級會議勵行定期開會。
- 十一、建立組織內部交通聯絡關係。
- 十二、肅正紀律，表彰忠烈，勵行監察制度。
- 十三、援助同志，並救濟殉難家屬。

### 丙 訓 練

- 一、普遍施行訓練，以謀同志質的向上。
- 二、施行實際工作行動訓練，以收固事施教之益。
- 三、施行個別訓練，以收因人施教之益。

- 四、加強訓練幹部，以培育領導人才及各種專任工作人員。
- 五、加強訓練女同志，以培育領導人才及各種專任工作人員。
- 六、施行單同志訓練，以啓導其加入組織。
- 七、施行確守紀律、服從命令、宣忠職責、力行工作、嚴守秘密之訓練。
- 八、施行三民主義國民革命之思想理論的訓練。
- 九、實踐國民精神總動員及同志精神建設運動。
- 十、實踐新生活及同志經濟生活節約互助運動。
- 十一、舉行總理紀念週及革命紀念日式典。
- 十二、施行各種工作理論技術及時事知識之訓練。
- 十三、獎勵同志自修或利用敵偽機關團體，充實政務事務軍事技能，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與文學歷史藝術知能，養成各種應用之專門技術與普通技術，增進常識，鍛鍊體魄。
- 十四、發行工作刊物。
- 十五、搜集並編輯訓練資料。
- 十六、設立流通圖書館。

## 丁 宣 傳

- 一、加強本位宣傳。
- 二、推行滲透宣傳。
- 三、實行謀略宣傳。

原 始 文 獻

- 四、建立行動宣傳基礎，並試行行動宣傳。
- 五、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及新生活運動之宣傳。
- 六、推行不合作及破壞消耗敵偽公物資材運動之宣傳。
- 七、推行純正國語文運動之宣傳。
- 八、發行時事刊物。
- 九、搜集並編輯宣傳資料及宣傳品。

### 戊 滲 透

- 一、調整同志職業，使為有計劃的佈置，以增強工作憑藉。
- 二、利用敵偽機關團體，推行各種工作。
- 三、在敵偽機關團體中，建立滲透組織。
- 四、獎勵同志打入偽協和會、協和義勇奉公隊、協和青少年團及勤勞奉公隊，推行民衆運動。
- 五、獎勵同志投考偽軍官學校及應徵偽國兵，組織軍事滲透團體。
- 六、獎勵同志打入重要都市及鐵路之敵偽警憲司法監獄機關，發揮滲透作用。
- 七、獎勵同志打入重要交通機關，建立交通網。
- 八、獎勵同志打入偽農村指導機關，推行農民運動。
- 九、獎勵同志打入重要工廠礦山會社，推行工人運動。
- 十、獎勵同志在敵偽機關團體中，增高個人信譽及職位，以求執掌重要事務，培植領導民衆基礎。

### 己 調 查

- 一、建立政治經濟都市、軍事據點、交通中心、工業地帶之情報網。
- 二、利用敵偽機關團體，實行調查。
- 三、探訪諜報。
- 四、搜集敵偽文書及一般圖書雜誌，以充實統計調查之研究。
- 五、搜集社會上之消息傳說，充實現地情報。
- 六、搜集敵偽一般及特殊情報，並着重敵偽施政方針苛政陰謀及軍事經濟產業交通實際情形之調查。
- 七、調查重要都市與鐵路之敵偽憲警司法監獄機關之內幕，敵偽機關中之高級官吏職員及漢奸。
- 八、調查各地區各職業界各階層各民族之工作環境、社會生活及民衆心理。
- 九、調查東北所有過去現在之一切抗戰組織及游擊軍隊之活動情形，及其興敗之教訓。
- 十、調查現地抗戰殉難烈士之事蹟。
- 十一、對各種工作實施，預作調查。

## 庚 行 動

- 一、推行不合作運動，怠工運動，對敵偽政治經濟鬥爭，鼓動風潮，打擊敵偽勢力。
- 二、利用敵偽機關團體，實行破壞消耗敵偽公物資材運動。
- 三、試行其他行動工作。
- 四、準備行動工作基礎及應用工具物品。
- 五、獎賞行動工作成績。

## 辛 物 力 建 設

原 始 文 獻



- 一、利用敵偽機關團體，實行物力建設。
- 二、利用營利募捐及其他方法，實行物力建設。
- 三、建設經費及經濟建設資金。
- 四、推行救國捐款。
- 五、實行同志特別收益及生活盈餘捐款。
- 六、建設各種工作用品及衣物書籍。
- 七、獎賞物力建設工作成績。

### 壬 掩 護

- 一、建立掩護場所。
- 二、協助同志掩護。
- 三、本工作十分掩護十分之原則，增強掩護。
- 四、加強工作破綻之緊急措置及受嫌疑同志之掩護。

### 癸 附 則

- 一、本計劃大綱依組織力量之增進及工作重點之變更，每六個月增刪修正一次。
- 二、本計劃大綱自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一日施行。

## 抗戰建國時期東北黨務工作大綱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一日施行（錄自原始文獻省方公報第三期）

中國國民黨承 總理遺教愈益再接再厲之精誠，締造以經營；總裁本至誠大公真知力行之哲理，紹緒而光大。五十年來，革命黨人或成功，或成仁，初而推倒滿清，繼而完成北伐，今日更領導全國從事於抗戰建國大業，以期國民革命之成功，三民主義之實現。我東北於全國為邊陲，於邊陲為要塞。乃遭孽跋扈，強隣獨熾，國魂不張，黨運未啓，又復沈淪於倭寇鐵蹄之下，垂十數年之久。吾人深知羸敵不足畏，強權不足懼。國家之興衰，民族之存亡，唯在吾人能否擇善固執，自強不息，一心一德，始終無間，以團結服務奮鬥犧牲之精神，建樹悠久之革命基礎，發揮堅實之革命力量。爰特制定抗戰建國時期東北黨務工作大綱，用為同志實行之準據，幸相與營邁砥礪以赴之。

一、東北黨務工作依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之指揮推進之。

二、抗戰與建國並進，在抗戰同時培植建國基礎。

三、黨務協助軍政工作，使能相輔相成。

四、工作之要旨如次：

- (一) 強固黨的組織
- (二) 建樹革命風氣
- (三) 宣傳主義政綱
- (四) 充實調查研究
- (五) 爭取民衆動員
- (六) 打擊敵偽力量
- (七) 防制奸黨活動
- (八) 促進軍事反攻

(九) 準備戰後復員

(十) 培植憲政基礎

五、工作之綱目如次：(一)組織；(二)訓練；(三)宣傳；(四)調查；(五)文教；(六)民衆運動；(七)軍事；(八)爆破；(九)交通；(十)經濟建設。

六、組織工作在於建立各級黨部，發展點線面組織，鞏固管教養術之體系，指揮監督下級之工作，滲透敵偽勢力，協助政府復員。凡黨員之徵求，幹部之推拔，人事之配備調度，機構之設置裁併，黨團及內線之建立，政府機關及公職候選人之扶植，各國人士與弱小民族、敵國革命團體之聯合，工作之計劃督導考核，會議之召集，監察之實施，紀律之執行，黨費之徵集，財政之支配，組織之保衛掩護應變，以及受嫌被捕殉難殘廢人員之營救撫卹等屬之。

七、訓練工作在於訓練黨員，培育幹部。凡集體訓練、小組訓練、個別訓練之實施，以及教材之編輯等屬之。

八、宣傳工作在於喚起民衆，強調各宗族間之團結，鼓動弱小民族奮鬥，擴大各國之同情，並促使敵偽奸黨分化瓦解及覺悟自省。凡口頭宣傳、文字宣傳、演藝宣傳之實行，以及宣傳品之刊發等屬之。

九、調查工作在於蒐集情報及資料，研究敵我及國際間之實情。凡情報網之佈置，情報員之配備訓練，內線外線之偵察探訪，資料之蒐集審別，情報及資料之統計編製處理，以及時事動向、敵偽奸黨陰謀策略之研究等屬之。

十、文教工作在於開展文教事業。凡學校文化事業社會事業之創設與經營，改善與運用，出版物之刊行，圖書館之設立，黨化教育之推行，各種文化運動之促進，以及青年求學服務之指導援助等屬

之。

十一、民衆運動工作在於領導農工商學婦女各界民衆，與爭取偽滿官公吏員、會社職員，為抗戰而動員。凡各界民衆擁護協助之取得，外國分子之發展，抗戰團體外國團體之組織訓練，各界職業團體社會團體及偽滿機關會社協和會之把握分化運用，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新生活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及其他民衆運動社會運動之促進，風潮之鼓動，以及動員之領導等屬之。

十二、軍事工作在於從事軍隊政治工作，爭取偽滿軍警，動員民衆武力，發動游擊戰。凡軍警黨部及黨團之指揮，軍警抗戰團體外國團體之組織訓練，偽滿軍警之分化宣換策反，民衆武裝團體之爭取保存運用，游擊隊之編練指導援助，軍事據點之佈置，以及軍需武器之儲備等屬之。

十三、爆破工作在於打擊敵偽，制裁奸黨，並與各種工作配合，展開鬭爭。凡破壞隊之組織訓練，爆破狙擊工具之儲備，對敵偽政治經濟鬭爭，敵偽政治軍事經濟交通設施之爆破焚毀，敵偽財物之毀損消耗，奸黨組織武力之破壞打擊，敵偽奸黨要員之狙擊，以及反動份子之制裁等屬之。

十四、交通工作在於建立秘密交通，實行連絡及護衛。凡交通網之佈置，交通員之配備訓練、電台之設置，交通工具之儲備，辦公場所、接頭處、通信處及密運關係之建立，社會交通機關及交通員工之運用，連絡傳遞之實行與掩護，消息之打探，以及機關與人員之護衛等屬之。

十五、經濟建設工作在於建設資金物資及物品。凡募捐、徵集、養利、推銷公債，在敵偽勢力下之巧取豪奪走私囤積，以及仿製偽鈔等屬之。

十六、工作之進行程序，依其方式分為三個階段：(一)秘密階段；(二)半公開階段；(三)公開階段。隨東北內部工作之加強及抗戰軍事與聯合國攻勢之展開，各階段依次遞進之。

十七、秘密階段，不問工作之地區綱目，均須保守人事物地時之機密，限制組織之橫的關係，一切採用

秘密方式。工作之重心在於建立點與線的基礎，發展抗戰團體，滲透敵偽勢力，培植工作幹部，保存革命潛力，推行對敵偽之破壞消耗。

十八、點與線的基礎確立，反攻之前哨戰挺進東北，即為進入半公開階段。

十九、半公開階段依工作之地區綱目，分別其秘密與公開之限度。工作之重心在於建立面的基礎，確立各級黨部，強化基層組織，扶植政府機關，準備軍事力量，鞏固經濟基礎，加強對敵偽政治與經濟圍爭。

二十、面的基礎確立，游擊戰發動，總反攻之軍事臨近東北，即為進入公開階段。

二十一、公開階段之工作，於軍事活動及收復之區域，採用公開方式；於敵人佔領區域，仍繼續半公開之活動。工作之重心在於動員全體民衆，策應軍政工作，擴展戰鬪，驅逐倭寇，肅清漢奸及反動份子，實行復員，促進憲政，以達於東北光復，抗戰勝利，建國成功。

## 六年來東北黨務專員的地下工作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在北平廣播電台播出

各位同胞同志：

今天，因為羅大愚先生遠在東北現地，由本人來代表他向各位報告一下過去六年間我們地下工作的堅苦奮鬥情形，這在本人說來，實在是感到萬分榮幸！

羅大愚先生所領導的專員工作，是由民國二十八年九月開始的。所謂黨務專員在體制上乃是一種戰後工作複式佈置的運用。就是說在正式黨部的省黨部之外，配合上特別黨部的黨務專員辦事處，為的是在那種敵偽統治森嚴的東北環境之下，如果有一個系統遭受了破壞或打擊，另外一個系統還可以繼續接

上活動。當時，東北的黨務機關很多，有遼、吉、黑、熱省黨部、專員辦事處、鐵路黨部、蒙旗黨部、東北協會、三民主義青年團、調查室和交通站。在過去六年中，東北不斷的發生案件，黨人不斷的流亡被捕，而黨務始終沒有中斷，這可以說完全是儀式佈置的賜與。所以到最後敵偽警憲的偵緝目標，完全集中於專員工作，他們曾在長春特別組織一個檢查機關來緝捕羅大愚先生，又在瀋陽設立一個數島察來緝捕張寶慈先生。據偽滿一個叫小西國雄的特務說：他們為了打擊專員的工作所耗費的款額，是偽滿幣四百萬元，他們通緝羅、張兩同志的賞額由一萬元增加到十萬元。

現在我就着管、教、養、衛四方面，把過去六年來的專員工作做一個概要的報告。

### 第一、在管方面：

東北的黨務專員辦事處一共有六個單位：(一)遼寧專員是羅大愚；(二)吉林專員前是何正車，後任是呂文毓；(三)黑龍江專員前任是王鴻恩，後任是趙岳山；(四)長春專員是王宏文；(五)哈爾濱專員前任是劉世恆，後任是何正車；(六)駐日專員是賈桂林。六個專員辦事處最初是分別設立的，中央指定羅大愚對其他五專員督導之責。後來，為加強工作，又組織一個聯合辦事處，中央指定羅大愚為負責人，張寶慈為第二負責人，高士嘉為第三負責人。上述的十個人中，王鴻恩、劉世恆、賈桂林、何正車和王宏文等五人於民國三十年一二、三〇事件被捕，王鴻恩、劉世恆兩同志被處極刑，賈桂林同志病死獄中，何正車、王宏文兩同志住了三年多監獄。羅大愚、張寶慈、趙岳山、呂文毓等四人於三十四年五、二三事件被捕，住了三個月監獄。只有高士嘉一人沒有被捕，最後三個月的工作就是由他負責主持的。

專員辦事處設有十幾位督導員，在遼吉黑三省各縣市都設有支部，支部相當於縣市黨部。羅大愚先生一貫的作風是講究「告幹」「硬幹」「實幹」「快幹」，他特別着重革命基礎的培育和

革命風氣的建樹，更提倡四種精神信條，就是（一）道義團結；（二）科學服務；（三）堅韌奮鬥；（四）壯烈犧牲。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之後，他就受到敵偽的嚴重逼害，全東北的警憲特務機關都有關於專員的組織系統表，特務人員手裏都有他的照片；但是，他抱定了誓不退却的決心，他常是在受了打擊之後，更加緊佈置開闢新的工作領域，他做工作最勤奮，每天都是在午夜以後才就寢，至於連續幾夜不眠不休，也是常有的事。就是這種愈挫愈奮、再接再厲、十年如一日的精神和人格的感召，使得許多同志只講工作，只講服務，而沒有人顧及到職位，顧及到私利私益。本來，當時的民衆心理，趨向於消極和畏縮，而一般頭腦清晰的人都紛紛跑到後方，不願在現地冒險犯難，工作的客觀條件是非常惡劣的；但是，我們同志抱着向最危險的方向急進的信念，憑着耐力，憑着精誠，還是分頭聯絡同志，徵求黨員。這種奮鬥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漸漸使令革命抗建事業蔚然成風，同志逐漸加多。專員辦事處的督導員往來巡視各縣，風塵僕僕，席不暇暖，大家見到同志增多，信念就越發加強。而在獄中的同志也繼續聯絡同志，廣交難友，傳出消息說，他們已經展開了獄中工作，這更使在外面同志感奮。那時我們快慰的心情，真是說不盡的。

各位可以想像得到，在敵偽統治的環境下，我們革命的大道理，怎樣能傳播出去呢？我們發展同志都是由一個人的「本位範圍」做起的。所謂本位範圍，就是一個人的家族、親戚、朋友、同學、同事、同鄉。一位聯絡的對象，都要經過相當期間的考查訓練，差不多到了爐火純青的時候，才能正式徵求為黨員。唯其如此，才可以免掉破綻的發生。成為同志之後，便依照他自然的橫的關係劃分為小組，除了不得已的情形之外，絕不給他介紹他所不認識的同志。此外，我們常常遇到許多青年，他們暗中摸索，自己早已組成了各式各樣的抗戰團體，他們的宗旨和目的，雖然不盡合於政府的政綱政策，但是並不是因為他們要獨出心裁另闢蹊徑，乃是他們根本不瞭解應該怎樣做，直到他們遇到黨同志之後，自然希望接受黨的領導。便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雖然接連不斷的發生案件，可是同志的數目一直是增加着。

一個地區的小組增多之後，便組成區黨分部，更進而組成支部。但是，這裏所說的區黨分部，並不是像公開活動那樣的屬地主義，而是按照個人橫的關係的屬人主義。也就是說，凡互相認識有橫的關係的人，雖然不住在一個區域裏，也要組織在一個區黨分部裏面。至於指導支部工作的人是一「督導員」，督導員的任務是相當繁鉅而艱險的，他們常常是攜帶許多秘密文件，往來於偽滿各省縣市之間。各位知道在最近的幾年中，偽滿的統治可謂變本加厲，上街要帶國民手帳，坐車要用出張證明，這些督導員他們都是神通廣大，在一般民衆未領到國民手帳的時候，他們已經先得到了，出張證明更是滿口袋都是。原因是他們所領導的同志們已經打入偽滿的戶政機關與人事部門了，所以對這些困難都很容易的克服了。督導員的督導也是非常貫徹的，在督導員到來之前，一個支部的書記長早已經把許多大小鉅細問題準備好了，而督導員也是把一個地區的情況澈底瞭解之後，或是準備了一套新的工作辦法，才能到一個地區去督導。所以雖然是秘密工作，但是經過督導員這個橋樑，能把專員和每個同志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再就組織工作整個發展的傾向來說，可以說是由點到線，由線到面，逐步的展開。在六年前專員的工作，不過是幾個大都市，其後幾個大都市中間的重要都市也展開了，到最近的兩年，工作已經渗透到農村去了，某幾處農村的村長，偽與農合作社的吏員、警察、小學教員都是同志，某幾處城鎮的中下級職員半數以上是同志，某幾處機關同志的數目占華籍職員的三分之二以上。

專員辦事處的風氣和紀律也都值得特別介紹的。像上面說過的苦幹的態度，團結的精神，是六年來一貫的，從沒有同志鬧過人事意見，從沒有懈弛過對敵人鬭爭的熱情。像歷次發生條件的艱苦局面，像幾次受到經濟的困窘，全由於同志的精誠合作而克服了。所以許多同志在八月十五日東北光復黨務公開之後，還是常常懷念地下時代種種崇高而艱苦的情景。



## 第二、在教的方面：

在抗戰階段由於敵人的封鎖，東北和大後方的確是形成了兩個世界。大後方無從瞭解東北，而東北也無從瞭解大後方。我們做工作的人僅憑着少數到大後方去連絡的同志或日文文獻，窺得國家施政的鱗爪，體會後方同胞的精神意志的一斑，唯其如此，我們更感到訓練的重要。我們曾舉辦了兩期幹訓班和一屆千山訓練團，這就是所謂沒有辦法中的辦法。我們的訓練是利用小組的辦法，一組最多不超過五人。我們利用敵偽假日較多的期間舉行，受訓的人也有按照他所擅長的科目講述的機會。這種訓練在形式上雖然較比大規模的集體訓練有遜色，但是在效果上說是並不落後的。我們的課程範圍非常廣泛，就黨務工作來說，我們對於組織、訓練、宣傳、調查種種理論技術都做過切實的檢討；就一般知識來說，我們對於後方、偽滿、日本的各種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都詳細加以分析；我們不但研究作戰的知識，我們還學習唱國歌、做復興體操，甚至還有一門課程是中山裝的研究。在訓練進行中，有時會遭到敵偽的注意，可是我們換個地方又照常開課。兩期訓練所設的組過於各大都市，而精神始終如一。

其次，是東北通訊社的活動。東北通訊社是一個秘密的出版機關，先後出版的小冊子共計一百二十餘種，內容有 總理遺教、總裁言論、黨政各種法規及知識。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刊印了「中國之命運」，這可以說是劃階段的大事。該書是西安黨訓班的受訓學員用極小的字抄寫下來，秘密帶到東北。東北通訊社的小冊子分做兩種，一種是複寫紙寫的，一種是油印的，為了便於攜帶和掩藏，用的全是日本製的一種美濃紙，是六十四開的袖珍本。內容的編輯校訂，排版封面裝訂的設計，都是東訊社社長高士嘉主持的。這些小冊子的製版印刷裝訂，可以說每個同志都參與過。而發生案件時，因為這些小冊子，同志不知多受了多少刑。但是，這些小冊子的確是同志們精神的食糧，他們愛護它，珍惜它，每當督導

員到來時，他們總要問東北通訊社有什麼新的刊物沒有？就是敵人也把他們得到的東北通訊社刊物大肆翻印，做了特務工作的重要參考資料。

### 第三、在養的方面：

像上邊說的東北與大後方的隔絕，經費在初期以後便杜絕了，我們便確立「以戰養戰」、「黨員養黨」的原則。我們的給養的方法便是一個取之於敵，一個取之於我。所謂取之於敵，便是有偽職的同志利用各種方法來獲取資金和物品做為工作費，更私取敵偽機關的紙張文具做為我們辦公的用具。這種事情是輕而易舉的，成績最好，我們儲存很多，到最後物資缺乏的時候，我們的文具往往比敵偽機關還要闊綽。所謂取之於我，便是向民衆或同志捐款或借款，以及供給被通緝的同志食宿衣物等。大家在這種道義的生活環境之下，更覺得意義深長而不敢偷懶，不敢懈怠。

### 第四、在衛的方面：

在紀律上我們特別要求同志嚴守秘密，在訓練上我們更時常加深這種意識，同志都用化名，文件多用暗號，說話不許高聲，行動獎勵輕捷。但是，由於內外牽累，以及敵偽統治的加緊，對於革命黨人偵緝的技術向上，還不免時時發生破綻。發生破綻之後，我們常用的一句術語是「應變」，意思便是應付變局。就是同志被捕或工作出破綻之後，負責同志馬上要想應付辦法，斟酌素情的輕重，探聽消息，來安插其他有關係的同志。這是非常冒險的工作，因為敵人向例要在發生破綻的地方守候，俗語說是臥底，這素有關係的人。所以在應變的時候，也最是革命精神表現的時候。其次，被捕同志的表現，被捕同志的供述是與素情的發展有莫大的關係。在幾次案件之中，專員同志都有很壯烈的犧牲。如民國三十年

### 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文集

一二、三〇事件的賈桂林、張輔三、王覺、葉純然都因刑重而病。民國三十四年五、二三事件的高雲龍在哈爾濱監獄到喉自裁。犧牲的事實。在六年之中前仆後繼專員系統被捕入獄殉難蒙難同志。

此外各位知道，當年日本採取「以戰養戰」的策略，希望取得他們的侵略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對我們東北的奴役榨取的任務是對敵偽政治經濟鬭爭，打擊敵偽勢力。當時我們一方面因為同志人數衆多，對這兩方面工作做得非常普遍而徹底，差不多孔不入的地步。我們便憑藉這個基礎，推行忘工運動、不合作運動、化敵間，謀略宣傳，鼓動風潮，擾亂經濟種種工作，做得非常廣泛。本溪、撫順、鞍山、西安、營口等地，更有較大規模的爆破焚毀，這些鬭爭行動對敵人的破壞和打擊，仍然是很有限的。但是，獲得極大的成功。就是普遍的造成了日本人不敢信任中國人的心理發生懷疑，迫使他們處處多增加日本人來防範監視，他們明白只有東北民衆一定要揭竿而起，他們的統治權一定維持不住。他們實在沒有那麼多日本人，不得不用許多中國人做警察，但他們對中國警察都是將來反抗他們的武力。每次發生「檢舉」我們同志的案件。民國三十年一二、三〇事件，就有尚其悅、劉宗嶽、孫強等擔任偽軍江上軍的海軍軍官，這使他們觸目驚心，不能不承認我們是他們的工作的確做到牽制敵人打擊敵人的地步。

以上很概括的說明了專員同志過去六年間的工作情形。這些同志都是熱愛國家熱愛民族的青年，他們時時準備迎接新的戰鬥，他們不因為抗戰終了而懈怠，不因勝利而陶醉，他們愛中國更愛東北，他們對於當前東北現況最為警覺，最為關切。現在在羅大愚先生的領導之下，又擔負了新的任務，就是軍事工作。現在東北可以說已經展開了黨人從軍運動。現在他的軍隊已向錦州集中，準備接應國軍。這個任務是非常艱辛非常困苦的，希望全國的同胞聲援他們，鼓勵他們。各位同胞同志，再見！



# 編輯後記

## 欣見冰封的故事解凍

尹 生

東北愛國青年有組織的地下抗日活動，在當時是一件震撼敵人的大事。這事關係着日本軍閥所謂「征服中國」，「征服世界」的成或敗，以及偽滿洲帝國統治權的存或亡。敵人自不惜任何代價，不擇一切手段，以求探知此事，打擊此事，消滅此事。雙方絞盡腦汁，激烈搏鬥，將近十年之久。却因雙方都不肯對外張揚，各自保持秘密，以致極熱鬧的場面沒有觀衆；極動人的故事沒有讀者。「一二三〇事件」、「三省黨部事件」以及「五二三事件」都是這事的暴露部份，也由於上述原因，都未能構成新聞，傳誦一時。

日本投降後，東北雖立即陷入另一場混亂，但在三十七年十月秦守之前，各主要地方尚維持過一段相當安定的小康局面。姑不論世俗所謂的「教忠教孝」目的，就算茶餘酒後用作談助，這事也該廣被流傳。假如有好事者，蒐採此一題材，以生花之筆為文描述，當其時也，也必膾炙人口，紙貴瀋陽。但實際上並沒有；且一直沒有。我們從未見到像本文集所載作品，在該時東北的任何刊物上出現過。我們朋友那時在東北各地也曾辦過幾份報紙和雜誌，就從未刊載過此類作品。這裡面一定隱藏着一個問題：是誰？封鎖了這個故事。是什麼緣故？使這個故事凍結了二十年，直到今天才解凍。造成這個問題的理由，當然不止一個。「無暇」是一個理由；像本文集中孫寶珊兄所說：「悄悄地展開了新的工作……日以繼夜地工作，緊張嚴肅地工作，怕的是勝利的果實遭受劫掠，怕的是可愛的家鄉再度淪亡。」「持重

「也是一個理由；像篤實兄，三十四年冬在錦州所說：「不寫！寫出來讀者不會相信這事是真的。」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理由，該推辰光兄所說的：「耻於訴說」。三十五年東北公論某期，曾刊有辰光兄的大作。題目已失記。他開口便喊：「我耻於訴說……」。那是一篇屬於罵世的文章，但罵得相當含蓄。文中並未指明應受責備的人是誰？也沒清楚告訴讀者：他耻於訴說的是什麼？但，自家朋友却人人看懂，心照不宣。

大家總該記得：勝利不久，「地下工作者」一時如雨後春筍。有些人物，搖身一變，大有真假難辨之勢。我們永遠不屑指明；他們都是何許人也。只說：他們品類太雜。我們當時雖都年輕，修養不到家可能是真的；但尚不至缺乏容人之雅。只怪這類人物揣摩錯了權貴的癖好。他們的這番做作，並未發生功勞簿或贖罪券的預期作用；反而糟蹋了「地下工作者」這一坦純無私的頭銜。他們使這個頭銜應有的光彩全失，轉變成一個耻辱的符號；這才觸犯了我們朋友的大忌。正如張鴻學兄在本文集內所說：「他們生前不為利祿，死後也不求揚名。」試問：生命都可拋棄的人；拋棄一個頭銜又有何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時，散在東北各地的朋友們，乃不約而同，閉口不談往事。牛脾氣發作，不談就是不談。對外不談，對內也不談；對家人父子照樣不談。朋友相見，彼此什麼都談，就是不談這個；更遑論筆之於書？

二十年了！世事物換星移，原始情況早都不復存在。只剩下純真的友誼，還禁得住考驗，未受外力所動搖，若隱若現，若續若斷，相繫如網結；在人情澆薄的今日社會裡，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今天，大家單純地為了「紀念」的動機——紀念死難者，紀念失去自由的友人——刊行這本集子；將之呈獻於每一在台友人之前。雖然記述的都是些：過時的、平凡的、片斷的往事；但料將仍不失其二十年前冰藏當時保有的新聞價值。就因「五二三」前後，每個人都做了何事？遭遇些什麼？大家彼此原即互不知情

也。

忝為編者，奇文先視為快，勾起一絲絲連漪，記為編後，就正於讀者朋友；願向您致敬崇高的敬意

## 血汗淚的結晶

士 嘉

年逾半百，髮見斑白，時光馬能倒流，歷史不克重演。惟兩箇月來拜讀昔年志友大作，所記者莫非二十年以上之往事，歷歷如數家珍，記憶之甯為之洞開。而為了完成此書，大愚兄坐鎮臺中，指揮編務，篇章無論鉅細，靡不詳加推敲；尹生兄遠在花蓮，原稿悉經殊筆批註，旁徵博引，文采尤勝當年。函件交馳，奮力合作。知其事之老友又復從旁策勵慰勉，恍如回到東訊社時代。光景如昨，舊夢重溫，亦人生一快也。

所謂人生快事，實非喜上眉梢，或心花怒放，不過一舒長年抑鬱之氣耳。回憶吾人過去的一段奮鬥，其使用之智慧，消磨之青春，耗損之心血與夫犧牲之生命，如從事教育事業，則不難創辦一所譽滿中外的大學，用以為國儲才，服務社會；如建立企業組織，則必成為現代化的大廠商，出品精良，暢銷全球；如掌理一省省政，又何嘗不能成為模範省，治績長垂，彪炳史冊；又如從事工程建設，則將留下一座長橋，大壩，巨廈，名園，為大好河山永留勝景，供千萬人觀賞憑吊。吾人未此之圖，却獻身於革命事業，矢志光復故土，與暴敵抗爭。如今事與願違，自身則流亡海島，家鄉則眼見其沉淪。午夜讀稿，情不自禁，既傷逝者之長往，復念生者之何堪，百感填膺，風流雲散，豈血汗徒流，空餘淚眼耶？

一事之歷史評價，每因人而歧異，初或不易索解，常歷久而彌新，即躬與其役者，亦身處廬山之中，難於辨識其真面目。實則吾人正不必妄自菲薄，亦勿庸妄自尊大，爰就個人讀本書各稿感觸所及，



試將吾人參與東北抗日地下工作之意義，約舉三端：

一、到達了人生的高層境界——花花世界，多姿多采，上天有好生之德，常人有求生之欲。飲食男女不遇動物之本能，為維持生存之基本要件，此可謂為動物境界。有人追求權勢與財富，一呼百諾，一擲千金，引為人生至樂，此則進入功利境界。又有人陶醉於詩文，沉緬於繪事音律，用力於雕塑營建，妙筆生花，鬼斧神工，是則與藝術無緣之人士無法領略之境界。宗教的熱情足以使人超凡絕俗，或肩負十字架，替人受罪；又或引火自焚，以示殉道之誠；聖人之教則使人先天下之憂而憂，成仁取義，了無雜色，此為高層之人生，可名之為聖賢境界。本文集之作者及一部分讀者在敵偽時期均為「反滿抗日」有據，「罪」無可道者。惟當時並無一人憂心忡忡，不可終日，蓋早將死生置諸度外也。民國三十年春，余由日本返抵東北，賈桂林兄主持留日工作，其來書有云：「何時捨却此臭皮囊，吾弟必及見之。」自分必死，而不知趨吉避凶，此無他，已進入無我忘私之化境。又曾詢之大愚兄：「你們寫五二三蒙難歌，何以無引刀成一快之類的詞句？」答以：「當時並無此種感覺。」末手成擒，又居「首犯」的地位，竟未慮及後事，而矢志「生存一日，奮鬥一日」，仍要整備工作，此非聖賢境界而何？

二、參與了轟轟烈烈的事業——中日戰爭是一場長期而殘酷的戰爭。我等以血氣方剛之年，躬逢其會。假如遠離火線，袖手旁觀，勢將長年秋恨，終生難安。日本軍閥心目中認為中華民族已經老大腐朽，不堪一擊。東亞大陸之核心地帶，竟委之於如此「落後」民族，實屬暴殄天物。在其侵華初期，揚言三箇月就可征服中國全境。事實上不但我全民奮起抗戰所表現之精神力量，可歌可泣；即在軍事上之成就，亦極為卓越。日人短略東北，不遺餘力。滿鐵株式會社壓榨東北經濟，敲骨吸髓，垂四十年之久；偽滿營建，日本各大財閥又從而投資支援；關東軍有此豐厚之後勤支應，無異已成為日本皇軍北伐南攻之基幹。太平洋戰爭末期甚至擬議將日皇遷移東北，而以日本本土進行焦土抗戰。惟在此日人自視安如

磐石的基地之上，却出現一連串的蓬蓬勃勃的反滿抗日活動。而參加之人士竟為留日歸國青年，或為偽滿一手培植之優秀幹部。遂使日人強佔「滿蒙」，征服中國，雄霸世界之迷夢，為之粉碎。直觀的歷史家，推論日皇簽發投降詔書的原因，當為廣島長崎的兩顆原子彈；吾人雖不欲在此評論我全國軍民抗戰或現地志士抗日活動，對日本和戰決策，究竟具有多大的影響力，但吾人確曾聽到偽滿首都警察廳之首腦人物對其部屬訓話，有云：「諸位都看到他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之下，以如此少許之經費，而能完成如此廣泛龐大之抗爭行動，在對比之下，我們應該有愧。」五二三之日，敵偽警特佈下天羅地網。負責搜捕大惡兄的日特最初摸了一個空，竟縱切腹以謝其長官。敵偽司法警察的條件紀錄中，一再論及專員工作，譽為空前絕後。吾人實為另外一個戰場上的戰士，吾人與日偽警憲國法，頗有棋逢對手的滿足感。獲得敵人的尊敬與讚揚，即是輝煌的戰果。

三、豐富了生活的經驗和生命的意義——一個立國數千年的民族，必有其永生不朽之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無人能否認英雄式的人物足以左右大局，創造時勢。歷代總有若干聖君賢相，大將名儒，出而領導群倫，開啓新機。不過現代的史家往往注意發掘一個社會的基本動力，在廣大的群眾中探索歷史的真相。吾人過去所做所為，足以代表一時一地之時代精神，如今事過境遷，已成陳迹，如不經傳述，或遭湮沒。惟往日奮鬥經歷在每個人的生命史上仍具有無比的影響力，而同生死共患難所造成之友情，終亦無法磨滅。此種影響力與友情為人生旅途中無上瑰寶，如能重返大陸，與昔年友好團聚，仍為創造共同事業之動力；如暫時留居臺灣，則各專所業，必能成為一介純良之中華民國的公民。

本書寫作者大都質樸無文，鋪陳浮誇，更非所長；所記者無非一群人流血流汗流淚之紀錄。英雄崇拜之讀者或將大失所望；關心人文圖運者讀之，或不無所獲也。

## 校訂者的話

大愚

一、此次徵文為期很短，寫稿的各位老友都能暢舒所懷，或紀錄青年奮鬥的事蹟，或悼念故去的伙伴，或追懷陷在大陸的故人，真是琳琅滿目，洋洋大觀；由此可見大家都有濃厚的興趣。相信尚未撰稿的人閱讀本集之後，一定還會多所觸發，提出更多的文稿。我們希望這是一個無止境的工作，祇若稍積相當的數量，就可繼續刊出續集，乃至三集四集。

二、各篇的內容，不僅是絕無誇大渲染之處，相反地原作者的敘述多嫌簡略，描寫的不夠細膩詳盡，以致不足以顯彰當年工作的困難艱鉅，同志的堅苦卓絕。譬如說在秘密環境之下，吸收一位黨員，由物色到舉行宣誓典禮，是一個複雜而冗長的過程，如用現在集體入黨的概念來瞭解，顯見得是拙笨而可笑。又如一本秘密刊物，由撰寫、製版、印刷、裝訂到發行，每一個步驟都可能遇到不能預見的阻力與危險。這也是在所謂大衆傳播時代辦理宣傳工作的人所未經驗到的。本書編者與校訂者的工作，就是補充原作者說明不足之處，或考訂人物、時期、地點的錯誤，使各文均成為完全真實的史料。

三、本文集的分編，祇是為了醒目及閱讀上的方便。事實上每篇文章就其內容上看，往往可以分屬於兩編以上。例如列入工作述往的各篇，也包括了叢報的記載，或追懷故友的感受。大體上就一篇文章的內容所占比重較大的部分，做為分編的依據。

四、我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對殉難烈士未能做詳盡的表揚，因為這是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希望各位老友能就「東北抗日地下工作殉難烈士名錄」所舉的人物，寫出更具體的詳傳或略傳，而最關重要的是應該各就所知，將此一名錄予以補充校正，以求詳備。

五、五二三叢報二十周年在臺中的一場聚會，當時有七八位朋友拍了將近三百張的照片，留下一套完整的圖片紀錄；一正弟曾進行採訪錄音及東北匪情報告錄音，所以也有了聲音的紀錄。又商請士嘉、尹生、一正、維廣、翠蘭幾位集體執筆，寫成了「一場令人難忘的盛會」，做為文字上的紀錄。

六、許多朋友對詩詞特別有興趣，有的是斷輪老手，有的是初為黃庭。我們希望請者不要用騷人詞客的眼光，來欣賞他們的作品；主要的是看他們所表現的情緒與意念。

七、第三至第七各編文稿的序列各有一個原則：第三編追憶故舊，依所記述的殉難者或留居大陸者序列；第四編工作述往，依作者序齒；第五編地區簡況，依地區自南至北；第六編宣傳誌略，依組織或刊物的單位；第七編叢報紀實，依條件的先後。

八、第八編是以「省方邊長」為主題，用集體寫作方式，所試寫的一篇完整的故事。也是本人正在撰寫中的回憶錄初稿的一部分。岳山、尹生兩弟之文是從各自不同角度來描述此一事件。另有排在第四編惟亮弟所寫的兩次戰役，其中之一即指十月四日應變事件。如將這四篇文章合併閱讀，足可窺見全豹。本人於此提出一項請求：希望各位老友能按照此一方式，提供材料，則回憶錄之內容更當充實多矣。

九、原始文獻選錄三篇，足以窺見東北地下工作是有政策，有計劃，有條理，有內容的。並將「東北黨務工作大綱」一部分雙版刊錄於第一編中。地下出刊的小冊子都是用藍色油墨印出的，印刷廠表示無法製版，後由一正弟以透光鏡拍成照片，再製成銅版，終於克服了此一技術上的困難。

十、各文中提到留居大陸的老友，凡是未確知已絕亡故或被俘者概用化名。這是表達我們愛護他們，關切他們的一點私衷。意思是怕本文集流布以後，可能給他們帶來麻煩。等到重返大陸之後，再將真實姓名，重加訂註。

十一、本文集的編印刊行，除了兩位編者之外，尚有十幾位老友出錢出力，我願在此敬致謝忱！又惠稿的各位朋友，大都是在情緒非常激動之下寫出的，真所謂一字一淚，我和編者在讀稿的時候，已分享了他們的痛楚，我想讀者諸君當也具有同感。

勘誤表

| 頁   | 行   | 字  | 誤                   | 正                   |
|-----|-----|----|---------------------|---------------------|
| 一一九 | 一〇  | 三一 | 庫平                  | 庫平                  |
| 一二二 | 一   | 四一 | 房壁                  | 房中                  |
| 一〇六 | 六   | 三  | 等量                  | 些許                  |
| 一〇四 | 一六  | 二五 | 地以方                 | 以地方                 |
| 九二  | 一八  | 二九 | 響接響響                | 響通行響                |
| 八〇  | 一三  | 二  | 塞阻                  | 塞阻                  |
| 四七  | 一〇  | 一  | 共單                  | 共單                  |
| 二五  | 下四七 | 九  | 幾級                  | 十級                  |
| 一二  | 九   | 一八 | ×歲                  | 餘歲                  |
| 九   | 七   | 一六 | 再助                  | 再厲                  |
| 一   | 三   | 二七 | 模規                  | 規模                  |
| 頁   | 行   | 字  | 誤                   | 正                   |
| 一一〇 | 五   | 一  | 之俄帝                 | 俄帝                  |
| 一一三 | 一   | 四  | 埋在                  | 埋首                  |
| 一一〇 | 四   | 九  | 遍施                  | 備受                  |
| 一〇六 | 二   |    | 我們願將之貢獻於國家          | 我們願貢獻於國家的           |
| 九七  | 一四  | 二  | College             | College             |
| 八四  | 一二  | 一  | 七塞阻                 | 塞阻                  |
| 五四  | 四   | 九  | 響應                  | 響應                  |
| 三四  | 一四  | 九  | 漂渺                  | 縹緲                  |
| 二二  | 一五  | 三  | 與唐                  | 與唐                  |
| 自一四 | 八   |    | 一八今背井離鄉，長期流亡，於天涯游子， | 一八今背井離鄉，長期流亡，於天涯游子， |
|     |     |    | 死                   | 瘐死                  |

|      |        |        |      |      |       |     |         |        |      |         |       |      |       |
|------|--------|--------|------|------|-------|-----|---------|--------|------|---------|-------|------|-------|
| 二五〇  | 二二九    | 一九二    | 一七一  | 一六三  | 一五七   | 一五三 | 一四八     | 一四七    | 一四六  | 一四三     | 一三八   | 一三九  | 一二〇   |
| 六    | 一三     | 一五     | 五    | 一三   | 一八    | 九   | 一五      | 一一     | 九    | 三       | 八     | 一    | 一一    |
| 一不少  | 二〇我一們直 | 二由於於   | 二了作  | 一九漫風 | 一江逆   | 六下  | 一一某大特派員 | 九何算得   | 四〇公員 | 七真版相、製術 | 一抗日   | 一方   | 二二檔案  |
| 多少   | 我們一直   | 由於     | 作了   | 漫風   | 汪逆    |     | 某大特派員   | 可算得    | 公務員  | 真相、製版術  | 抗日    | 地方   | 檔案    |
| 二五〇  | 二三〇    | 二〇九    | 一九二  | 一六五  | 一六二   | 一五七 | 一五〇     | 一四八    | 一四七  | 一四五     | 一三九   | 一三〇  | 一二五   |
| 七    | 三      | 一五     | 一三   | 三    | 二     | 一六  | 三三      | 七      | 一    | 一       | 二     | 二    | 九     |
| 一多知道 | 七個人    | 一〇牢獄伴災 | 五從那裏 | 二徐野  | 三七照羅著 | 一延安 | 三一皮稿    | 二九從容自若 | 二警志  | 一印刷     | 一六組織的 | 一〇堅耐 | 九二八勿燥 |
| 不知道  | 現在     | 牢獄之災   | 從她那裏 | 徐野   | 照羅著   | 延安  | 批稿      | 從容自若   | 警教同志 | 的印刷     | 組織工作的 | 堅耐   | 勿燥    |